



新 青 年 叢 書 第 一 種

# 社會主義史

英國克卡樸原著  
英國關司增訂  
李季翻譯  
蔡元培序

達縣周蜀魂特贈  
南賓何明克藏閱



中華民國十二年三月廿四日

# 目錄

## 上卷

一、緒論

二、初期的法國社會主義

聖西門

傅立葉

三、一千八百四十八年的法國社會主義

路易柏郎

蒲魯東

四、初期的英國社會主義

五、拉塞爾

社會主義史 目錄

社會主義史 目錄

六、拉伯爾塔斯

七、馬克司

八、國際工人協會

九、德國社會民主黨

下 卷

十、俄國革命

十一、無政府主義和工團主義

十二、各國社會主義的進步

十三、近世國際工人協會

十四、英國派社會主義

十五、社會主義通論

十六、結論

## 附錄

I. 聖西門派的辯護

II. 德國社會主義工黨黨綱

III. 費邊會的基礎

IV. 總同盟罷工表

V. 澳洲工黨內閣一覽表

VI. 英文書籍解題

## 中西名詞對照表

本書所用的句讀符號和他種文字符號，列表如下：

1. 表一句的收束。
2. 表一頓或一讀。
3. 表含有幾個小讀的長讀，或特別注重的短讀。
4. 表冒下文，或總結上文。
5. 表疑問。
6. 表驚歎。
7. 表刪節。
8. 表忽轉一個意思。(甲)表夾註的字句。(乙)表總結上文幾小段。
9. 表引用語的起結；有時也表特別提出的名詞或句語。
10. 字右邊的直線表一切專名詞。
11. 字右邊的曲線表書報名。

# 社會主義史序

民國十二年三月明克藏讀



我們中國本有一種社會主義的學說；如論語記孔子說：「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就是對內主均貧富，對外不取黷武主義與殖民政策。禮運記孔子說：「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就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意義；且含有男女平等主義。孟子記許行說：「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就是「汎勞動」主義。

中國又本有一種社會政策。周禮「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孟子說「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漢書食貨志：「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

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殫也。」「女修蠶織」。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斑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雖是偏着農業一方面，但不能不認爲社會政策的一種。後來宋儒常常想恢復井田，但總沒有什麼機會。

西洋的社會主義，二十年前，纔輸入中國。一方面是留日學生從日本間接輸入的，譯有「近世社會主義」等書。一方面是留法學生從法國直接輸入的，載在新世紀日刊上。後來有民聲週刊，簡單的介紹一點。俄國多數派政府成立以後，介紹馬克思學說的人多起來了，在日刊月刊中常常看見這一類的題目。但是切切實實把歐洲社會主義發起以來，一切經過的情形，敘述出來的，還沒有。我友李君懋猷取英國關司所增訂的克卡樸社會主義史用白話譯出，可以算是最適用的書了。

克氏此書成於一八九二年，於社會主義的學說，敘述得頗詳。但是社會主義派最近的



運動；自然有遺漏的。經關司於一九一三年增訂一回，加入的不少。雖然大戰以後，俄國新政府的設施，國際聯盟條約中、勞工規約的討議，各國同盟罷工的勃起，礦山鐵道國有問題的要求，這些重大事變，還沒有包在裏面。但是一九一三年以前的事實，很可以資考證了。

克氏關氏，都是英國人，自然是穩健派。所以對於以前的社會主義，很有消極的批評。又如辯護家庭；辯護宗教；辯護中央與地方政府；甚且辯護英國的殖民政策；讀的人一定嫌他們不徹底的。但是他們所敘述的，給我們的教訓，已經很多。

在這部書裏面說：「現在一般有名的研究家，都承認歷史——經濟的歷史在內——是許多有次序的現象之連續體，凡在連續綫內的各種情形，都有種種特別的事實和傾向標明出來。」。「一個時代的失敗，常指出以後一個時代中成功的道路」。「我們討論社會主義運動的問題，不獨當以歷史和人類為準則，還須特別參考現在流行的各種勢力——工業的，政治的，社會的，和道德的勢力」。狠可以令我們猛省，知要實行這種主義，必要有各種的研究

。不是隨便拈出幾句話頭，鼓吹鼓吹，就有希望的。

他說：「差不多沒有一國的工界像比國的工界一樣，受那種難以名狀的痛苦。從前比國工人毫無知識，作工的時間極長，工價極廉，他們既沒有政治上的權利，又沒有一點組織；所以常被壓制」。這不是我們工界的时间縮影麼？但是「最近幾十年來，比國社會主義運動，以組織堅固和包羅宏富兩點著名」。從英國採入他的協作和自助；從德國採入他的政治上的策略和根本上的原則；從法國採入種種理想上的傾向」。他的特點是「他的協作的大組織」。『比國的協作社會，已經使比國的工黨根深蒂固，在世界各國中，除德意志外，沒有能和他比較的」。這不是我們應當注意的方法麼？

他敘工團主義的起源，說：「法國人發生三種觀念：一，工人階級在政治上得不到救助；二，國會是一羣自謀私利的空談家，他們只要有官做，或有賄得，他們就會犧牲他們向來的主義；三，中央政府是一個仇敵」。因而工團主義的觀念：「一，工界的救援，不在乎政治方面，而在乎自助和自己組織團體；二，要制勝資本家，不在乎公衆所組織之政治性質的

團體，而在乎工界所組織之工業性質的團體；三，工人第一是一個作工的人，如做礦工，工程師，成製棉工人，第二才做一個國民」。『工團主義是純粹工界的產物。不是一個人的力量造成的；他是由許多不著名的人之種種意見相合而成的；他的發生是出乎自然的』。

我們中國無論什麼組織，總是有政客想利用他；那法國的工團主義不是我們應該注意的麼？

他說：「人類發展之中，有兩種要素：就是腦力的發達和合羣原則的發達」。又說：「從現時過渡到社會主義時代，……一定是漸進的，必先做一番預備功夫，使大多數人民的知識，道德，習慣，和組織都合於一種更高的社會經濟的生活」。這就是工人教育問題。

第一是學者的加入；如「美國各大學校學生中有許多是社會主義者，這些人中間有許多是在德國各大學得過學位的。當一九一〇年，各校社會主義社有十支社，到一九一二年增至五十二支社」。又如英國「費邊會在各地方組織支部……在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和別的大學裏面，都有支部。……近來聯合成一個大學社會主義同盟會」。第二是特別的教育；如德國社會民主黨有教育委員會，「當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的時候，對於經濟學，歷史

，文學，美術，社會主義，哲學；協作運動，工聯主義，政治學，和各種專門學科，共講演三千五百次。此外，還公開無數的音樂會，歡迎會，和演戲等」。「又有一種活動影戲，也是用作傳播社會主義之用的」。柏林有一個社會主義學校。在這個學校裏面，每年有三十一個當選的年齡不同之男子和婦女，教授普通史；社會史；憲法史；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的歷史和學說；社會和工業的法律；演說術；和作文法；新聞事業；和別的學科」。設一個婦女部；……預備各種小冊子和別種印刷品在婦女中分發」。設法使青年和社會主義相接觸，組織六百五十個地方委員會，專辦這一類的事務。還辦一種特別的新聞紙，名為勞動少年。在二百七十四處地方設有少年圖書館。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舉行演講會四千五百次；開音樂會和歡迎會二千四百零五次；舉行旅行會，博物院參觀會等等，共一萬四千三百次。他又刊佈小冊子八十二萬五千份，分發國內各青年」。這不是我們應當效法的麼？

我讀了這部譯稿，發生許多感想。特將重要一點的寫出來，表示我介紹此書的誠意。

中華民國九年七月二十三日蔡元培。

社會主義史 蔡序

# 社會主義史序



我國自「五四」運動以來，新思潮震盪全國，真有「一日千里」之勢。近一年來新出版的報章雜誌有好幾百種，都競談世界各文明國的新學說，而社會主義尤為談論的焦點，並且很受社會上的歡迎。

但是我們要討論一種學說，對於他必先具一種有統系的知識，才能夠判斷他的好歹，決定他是否可以實行。社會主義運動在歐，澳，美各洲非當發達，而派別亦復甚多；我們對於這種運動要想具一種有統系的知識，須先從歷史下手。我譯克卡樸社會主義史的目的，就在這一點上。

克卡樸是英國一個有名的學者；他這部書紀載世界重要各國社會主義運動的源流和派別，既很詳細，又很扼要。但是這部書從出版到現在差不多有三十年了，故近來各國社會主義運動的事實，都付「闕如」。一千九百十三年英國著名的社會主義家關可應發行人的請

求，將克氏原本中關於解釋社會主義的節段，刪去許多；又將近來各國社會主義運動的事實，撮要編入，至一千九百十三年爲止，較原書約增加八分之一。此書既出於兩個名人之手，遂成爲一部極完全和極有價值的書；讀者諸君，細玩一遍，對於各國蓬蓬勃勃的社會主義運動，當能「瞭如指掌」。

當我譯這部書的時候，蒙蔡子民先生代譯好些德法文書報名，胡適之先生指示疑難之處，張申府先生改正各專名詞的譯音，我對於三先生是很感謝的。我於三個月之內，譯完此書，下筆時雖力求不失原文的本意，然以時間短促，因疏忽而陷於錯誤之處，在所難免；國內學者如肯加以指導，使再版時得重行改正，那是我所最希望的。

中華民國九年七月一日李季。

# 社會主義史序

克卡樸著了這部社會主義史，在他將死之前，正值第四次出版，他在第四版的序中曾說，他這部書有兩種目的：第一就是將歷史的社會主義中各主要的方面標明出來，第二就是對於社會主義運動作一種概括的批評和解釋。

我因為應發行人的請求，遂擔任訂正這部書的第五版，據我的意見，書中注重第二種目的之章節，大可以刪去許多，也沒有什麼妨礙。當一千八百九十二年克卡樸初次刊佈這部書的時候，所有解釋社會主義的英文著作，可以供專門學者研究的資料的，實在不可多得了。到了現在，各重要的社會主義者所著的書籍，非常之多，如國會議長納塞馬克但那 (G. Ramsay Mao Donald, M.P.) 和國會議員司諾頓 (Philip Snowden, M.P.) 都有好些著作行世，衛布 (Sidney Webb)、蕭伯訥 (Bernard Shaw)、布拉哲佛 (Robert Blatchford)，和許多別的人所刊布的小冊子，定期出版物，和新聞報紙等等，不知道有多少，他們這些人的著作，解



釋社會主義，都是很有價值的。

現在既有了好些有價值的社會主義的出版物，所以我將克氏解釋社會主義的章節，大加裁剪了。

據歷史的眼光看起來，這部書以前幾版對於英國社會主義，似乎是說得過於簡略，因為英國社會主義對於英國一般讀者，大概是最饒興味的。克卡樸是一個學問淵博的學者，但是他對於英國社會主義運動，沒有親自參加，所以我不能不猜他的心中，以為無論什麼事，如果在一個設備很完全的圖書館的書籍中，沒有敘述出來，就是不重要的。我這句話無論說得對不對，總之，他這部歷史記載近世英國社會主義過於簡略，我現已將這一部分大加擴充了。

本書這一次出版，起首九章在實際上是沒有改變的。我既沒有這種學識，能夠訂正克卡樸初期社會主義者的歷史，和近世社會主義運動起首的幾期，我也沒有這種能力，能夠這樣去做。第十章（俄羅斯革命）和第十一章（無政府主義和工團主義）中，關於早前歷史上

的事實，大概是從本書前版中撮出來的，而後來的事實是新加入的，又這兩章的全部都是重新編訂一次的。第十二章（各國社會主義的進步），第十三章（近世國際工協人會）和第十四章（英國社會主義派），差不多完全是新加入的。第十五章（社會主義通論）和第十六章（結論），多半是由前版六章中各部分相合而成的，不過經過編輯者一番選擇，重新編訂罷了。這種增補和訂正的結果，恐怕大家不十分滿意；但是將本書照前版一樣完全印出來，或是將這一版所重印的許多有價值的節段完全刪去，似乎都不大妥當。

克卡樸的爲人是很富於興味的，他的品性時常流露於全書各節段中；然讀者看到這些地方，對於克氏的生平，必願意更多知道一點。

克卡樸是奧坦不林（Northumbria）一個牧羊的人之子，他於一千八百四十四年，出生於奧列（Wooler）附近的地方，但是當他八歲的時候，他的父親移居於附近開爾索（Kelso）的闊克葉左（Kirk Yetholm），此處雖英格蘭界，雖不過一二英里，然却在屬於蘇格蘭的契味阿特（Cheviot）山間；所以克卡樸完全是在蘇格蘭的風俗習慣之中教養出來的。當克氏幼時，

他自己在契味阿特牧場中牧羊，然他那種出來的才能，即刻就使他得到好些別的機會了。

他起初在一個鄉村學校中當教員，一面教書，一面又讀書，後來他入了登丁堡大學 (Edinburgh University)，他在校中很負盛名，旋取得碩士的學位，並且得到一種游歷津貼費，因此，他便能夠在哥庭堅 (Göttingen)；柏林，(Berlin)，曲賓根 (Tübingen)，尼李注 (Geneva) 和巴黎 (Paris) 等處繼續研究學問。到了後來，他在蘇格蘭一個長老派教會中學習牧師的職務，但是他旋又捨棄做牧師的觀念，和兼柏司 (W. and R. Chambers) 書局中人相結納，他後來遂當這個書局的教育顧問，一連好幾年，當時兼柏司書局發行好些很有價值的教科書。

一千八百八十三年，克氏從登丁堡移居倫敦，他從此以後，就在倫敦或倫敦附近的地方度他的歲月。到了一千八百九十一年，他和衛格塔協 (Wigtownshire) 一個寡婦結婚，這位婦人本已經有了兩個女兒，不過一個女兒死去了，還有一個女兒就是司提德 (Mr. W. T. Stead) 長子顯理司提德 (Mr. Henry Stead) 的妻子。克氏住在倫敦的時候，他和兼柏司書

局的關係很密切，歷時也很久。他又投稿於大英百科全書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和別的百科全書，他有時又替各報館作文。社會主義研究 (An Inquiry into Socialism) 是浪漫司書局 (Longmans) 發行的，一千八百八十七年，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和一千九百零七年各出版一次，社會主義史 (The History of Socialism) 是布來克書局 (Black) 發行的，一千八百九十二年，一千九百年，一千九百零六年，和一千九百零九年各出版一次，和社會主義初步 (Primer of Socialism) 也是布來克書局 發行的，一千九百零八年，和一千九百十年各出版一次，三部書都是他著的。到了一千九百十年，他的母校查丁堡大學 特授他一個文學博士的名譽學位。

克卡樸無論在國內或國外都很爲人所欽佩，荷蘭著名的經濟學家關亞孫博士 (Dr. Pierson) 曾說，克卡樸的社會主義研究一書是很有價值的，不過著作者尙不爲人所知道罷了。克氏完全是一個學者，他的生活是一種隱居的生活，然他却很喜歡與同志的人相往來，很高興討論各種重大的問題，而難以誠懇和謙恭的談話。他對於普通社會是不甚關心的，然他

那種和謁的笑容及瀟灑的態度，却使他很受大衆的歡迎。凡他在學生時代所交的朋友，友誼都是始終不渝的，無論那一個朋友經過倫敦，總要和他作長期的聚首。他死於一千九百一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留下一個妻子，和四個兒子。

我自己和英國社會主義運動的關係，我在這種運動中所擔任的事業，以及我立說的觀察點，我將略爲說明，使讀者看到英國社會主義一章或將更加明瞭一點。

當一千八百八十三年秋季，國中同志屢次開會，籌備組織一種社會主義機關，後來遂有一個費邊會（Fabian Society）出現，當時開會的地點，就是在攝政公園阿司拿堡（Osnaburgh）街第十七號我所住的屋子裏。我於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在費邊會當了幾個月名譽祕書，但是到了這一年的夏季，我就離開倫敦，前往紐卡塞（Newcastle-on-Tyne）。我住在紐卡塞一連三年，我是在一個協作工廠做細木工匠，旋又加入細木工匠同盟會（The Alliance Cabinet-Maker's Union）；當我到那裏的時候，社會主義還是一樁新事業，我於傳播社會主義和組織全國勞動聯合會（National Labour Federation）兩事曾實行參加，這種聯合會就是工聯

總會的先驅，不過他所取的途徑不恰當罷了。到了一千八百八十九年，我又回到倫敦，當一千八百九十年初，我當費邊會第一任有價祕書，現在我仍舊擔任這種職務。我也時常被選為費邊會行政委員會的委員。一千八百九十三年獨立勞動黨(The Independent Labour Party)成立了，當時我雖沒有加入，然這一黨一切進行計畫我却留心考察。到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我當一個籌備委員會的會員，這種會是因籌畫工界代表委員會(Labour Representation Committee)的組織大綱而設的，而工界代表委員會就是工黨的原名。當時我被派為費邊會代表，出席於工黨第一次的行政會，自此以後，我便成爲這一黨的黨員了。老實說，我相信我只有一次沒有出席於工黨行政會；當國民日報(The Daily Citizen)初出版幾個月之時，我並且代表工黨加入這個報館的指導部。

所以我作文是從費邊會和工黨的觀察點立論的，我對於這兩種機關，具有一種充分的知識。自從獨立勞動黨成立以後，我就和他很相接近，近幾年來，費邊會和他通力合作，我更和他親密了。我不能夠說我很知道社會民主同盟會(The 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

的內容，或是他的繼承者英國社會黨（The British Socialist Party）的內容，我也不能夠假裝我能表出他們的政策，和一個從來沒有反對這種政策的人一樣，毫無一點偏袒之心，我若這樣說，那就不公平了。我對於費邊會或者說得太多，占去本書的篇幅不少，但是我却要自己替自己辯護，我在這種傳播主義的運動中，既是一個實行參加的人，一切情形知道的很多，那麼，要我於敘述這樁事的時候，忽然又做一個門外漢，捨棄好些事實，那就是不可能的。我求大家原諒，所根據的理由，就在這一點。我相信將來一班歷史家，一定會承認，繼馬克思之後，而為社會主義思潮的首領者，就是衛布（Sidney Webb），現在他們的確已經知道幾分了。馬克思早覺得工業一定是一種國家事業，但是他却没有預先知道這種國家事業將如何實現出來。預先知道這種國家事業如何實現，是英國派社會主義的功績，這種社會主義在英國流行已久，他後來被卡斯天君（Ferr Bernstein）輸入德國，即自成一派，名為修正派（Revisionism），他又在美國創設一個社會主義黨，他無論在什麼地方總是得勢的；然英國派社會主義，大半就是衛布一個人創造出來的。

一千九百十三年十月，關司 (Edward R. Pease) 序於色列 (Surrey) 的靈布費爾德 (Limpfield)。

社會主義史 原序



# 社會主義史 上卷

克卡樸 Thomas Kirkup 原著

關司 Edward R. Pease 增訂

李季譯

## 第一章 緒論

近幾年來，世人對於社會主義的議論和著述，雖然很多，然這種主義的界說，仍然是不定的。讀者的心裏，對於他時常發生許多疑問，紛亂，和矛盾出來。

但社會主義，是全世界中一種正在得勢的學說，這是沒有什麼疑問的。就是說，各文明國，最開明和最有組織的工人都趨向社會主義，這也不是什麼過分的話。凡屬今天被一般先進的工界所採納的意見，明天就將為他們後起的同胞所歡迎了。然社會主義這種學說，對於各界都是有關係的，他引出許多問題，使大家注意，因為這些問題都是一天一天重要起來哩。

社會主義既成了一種重要的問題，而我們對付他，也只有一條正當和安穩的道路可走；就



是我們應當將社會主義的真理找出來，並且對於這種真理應當完全了解。世上有許多令人不滿意的事體，幾乎釀出暴動和革命來了，要想把這些事體除去，就只有滿足一般受痛苦的入正當的要求。

我們通通知道，因為傳播社會主義，時常有激烈的言詞，和武斷的意見跟着出現，這是和維持社會秩序的重要規則不相容的，並且時常有革命的騷動，甚至於發生流血，兵燹，長期的紛擾，和猜忌等事。這些事體都是大家所痛惜的。但是我們如果承認這些事體是根柢很深和蔓延很廣的社會癥結的表徵，那麼，我們就算是很聰明了。診治社會癥結最好的方法，就是預先研究這種癥結的原因，然後將他去掉。一個醫生去治病，如果他以為壓住疾病的徵候就夠了，那麼，他一定沒有成功的希望。

一個人要想去研究社會主義，就有兩種最重要的東西，是他所必需備具的——善良的意志，和豁達的胸懷。社會主義至少也可以向我們作一種最有力量的要求，使我們對於他懷一種善意，因為他是以表出工界，婦女，被魚肉的國家，和種族，在世界上所受長期痛苦的

原因爲己任的。如果社會主義對於去掉這種很深遠的原因，有確實的貢獻，那麼，他就有很大的權限，可以要求大家聽一聽。

一個人如果沒有豁達的胸懷，沒有一種和社會主義一樣的新運動，他能夠懂得，或是能夠了解，這樁事還勞我們說嗎？凡屬已經確定的意見，和已經成立的定例，就未見得對於各方面都是恰當的，凡屬新鮮的意見，雖然是用誇張的和無節制的言詞傳播出來的，也未見得是完全錯了的，這是幾千年來的歷史所屢次證明的。凡一般成見最深的人，如果肯將社會主義的主張仔細去想一想，他們一定要得到益處，因爲現在很聰明的人相信這種學說，總有好幾百萬，並且有許多人爲了他，就甘心情願去受監禁，受各種痛苦，犧牲他們的生命；既然是這樣，他或者含有真理的元素和合乎正義之希望的元素在裏面，在將來必能夠表現出來。

還有一層是大家所當記在心裏的，就是，社會主義並不是一種什麼固定的教義。他是從一種極大的，而又沒有十分形成的真理上所發生的一種運動。所以社會主義是活潑潑的

，是能夠隨時變化的。他有一種歷史，可以供我們的參攷；總之，他是現在和將來一種極大的勢力，他的影響及於將來，是好的還是壞的，這樁事全靠我們現在的人類對於他的態度是怎樣的。

在一方面說起來，如果我們徒然抱許多無益的和虛幻的希望，這是大錯了的；但是從他方面說起來，如果因為一種幻想，一種成見，或是一種悲觀的緣故，我們就去做阻礙真理和進步的事體，這是更加錯了的。我們對於這種重要問題所當取的態度，就是抑制我們的感情和成見，以一種善良的意思，和豁達的胸懷，去追隨真理。

「社會主義」這個名詞似乎是最初出現於一千八百三十三年的『保貧黨』（The Poor man's Guardian）至一千八百三十五年，有一班人在渦文（Robert Owen）庇蔭之下，組織一個團體，得了一個極誇張的頭銜，叫做『萬國各階級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all classes of all nations）；當這種會引起各種討論的時候，社會主義家和社會主義這一類的名詞就流行一時的。然渦文和他那一派對於當時的政治改革毫不注重，只竭全力於社會改良和改造等事，

故大家所承認之社會主義的界說也，只限於此等事體。渦文告訴我們，說社會主義這個名詞，不久就爲法蘭西有名的著作家雷伯（Reybaud）在他的傑作『近世改革家』（*Réformateurs modernes*）裏面所借用，他的著作裏面所討論的事件，是聖西門（Saint-Simon）傅立葉（Fourier）和渦文的學說。自從雷伯輸入社會主義這個名詞於歐洲大陸，即刻他就風行起來了，到了現在，他就被認爲十九世紀世界歷史上一種最顯著之運動的名稱。

所以社會主義這個名稱，起初在英國是應用於渦文的社會改造論裏面，在法國是應用於聖西門和傅立葉的學說裏面。善於使用這種名稱，就連帶有上面這些人的意見，和以後出現這一類的意見包含在裏面。但是社會主義這個名詞，不獨在普通言談裏面，和一般政客所引用的，意義各不相同，就是一般經濟學家和著名的社會主義批評家用起這個名詞來，意義也是各不相同的。現在有一種逐漸得勢的趨勢，就是，如有一種團體要保護貧民，干涉別人的財產，或是因爲幫助被壓迫的階級，去限制那種放任主義（*The Principle of Laissez-faire*），或是有什麼激烈的社會改革，去搖動現今自由競爭所得的私有財產制度，大家以爲這都是一

種社會主義的行動。或者社會主義這個名詞將永遠用起當作反對十八世紀末年所起的極端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和片面自由的普通名詞，凡屬上面各句所指出實際上和意見上的變遷，都用他來表明。然這種用法既無一定，又不精確；但是決定文字的意義是由於應用和習慣，而社會主義用作這種解釋，就是現今應用和習慣的普通傾向。

一般經濟學的著作家於社會主義所下的界說，意義各大不相同。然社會主義在歐洲大陸既極佔勢力，而研究這種主義的人，為數又極多，最好將德法兩國著名的經濟學家所下的界說比較一番。德國最著名的經濟學家羅協(Roscher)以為社會主義「不獨是和人性相符合的，他並且含有要求大家對於公衆的福利，加以更大之注意的種種傾向」。赫爾德(Held)說，「凡屬要求個人的意志服從團體之各種傾向，我們都可以看做社會主義的活動」。耶訥(Tanet)對於社會主義所下的界說，更加詳細，他的界說如下：「倘若有一種主義，所說的是國家有一種權力，可以矯正現時人世財產的不平等，依法將財產均分，有餘的，就取出來，不足的，就彌補他，而這種情形是永久的，不是遇了什麼特別的事件，才是這樣

——例如饑荒，公共的災禍等等；這種主義我們就可以稱爲社會主義」。拉威列 (Lanel) 說，「社會主義的目的，第一，在使社會裏面的各種情形，更加平等，第二，在藉法律或國家的權力，使種種改革的事體實現出來」。汪協爾 (Von Boehl) 乃單說社會主義是「受壓迫各階級的經濟哲學」。

通通這些界說，只能說是將世人對於社會主義的性質所具的意見，實實在在反映出來了。這種界說不是太寬泛，就是流於錯誤，總沒有將應用社會主義的名稱所表明之現象中最顯明的特質說明出來。單說社會主義不獨是和人性相符合的，並且是要求大家對於公衆的福利加以更大之注意，這不是對於社會主義下一種界說，不過是批評社會主義的運動罷了。在世界上，無論是那一種時代，無論是在那一種政府和社會發展的傾向之下，個人的意志總是屈服於社會的意志之下的，並且這樣的屈服常常是過分的。

我們現在知道有人說社會主義必當從國家方面做起，這也是流於極端的錯誤。以前的社會主義是從私人的努力和實驗做起的。現在有一派惡名最著的社會主義，不獨是想將現

令各種團體一概推倒，並且想將所有政治和社會的組織也一概破壞。馬克司 (Karl Marx) 的社會主義是最佔勢力的，並且是最有哲理的，他想將現有的各種政府廢除，另外用一種極大的各國工人的國際聯合會去代替政府，而在這種組織之下，沒有什麼宗教，種族，和國籍的區別。

現在有一種傾向是屢次出現的，就是以暴烈和不法的革命精神，與社會主義併為一談，這是更加當反對的。有時候「社會主義」恰恰當作那種革命精神最新的表現，及其所引起的紛亂，與所用的炸藥。這都是因大家將社會主義運動的本質，和各種大改革所同有的偶然之特點混合起來了。無論在什麼時候，所有各種新事業，不管是好的或是壞的，總有他的革命時期，在這種時期之中，他就將歷來所承認的種種信條和組織都搖動了，並且推倒了。耶蘇新教改革的事件一經發生，歐洲各國國內以及國際所生出的紛擾和流血的事體，一直經過了一百五十多年才止。美洲奴隸制度的推倒，倘若不經過一次猛烈的內亂，就不能得到效果。凡屬於「自由主義」名義的種種意見，須經過一次極激烈的戰鬥，才能夠有容身



的地步；就是代議政府也曾經是一種革命的新機關。凡一種運動，如果是新的，是用強硬的手段去努力奮鬥的，或是主張大大地改革的，都被看做一種革命的運動。凡屬各種大改革，就常有運用暴力的事實跟着出現，這真是一樁不幸的事體，但這都是因為當權的人要想用暴力去壓制這種運動所惹出來的。

從實際上說起來，社會主義是歷史上一種最有彈性，最能變化的現象，他能夠隨他所出現的時代和各種情形而變遷，並且能夠隨相信他的人民之特質，意見，和組織而變遷。這樣的一種運動，不可完全鄙視，也不可完全贊成。現在對於社會主義贊成或贊議的種種論調，大半是完全流於錯誤的。但是在應用「社會主義」這個名稱的種種學說中，有一種原則，是他們所同具的。這種原則是屬於經濟的性質，並且是非常明瞭的，非常精確的。

社會主義主要的目的，就是將工人不能得到生活上和教育上自然資料的原因除去。社會主義的學說是基於歷史上的實例，從歷史上考察起來，自古至今，社會逐漸發展，就漸漸地使生產階級失去土地和資本的所有權，並且造成一種壓力，將一般除了任人操縱的勞力以

外，別無所恃的工人，都壓服了。社會主義家以爲現行的制度（在這種制度之下，土地和資本都是私人的財產，他們因增加這種財產，就大家自由競爭起來）一定使社會和經濟界現出一種紛亂的狀態，使工人和他的家庭漸次衰落，使有產階級和附從他們的黨徒安閒度日，放蕩邪侈，使製造物惡劣不精，使種種危險，浪費，和凍餒等事時常發現；並且使社會漸次分成兩種階級，一方面是一種極富的人，而他方面就是大多數赤貧的人，這種事情的結果或者是社會主義實現，或者是社會糜爛。因爲要免去這些弊病，並且要使人類所恃以安生樂業的物品，能夠平均分配，一般社會主義家就提議將勞力所必需的，和財富教養所自出的土地和資本，置諸社會管轄之下，並且歸社會公有。

社會主義者對於社會管理工業，和平均分配產物兩樁事體，都是大家所一致主張的；但是他們對於此事各重要的詳細節目，意見就大不相同。他們對於將來執行社會主義計畫之社會所應有的組織，對於地方團體和中央政府的關係，並且究竟是應當有一種中央政府，或是應當有一種普通所指的政府；對於將來的社會裏面所有國家觀念之影響等等，意見都各不

相同。他們對於什麼才可以算做平均分配的制度，意見也各不相同。聖西門一派主張一種社會的政治，在這種政治之下，無論什麼人都應當依他的能力，得一種相當的位置，按照他的工作，得到報酬。在傅立葉所主張的公共團體裏面，每人維持生活所需之最小限度的物品，由公共收入中支給，剩餘的東西就按照勞力，資本，和技能均分——以十二分之五歸勞力，十二分之四歸資本，十二分之三歸技能。當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革命的時候，路易柏郎 (Louis Blanc) 提議在他所籌畫的社會工作場裏面，各人所得的報酬應當是一樣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徒所擬的黨綱（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在哥達擬的），規定無論什麼人都可以依照他合理的需要，享用一切物品，然無論什麼人都應當工作。

社會主義的學說都視為與哲學上和宗教上變化無定的各種意見，有密切的關係，這是不消說的。大概歷史上的社會主義都視為與理想主義是相關連的。現在時候最流行的社會主義大半是基於最質直和最顯明之革命的唯物論。反之，有許多社會黨人以爲社會主義的制度就是耶蘇教一種重要的結果，社會主義和耶蘇教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所以社會主義

的倫理學，和耶穌教的倫理學，即或不是完全相同的，也是很相接近的。

社會主義仍然是以經濟爲基礎的，他主張勞力對於土地和資本的關係，作一種根本的改革——這種改革將使生產大大地發生變動，並且將使現行的分配制度完全變更。但是社會主義的基礎，雖然是屬於經濟方面的，然他却使社會上的政治，倫理，和藝術之組織，發生一種變動，這種變動就是一種革命，這是人類自有歷史以來，所未曾有的大革命，就是從古代迦 壘至中古，從中古迦 壘至現代所起的革命，也不能和他相比較。

第一，這樣的變動大概是以完全民主主義社會的組織去完成政治上的組織。以前湯文和聖西門的社會主義都具有幾分專制的精神；但是現在的社會主義就很傾向於極端的民主主義。實實在在說起來，社會主義就是要求經濟上的組織，以民主主義爲根據，使這種組織得達於圓滿的地步，他以爲沒有一種根本的經濟改革，所謂政治上的特權，既沒有意義，又沒有價值。

第二社會主義自然是和倫理學的無我主義或利他主義相符合的。在舊社會裏面，最顯

著的特點，就是強悍的人藉那種奴隸，奴農，和傭工制度去利用一般柔弱的人民，並且任意鞭策他們。在社會主義的政治之下，一般強健和有才能的人的特權和義務，就是應用他們更優越的力量，和更豐富的才能，去替他們的同胞服務，沒有什麼階級，種族，和宗教的區別。社會主義家的學說，是否完善，是否可以實行，我們對於他的意見，無論怎樣，然歷史已經證明了，一般社會主義家爲了他們所奉的主義，就常常願意將他們的財產，社會上的位置，和生命，一概犧牲。

第三，社會主義家以爲只有在社會主義的制度之下，各種工業品和藝術，才能夠達到至善至美的境界；反之，在現行制度之下，精美兩個字就爲了廉價的緣故，同時犧牲了，因爲製造家要想和別人作一種有效力的競爭，廉價就是一種必要的政策。

末了，社會主義家不承認在他們所籌畫的社會組織之下，一個人就將他的幸福，自由，或是個性都犧牲了。他們相信在現行制度之下，只有少數享有特權的人，能夠自由發展個人的才幹，和謀得個人的幸福，而社會主義就能夠使大家都得到這種機會。總之，他們相

信在社會主義和個性的中間所起的衝突，沒有得到大家正當的了解，這兩種東西，本是互相成就的，並且只有在社會主義之下，一個人才有自由發展和充分發達個性的希望。

在社會主義所計畫的改造裏面，社會革命的範圍，非常廣大，這是我們已經指明出來的；現在我們所要說的就是，（一）現今流行的社會主義，在經濟上的基礎，是一種集產主義（Collectivism），而這種主義排斥私有土地和資本，他要將這些東西置諸社會公有之下。狎夫

爾（Schaffle）說，「社會主義的主要目的，在使許多私人自由競爭的資本變成一種集合的資本」。瓦格納（Adolf Wagner）對於社會主義所下的界說，比狎夫爾所說的，雖較為詳細，然意義是完全相同的。這種制度雖然主張須有一種集合的資本，然他對於別種私產，並不干涉，並且對於一個人由共同勞力所分得的產物，聽其自由處置。那種徹底的社會主義要求對於全世界的資本和產物，當應用這種集產的原則去處置；他以爲到了那個時候，社會主義才能夠完全實現。但是溫和的社會主義必以爲在各種過渡的時期中，集產的原則能夠實現一部分，這就可算是社會主義觀念的真正達發了。

社會主義最好的界說，也是不甚重要的；我們曾經說過的種種界說，已經將現時流行的社會主義詳細敘述出來了，這種界說是武斷的，抽象的，或是可以非難的。傅立葉的社會制度，准個人於社會管理之下，得私有資本，這是我們已經知道的。現今一般人對於社會組織之種種絕對的主張，都是受了德國人重愛秩序的思潮之影響，這種主張與歷史既不相符，和人性也不相合。

(二)社會主義是社會發展的一種學說，也是十九世紀歷史上一種醞釀的勢力。有許多著名的社會黨人如拉伯爾塔斯 (Rodbertus) 等的學說，與其說他是使將來騷動的一種議論，就甯可說他是關於社會發展的一種預言。自他們的眼光看起來，在社會發展裏面，社會主義是將來一種代替資本主義 (Capitalism) 的東西，這就和以前資本主義代替封建制度 (Feudalism)，封建制度代替奴隸制度 (Slavery) 是一樣的。大多數最喜歡活動的社會主義者，也以爲這種問題尚在發動和傳播的時期，所以他們現在的職務就是竭力啓導一般平民，等到現社會的發達終止，和現社會的制度宣告破產的時候，全世界就將落入他們的手中了。所

以社會主義大半還是一種學說，將來世界上必因這種學說而發生變動，然爲時或者尙遠，在我們現時的生活裏面，他不過稍爲得到一種立脚的地步罷了。但是有一樁事體是我們所不可忘記的，就是，社會主義的教義已經使近來德國最著名的經濟學著作家受了莫大的影響，並且已經使德國的立法也改變許多了。在受歐洲文化所支配的國家裏面，社會主義承資本主義發達之後，乘機侵入，他的影響，不獨是及於下等社會，非常迅速，並且是及於那些最開明的階級，也非常迅速；而這種主義不獨是不承認資本主義，實在是要去推翻資本主義。

(三)從社會主義的教義方面看起來，他是極饒興味的，因爲他對於現今的經濟組織，採一種批評的態度，而一般社會主義家稱這種組織爲資本主義的制度，就是現行的土地制度，和這種資本主義的制度也是有關係的。在現今的經濟組織之下，土地和資本（沒有這種東西，工業就不能夠着手）都是一種階級的私產，而這種階級就利用一般缺乏土地和資本而處於不利益地步的勞動階級雇傭他們工作。在這樣的社會裏面，競爭就是一種普通的規則，凡這兩種階級因生產的結果所得的財產，須依這種規則，才能夠決定。批評的社會主義對於



這種制度提出一種合理的抗議；他和現時通行的政治經濟學也是不相容的，因為這種政治經濟學極力主持上面那樣的經濟組織是正當的，或是永久不變的。社會主義對於放任主義的歷史所表示的經濟樂觀主義，也是嚴詞駁斥的。

(四)社會主義所爭持的，通常都視為只注重於勞工的解放，和工界完全參加人類物質，智識，和精神方面的事業。注重工界這樁事自然是社會主義家的計畫中最實在和最顯著的，部分，因為工界的人數最多，而在現行制度之下，他們所受的痛苦也最甚。但是說社會主義只限於上面所說的一點，這種見解就未免偏於一方，因為社會主義對於一般被大資本家的競爭所壓倒的小資本家之利益，是一樣地主張保護的；就是一般大資本家因為事業上得到極大的成功，而管理上就大不容易，並且因經濟界上的紛亂，幾乎遍及於全世界，所以他們的地位也發生危險了，社會主義對於此等大資本家的利益，也是常常顧及的。然各種社會主義的學說總是以拯救工界為前提的；雖開始為社會主義的研究和活動的人，通是屬於中等社會和上等社會，然他們總是替工人代鳴不平的。

我們承認「社會主義」這個名詞，在應用上意義非常雜亂，所以我們已經當他作十九世紀的一種現象；這種主義，在法國是聖西門和傅立葉所首倡的，在英國是湯文所首倡的，而在今日是馬克思一派作他的最有力量的代表。然我們已經知道了，有幾種社會主義的界說所規定社會主義的範圍，是很廣大的，並且以爲他的起源是很久遠的，如果要把他去和資本主義相比較，那麼，資本主義不過是昨天的產物罷了；在實際上，這種界說以爲社會主義自有人類社會以來，就是已經存在的。在人類發達的最初時期中，一個部落或一個鄉村的團體，就是一種社會的單位，他的規約，是個人服從社會，他的制度是財產公有。關於財產觀念的發達，（特別關於土地觀念的發達）有三種連接的歷史時期，是大家所承認的——（一）公有財產和公共享用，（二）公有財產和私自享用，（三）私有財產和私自享用。第三種制度到了十八世紀之末，才充分發達，當那個時候，因享有特權者極端的限制，遂生了一種反響，於是個人的自由主義，就視爲政府和經濟學唯一的通則了。私人因爲要謀得財產和依財產所生的社會上的種種利益，就去自由競爭，這種事在比較上是最近發生出來的。

在歷史上的各時代中，國家常保持他關於處置財產的權限——有時國家也幫助一般貧民，如英國的貧民律（The English poor law）就是一個例，這種法律可以看作一種社會主義的方略。並且在歷史上，所有各種傾於重行分配財產的革命，已經是屢見不鮮了。在古代就有許多痛苦和令人不滿意的事體發生了，因為這種緣故，有多少最高尚和最富於同情的人，遂潛思默想，擬出種種理想社會的計畫出來了。在這些計畫之中，有柏拉圖（Plato）和穆爾（Thomas More）的烏託邦（Utopias），他們都主張一種有統系的共產主義（Communism）。就是在天主教教會的社會裏面，也有一種公有財產和公共享用的永久不變之成例啦。

怎樣我們才可以將十九世紀的社會主義和上面所說之舊世界的現象以及在歷史上佔重要地位的共產主義分別出來？呢 對於這種問題，依社會主義家的觀察點，作一種清晰和詳細的答案，也是不很難的事體。社會主義在會社的發展裏面是一種必經的階級，然他所必需的條件如果不備，他也是不能夠實現的。在這些條件中，最重要的就是大工業制度的發達

；在英國到了十八世紀之末，這種大規模工業的發達，才達於極點，因為這種制度須經過長期的預備，逐漸發展，有各種發明和藝術的進步，有蒸汽的應用，和工廠制度的起源，才可以達到他的絕頂。在這種制度之下，工業就成爲一種極大的社會事業，並且使大家都習於這種事業；但是一般私有資本的人常任意利用這種制度，去謀自己的利益。一般小資本家受了這種大工業競爭的壓迫，遂逐漸衰落，而一般生產者受了同一的影響，就變成一種傭工，受各種大工廠的支配和訓練。這種制度仍然是繼續發達，並且將徧及於全世界。以上所說的就是工業革命的情形。

和這種工業革命相對峙的就是思想界的革命，他對於社會主義興起和工業革命對於社會主義的興起其功用是一樣地偉大，一樣地重要。這種思想變化，當法國大革命的時候，發表一種著名於世界歷史的宣言，他以道理二字當作一種至高無上的裁判官，以自由二字當作一種行爲的標準。這種思想變化爲亞丹斯密（Adam Smith）一派在經濟方面代表出來了。社會主義也是這種思想變化的產物，而聖西門和他那派的社會主義尤以積極的和建設的方

法，去改正消極的運動，因為這種運動不自知是消極的，不自知是不能夠經久的。換一句話來說，聖西門可以說是一個志在完全成就福祿特爾 (Voltaire)、盧梭 (Rousseau) 和亞丹斯密的事業之人。

所以社會主義自認爲是這兩種大革命的嫡子——一種是工業革命，他於十八世紀之末，在英國始行發達；一種是思想革命，他和工業革命差不多是同時並起的，他在法國得了極好的成績。渦文所做的事業，大半受了工業革命的影響；而聖西門和傅立葉則受了思想革命的影響。巴比 (Babouin) 的叛亂起的一千七百九十六年，正當法國大革命之後，這樁事狠可以視爲一種未成功之革命的共產主義，和以前歷史上沒有成效的共產主義，是相差無幾的。社會主義的歷史開始於聖西門和渦文；到了現在，社會主義不是一種什麼孤獨的事實，他已經大大地發達了，凡文明的國家都相繼傳播他的學說，所以他就幾乎徧於全世界了。

我們已經知道社會主義的興起，是當作社會上一種新的和合理的學說，這是對於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所宣傳的思想而言；在這種思想之中，除了那些特別注重的自由觀念和不容

易實現的平等，及博愛的理想以外，又有一種勞働神聖的觀念也是很重要的。雖渦文大半是受了工業革命的影響，而聖西門和傅立葉大半是受了思想革命的影響，然三人都同爲這兩種新運動所左右，這是一定的事實。渦文一生事業的原動力就是十八世紀的博愛和人道主義。他生長於工業革命裏面；對於改良棉花製造，得了極大的成功。覺得工廠制度是壞到極處的，沒有一個人能及他；就是知道應用進步的藝術爲人類謀幸福，必能成就極大的事業，這樁事的，也沒有一個人能及他。在渦文一生事業中，我們可以發見十八世紀一種新精神，而這種精神在使機械的新工業制度爲一種非常完善的原則所支配，所謂完善的原則，就是以謀人類的幸福爲他最大的和唯一的目的。

聖西門所處的地位，比較渦文所處的地位，是大不相同的，但是他們兩人也有相似的地方。渦文所遇見的是新起的和大規模的工業制度中種種弊端，而聖西門所遇見的是游惰成風，和特權獨享的封建制度中種種壞處，這些東西被雖法國大革命大大地搖動了，然他在歐洲，在法國，和在別的地方，仍然是很占勢力的，並且自滑鐵爐（Waterloo）大戰以後，他又

轟轟烈烈地恢復舊觀了。聖西門眼見一個新世界，就是，一個基於勞動的工業世界已經興起了，而舊封建和神道的世界——游惰成性的廷臣和愚陋無知的牧師——的威權仍然是沒有減殺一點。他因通通這些寄生蟲不能替社會做一點有益的事業，遂想法子要將工業界的巨擘和科學界的領袖，來代替這一班人，做法國國民的勞働首領。他以為只有此等有特別技能的人，必不利用別人的勞力，他們應當管理以工業立國的法國，替人民謀幸福。

渦文和聖西門兩人自普通人的眼光看起來，都不是什麼革命的人物。渦文很希望英國和別國的政府都應當採納他的社會主義的改良計畫。當時一般有名的政治家和屬於皇室的人物，都很優待他。他對於一千八百三十二年的政治改革毫不相信；他以為政治方面的民權運動是無關緊要的，只有在一種專制的指導之下，試行一種社會主義的計畫，一直等到工人有了自治的能力才止。這種專制的傾向也出現於聖西門和他那一派的社會主義中。聖西門起初將他的主義訴之於路易十八 (Louis XVIII)。他願意將一種勞働的貴族政治 (a working aristocracy) 去代替封建的貴族政治 (Fendal aristocracy)。他那一派就首先以

革命的社會主義之崛起一事去警戒歐洲各國政府。總之以前的社會主義的興起，正在法國大革命戰爭所生之反動的時候，他頗受了當時政治上種種趨勢的影響。

社會主義可以說是起源於一千八百一十七年，因為馮文提出他的社會主義式團體的記畫於下議院草擬求貧民律的委員會是在這一年，而聖西門的學說決定向社會主義的方向進行，也是在這一年。社會主義史的大綱是很簡單的。到了一千八百五十年法英兩國就有了兩重社會主義的運動。法國白聖西門和傅立葉以後，社會主義的運動當以蒲魯東 (Proudhon) 和路易柏郎 (Lucien Peano) 爲代表。英國自馮文以後，社會主義的運動則以耶穌教社會主義的團體和馬利士 (Maurice) 及經斯列 (Kingsley) 爲代表。

到了社會主義發達的第二期，他就大半受了德國和俄國思想家的影響，但是這種社會主義是從全世界着想的，並且是表同情於全世界的人民的。當時所流行的社會主義在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共產黨 (The Communist Party) 所公布的宣言裏面都盡情披露出來了。這種世界觀在馬克思所著的資本論 (Kapital) 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出版裏面更加闡明了，後來這種世



界觀在各國黨派的黨綱中，和國際公會的議決案中，又經過許多著作家的修改。

在這一章緒論裏面，我們已經將本書的大旨說了一遍，現在我們要進而敘述提倡和指導社會主義運動的人物，將他們主要的觀察點都表明出來。

## 第二章 法國初期的社會主義 (Early French Socialism)

聖西門 (Saint-Simon)

當法國一千七百八十九年大革命的初期，國內發生一種極端的樂觀主義，而法國最初的社會主義之開創者，正生於這種樂觀主義的影響之中。他們過於相信人類的進步是很容易達到圓滿的境界；他們對於社會進化的定律茫無所知——在實際上，他們對於達爾文主義 (Darwinism) 所明白闡明的人生各方面的情形，沒有十分看得清楚。凡初期的社會主義家和當時許多思想家都犯了這種毛病。

聖西門 (Comte Henri de Saint-Simon) 爲法國社會主義的開創者，他於一千七百六十年出生於巴黎 (Paris)。他屬於有名的聖西門公爵的支族。據他所說，他受業於他浪柏 (Lambert)

d'Alembert)。他到了十九歲的時候，就前往美國，投入美國革命軍當志願兵，共同抵抗英人。

聖西門當少年的時候，心中就懷一種極大的志願。他令他的僕人每天早晨用下面幾句話去驚醒他：「先生，你記着，你還有許多偉大的事業要做；」他有一次夢見他的祖宗霞列曼尼（Charlemagne）來了，預先告訴他，說他將來一定要大得志。在他早年的各種計畫中，有一種計畫是將大西洋（atlantic）和太平洋（Paolico）用一條運河聯合起來，還有一種計畫就是從馬得里地（Madrid）造一條運河，達於大海。

聖西門雖然加入法國大革命的戰爭，然沒有什麼很顯著的成績，但是他因做土地投機事業，積了一點貲財——他說這不是爲他自己一個人計，不過是當做實行他將來的計畫之貲。

他因爲要擴充自己對於事物的觀察力使之愈加精當，不到四十歲，他就學過許多科學，並且實驗過許多事實。在他所實驗的事體中，有一樁事就是他所不當意的結婚，過了一年，他得了他妻子的同意，遂宣告離婚。還有一樁事就是他所有的財產通通花盡了，後半生非常

窮困。

在聖西門的各種著作中，車列夫居民的書信 (*Lettres d'un Habitant de Geneve*) 是第一種，這是一千八百零三年出版的；但他早年的著作多半是屬於科學和政治方面的。一直到一千八百一十七年，他才在他所作的論文叫做工業 (*L'Industrie*) 裏面，發表他的社會主義的意見，後來他又在他所著的組織 (*L'Organisateur*，一千八百一十九年出版)，工業制度 (*Du Systeme industrie*，一千八百二十一年出版) 工業問答 (*Catechisme des Industriels* 一千八百二十三年出版) 中，將這種意見加以更大的闡明。他的最後而又最重要的著作就是新耶蘇教 (*Nouveau Christianisme* 一千八百二十五年出版)。

聖西門死於一千八百二十五年，他當未死之前，有好幾年受饑寒的壓迫，達於極點了。他不得已幹了一樁極勞苦的差事，每年所得的薪水不過四十磅，有時不得不倚靠他以前的僕人慷慨供給他，最後他就哀求他的家人給他一種極少的養老銀。當一千八百二十三年，他因絕望，就想自殺。到了晚年，他才收了幾個很有熱忱的弟子。

聖西門不是一個什麼理想家，因為他的思想既沒有統系，復欠清晰，並且又不是直截了當的。所有他的著作大概只含有幾種意思，他時常就這幾種意思在書中反覆申明。但是他的議論常顯露一種天才出來，並且都是出自心裁，不是勦襲別人的；他在近世思想界上很有極大的影響，一則因為他是法國社會主義歷史上的開創者，二則因為他的學說對於後來所造成的孔德主義 (Comism) 大有裨益。

聖西門社會主義詳細的學說，我們不用細加研究，至於他的社會改造的意見是很簡單的。他的意見是對於法國大革命及當時流行的封建制度和軍閥制度而發的。他反對大革命所產生的含有破壞性質的自由主義 (The destructive liberalism)，主張一種新的和積極的社會建設。他懇求路易十八變法，改用新制度，然他絕不主張社會革命。法國封建和軍閥制度，因為王政復古 (Restoration)，愈加鞏固了，聖西門極力反對這種制度，主張採用一種新制度，使工業界的領袖得管理社會。他以為中世紀的教會不可為社會中精神上的指導者，這種責任應當歸一般科學家擔負。從上面各點看起來，聖西門所想像的國家，是一種

爲近世科學所指導之工業主義的國家。凡最善於組織生產社會的人才配管理社會。

社會的主旨是對於人生生產有用的物品；社會活動最終的目的，是藉羣衆的力量，去利用地球。以後的社會主義對於勞力和資本的對峙非常注意，聖西門於此事毫無所覺，他以爲生產的管理既委之於工業界的領袖，社會的利益也應由這種人兼顧。後來他對於一般貧民的主張更加注意，在他所著的傑作新耶穌教裏面，這樁事就變成他的學說的中心點，並且具一種宗教的程式。因爲他的學說含有這種宗教的元素，逐漸發達，他遂和他的弟子孔德（Comte）爭鬧，他們兩人便從此分離了。

聖西門在著新耶穌教之前，從不關心於神學。他自從事於這種著述以後，才相信上帝，他這種書的主旨在使耶穌教復歸於簡單的和精要的原形。他的着手方法就是將附着於天主教和耶穌教的種種信條，附屬物，及弊端，除去，他極力將這些東西搜羅出來，加以切當的批評。大家依一種新信條的力量，對於道德上的教義將視爲一種極重要的東西；耶穌教神聖的原理就含在人類彼此相待，應當和兄弟一樣，這種教條中間。「新耶穌教的組織

將使現世和精神界的種種制度都適合於人類彼此相待應當和兄弟一樣這條原理」。聖西門將上面那句話的意思用現代的語言發表出來，當作新耶蘇教概括的教義：「社會全體都應努力去改善赤貧階級的德育和體育；社會的組織應當以達到這種目的為標準」。這種教義後來成為聖西門派的祕訣；他們以為這種東西是宗教的精髓和社會改良的要策。

當聖西門在世的時候，他的學說沒有這麼很大的影響，他死後也不過剝了幾個有熱忱的弟子；然這幾個弟子仍然是竭力主張師說的，他們以為聖西門是一個預言家。鮑薩爾(Barr

Sard) 於一千八百二十八年在巴黎泰倫街上(Rue Taranne) 作一種長期的演說，將聖西門學說的教義詳細解釋出來了，這樁事是聖西門學派的一大轉機。到了一千八百三十年鮑薩爾和安芬頓(Antonin) 都被認為聖西門派的首領；而同年七月革命所產生的騷擾又足以使這一派的運動引起法國國民極大的注意。至一千八百三十一年上半年聖西門派因列羅(Pierre Leroux) 之力，將科洛波報(The Globe) 收入手中；此時列羅已經加入這一派，並且還有許多很有能力和很有希望的法國青年都加入其中，因為有一個藝術學校(Ecole Polytechni-

gno)有許多學生都知道這一派對於社會具有一種熱忱。所有這一派的會員都聯合攏來，分成三級，組成一種社會，住在蒙西尼(Rue Monsigny)街上，凡會員的生活費用，都由公共收入的款項中支付。

然不久這個社會裏面就互相爭辯，鬧出許多意見來了。鮑薩爾爲人最富於辨別力，又極穩健；而安芬頓對於婚姻和男女的關係，主張極端的放任，並且擬組織一種誇的和奇異的牧師教派(sacerdotalism)；所以他們兩個人不能夠再和衷共濟。過了許久，鮑薩爾和這個社會脫離關係，還有許多強有力的黨徒，也和他取一致行動，不復屬於這個社會了。當一千八百三十二年的冬季，這個社會開了許多極奢華的歡迎會，以致財力枯竭，他的聲名也就因之大減。後來所有會員都移往蒙里孟蕩(Menilmontant)地方，以安芬頓的財產供給一般黨徒，他們生活於一種共產的社會裏面，用一種奇異的服裝當作標識。不久，這個社會的首領都被捕，受審判，並且都分別定了罪，因爲他們的行爲有礙社會的安寧秩序；這個社會遂於一千八百三十二年完全解散了。有許多會員後來都成爲有名的工程師，經濟學者，

和商人。開聖蘇以士運河 (Suez Canal) 的計畫，發動於這一派，後來列色 (Lepsius) 實行這種計畫，遂得成功。

在聖西門派裏面，我們發見有兩種極大的進步，(一)學說的範圍較從前更大，(二)意見非常穩健，凡聖西門的含糊和紛亂的意見至此都發達了；這種進步多半是得了鮑薩爾之力。在歷史的哲學裏面，大家承認有兩種時期，一種是批評的或否認的時期，一種是組織的或建設的時期。在批評的時期中，哲學佔極大的勢力，而戰爭，自大，和紛亂，是這種時代的特點；在建設的時期中，宗教佔極大的勢力，而服從，信仰，和聯結的精神，是這種時代的特點。這兩種反抗和聯結的精神，是社會上的兩大原則，而一個時代的特質全靠這兩種精神所占優勢的程度如何而決定。然聯結的精神漸漸地有勝過反抗的精神之傾向，這種聯結的精神現在是由一家擴充到一城，由一城擴充到一國，由一國擴充到更一大的團體。這種聯結的原則是將來社會發達的鎖鑰。從來人類的公例是「人類互相利用」，這椿事分爲三期——一奴隸制時代，二田奴制時代，三無產階級時代；而將來人類的目的一定是「人類聯



合攏來去利用地球」。

在現行制度之下，工業界的領袖仍然是利用一般貧民，因為工人在名義上雖是自由的，然他們為飢寒所迫，不得不承認這些工業領袖的條件。世間有一種相續法將這種情形愈加鞏固了，因為所有私人的生產工具，和附着於這種工具的社會上的種種利益，相續法不問個人的才能如何，都准其私相承受。而社會上種種不利益的事體也是要彼此相續的，於是人世間的痛苦就變為世襲的東西了。救治這種弊端唯一的方法就是將相續法取消，將勞力所必需的各種工具聯合攏來，作為一種社會的資本，便大家都能夠利用。如果是這樣，社會便成為唯一的物主，他可以將各種財產委託社會裏的團體管理。於是相續權就從家庭移於國家了。

聖西門派極力主張才能說；他們要行一種社會的等級政治，在這種政治之下，各人都應當依他的能力，得到相當的位置，按照他的工作，取得報酬。這種事體真是聖西門社會主義一種最特別和最顯著的特點，這種主義關於政府的學說是一種屬於精神界或科學界的專制

政治，在安芬頓所主張的奇異的牧師教派裏面，這種學說發達到極點了。

聖門派對於家庭和男女的關係，主張極端的婦女解放，並且主張婦女和男子當完全平等。「社會中的箇人」是指男子和女子，他們是在宗教，國家，和家庭的三重作用之內聯合攏來的。這一派在他們正式的宣言書裏面，維持耶穌教婚律的莊嚴。安芬頓對於婚姻問題流於淫佚的和奇異的放縱教派 (*Latitudinarianism*)，因此聖西門派就為法人所唾罵，但是除了鮑薩爾不肯附和安氏外，還有許多很著名的黨員也不願與他為伍。

和上面所述的各種教義有關緊的就是他們著名的「肉體輪迴」(*rehabilitation of the flesh*)說，這是從他們自己那一派中哲學的學說推出來的，這就是一種萬有神教 (*Pantheism*)，不過他們將這種名目廢除了。天主教為了懺悔和制慾等事，對於善惡二元說 (*Dualism*)，非常注重，而聖西門派在他們的肉體輪迴說中，排斥這種善惡二元說，他們以為肉體一旦輪迴，必處於適當的和光榮的地位。這種教義是很含糊的，他的倫理上的德性可以任憑人家的解釋；所以聖西門派對於他就有多種的解釋。安芬頓所解釋的是狠不道德的，因為照他的

解釋，這種教義便發達成一種淫佚的神祕教 (Mysticism)，就是一種爲宗教所允許的自由戀愛的制度。

聖西門社會主義的好歹兩方面，是很顯明的，不必再加解釋。當那個時候，舊經濟的制度和新經濟的制度才起首宣戰。所有各種弊端的範圍尚不十分廣大，所有各種弊端暴烈的程度尚不十分顯著；而診斷和補救的方法都是屬於表面的，並且是不甚適當的。這樣根深蒂固和組織完備的弊端，不是將魔術的棍子一揮就能夠除去的。聖西門派的運動有許多地方，涉於妄想，並且過於放縱。這一派最卓越的地方就是攻擊社會制度中一種最重要之點——家庭道德——將一種奇異的，矜誇的，和淫佚的牧師教派最壞的特點完全採納，並且將他彰明較著，誇示於歐洲人的面前。這一派初創時精神磅礴，有一往直前的氣概，有許多地方是很高尚的，毫無私心的，對於當時的現象，下了許多驚人的和獨具隻眼的批評，所以他招致了許多法國最漂亮和最有望的青年，後來因他攻擊家庭道德就聲名狼籍，被人訕笑，都視他爲一種醜態的社會了。

傅立葉 (Fourier)

傅立葉的社會主義先於渦文和聖西門的社會主義，然他的學說只可視為一種完全文學的和理論的產物。他最初的著作是四種運動說 (Théorie des quatre mouvements)，這是一千八百零八年出版的。但是他的主張起初不能引起大家的注意，因此毫無勢力，直到渦文和聖西門所倡的社會主義運動逐漸衰歇，他的學說才漸次得勢。

傅立葉的社會主義和聖西門的社會主義，有許多地方是根本上不相同的；實際上在這兩派之間，我們看見有兩種正相反對的社會主義，互相對峙，流傳下來了。聖西門是中央集權主義的代表；而傅立葉則努力為地方分權和個人自由的運動。聖西門主義以國家為發軔之點，和名義上與實際上權力所在之地；而傅立葉則以地方團體為發軔之點，和名義上與實際上權力所在之地，這種團體和地方自治團體相似，傅立葉稱他為共產團體 (Phalange)。在傅氏所擬的制度之下，這種共產團體居極高，和極重要的地位，其餘別的機關和他相比，就當居於次要的和附屬的位置。

籌畫這種共產團體的傅立葉 (François Marie Charles Fourier) 是一個才具優長的人。

他於一千七百七十二年出生於柏桑爽 (Besançon)，他的父親是一個極大的布疋商人，將他放在本城學校裏讀書，他受了一種極完善的教育。傅立葉對於學校的功課均完全領悟，但

是他因以要從事於商業不得已就舍去學業，他自從經商之後幾乎遍歷法國的各城市。他後來前往荷蘭和德國做一個商業游歷家，因此他對於世人和事物的經驗，就大大地增加了。

他繼承他父親的遺產凡三千磅，他遂將這種款項充作資本，在里昂 (Lyons) 經營商業；但是當法國恐怖時代 (The Reign of Terror)，里昂為脊康班黨人 (Jacobins) 所襲，傅立葉的貨財因此盡失了，他自己也被監禁，幾乎將性命都送掉了。他自出獄以後，便投身陸軍界中，過了兩年，又回復他以前的生活，仍舊經營商業。

傅立葉在幼年時代，便覺得當時商業制度的種種缺點。當他五歲的時候，因為對於他的父親鋪中某幾種貨物，說了幾句真話，就受了懲罰；到了二十七歲，他住在馬塞伊 (Marseille)，適有一大宗米糧，因遭饑荒，居奇等價，畢竟腐敗不堪，就要他去監督銷毀這種

東西。他心中相信一種商業制度含有許多罪惡和不道德的事實在裏面，在根本上一定是一種惡劣的東西。他覺得設法補救這種惡制度是他的責任，他就找出一種善良的制度，並且竭畢生之力，加以解釋，四處傳播；他做事以犧牲一己和專心致志爲不二法門，這是人家所難及的地方。在他將死的十年之內，他每日正午在家等候一般資本家的降臨，希望這種人以金錢供給他使他得實行他的計畫。然他的社會制度沒有得到實在的成效。他的著作沒有幾個人愛讀，就是他的弟子也是很少的。

自聖西門運動衰歇以後，傅立葉才漸次引起大家的注意，稍微有一點成就。一小羣有熱忱的弟子奔走於他的門下，替他辦一種報去鼓吹他的主義；在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並且在衛然依 (Versailles) 附近組織一種他平日所主張的共產團體，但是這椿事完全失敗了。至一千八百三十七年傅立葉就與舉世不歡迎他的學說的世界長辭了。他心中抱一種利他主義 (altruism)，並且極相信人類的進步是很容易的。人性中的惡德本來是狠利害的，他對於此點，毫不注意，他的學說的弱點或者就在這裏。他的生活是狠簡單的，他爲人是狠忠

厚的，很仁慈的，他對於自己所認爲至高無上的目標，便是誠心誠意去幹的。

傅立葉的社會制度，是他的學說的中心點，這也不用我們說了。但是他的社會制度是

由於他對於神學，天地開闢論（Cosmogony），和心理學的特別意見所形成的，所以我們必定將他關於這幾方面的學說稍微說幾句。傅立葉對於神學是傾於萬有神教；世界的萬有神教觀是聖西門派「肉體輪迴」說的根據，也可以說是傅立葉社會倫理和種種措施的基礎。

獎此以外，他還抱一種範圍極廣的自然樂觀主義。上帝已經使萬事萬物各得其所了，而人類對於他仁愛的意思偏又發生誤會，而且橫加阻力。上帝照臨萬物，和萬有引力一般。

牛頓（Newton）發見引力的定律支配世界一種運動，而傅立葉則以爲這種引力的定律是普遍的，支配世上各種運動，這樣的運動凡有四類——（一）物質的，（二）機械的，（三）心靈的，（四）社會的。這種引力的定律貫徹萬物，自上星晨的協和下至極微小之昆蟲的生命；如果造物主的意志爲人類所領會，這種引力的定律也將支配人類的精神和人類社會。傅立葉當解釋他的社會制度時候，他的目的在表出造物主的意志。他以爲他的哲學不是什麼奇巧的

臆說或空論，不過是各種發見，而這些發見是可以從幾種重要的原理中推測出來的，也是完全了解神律的結果。

傅立葉的天地開闢論是一種奇異制度中最奇異的部分。但是他自己對於天地開闢的見解既不視爲他所主張之制度的重要部分我們也不用詳說。他相信世界只能有八萬年的存在，四萬年進步之後便有四萬年的退化。現在世界還沒有達到極盛的時期，因爲才過了七千年。現在的世界是文明時代，傅立葉用文明二字當作世界上一切不自然和腐敗的東西的代名詞，世間事物所以弄到狼狽的地步，是人類制度顛倒的結果，而人類制度所以不由正軌，就是因五千年來人類誤會了造物主的意思。這種誤會的主要原因只因人類倡言各種情慾是壞的，這種東西原來是很自然的；要圖補救，只有一種方法——使人類的情慾得充分的發達

上面的事體說完了，我們現在可以講傅立葉的心理學。他說人有十二種根本的情慾，與引力的三點相結合。其中五種是有覺性的（傾於娛樂）——視，聽，味，臭，觸。還有



四種是易感動的（傾於團集）——愛情，友誼，野心，和血族。這些名詞的意義和功用都是很顯明的。其餘的三種就是交換，爭勝，和組合（傾於聯絡而傅立葉稱為有控制力的情慾）這是最特別的。在這三種情慾之中，第一種是和各種事物相結合的；第二種往往流於陰謀和妒忌；而第三種則富於狂熱和退讓等情，這是由於感覺和精神同時所感的幾種快樂所結合而生的。前兩類的情慾為三種有控制力的情慾所支配，尤為那種組合的情慾所支配；但是這幾種有控制力的情慾也顯然含有許多反抗和戰爭的分子在裏面。然有一種極強的社會的情慾，最後將所有各種情慾都調和了。調和生於各種情慾的自由發展，好像白色出於各種顏色的聯合一般。

傅立葉的理想以為使社會從紛亂的狀態，達到全體協和，這種迅速的過程，只有一種方法可以達到，就是使人類的情慾充分發達。因為要達到這種目的，現在的文明須完全破壞。世間必須有一種新社會的組織，而這種組織必須與人性相合，並且必須與造物主的意志相符。傅立葉在他的共產團體裏面所備籌的就是這種組織。這種共產團體依照正式的

組織，是由四百家或一千八百人而成立的，這些人都住在一種三方英里的土地裏面，他們大概是自治自給的，並且將團體內所有的資財都集合起來，供給大家，使得自由發展各人的才能和滿足各人的嗜好。在這種機關裏，所有農業，工業，行樂的方法和機會，人類充分自由發展的方法和機會都連絡一氣，所有私人自由和公共聯合的種種利益，是用一種法子調和起來的，而這種法子是目前所不知道的，也是以前所未嘗想及的。

這種共產團體是一種社會的單位，而組成這種單位的各私人，須每七人或九人分成一組。從二十四組至三十二組就合成一羣，而各羣聯合攏來便成一個共產團體——通通都是依照引力的原則和自由選擇的類緣 (affinity) 之原則。這種團體的住所是一種極大的，美麗的，和便利的建築物，在這種建築物裏面有公共的房屋，也有單獨的房屋，各人可自由選擇；但是在這種情形之內，必沒有藉故離羣獨居，自便私圖，和無故妄相猜忌，自相殘害的事實發生，如此等事是現代文明中所常有的。

在這種組織之中，慣用強迫和壓制手段的政府必降至於極低的地位，這是一椿很顯明的

事實。共產團體的官吏是由選舉出來的。而這種共產團體自身是一種小組織的實驗品，是很容易組成的，如果一旦有了成效，全世界都可以照樣去做。既是這樣世人一定將自由集合攏來，選舉首領，而全世界的共產團體將聯合成一種同盟國，舉出一個首領，駐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因此處將作為萬國的都城。

在這種共產團體裏的各種措施，必須遵守自由引力的原則。戀愛是出於自由的。男女可以自由配合起來，而這種配合可以隨時分離，也可以永久結合。

這種共產團體內的工作當依科學的方法去處置；第一，當使他有引人入勝的力量，要達到這種目的，作工當隨各團體員的嗜好和才能，當使職業時常互換，當借助於存在各個人，各組，和各羣中爭勝的原則。凡男子和婦女對於他們所喜的工作，一定用心竭力去做，傅立葉根據這條原則，就說凡各種工作如果合於人性中相當的動機，一定有引人入勝的力量。又如現今最討厭的工作一定可以用機器去代做，這也是顯然無疑的。

凡工作的產物，依下面的方法來分配——各團體員由共產團體的公共收入項下給以適當

的最小限度的產物。其餘的產物，以十二分之五歸勞力，十二分之四歸資本，十二分之三歸技能。在這種共產團體之中，個人得私有資本，凡特別的技能不獨是為大家所許可的，並且是為大家所獎勵的，為大家所利用的。凡實行分配產物，由共產團體和私人磋商。至於資本家的報酬也不覺得有什麼困難，因為有一種標準的利息付給資本。個人的技能，也是按照他在共產團體裏服務的性質，得到報酬，所有團體內各種位置都是由選舉決定的。至於報酬勞力所用的原則，與現在所用的是完全不相同的。凡最苦的，最普通的，和最要緊的工作，所得的報酬最多；有益的工作，所得的報酬又次一等，而關於娛樂的工作所得的報酬最少。然無論如何，勞力的報酬總是狠厚的，所以無論什麼人都有成為資本家的機會。

這種共產團體與私人關係，有一種最顯著的結果，就是所有婦女都被擔保享有經濟上的獨立。就是五歲的小孩子對於產物也可以分得一分。

傅立葉的社會制度可以說是一種最巧妙的和煞費苦心的烏託那，凡人類的思想才力所能

籌畫的，也不過如此。但是有許多重要之點爲這種制度所根據的，是完全與經驗和科學所證明出來的人性及社會進化的定律相背馳的。他對於人類倨傲的力量，尤其輕輕看過。世界自有進步以來，人類所具的獸性就是要竭力厭制的，而傅立葉偏要縱其所之。他對於他全體的制度作這種主張，對於婚姻的學說尤其作這種主張。他所主張的制度，將現行的制度完全推翻之後，決不能使社會從紛亂狀態迅速達到全體的協和，不過使大局復歸於紛亂的狀態罷了。

然傅立葉的著作關於提議及教訓等事，極其豐富，儘可以作爲社會經濟學家研究的資料。他對於現行制度和這種制度中浪費，紛亂，不道德等事所下的批評，是狠機警的，狠透徹的，並且狠足以使人信服的。就是在他所提議的積極的事項中，對於將來人類進步所達到的境界，也有許多最週密和最遠大的見地。他對於個人自由和地方分權所籌畫的種種保障之法，是最堪注目的。這種共產團體在一方面可以保障科學的工業和共同生活的種種利益；而在他方面又將中央集權，國家專制，偽愛國主義，和國際妒忌等弊端排除了。凡地

方團體無論我們稱他爲自治區，教區，或市區，所有將來的社會發達和政治發達，必由此等團體所主持，關於這一點，傅立葉早已見到了。他雖對於這種團體予以一種奇異的名稱，並且以種種奇異的情形附於其上，然這種事實決不足以阻止我們承認他的偉大的思考力和創造力。

還有一層因爲要保障個人和少數人的自由，抵制共產團體的專制，凡私人得在合理的限度和社會的管轄之下擁有資本。而這種私人的資本是完全可以移動的；就是資本所有人如果移居別處，和出外旅行，他可以將他的資本攜去，所有他的勞力，技能，和投資，在世界上無論那一部分，必爲大家所歡迎。傅立葉這種計畫，對於現時許多信仰「科學的社會主義」的人，是一種很重要的教訓。

我們相信傅立葉的社會制度完全是一種烏託邦，他運用他的聰明才智，將我們政治上和社會上進步的要旨，多半都推論出來了；然他們以爲他所主張之人類情慾的充分發達說，必即刻使社會復入於紛亂的狀態，如果人類倫理上和合理的發展日進不已，或者將有一種時代

，使大家得到更大的自由，然要達到這種目的，決不是將道德的規範完全棄掉，一定是將他完全化合起來。

### 第三章 一千八百四十八年的法國社會主義 (French Social-

ism of 1848

一千八百三十年是社會主義史上二種重要的紀元。當這個醞釀時代，聖西門派的活動達到最高的限度，而傅立葉的學說也得到一種變成具體雛形的機會了。但是當一千八百三十年革命時代的社會主義所生之最大的結果就是法，英，兩國有產階級 (bourgeoise) 和無產階級 (proletariat) 的對峙，完全確定一事，而這兩國在近世工業的，社會的，和政治的運動中又居最重要的位置。從前一般共同和封建制度及復古運動戰爭的人以後為大勢所迫，便分成兩種階級了。當時因英，法兩國採用限制選舉的結果，有產階級便逐漸握權得勢，變成一種治人的階級了。

一般無產階級既不能享有政治上特權，復為經濟界的現狀所壓迫，現在却成爲一種革

命黨了。一千八百三十一年法國里昂(Lyon)所發生的暴動便是世事改變一種初期的徵候，當時一般饑餓的工人手持武器，羣起爲亂，而武器上且標有「生則作工否則戰死」等字。英國民權主義(Charterism)的運動與此相較，局面更爲闊大。以前研究聖西門和傅立葉的學說的人，幾乎全屬於受過教育的階級。現在社會主義却直接訴於勞動的工人了。

在這一章中我們所重注的是法國社會主義新形態的發達。巴黎是歷來革命活動的心中心點，現在又變爲社會主義醞釀的場所，此事當平民的君主路易腓力普(Louis Philippe)後半期爲尤甚。一千八百三十九年路易柏郎將他所著的工作組織(Organisation du travail)付印，而卡伯(Cabet)也將他所著的依卡利游記(Voyage en Icarie)公布於世。至一千八百四十年蒲魯東將他關於財產的著作也刊行出來了。巴黎是一種學校，所有少年的改革家都往那裏去學習關於革命的功課。當那個時候，遊歷巴黎著名的人物有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開創者拉塞爾(Lassalle)，科學的國際社會主義的領袖馬克思，和無政府主義的傳播者巴枯甯

(Bakunin)



上面三個人所有關於社會主義的學說，有極遠大的影響；但是這種學說到了以後才充分發達。當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革命時代，路易柏郎和蒲魯東的社會主義的活動，可說是登峯造極了，而他們的活動對於當時巴黎種種事件都有很大的影響。

路易柏郎 (Louis Blanc)

聖西門和傅立葉的社會主義大半是想像的，是烏託邦的，所以這種社會主義對於當時實際上的生活，關係不甚密切，這是我們已經知道的。自路易柏郎出，社會主義的運動便與法國的國民史實行接觸了。路易柏郎的學說中最著的特點，就是他要求國家的組織以民主主義為根據，以為社會改造的預備。他所主張的制度在現存的國家裏面，和一種有力的趨勢結合攏來，所以便有了一種確定的基礎。

路易柏郎生平的事實此處也不用詳說。他於一千八百一十一年出生於馬得里地，當時正值西班牙皇位不定之際，他的父親在喬塞夫 (Joseph) 之下做財政總監督。他少時在巴黎當新聞記者，狠享盛名，至一千八百三十九年創辦一種進步雜誌 (Revue du Progrès)。他在

這種雜誌裏面將他關於社會主義的傑作工作組織 (Organisation du travail) 首先刊佈出來了。這種著作即刻印成書本，法國的工人爭相購買，因為此書文體流暢，他描寫當時的弊病，痛快淋漓；他所主張的社會改良計畫，簡易可行，並且含有一種適宜的民主主義，所以他的書極為大眾所歡迎。

這部書的大部分是宣布自由競爭中種種罪惡，關於此點是路易柏郎和別的社會主義家所共同攻擊的，所以我們也不用停住多說。他在這本書中所提議的實行剷除這種弊病的方法，是很有趣味的。世間有一種意見以為精神和肉體是一定不相容的，路易柏郎和以前的社會主義家一樣，都不承認此說；人類的目的當在使人性的兩方面都調和發達起來。進化的公式是雙方並進的：就是人類互相聯絡，自由通力合作，大家的命運加以道德上和物質上的改良。然路氏以為沒有政治上的改良，則社會的改良不能成功。政治改良是一種手段，而社會改良是一種目的。單只找出種種正當的方法去實行人類互相聯合的原則，或是單只找出種種正當的方法，依理性，正義，和人道的規則去組織工作都是不夠的。社會改良方

面，須有政治上的勢力，然政治上的勢力都在立法機關，司法機關，和軍隊裏面：不用這種勢力去作一種工具，他們就將變成一種阻力了。

路易柏郎因為上述的種種理由，很願意將國家建設於一種完全民主主義的基礎之上，他以為這是成功的第一步。貧民解放問題是非常煩難的，須國家竭全力去做，才有解決的希望。工界所缺乏的東西是勞力所必需的工具，政府的責任就是以這種工具供給他們。如果我們要對於我們心中所想像的國家下一種界說，我們便當說，「國家是貧民的銀行」。

路易柏郎要求民主主義的國家，須設立許多工業的聯合會，他稱這種會為社會的工廠，這是用為漸次代替私人的工廠的。國家須供給組織這種社會工廠所需的金錢，須將他的組織的規則規定出來，第一年並且須任命官吏去管理一切事務。但是這種社會工廠一經創設之後，進行無阻，便當自給，自動，並且自治。工人須自己選擇指揮人和管理人，須自己分配利益，須設法擴充已經舉辦的事業。

在這種制度之下，那裏還有武斷和專制的餘地呢？國家須組織社會工廠，須製定關於

這種工廠的法律，並且爲公益起見，須監督這種法律的實行；但是國家的責任就在這裏爲止境。這樣的情形是一種專制嗎？能夠這樣，不獨工業聯合會的自由和組織這種會的私人的自由沒有損害；他們的自由並且得到國家實力的維持。民主主義的政府，對於人民所干預的事體，是將自由競爭制度所產生的痛苦，紛亂，和壓迫，盡行除去，並且以一種真正的和積極的自由，去代替放任主義的僞自由。

路易柏郎對於技能和勞力的報酬理論很高。他說，「凡確定天才適當的價值不是以他從社會上所得報酬的多少爲標準，但是以他造福於社會的大小爲標準」。這句話並不是什麼巧飾之詞；這是路易柏郎工業聯合會裏面報酬的原則。社會卽或願意報酬牛頓 (NEWTON) 的天才，但是社會的力量也決不夠；牛頓將管轄世界的定律發見出來，他的心中非常歡喜，這就是他所得的適當的報酬。非常的才能一定會發展出來，他對於社會所造出來的偉大的福利就是他所得的報酬。

路易柏郎相信一種以能力爲標準的等級政治；在他最初幾次所出版的工作組織中，他主

張報酬以能力爲標準，但這不過是他一時的主張，並且是他對於當時所流行的反對社會之意見，作一種讓步。至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此書重行出版，路氏已經將這種讓步取消了，當這一年，他的學說在歷史上占重要的位置。「雖然現代所施之虛偽的和反對社會的教育，除了以厚俸作一種原動力去鼓勵大家向上外，就沒有別的方法，然將來的工資必是一樣多的，因爲人類受了一種最新的教育，他們的意見和性質一定會發生變化」。凡資本家當令其投資於各種工會，並且在一定條件之下，當使其得到利息；但是這種集合的資本逐漸增加，私人投資的機會便將減少了。資本家的專制在實際上就受了一種致命傷。

一千八百四十八年的革命在民主主義的發達中是一種很重要的時期。在古代及中古時代，民主主義是和城市生活相關連的；凡國民都親自出席於議會，親自發言，親自選舉。

近世的民主主義在各大國裏都發達起來了，蔓延甚廣，而國民只能藉被選舉的代表之力去行使他們政治上的權利。所以在近世政治學上，選舉權是很重要的。近世民主主義的發展，經過很多的變遷，首自英國設立議院，繼以荷蘭人抵抗西班牙人的爭鬥，一千六百四十二

年和一千六百八十八年的英國革命，一千七百七十六年的美國革命，及一千七百八十九年的法國革命。然在最初的爭鬥中，一般人民，沒有十分參加。到了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工界才出現於歷史的舞台上——如果別處不是這樣，在歐洲一定是這樣的。

一千八百四十八年的革命之亂，幾乎將西歐和中歐全部都風動了。這種革命是一般人民大家起來抵抗舊式的政治制度；抵抗維也納的條約（The Treaty of Vienna）所處分的事件，因為這種條約依各強國君主的便利，將歐洲瓜分了；這種革命並且是抵抗一般不負責任的政府，因為他們對於人民的志願，毫不顧及。

我們現在所特別論及的法國革命，是一般人民抵抗採用極端限制選舉的代議君主政體而起的革命。這種變亂，事前並沒有詳細的規畫，凡願意革命和實行革命的人，自己都驚訝起來。然這種革命在世界進化中是一種重要時期的標點，因為他的結果，人類才初次看見一個大國的立法機關，是依照普通選舉的規則組織的，才初次看見籌謀工人的利益，是認為政府無上的義務。

當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法國革命的時候，路易柏郎和這種革命中社會的民主主義方面，是一個很有名的人物。他在工界中狠占勢力，又爲工界代表一切情慾和熱望，所以他在臨時政府中得了一個位置。他在政府裏面，有許多和他同心合意的人維持他，而在這種人中有一個工人才具優長，這樁事在近世歷史上也是狠著名的。但時機雖然是狠順利，路易柏郎却沒有成就許多狠大的事業。他的計畫不能說是得到大家徹底的了解，也不能說是經過一種狠好的試驗。他在臨時政府裏面是一個新事業的先鋒，然這種事業的時機尙且沒有十分成熟。

凡路易柏郎所籌畫的社會改造的計畫在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所組織的國家工廠裏面，並沒有完全實行。據法國政府所設立的調查委員對於此事的報告和國家工廠管理人陶暮斯 (Mlle Thomas) 所著的國家工廠史 (History of National Workshops)，便知道那些國家的工廠不過是模仿路易柏郎的計畫而組織的，然因作用不同，反使這種計畫起大家的疑惑。當革命時代，國內騷擾，有許多良莠不齊的貧民都因此失業，國家工廠就是爲安插他們而設的

然些人的勞力都用在不生產的工作上；而路易柏郎所籌畫的，自然是生產的工作，並且他所提議招致入工會的人須性情善良，有人保證。他的反對黨的志願是預備一旦和社會黨裂決，凡在所謂國家工廠裏作工的暴民，都將幫助他們。

有許多做照路易柏郎的計畫所組織的私人工會，的確是受了政府的津貼。但是津貼的全數不過十二萬金鎊，而此數的大部分又用於和給予的目的不相符合的事體上。政府原來的意思也不是希望這種工會有所成就。還有一層，自二月革命以後，正是一種工業停滯和危險的時期，凡工業計畫不論是依照老法子或依照新法子，都沒有成功的希望。在這種情形之下，有幾個工會非常興盛，這種事實可以作為一種證據，表明路易柏郎的計畫含有活動力的元素。拉塞爾曾大聲疾呼說，「說謊是歐洲一種勢力」，就上面所說之事實的全部歷史看起來，他這句話是真的。有許多著作家不肯用心去考查事實，只一味說謊，所以就生出無窮的錯誤來了。

路易柏郎雖是一個首領，然當危急之際，他自己個人既沒有力量，又沒有久遠的政治上



的勢力，足以使他的主義達到成功的地步。他是一個和藹的，活潑的，善辯的，和熱心的人，但是缺乏一種支配大眾的力量。在盧森堡（Luxembourg）的勞働會議中，他當主席，這種會議沒有一點結果就散了會，徒然為他的反對黨所快意。

法國基于普通選舉的原則所產生的議會，是五月間集合的，議會中所有法國的農民和大多數國民對於巴黎和別的工業集中地的工界在意見上並不一致。這種議會對於臨時政府中一派所敦促實行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活動，也並不贊成。許多國家工廠也倒閉了，巴黎的貧民便挾持軍器，羣起為亂，旋經卡維泉（Cavaignac）於六月中大殺之後，便蕩平了。路易柏郎對於此次革命絕對不能負責任，這種革命所以稱為社會主義的革命，不過因一般貧民參與其中，而社會主義又自認為貧民階級的保護者罷了。

#### 蒲魯東（Proudhon）

蒲魯東於一千八百零九年出生於法國柏桑爽（Besançon），此處就是社會主義家傅立葉的出生地。蒲魯東出身非常微賤，他的父親在一個釀酒者的家中做箍桶匠，他幼時牧羊，或

做與此相同的一類事件。但他也不是完全靠自己教訓自己的；他到了十六歲，進了本地的學校，雖因家貧無錢買書，然他却向同學借書，將所要教的功課抄錄下來，以備應用。他此時有一樁很饒趣味的事，就是一日他得了校中許多獎品，回到家中，却沒有一點食物可以充饑。

他到了十九歲便在一個印刷局當排字匠，後來升為一個校對人，他因為校對關於教會的著作，便得了許多神學上的知識。他因此又學了希伯來文，並且將這種文字和希臘文，拉丁文及法文互相比較。他恃他的聰明，作一篇普通文法論 (*Essai de Grammaire generale*)，這就是他智力上膽大妄為的第一種證據。然他對於博言學的規則既茫無所知，他的論文自然是沒有價值。

至一千八百三十八年，他得到一種津貼，每年計一千五百法郎，以三年為期，這是柏桑爽學校用以獎勵一般有望的青年的。到下一年他做一篇論文名為遵守安息日的利用 (*On the utility of Keeping the Sunday*)。這篇論文便含有他思想革命的種子在裏面。此時他前往

巴黎，他的生計非常困難，遂避世絕慾，專心求學，他對於當時正在萌芽的社會主義的理想很有研究。

至一千八百四十年他將他的第一種著作財產是什麼。(Qu'est-ce que la propriété)付印。他對於這個問題的有名的答案是財產是贓物(La propriété c'est le vol)，柏桑爽學校對於這種著作自然是不大高興，並且有一種謠言，說要將他的津貼取消；但是這樁事沒有見諸實行，他仍然照常得到津貼。

蒲氏第三種關於財產的著述是用一種書信的形式宣布出來的，這封信是寫給傅立葉黨徒孔西得朗(M. Considerant)的，他因此便在柏桑爽受了審問，但是旋被釋放了。至一千八百四十六年他的最著名的傑作矛盾的經濟制度或是貧困的哲學(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 ou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出世了。他在柏桑爽發起組織一個小印刷所，但是沒有成功；後來他在里昂一個商店裏當經理人。到了一千八百四十七年，他就拋棄這種職業，寄居巴黎，他現在居然變成一個革新運動的首領了。

他對於法國二月革命的爆發非常惋惜，因為一般社會改良家都沒有預備；但是他自己却抱一腔熱血，投身於意見紛歧的渦漩中，因此他即刻就得一種舉國皆知的惡名了。他是人代表 (Representant du peuple) 和別的新聞紙的原動力，在這種新聞紙裏面凡最新的學說都是用最激烈的言詞傳播出來的；他既代表色訥郡 (Sienedepartment) 當國會議員，便提出一種有名的議案，要求對於利息和租金當徵收三分之一的稅金，這種提議自然是被大家拒絕了。他想試辦一個銀行，放款出來，不須保證，但是此事完全失敗了；他原來要求五百萬法郎，畢竟只得到一萬七千法郎。他因為言詞過於激烈，遂在巴黎受了三年監禁，當那個時候，他娶了一個少年女工做妻子。

薄魯東的目的是在經濟改革，不是在政治改革，所以他對於法蘭西第二帝國沒有什麼特別的爭議，他生活於這個帝國之下，在比較上是較為安靜的；至一千八百五十八年，他所著的革命中和教會中的正義 (De la justice dans la revolution et dans l'eglise) 一書出版了，他在書中用異常憤激的言詞攻擊教會和別種存在的關機。此時他因為怕受監禁，便逃往

不律塞 (Prusca) 去了。他後來再回到法國，雖繼續著書，然他的健康已經壞了。他於一千八百六十五年死在巴息 (Paris) 地方。

蒲魯東是近代法國一個最著名的人物。他的爲人非常質樸，束身也最嚴謹；他對於家庭慈愛備至，對於朋友誠信無欺。當時法國所流行的社會主義既抱一種烏託邦的理想，又極不道德，所以他極端反對；他並且對於當時極占勢力的種種意見和制度，用盡最激烈的言詞，去譏笑怒罵，然從沒有人對他私人懷一種怨恨之心。從他所言和所行的事看起來，他真是那些沒有爲通常社會和學校的教育所陶鑄的人之後裔；所以他的行爲是很粗魯的，他的意見是很偏執的，他的言詞是很誇張的。然他爲人也是很武勇的，很光明的，並且是很率真的。

我們要想將這樣一個不依常規的思想家之意見加以整理，使之成爲一種有統系的東西，簡直是不可能的事。蒲魯東到了晚年自己也承認「他的出版物的大部分不過是一種零星研究和考察的著作，然他因此對於政治和經濟的原理便漸漸地具有一種優越的觀念」。他的

學說的根本地方是很清晰的，並且是很實在的；他以為經濟原理的性質是很顯明的，沒有一個人能夠像他一樣，極力去主張此說。他很相信有幾種關於道德上的觀念是絕對正確的，他的學說的主眼就是將這種觀念溶化在政治經濟學中間。公正，自由，和平等是這種基本觀念中最重要東西。例如在一個理想社會裏面，他所願意實現的東西就是報酬當完全平等。他的主義是勞力報酬勞力，和一天的工作與一天的工作相等——換一句話來說，就是工作的時間是估價最公道的標準。他對於這種學說所發生的結果並不推避，因為他對於一個拙劣無比的石匠所給的報酬，很願意和他對於一個腓地(a Phidias)所給的是一樣多的；然他很希望在人類進化中將有一種時代出現，凡現在人類技藝和才能的不平等，到那個時候將降至一種極小的限度了。

蒲魯東從他的勞力和勞力相等的大原則中推出一條原理，就是，財產權是一種沒收絕產的權利(Property is the right of aubaine)。一個外國人來到一國，沒有歸化，便死了；於是這一國的君主遂利用沒收絕產的權利，要求享有死者的遺產。普通財產權也是屬於同

譯者按腓地是希臘最著名的雕刻家。

一性質的權利，這種財產權具有同樣的權力，將別人的產物，用租金利息等等名目據爲己有。他真是不勞力而收穫，不生產而消費。

所以蒲魯東的目的是在使一種基於公正，自由，和平等各原則的社會科學實現出來；「這種科學是絕對的，是健全的，是基於人性，人類的能力，和人類相互的關係的；這種科學我們不用去發明，只要發現出來就成了」。但是他很知道這樣的理想和相附而起的一切重要問題，在社會進化中須經過一種長久的和煩難的過程，才能夠實現出來。他對於聖西門和傅立葉兩派不道德及淫佚的行爲，非常厭惡，這是我們已經說過的。這兩派常以爲用一種預定的和完全的改革計畫可以將社會即時改變，魯蒲東對於此說，也極力攻擊。他說，「這種說法是人類所不常遇見之最可鄙的謊話」。

蒲魯東對於社會改革分爲過渡時期和成功時期。在過渡時期中，他主張逐漸取消那種沒收絕產的權利，並且限制租金和利息，等等。他自己宣言，對於他所想像的社會，只規定一種普通的原則；沒有什麼預定的計畫，也沒有什麼烏託邦。一種新社會積極的組織，

詳細規畫起來，須用五十個孟德斯鳩(Montesquieu)的勞力。蒲氏所主張的社會組織，是以集產的原則為基礎的，就是一種自由的聯合會，而這種會注重分工，並且維持個人和國民的兩種人格。他心中抱一種熱忱，極力主張人類的尊嚴和自由，所以他對於主張社會改革而不使個人得充分自由發達的學說，不能容忍。此外他還有一種著名的無政府妙論，他以為無政府是社會自由發達的極點，因為經過人類倫理上的進步，政府便變成一種不重要的東西了。每個人應當以自身為法則。他說：「以人類去管轄人類的政府，無論是何種組織，總是一種壓力。凡極完善的社會是風俗習慣和無政府聯合攏來的」。

蒲魯東關於財產的學說，是認財產權為一種沒收絕產的權利，在實質上，此說和馬克思及後來許多社會主義家的資本論是一樣的。財產和資本都認為一種利用他人勞力的權力，並且是認為一種要求他人依勞力所得的產物而不報酬的權力。蒲魯東著名的妙論「財產是賊物」一書不過是上面這種普通原則中一種銳利的詞鋒罷了。奴隸制是一種暗殺，因為他將一個人的人格中所有最可寶貴的東西都毀滅了；而財產是一種賊物，因為他將別人依勞力



所產的物品，毫無相當的報酬，用一種租金，利息，或利益的名目都奪去了。蒲魯東對於私人的財產主張革除，因為人類對於占有這種東西的權限應當是相等的。

法國當六月革命流血之後，國內的社會主義不復具有偉大的勢力；而巴黎也失去革新運動中心點的資格了。這種變亂的結果將工人最富於冒險精神的領首都勦滅了，將其餘的人的意見都掃去了，而第二帝國的偽興盛却將他們不可終日的困苦減少了。法國在拿破侖三世(Napoleon III)之下，是比較地較為安靜。就是國際工人協會(The International)當發起時法國工人出力之處雖很多，然到了此時，他在法國也沒有一點勢力了。

#### 第四章 英國初期的社會主義 (Early English Socialism)

英國初期的社會主義和法國同一的運動相比較，却有一種變故極少的歷史。要想懂得湯文著作的旨趣，就當將那個時候英國社會情形最重要的特點追敘一番。英國勞働家不能夠從土地上取得一定的利益。他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裏面都沒有發言權。他所受的教養極其有限，甚至於完全沒有受過教育。他所住的地方壞到極處了。直到一千八百二十

四年他才有一種集會的權利，以前連帶這種權利，都是爲政府所不許的。農夫所得的工價，低落達於極點了。

工人因爲工業革命，所得的利益是極不確定的。工界大多數人因爲國內改用機器，工業上發生極大的變化，遂致流於赤貧陷入極困難的地步；而矯正這種事業的趨勢又極遲緩，並且時常爲新起的變化所阻擾。工作的時間長極了，毫不近乎人情。婦女從事工業，小孩子才到五六歲也在工廠中作工，所以男工須和這些婦女及小孩子競爭。而小孩子作工的時間和成人作工的時間是一樣長的，他們並且時常爲監工人所虐待，他們既沒有父母的保護和監視，又在一種不道德和不衛生的狀況中，與男女工人混在一起，他們自然會沾染一種最壞的習慣，而將來他們的子孫一定也是很邪僻的，很輕率的，並且一定是體力很弱的。

英國的工人既沒有受過教育，又沒有政治上和社會上的權利，而一般農民也沒有土地，簡直是一種田奴，既是這樣，那麼英國以前的貧民律不過是萬惡制度中一種有名無實的部分罷了。這種禍害是由上面種種很長久的原因而發生的，自有名的拿破侖戰爭終止後，復生

出許多特別原因，和上面所述的各種原因合在一塊兒了。於是英國人民的窮困遂變成一種很嚴重的國家問題，而渦文在這種情形之中，才起首將他的社會主義的計畫宣布出來。

渦文是一個博愛家，也是英國社會主義的開創者；他於一千七百七十一年出生於北威爾士 (North Wales) 蒙果墨列協 (Montgomeryshire) 的紐塘 (Newtown) 村中。他的父親在紐塘 當理鞍匠並且兼做鐵商，渦文在此受了一種學校教育，至九歲為止。他到了十歲便在斯坦佛得 (Stomford) 一個布疋商店中當徒弟，一連有三四年之久，他後來在倫敦 (London) 某商店中得了一點做事的經驗，便移住於滿切司特 (Manchester)。

他在滿切司特所做的事業，成功極其迅速。他到了十九歲，便在一个棉花工廠當經理人，這個工廠有五百個工人，他做事精明，強幹，懇勤，穩健，所以這個工廠即刻就成為大英國棉花工廠中一個最好的工廠。渦文將輸入英國的美洲海島 (American Sea-Island) 棉花應用於工廠中；這是從美洲南部運來的第一種棉花。渦文對於棉質改良也有最顯著的貢獻。他在英國是第一個紡績者，這是毫不容疑的，而這種位置和他的才能及他對於這種工

業知識是完全相合的，所以他初到工廠，便覺得廠中管理和配置不善，他遂一人獨負完全責任，將工廠加以整理。

當渥文在紐拉拿克 (New Lanark) 初次覺得他將來當盡力於博愛運動的時候，他已經是滿切司特地方科爾頓推司特公司 (Chorlton Twist Company) 的經理和股東。他有一次到了格拉斯哥 (Glasgow)，便和紐拉拿克工廠主人得爾 (Dale) 的女兒情投意合。他遂勸誘他的各股東購買紐拉拿克工廠的股票；他自從和得爾女士結婚後，便住在紐拉拿克，至一千八百零一年，他當紐拉拿克工廠的經理和股東。他在滿切司特經營棉花工廠，有極大的成效，他為這種成功所鼓勵，遂想引導紐拉拿克工廠應用一種高於當時所流行的商業上之原則，去改良一切事宜。

紐拉拿克工廠創設於一千七百八十四年，這是得爾和阿克來德 (Arkwright) 共同經營的，這個工廠利用克來得 (Clyde) 河的河流充作發動機器之力，這是一樁最惹人注目的事體。工廠中約有工人兩千，中有五百人係小孩子，大半只有五歲或六歲，都是從壹丁堡 (Edinbur-

W.C.)和格拉斯哥的貧兒院及慈善院招來的。得爾對於一般小孩子特別優待，但是其餘的工人的情形便令人很不滿意。他們中間有許多是最下等的人，因為凡自重的鄉民不肯在工廠中做長時間和令人墮落的苦工。偷賊，喝酒，和別種壞的事體是時常出現的；教育和衛生事宜是一樣地沒有人留意的；大多數帶家眷的工人都只住一間屋子。

現在這一種工人歸渦文管理，於是他就專心致志去提高他們的地位，並且改良他們的現狀。他首先將他們所住的屋子大大地加以改良，並且藉他自己慷慨和仁愛的力量，教訓他們養成一種守秩序，好潔淨，和節省用度的習慣。他開一個雜貨鋪子，凡工人可以從鋪中得到最好的貨物，而所出的價錢，比貨物的實價，只稍高一點兒；惟賣酒一事，則監察極嚴。他對於教育少年工人特別盡力，他的最大的成功也就在這裏。他是大英國嬰兒學校的開創者；他此舉雖落在歐洲大陸許多改革家之後，然他似乎沒有藉助於外人的提議，他只靠自己對於教育方針的意見去辦理這種學校。

渦文所有各種計畫都收了極大的效果。他起初雖為一般人民所疑忌，當他做一個外人

看待，然他不久便爲他們所信服了。他所經營的工廠仍然是非常興盛的，但他有幾種計畫實行時自然是耗費很多，各股東對於他，不用說，也自然是不大高興。工廠中有一班人願意依通常的規矩去處理一切事務，他們對於渦文加以種種限制，他後來很厭惡這些限制，遂於一千八百一十三年另設一個商店，凡店中各股東所投的資本，都甘心情願只要百分之五的利息，並且對於他的博愛的施設都很願意聽他自由處置。邊沁（Jeremy Bentham）和有名的友誼會會徒阿蘭（William Allen）都是這個商店的股東。

同濟年文又以著作家的資格出現於世，他在他的論文中，將他的教育上的博愛制度所憑藉的原理，闡明出來了。他早年對於當時流行的宗教中種種程式，毫不信仰，他自己想出一種信條，他以爲這是一種完全新穎的發見。他這種哲學中最重要之點是一個人的品格不是自己造成的，是一種外力替他造成的；就是他週圍的種種環境替他造成的，這種環境是他的力量所不能夠左右的；一個人不是毀或譽之適當的目的物——此等原則便引出一種實在的結論，就是，好好地造成一個人的品格之密訣，是將他從早年起放在一種適宜的體育，德育

，和社會的感化之中。人類對於自己的品格不負責任，和早年感化力的偉大，這些原則是渦文教育制度和社會改革計畫的總綱。這些原則在他的第一種著作中都貫通起來了，他的第一種著作叫做社會新見解；又名爲人格養成之原則 (a New View of Society; or, Essays on the Principle of the Formation of Human Character)，這種論文(共有四篇)的第一篇是一千八百一十三年刊布的。渦文的新見解在理論上是屬於一種很奮派的哲學，他獨出心裁的地方，就是將這種見解應用於博愛的事業上。

以後幾年，渦文的著作在紐拉拿克看起來，仍然還有通行全國，甚至於通行歐洲的價值。他於一千八百一十六年在紐拉拿克創辦一種教育機關，所有他的工人教育計畫，在這裏頗著一點成效。他對於制定工廠法律一事非常熱心贊助，然結果便有一千八百一十六年的工廠條例出現，這是他所最失望的。他和政府中各重要人物 首如利物浦 (Lord Liverpool) 等時相往來，他又和歐洲大陸各國元首及各著名的政治家互相交通。紐拉拿克地方也變成一種歷游的場所，凡社會改革家，政治家，和各國皇族中人物，多往來此間，俄皇尼

古拉沒有即位之前，也常來此處。凡曾經歷游此地的人，都稱述渦文所辦的事業，是極有成效的。凡在他的法制之下救養出來的小孩子，態度非常溫雅，活潑，自然；身體非常健全，心中很知自足；至於喝酒一事差不多是他們所不知道的，而違犯規則等事也是極少的。渦文和他的工人感情非常之好；所有工廠中各種工作進行非常順利，又極有常度；而工廠事業仍然是獲利很多。

渦文的事業從起首到現在仍是一種博愛家的事業，他最大的特點就是他的種種計畫都是出自心裁的，毫無偏私的。至一千八百一十七年他才轉而傾向於社會主義，他向下議院起草救貧民律的委員會所上的條陳，就是他的社會主義具體的表現。自拿破崙戰爭終止以後，人民困苦，百業停滯，此等事遂惹起英國全國的大注意。渦文對於因慘酷的大戰而起各種特別原因，詳細追究一番，後來他便指出禍患的遠因就在以人力去和機器相競爭，他以爲補救此事唯一有效的方法，在人類大家聯攏來通力合作，使機器居於附屬的地位。他所有對於拯救國民窮困的種種建議，都是以這些原則爲基礎的。



他贊成一種由一千二百人左右所成立的社會，定居於一千畝以至一千五百畝的地面上，大家都共住在一個四方形的大建築物裏面，並且有公共的廚房及公共的會食堂。每個家眷都有自己的私室，凡未滿三歲的小孩子都須由各家自己撫養，到了三歲以上，則由公家擔負教養的責任，然他們的父母仍可於會食時及別的適當的時候和們他相接近。凡私人，教區，州郡，或國家，都可以組織這種社會；無論在那一種情形之下，凡社會中諸事均須由資望相當的人物實行監督。凡工作和工作的產物都是人人有分的。

渦文所籌畫的社會體積的，大半是受了紐拉拿克村的影響；他不久便進一步，主張這種計畫是普通社會改造的好模樣。他所主張的社會組織充分發達起來——當渦文在世的時候，他的計畫不能說是有多大的變更——大概如下。他以為從五百人至三千人的團體是一個好工作社會中最適宜的數目。如果這種社會是屬於農業性質的，他將備有各種最好的機器，將使各人從事於變換極多的工作，要是能夠達到獨立的程度，這種社會便當完全自立，不倚賴外力。換一句話來說，渦文所主張社會的目的，是在造成許多專靠自己的單位，而在

這種單位中應當有一種最完善的教育，應當將大公無我的教訓時常演講出來，應當將鄉村生活和城市生活的種種利益打成一片，並且應當利用所有工業上最進步的技術，將工廠中單獨無變化的工作，變成一種極自由的和種類繁多的工作。這種團體的數目逐漸增加，他們便將聯合攏來，由十而百，由百而千，成一種連環狀，於是他們將偏布全球，將世界變成一個利益共的享大共和國家了。

湯文的救貧計畫極受公衆的歡迎。泰晤士報 (The Times) 晨報 (The Morning Post) 和國中許多著名人物，都極端稱許他這種計畫；他的朋友中最贊助他的人是維多利亞女皇 (Queen Victoria) 的父親肯德公爵 (The Duke of Kent)。當他在倫敦大會演說的時候，他不依常軌，極力攻擊宗教中各種已經爲大衆所信奉的程式，他沒有演說之前，本已具有一種全國傾聽的魔力，並且很可以藉社會改革家的資格，出來做一番偉大的事業，他的前途本是極有望的。但是自從他此次演說之後，便大大地傷了國人宗教上的感情，於是大家以爲他的學說含有一種不信仰上帝的元質在裏面，遂生出種種疑惑，不復信從這種學說了。

然馮文的自信力絲毫沒有搖動，他時常希望他的組織社會的計畫，能夠見諸實行。及至一千八百二十五年，他的弟子康不（Abram Combe）在附近格拉斯哥的阿畢士頓（Orbiston）地方實行組織新社會的試驗；在同一年內，馮文自己在美國印地那（Indiana）的紐哈謨烈（New Harmony）地方也作一種同一的試驗。經過兩年的實驗，師弟兩人的計畫都完全失敗了。這兩種實驗都不是什麼貧民組織的試驗；在他們所組織的團體中，人類極雜，因為有許多很高尚的很有價值的人，和一般游惰，浪人，及思想乖僻的狂夫，混在一塊兒。

馮文和阿蘭及別的股東時起衝突，經過許多時候，他遂於一千八百二十八年與紐拉拿克工廠斷絕關係了。他自從美洲回國之後，便以倫敦為他的活動的中心點。他的財產的大部分都銷耗於紐哈謨烈試驗中，他現在已經不是一個很大的資本家了，他是社會主義和現世主義（secularism）相聯合的傳教會中一個有力的首領。當時這種運動有一種最饒趣味的特點，就是一千八百三十二年所制定的勞力平均互換制度，在這種制度之下，所有交換，均以勞力證券為媒介，而平常交換的方法和媒介物都一律廢棄了。馮文於一千八百三十五年創

設一種萬國各階級協會，「社會主義」一語，在這種會各種討論中，才初次流行起來。

當這幾年，渦文現世主義的學說，在工界中也很占勢力，所以一千八百三十九年威士明司脫雜誌（The Westminster Review）中便有一段記載，說他的主義是世界一大部分人實在的信條。他對於婚姻的見解是很放縱的，所以一般放僻邪侈之徒犯了罪過，都藉他這種見解去作護身符。當時共產主義的試驗又實行起來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愛爾蘭（Ireland）克烈郡（The county of Clare）的烈拉希（Rolahine）及漢柏協（Hampshire）的提特烈（Tytherly）兩處所試辦的。前者是一千八百三十九年組織的，經過三年半之久，極著成效，後來因為供給土地的地主因賭博傾家，將此等土地賣給別人，而這種團體遂解散了。後者也是一千八百三十九年成立的，但不久便完全失敗了。渦文和他的徒黨因為宣傳他的主義便時常開會演說，刊行各種小冊子，定期出版物，和臨時論說等等，非常熱心，然至一千八百四十六年的時候，他這種行動的結果不過是成爲一種協作運動罷了，而實際上這種協作運動似乎已經是分崩離析了。他到了晚年極相信唯神論（Spiritualism）。他於一千八百五十

八年死於他的誕生地紐塘地方，時年八十七歲。

渦文要組織他所主張的社會，卒致失敗，這種原因是非常明顯的。除了社會主義本身所附屬的種種困難足以妨害進行外，他又越出常軌，攻擊歷史上的各宗教，和婚姻上已經成立的種種意見；他的思想太偏，自信太過，凡要使普通一般人民從一種舊制度中轉入一種新制度，中間須有許多過渡的方法，他對於此點也不用心去考究，所以便引出社會上許多阻力來了。倘若他確守他早期的各種方法，堅持他所實驗之專斷的方針，他的成功的機會一定要更多一點。還有一層，渦文對於人性中善的方面相信太過，而他對於社會進化的定律又茫無所知。他的環境造成人格的教旨，不過是將近來社會主義所注重的社會進化連續推移之公理(The law of social continuity)粗述一遍罷了。他自以為他能夠打破這種連續推移性，像演魔術一樣，另造一種新環境，而這種新環境的結果就將產生一種新時代，所有新時代的人民都是有理性的，都是毫無私心的。然當時的反抗力很強，不是他所能夠制勝的。所以英國的歷史潮流劈面而來，他也無可如何了。

記錄渦文的事實，若不將他和馬爾查士 (Malthus) 的關係說明出來，這便是一種不完全的記錄。他是一個反對馬查和士的人，他以為國家的財富因機器改良的結果，已經大大地增加了，而人口增加的速度和財富增加相比較是遠不能及的。所以人類所應當研究的問題不是如何去限制人口的增加，但是如何才有一種合理的社會組織，如何才能夠將財富公平分配給大家享用。凡在他所籌畫的社會中人口一旦超過最高限度，新社會就創設起來了，於是人口日多，新社會也日增，一直等到這種社會布滿全球才止。將來世界經過一種長期之後，也一定沒有人滿為患的恐慌。當時在愛爾蘭和別的國家裏都發生這種恐慌；但這都是由於世界上盲目的當局缺乏一種普通常識，才有這種過慮。地球上人滿為患，這種時代一定是永不實現的；即或實現了，那個時候的人類一定是很良善，很聰明，更有理性，他們一定知道怎樣去預防和補救這種變故，決不會和現在沒有理性時代的人類一樣，徒能抱一種恐慌的念頭。以上所說的就是渦文對於人口問題所持的社會主義的論調。

渦文實在是在各種新運動中一個先鋒，我們如果以他的事業和影響實在的結果，去評論他

的優劣，一定要犯了不公平的弊病。他除了提倡社會主義的學說以外，對於各種有益的運動，非常熱心發起和贊助。他是英國嬰兒學校的開創者；他是主張工廠中實行準情合理的短時間工作的第一個人，他對於制定工廠法令，極端贊助——這是英國國內一樁最要緊和最有益的改革事業；他是協作運動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真正的倡首者。他對於普通教育，衛生改良，和共同生活等事，盡力之點，和獨見之處，遠出時人之上。他以為在將來社會發展之中，國家改組，成爲地方自治區、或工人自治團體，大家都可以得到種種福利，他常以此說促國人的注意，這是他生平最盡力的地方，也是他和傅立葉相同的地方。

然湯文的過失也是很多的，並且很重大的；他的見解是很荒唐的，很粗索的，並且是淺薄的，通通這些弊病，到了晚年，越加顯著；他又固執己見，不肯改變，所以他心中所懷抱的主義，受了這種打擊，遂不能發展出來。但是單就他私人的人品講起來，也沒有什麼可責備之處——他很爽直，很仁慈，並且是誠實達於極點了；他從事於利他主義的計畫，將自己財產都銷耗了，他那種做事的熱忱比較許多專門孜孜爲利的人，還要更大一點。

英國一千八百三十二年的改革和法國的六月革命（一千八百三十年）有同一的效力：這種改革使中等階級握權得勢，而排斥一般工人，於是這種人遂另成一種階級。工人心中所懷抱的憤懣之氣，在英國改進黨所持的民權主義中都發洩出來了。民權主義從他的內容看起來，是要求政治上的改革；但考究他的起源和最終的目的，這種運動大半却又是屬於經濟方面的。民權主義運動對於研究社會主義的益處，多半在下面一種事實上，就是凡屬於這種運動的各機關將「贏餘價值」說到處鄭重宣布出來了。這種餘值論就是後來馬克思所詳加討論，用爲他的學說之基礎的。工人雖生產各種財貨，他自己所分得的分子非常之少，只夠維持他的生活，所有贏餘的東西都歸於本家，而這種資本家和一般君主，教師，貴族，武士及紳士，都毫不勞動，要工人去供給他們（見一千八百三十五年貧民的保護者）。

英國自滿文主義（Owenism）衰歇後，耶蘇教社會主義運動又代之而起（自一千八百四十八年起，至一千八百五十二年止），馬利士（Maurice）經斯烈（Kingsley）和盧德洛（Mr. Ludlow）三人都是這種運動中的領袖人物。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四月的民權黨游行會雖毫無



結果，然因此馬利士和他許多的朋友對於英國工界所受的種種痛苦却極表同情——他們因一千八百四十九年晨報（*The Morning Chronicle*）的「倫敦工作和倫敦貧民」（*London Labours and the London Poor*）欄裏所揭穿的工界種種黑幕，對於工界遂愈加表示同情。盧德洛在法國時已經習聞傅立葉的學說，現在在耶蘇教社會主義運動中，他便成爲一個有名的經濟學家，就是組織協作聯合會的意見，也是由他提出來的。

耶蘇教社會主義運動的代表在人民政治學（*Politics for the people*）和耶蘇教社會主義者（*The Christian Socialist*）中，在教壇上，演說會中，經斯烈有名的小說耶斯特（*Yeast*）及阿爾頓洛克（*Alton Locke*）裏面，將自由競爭制度的壞處極力暴露出來，他們又攻擊滿切司特派（*The Manchester School*），他們以爲如果大家將社會主義懂清楚了，便知道他就是一種耶蘇教，不過是應用於社會的改良方面罷了。他們主張以倫理上和精神上的各原則作爲維繫社會的東西，他們發起各種聯合會，傳播協作的知識，這都是很有裨益於社會的。一千八百四十四年英國北部洛芝得爾（*Rochdale*）的先覺者，受了渦文主義的影響，從事於協

作運動，現在他們和這種運動又聯合起來了。生產的協作 (Productive cooperation) 沒有什麼多大的進步，但是協作的分配 (Cooperative distribution) 卽刻便大著成效。

## 第五章 拉塞爾 (Ferdinand Lassalle)

### (一) 拉塞爾傳

一千八百五十三年英法兩國兩重的社會主義運動已經終止，毫無一點重要的結果遺傳下來。自從那個時候起，社會主義最著名的首領都是德俄兩國人了。

德國一般社會主義家對於一千八百四十八年的革命，和這一年以前的種種社會主義運動，也會親自參加，盡一部分的力量；但是當時他們沒有什麼很顯著的成績，到了後來，他們所做的事業，才能夠使他們的聲名真正顯揚於歷史上，所以我們以前沒有提及他們現在却不可不大體講一講。德國社會主義最著名的首領是馬克思，昂格思 (Friedrich Engels) 拉塞爾，和拉伯爾塔斯 (Rothertus) 四人。而拉塞爾在四人之中是出現於歷史上的第一個人，因為他在德國是一個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發起者。

拉塞爾於一千八百二十五年出生於比洛斯勞 (Breitlan)。他和國際社會主義的首領馬克思一樣，都是屬於猶太種族。他的父親在比洛斯勞經商，獲利甚豐，所以很願意他從事商業，因此就將他送到來比錫 (Leipsic) 地方的商業學校去念書；但是拉塞爾很不願意從事這種生涯，他自己遂轉入大學，起初在比洛斯勞地方所設立的大學校念書，後來又轉到柏林 (Berlin) 某大學校去了。他所最喜歡研究的學科是博言學和哲學；他不久便成爲一個熱心的黑格爾黨徒 (Hegelian)，他在政治上是一個思想極新的人物。至一千八百四十五年，他已經在大學校卒業了，他遂以黑格爾黨徒的眼光，起首著書評論赫拉格立托司 (Heraclitus)，但是他旋爲別種更有興味的事業所纏繞，遂將這種著作停止了，後來過了許多年，他這種著作才出版。

他在萊因 (Rhine) 地方住了許久，後來前往巴黎，與他的同國人漢訥 (Heine) 相識，漢訥和他極相投，並且非常崇拜他。當拉塞爾回到柏林去的時候，漢訥寫一封信給他，介紹他和安塞 (Varnhagen Von Ense) 相見，信中描寫將來大有活動的拉塞爾，情形畢具。漢

訥說拉塞爾是一個天資極高的少年，並且學問淵博，思想精密，議論豐富，精力又極強壯，才能又極宏大，真是令他驚訝不止；他又以半帶嘲笑的态度，稱贊拉氏是一個新時代的嫡子，而這個嫡子將毫不客氣，自認爲實在界（The world of realities）中的人物。拉氏在柏林極受有名各黨派的歡迎；就是老成持重的洪伯德（Humboldt）也爲他所動，常稱他爲可驚異的小孩子。

至一千八百四十六年的上半年，拉塞爾遇見了哈慈費爾德（Hatzfeld）伯爵夫人，以後他一生便和夫人有許多很顯著的關係。哈慈費爾德伯爵夫人和他的丈夫離居，已經有許多年了，因爲他對於他們兒女的財產和保護問題，與他的丈夫意見不合，互相爭鬧。拉塞爾極力擁護夫人的主張，他以爲夫人受了極端的冤屈，他遂研究法律，代替夫人申訴，經過三十六個法庭之後，他將勢力極大的哈慈費爾德伯爵屈服了，他們夫婦之間遂訂了一種契約，而這種契約對於夫人是很有利益的。

這種訴訟經過八年之久，遂引起世間許多誹謗之詞，而「小箱案」（Cassettengeschichte）

所引起的蜚語尤特別利害。哈慈費爾德伯爵和梅因道夫 (Meyendorff) 男爵夫人私通，他給他的情婦一種極巨的終身年金，這樁事對於伯爵夫人及他的兒女自然是很傷害的；於是夫人的許多朋友就想法子要謀得那種年金證券，遂發生一樁竊箱事件出來了。拉塞爾有兩位朋友，聽了他的唆使，遂跑到柯洛哥 (Cologne) 地方梅因道夫男爵夫人所住的旅館中，將夫人一個小箱從他的室內偷出來了；他們都以為那種年金證券藏在這個箱子裏面（實則箱中只有夫人的金珠石寶等物）。他們因此被認為行竊，都受了處罰，內中有一個人且處六個月徒刑。拉塞爾也被控，說他在道德上是同謀的人，但是法庭却判他無罪。

拉塞爾和哈慈費爾德伯爵夫人關係密切，到死方休，他因此在德國社會上便不能增進自己的地位。一般人民的心理無論是對的或是不對的，他們總當他做一個投機的人看待，對於他懷一種不良的感想。此處我們也只能夠說，他所竭力要做的事情的原動力是極高尚的；他以爲哈慈費爾德伯爵夫人個人的命運和痛苦，就是當時社會疾苦的一種反射，他擁護夫人的主張就是反對這種疾苦的一種道德革命。當這種案件沒有判決的時候，他將他父親給

他的財產，劃出一部分供給夫人；後來訴訟得了勝利，他便依照預約，每年從夫人巨大的財產中領取四千達列（四千達列合六百金磅）。他得了這種進款，和他自己的私產合起來，他一生財政的基礎就確定了，以後便無衣食的顧慮。他的行為是一種普通業務和一種武俠相合而成的，無論什麼人去品評他，一定都是這樣說的。他這種行為自然是和種種習俗不大相合，但是他對於這種習俗，毫無重視的意思。

至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拉塞爾和馬克思，昂格思，佛萊利拉（Freiligrath）及別的有名人物相結納，這一班人在萊因地方代表當時革命的社會主義方面和極端民主主義方面，他們的機關就是新萊因報（The New Rheinisch Gazette）。但是拉塞爾的活動僅限於一部分並且是不甚重要的。然他在杜塞脫爾夫（Düsseldorf）因為攻擊政府當局，遂受了六個月的監禁。當那個時候他將他那種後來深深印入時人腦筋中的演說詞第一篇預備好了，不過沒有宣佈出來。他對於社會上和政治上的重要意見，都含在這篇演說詞裏面。他說，「我時常欣然承認我是一個極端相信社會民主主義的共和國之人」。

至一千八百五十八年拉塞爾大半住於萊因地方，他替哈慈費爾德伯爵夫人代辦訴訟事件；並且完成他對於赫拉格立托司的著作，這種著作也是那一年出版的。他因為和一千八百四十八年的騷動有關係，政府遂不准他住在柏林。到了一千八百五十九年，他假裝一個車夫，潛來柏林，後來因洪伯德向普王代為請求，才得居留京城的許可。

在同一年內，他又將所著的有名的論文意大利戰爭和普魯士的使命 (The Italian War and the Mission of Prussia) 一書刊行出來，他在書中警戒國人對於奧法戰爭，不要去幫助奧國。他以為法國將與奧國逐出意大利，法國或者將合併色活 (Saxony)，但是法國對於意大利在伊曼紐爾 (Victor Emmanuel) 之下，歸於統一那樁事必無力阻止。法國將與奧國打敗了，就是替德國做事，因為奧國是德國不統一和弱小的太原因；普魯士要想驅逐奧國，自己去做德意志的領袖，便當與法國聯盟，共同抵制奧國。自畢士馬克 (Bismarck) 將這種意見實現之後，便成爲一種極平常的見解；但是當拉塞爾這樣發表他的意見的時候，大家的心中並沒有十分懂得清楚。這樁事體和別的種種事體都足以表明拉氏具有一種政治家的卓識和

先見。

拉塞爾在哈慈費爾德訟案進行之中，得了許多法律知識，這椿事對於他在一千八百六十年所刊行的傑作既得權制度 (System of acquired Rights) 一書，裨益不淺。他這種書自以爲是以歷史上的方法，應用於法律的觀念上和這制度上；但是書中抽象的概念也很不少，而這種概念不是真正從歷史上採集出來的，不過是自由加入的罷了。他這種研究的結果很帶了一種革命的彩色；因爲這種結果在法律方面所表示出來的主張，比較他對於政治和經濟方面的社會主義的著作還要更進一步。但是此處却有一種例外須聲明一下，他從來沒有以既得權制度一書爲根據去實行他的社會主義的活動；他這種書不過是一種包羅宏富的著作罷了。

拉塞爾前此是以兩種包羅宏富的書籍之著作者，和與十九世紀一件最特別的及蜚聲四起的訟案有關係的人見稱於世。現在他却有一種短期的活動，足以使他在歷史上占一個重要位置。當一千八百三十八年他的革命的活動雖然在他一生事業中算是很短的，但這決不是



一樁偶然的事體；這樁事體實足以代表他的性情中一種常久不變的特質。他的爲人是一個學者和一個實行家均勻配合而成的，但是他仍偏重於實行做事一方面。他的性情中本含有一種革命的和活動的分子在裏面，然因缺乏機會，遂致經過許多年他的性情中這種分子仍然是潛伏不動的。

後來畢竟有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來了，使他得宣布他歷來的主張。當普魯士政府和反對政府黨互相爭鬪的時候，他便知道這是一種替工人申訴苦衷的好機會，因爲工人的疾苦，一定可以壓倒中等階級的自由主義 (Liberalism)，或者還可以引起政府的同情和敬意。但他的政治上的計畫完全是附屬於他改良工界境遇的社會計畫之下的；他以爲他既是工界的保護者，他在普魯士國內將具有一種勢力，當他着手實行社會改良運動的時候，他便可以決定政治上的計畫。

拉塞爾的社會活動是從一千八百六十二年起首的。德國在當時正是一種新生活的時代。那種將黑格爾的德意志轉到畢士馬克的德意志的勢力，現時正在醞釀之中。現在在普

魯士庇蔭之下，將德意志統一起來，這種時機已經到了。德國久已以哲學和學說的昌明見稱於世，現在他却將在國家的活動中，戰爭中，政治上，和工業的新方法上，占一個最重要的位置。那位做新德意志第一屆皇帝的威廉一世（William I.）是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即普魯士王位的。畢士馬克於一千八百六十二年的秋季出現於普魯士的政治舞台上，居宰相之位，他的任務是在這種新時代中做一番重要的事業。德國的進步黨（The Progressist party）就是德國自由主義的變相，是一千八百六十一年成立的，這一黨極端反對畢士馬克和拉塞爾兩人。

普魯士要想完成這種著名於世界歷史上的改革普魯士的軍隊，是一種萬不可少的要素。普國政府當局都深知他們的計畫，要想成功，就全靠軍隊的效能是怎麼樣的。但是自軍隊改組問題發生以後，他們便和一班自由黨人（The Liberals）大起衝突，因為這種人沒有了解畢士馬克的政策，不肯供給他以各種必要的東西，使他得實現他那種為德國愛國者所同聲稱贊的理想。

拉塞爾當普魯士君主政府和自由黨人互相爭論各走極端的時候，他便居間調停。他從不爲普魯士自由主義的教義所拘束，他於一千八百六十二年上半期曾作一次講演，題爲憲法之質性 (On the nature of a constitution)，他在這種演說詞裏面所發表的意見，都是和自由主義的教義完全不相容的。他這種演說詞的目的是表明憲法不是一種寫在紙上的學說或文書，但是一種時代中最大的政治上勢力的表現。凡君主，貴族，中等階級，和工人階級在普魯士政治界中都是一種勢力；但是勢力最大的是君主，因爲他有一種訓練精熟和緩急可恃的軍隊做他的政治上勢力的後盾。所以軍隊就是普魯士現今正在製造的憲法的基礎。政府既是建立於這種基礎之上，那麼，要想和他爭鬪，單靠口頭抗議和口頭調和是沒有效果的。

拉塞爾的第二次講演，題爲第二步是什麼。(What next?)他以爲抵抗政府唯一有效的辦法，只有將政局的實在情形，據實宣布出來，於是一般議員相率退出議會。如果大家留而不去，他們便使政府得到一種掩飾他的行動爲合法的機會了。倘若他們都退出議會，政府

自然會要屈服，因為照現在普魯士和有文化的歐洲政治上的輿論看起來，沒有一種政府能夠違反民意。

拉塞爾因為這種講演，大受非難，都說他將正義的要求附屬於武力的要求之下，他遂刊行一種小冊子名爲武力與正義 (Might and Right)，竭力替自己辯護。他說他對於時事應當是怎樣，他並沒有發表自己的意見；他不過將種種事實用一種歷史的方法表明出來，他不過將時局的真像描寫出來罷了。他並且宣言在普魯士國中，除掉以前的真正民主主義以外，沒有一個人配談正義。這種民主主義常以正義爲依歸，他從來沒有自貶聲價與強權調和。現在正義既是在民主主義一邊，將來武力也要附屬於他，和他在一塊兒了。

拉塞爾這種宣言對於世事的推移並沒有發生一點影響，這是無容我們多說的。政府當局改編軍隊，所得的款項都是沒有經過議會許可的；一班自由黨員雖然提出抗議，也沒有什麼效力；等到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普魯士大勝奧國的時候，畢士馬克的政策便得到一種有力的贊助了。

但是拉塞爾發佈這種宣言對於他自己一生事業上却是一種極重要的關鍵；因為他原來是想和德國自由黨人攜手的，現在他因這種著作便不能得到他們的歡心了。他和自由黨員在先就沒有多大的感情。他們既爲黨綱所拘束，又缺乏作事的能才。反之，拉塞爾的投機的行動，他的反對習俗及成規的性質，和他的擁護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極端的民主主義等事，都足以使他和當時的自由主義不能相容。一班自由黨人對於他不表示信任，而他自己也一意孤行，毫無顧忌。

至一千八百六十二年拉塞爾的講演復向一種新方面發展，他的演講題爲工人計畫；現代歷史和工界觀念的特別關係 (The Working Men's Programme; On the special Connection of the Present Epoch of History with the idea of the working Class)。這種演說詞的大意是表明人類現在正到了歷史上一種新時代，而工人階級就是這種時代的創造者和代表者。這篇演說詞是應用科學的方法做的，文體非常流暢，真是一種傑作。但是他這種著作仍不能使他自己免於普魯士警察的注意。他畢竟以煽動貧民反對富人的罪案被捕，雖然他

曾經刊佈一種書，名爲科學與工人(Science and the workers)，可以作爲一種有力的辯護，然也沒有什麼效果，他仍然被裁判官判了四個月徒刑。但是他不服判決，提起上訴，及至第二次審問，各裁判官對於這種案件非常注意，後來遂將原判決案改爲罰金十五磅。

這種訟案却使拉塞爾的名聲大振，都以爲他對於社會上和政治上的問題，是一種思想新穎的代表者。有一派工人和他一樣，也是不滿意於當時德國的自由主義的。一千八百四十八年的舊民主主義現在正從一種無感覺和疲怠的狀態中復興起來了，至於這種狀態是由當時騷擾中種種失敗而起的。一般人民既染了這種時代的習俗和熱望，現在對於進步黨人毫無熱忱的黨綱，自然是不能滿意；因爲這一班黨人既不決定將普通選舉一事作爲他們政策的一部分，復又想利用一般工人去達他們自己的目的。這種不敢明目張膽自認爲民主主義的自由主義，只能算是政治發達中一種暫時的和不愜意的現象罷了。

這種不滿意的表示在示比錫畢究發洩出來了，此處有一羣工人極不滿意於進步黨人，但是他們不能決定他們的政策應當取一種什麼途徑，他們於是組織一個中央委員會預備召集一

個工人會議。他們和拉塞爾既同是不滿意於進步黨，所以他們便於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去和拉氏接洽，希望他將提出一種確定的方針。拉塞爾寫一封公開書信(An Open Letter)回答他們，信中含有一種政治的和社會經濟的計畫，而這種計畫包羅宏富，議論清晰，無以復加。拿氏在他所著的工人計畫一書中已經將一種新歷史時代的大要擬出來了，在這種時代中勞力的利益是居首要的地位的；他在這封公開書信中，復將指導工人在新時代中做事業的政治上的社會上，和經濟上的原則，都闡明出來了。這種公開書信旋得一種佳名，都稱他爲德國社會主義的憲章(The Charter of German Socialism)。這種書信在社會發達的新舞台上，是歷史上的瑞一幕。拉塞爾和德國自由主義完全決裂，也是以這種書信爲標點，這是不可言而喻的。

拉塞爾在他的公開書信中，將社會民主主義運動中各種指導的原則，說得非常清晰，非常決切；他說工人須有一種獨立的政治黨派——在這種黨派之中，所有政治上的計畫，應當完全附屬於增進工人境遇的社會的大目標之下；所有舒爾慈代爾池(Schulze-Delitzsch)

舒爾  
慈代

爾池於一千八百零八年出生於普魯士薩克遜的代爾池地方，他的姓後附以「代爾池」這個名詞，就是使他和德國好些別的姓舒爾慈的人有所區別。他在德國依據自助的原則，提倡協作運動，這是他的一大功績。他是進步黨中一個重要的黨員。的種種計畫對於這種目標是不相宜的；又在現時情狀之中，因工資鐵律（The iron law of wages）的作用，便阻礙社會實際上的進步；所以國家須建設於普通選舉之上，才可以為人民真正的代表，而這種國家須組織許多生產協社，使工人得完全享有他們所生產的物品。萊比錫委員會對於拉塞爾所擬的政策，很願意採納，並且邀他親自前說明。他們聽了拉塞爾演說之後，投票表決，贊成他的政策者有一千二百票之多，反對者僅有七票。

拉塞爾在佛朗克佛（Frankfort-on-the-main）地方所得的結果，更加使他滿意。在此處地方的工人和在德國別處地方的工人一樣，都是傾向於舒爾慈和進步黨的。所以他想要在一羣心懷敵意的大眾之中，去和緩他們的心理，使大家傾聽，本是一樁極困難的事體。他第一次的演說，經過四點鐘之久，時常為大家喧嘩之聲所擾，不能進行順利。但是他那種能言善辯的口才，和他那種富於興味的題目却引起大眾的同情，當他繼續講演的時候，喝采之聲便漸次增加了。過了兩天，他又向他們作第二次的講演，後來會中投票表決，贊成



他的主張者四百票，反對者只有四十票。這真算是一種大勝利。他說，他是和拿破崙一樣，以敵人自己的軍隊去制服敵人。隨後一天，他在梅茲 (Metz) 地方演說，那裏七百萬工人都一致贊成他的主張。

這種勝利似乎足以證明拉塞爾在他的政治運動中所取之決切的步驟是很對的——至一千八百六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全德工人聯合會 (The universal German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在萊比錫也成立了。這種會的計畫是很簡單的，他所包含的只有一點——普通選舉

• 這種不平等的和直接的普通選舉可以和普魯士不平等和間接的選舉制度對看；依普魯士選舉法，所有選舉人都以財產為標準，分為三等。起初由有選舉資格的人舉出許多選舉團，再由選舉團選出國會議員。這種會以為要想完全代表德國工人階級社會上的利益，和實行除去社會中階級戰爭，只有採用平等的和直接的普通選舉，才可以達到目的，所以他便以一種和平合法的手段，去貫徹他的主張，他從事於平等的和直接的普通選舉運動，狠得一般輿論的贊助」。

拉塞爾以前是一個孤立無援的人，他對於時事所發表的意見，是自己一個人負完全責任的。他現在却被舉為這個新設立的聯合會的會長，任期五年，所以他現在便成爲一種新運

動的領袖了。他經了一番遲疑恐懼之後會越過魯比孔河 (The Rubicon)。

至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夏季，這種聯合會毫無一點成就。會中的會員增加甚緩，而拉塞爾又依照向來的習慣，常在洗澡場地方調養他的身體。至這一年秋季，他再從事於政治

運動，將他在萊茵河一帶的勢力又恢復起來了，因為此處地方的工人都是很熱心贊助他的。

但是他的運動最重要的關鍵是在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冬季和一千八百六十四年。當這個時候，他那種努力奮鬥的情形，幾乎超出人力以上；他在三個月之內做一篇極長的論文，名為

巴士梯舒爾慈 (Pastiat-Schulze)，

巴士梯是法國奮派政治經濟學中一個時髦人物。拉塞爾責備舒爾慈僅他剽竊巴士梯對於經濟學種種膚淺的見解，所以稱他為巴士梯舒爾慈。

用一種極精練的語法，在栢林和萊茵的公庭中替自己辯護，他將全德工人聯合會的事務詳加整頓，他在喧擾和心懷敵意的大衆之前，作繼續不止的講演，而他這種講演的目的就是制服栢林。

拉塞爾的巴士梯舒爾慈一書是他最巨的經濟的著作，凡當時種種急躁和狂熱的特點，都包含在這部書裏面，因為有了這種特別情形，才有這種書出現。書中含有許多風味最壞的

段落；他用一種粗鄙之詞去評論舒爾慈這是極不公道的。這部書是由許多空泛的和無益的爭辯之詞而成的，有時雜有他的經濟論旨的哲學議論在裏面，但這種議論也是很淺薄的，很紛亂的，並且是很誇張的。爭辯之詞通常是文字中最不愜人意的部分，而拉塞爾的爭論尤令人耳不願聞，因為他那種爭論多半是些傲慢的和挑剔的口頭駁議。就這部書的全體講起來，比工人計畫和公開書信要差得多啦。

拉氏自從此次努力奮鬥之後，便於二月十四日訴起苦來了，這也是不足詫異的，他所筆述的苦痛如下：「我現在疲倦得要死了，我的身體本來是很強壯的，現在簡直是壞透了。我的腦子受了刺激太甚，我晚間不能夠安睡；我每晚輾轉牀褥之中，一直到五點鐘，起牀之後又頭痛不止，我真精枯力竭了。我是因用功太過，吃苦太多，以致疲倦不堪；我於三個月之內，除了做別的事體外，便和發了癲一樣，不顧性命，做完一部巴士梯舒爾慈，我又遇了許多最大的和痛心的挫折之事，而一般工人多半是非常冷淡的，毫無感覺的，我因此便生了一種厭惡之心，耗費我的心血不少——凡此種種事情都是我所不能堪的」。

這個政治運動家現在是急須休養，他也決定照常寄住洗澡場地方從事休養。但是他早

已知道，萊因河一帶的工人都是信仰他的，都對於他具有一種極大的熱忱，所以他很願意於隱居之前，將他那疲敝不堪的精神，在這種熱忱之中，洗刷一番。於是他於一千八百六十四年五月八日向萊因地方出發，「冠冕堂皇，去檢閱他的軍隊」。墨爾林(Mehring)告訴我們，說「拉氏於五月十四日在索林根(Bolingen)演說，十五日在巴門(Barmen)演說，十六日在柯洛哥演說，十八日在維爾墨司克清(Wermelakirehen)演說」。他的行程好像一個王者出巡，或是一種戰勝的游行，而一般人民看見他便樂不可支了。時常有好幾千工人歡迎他，采聲如雷；如山似海的羣衆都擠到他的面前和他握手，向他問候。

至五月二十二日全德工人聯合會在浪道夫(Bonsdorf)開第一週年慶祝會，一般工人的熱忱真是達於極點了。當拉塞爾行近此處地方的時候，所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向前去接待他；這個市鎮並繫了許多慶祝的彩色牌坊，當他由此等場所經過之時，有許多作工的少女，將各種鮮花擲在他的身上，那種歡欣鼓舞的情狀，真是非筆墨所能夠宣布出來的。拉塞

爾在萊茵河一帶既受了這種歡迎，心中的印像非常之深，當時他便寫一封信給哈慈費爾德伯爵夫人，說「我覺得當創造新宗教的時候，一定有這樣的景况發生出來」。

拉塞爾在浪道天的演說詞與這種時代及這種羣衆的熱忱和意氣正相吻合。普魯士的主近來對於細列細亞 (Silesia) 紡織工人代表所訴的種種苦楚，頗爲所動，他已經允許用自己的私財去幫助他們。梅慈地方的僧正克特列 (Von Ketteler) 曾刊行一種短篇論文，他對於拉塞爾所下的當時經濟制度的批評，表示贊同。拉塞爾對於這種意見的價值，看得很高，因爲他向來的態度就是這樣的。他曾宣言，說，「我們已經使一般工人，普通人民，僧正，和君主，都證明我們的主義是正確的」。

現在我們要嘲笑萊茵河一帶的工人歡迎拉塞爾那種狂熱，是很容易的，但是我們如果將此事暫時停止一刻，先去考查當時那種著名於世界歷史上的熱忱，當更加有益。好幾世紀以來，德國工人從他們世代相傳的衰敗，麻木，和絕望的情境之中驚醒起來，這是第一次。政局變遷，不知道有多少次了。戰勝攻取的人往來於萊茵河一帶，前後相繼；但是不論是

雖勝誰敗，吃虧苦，受禍患的人總是工人。工人是一個鐵砧，當時的鐵鎚都打在這種鐵砧上面，也無所顧恤，也沒有間斷。工人的命運是作苦工，被劫奪，訓練成軍，往戰場去打仗，至於戰爭的原因，是和他們毫不相干的。以前這種貧苦的人民失望到了極處的時候，也間或遇到一道合宜的光線，然不久又陷在極黑暗世界之中了；但是黑暗沉沉和陰風淒慘的天空現在却有了一點隱約可辨的微光，晨曦既現，清天白日就快來了。在歷史的過程中，人民受苦忍痛，已經很久了，現在他們申訴的時候也到了，他們抗議之聲在全世界上都將聽見，他們所組織的機關將引起政府當局和公衆的注意。

人民的主張如果得了一個有智慧和頭腦清爽的人做首領，加以指導，一定推行更廣，效力更大；但是他對於一般想利用他的人，就不依靠他們作指南針，這也是很好的。拉塞爾一生事業常雜有許多不愜人意的特點在中間。他對於目前的效果，看得太重。他太喜歡張皇大喜歡擺架子。凡他所做的事體，有許多地方過於誇張，甚至於流行虛偽。他繼續從事政治運動，而他的性質中這種特點便愈加顯著。他對於工人的演說詞有許多地方使我

們連帶想及拿破崙第一的告示。他做事不是腳踏實地的。有許多批評家論及他的政治運動的失敗，沒有充足的理由，都以為他這種運動歷時很短，大約不到一年的樣子。拉塞爾因自己所成就的在比較上極其有限，也大大地失望。他所竭力擁護的主義是真實的和公正的，時機到了，一定會生出一種好結果來，但是他沒有一點忍耐性，等候這種佳結果。他後來遇了一樁意外之事，將他的可寶貴的生命輕輕送掉了，我們回想他一生事業，真不忍說及此事；他所以遇着這樁事，都是由於他的品質不齊的性情中含有一種悲觀的元素之結果。

拉塞爾雖自以為他是貧民的保護者，然他却是一個嗜慾極深的人，他很喜時髦，並且非常奢侈。他的飲食在柏林京都中算是最上等的。他為人愛修飾，喜喝酒，而學問又很好，然他却變為一般工人的煽動者和擁護者，這真是他一生事業中最卓絕的特點。他在柏林某個文學的時髦社會中，遇見一位董尼協士的(a Fraulein Von Donnies)少年女士，他對這位女士即刻便生一種戀慕之心，而這位女士也和他心心相印。拉塞爾於一千八百六十四年的夏季再和女士在利吉(Rigi)相會，他們兩人遂決定結婚。女士年紀不過二十歲，他的性

情狠索真，他從不為習俗所拘束。他自己承認，說他對於德國神聖的道德，不甚重視。

但是女士的父親是一個巴維利亞外交家(a Bavarian diplomat)，駐在尼李洼(Geneva)；當他聽見這件婚事，便怒不可遏，因為他絕對不主張他的女兒和拉塞爾結婚。於是女士就被囚在自己的房中，不久他便捨棄拉塞爾，另外鍾情於烏拉可維察伯爵(Count von Palowitza) 哇拉生(a Wallachien)，這樁事顯然是受了一種壓迫的結果。拉塞爾用盡方法和女士結婚，現在聽了這種消息便大怒起來，和發了狂一樣，他遂向女士的父親及女士的未婚夫挑戰，而後者居然也應戰。至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的早晨，他們兩個人在尼李洼郊外卡羅蘭(Carouge)地方決鬪。戰鬪的結果，拉塞爾受了重傷，他延至八月三十一日便死了。拉塞爾這種結果雖然令人生一種輕視之心，然他的葬儀仍然是和一個以身殉道者的葬儀是一樣的，凡他的黨徒一直到現在對於他仍然是具有一種宗教的信仰之心。

德國自拉塞爾死後，過了三年，便採用普通選舉制度，如果他仍然存在，他在新德國中將如何發展，研究這種問題是很有趣味的。他一定不能夠潛伏不動，他因為要做事，要有



結果，雖和政府聯合攏來，也未可知，他必不爲許多幻想的疑慮所阻，便不去動手。他的野心是極大的，他的精力是極強的。當他戀愛董尼協士的少年女士，情慾極強的時候，他夢想做德意志共和國大總統，使女士跟隨他，時常在他的旁邊。然在他將死之前，他的地位忽然達於困難的境界，幾乎不能夠保持原狀；他已經被投於訴訟的羅網之中，而這種羅網即刻便要將他擒住了。他除了充軍或受長期的監禁之外，再沒有別的路道可走。

拉塞爾是一個天資極高的人，這是毫無疑義的。凡讀他的著作的人都覺得自己是在一個偉大人物的面前。我們從他的著作中和他一生事業中，看起來，便覺得有一種天才，哲學的思潮，口才，熱忱，實行做事的精力，和百折不撓的意志連貫一氣，隨時出現。那些四處漂流的猶太種族的後裔，多半不爲歐洲舊社會的習俗所拘束，拉塞爾是屬於猶太族，所以他的心中也毫無一點社會上的成見；他爲人並且最富於冒險進取的精神。在實際上他具有一種喜歡革命的性質，然他因研究德國哲學，眼見普魯士偉大的和著名於歷史上的使命，及他心中固有的卓識先見，遂將他這種性質磨練了一番。我們知道馬克思也具有同一喜歡

革命的性質，不過他那種性質和拉塞爾的性質相比較，還要更強固，更穩健，更有節制，他的思想的範圍很廣大，他又繼續研究歐洲的經濟發達至四十年之久，所以他的性質便陶冶出來了。

就大體講起來，拉塞爾是一個無節制的和精力強壯的人。他的頭腦不大清楚，他缺乏一種自制的能力，又沒有明哲保身的常識，一個人如果缺乏這種常識，他雖具有極好的天資，也於他自己和世界沒有益處，甚至於有害。拉塞爾的志趣是不大純潔的；他不獨具有一種喜歡革命的性質，並且還具有一種俳優的性質；他缺乏一種自重的觀念；還有一層，他對於他所擁護之神聖的主義，沒有十分尊重之心，凡信奉這種主義的人本應當具有一種最高尚的原動力，最純潔的志趣，和最大的熱忱，才能夠名副其實。他做社會民主黨的首領，既挾一種虛榮心，復無自制的力量，又對於他的職務沒有誠意，所以他卒至於失敗。他因為一種婚姻私約，便將性命送掉了，如果他稍有一種是非的常識，他一定不至於遭這樣的慘禍。然他因具有一種特長，所以他就成爲一種大運動的開創者。他既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

開創者，所以他在歷史上便占了一個位置。他遇事能獨出心裁，他的精力非常強健，又富於同情，有了這幾種特點，一個人才配做一種新主義的提倡者和保護者。

我們還可以更進一步，承認當時德意志國裏，具有真知卓識，能夠將當時種種事實和趨勢看得透徹的人，只有兩位——畢士馬克和拉塞爾。畢士馬克代表一種歷史上的主張，這是已經有了基礎，即刻可以下手去做的，就是以普魯士的軍隊去完成德意志的統一。拉塞爾所抱的主義進行的途徑，和上面那樁事相比較，便大不相同。這種主義的提倡者是拉塞爾而這種主義的扶助者和代表者，是一般工人，然他們對於這種主義的目的是怎樣的或用什麼方法去達到這種目的，都沒有十分懂得清楚。這種主義尙未成形，尙無頭緒，因為他正在萌芽的時代。

## (二) 拉塞爾的學說

拉塞爾對於社會主義的論旨大概和拉伯爾塔斯及馬克思對於社會主義的論旨是相同的。拉氏得力於兩人之處很多，但是我們不能說他是他們兩個人的弟子。他自己是一個獨出心

裁和思考力偉大的思想家；他對於著名於歷史上的社會主義，自抒己見，自倡一說。

拉塞爾在他所著的巴士梯舒爾慈的序言中將他的普通論旨的總綱表明出來了，他從他的既得權制度一書裏面，引出來一段，說明如下：在社會事業中發生下面一個問題，當一個人直接利用別人所求得的財產權不復存在了，他間接利用別人所求得的財產權是否應當繼續下去——這就是說我們工作勢力的自由實現和自由發達，是否就是排斥資本主的私產，並且備主除了得到他的勞心的報酬以外，是否應當准他享有別人工作的產物。他想著一部書名為科學的國家經濟概論 (Outlines of a Scientific National Economy)，他說這部書的綱領就包括在上面一句子裏面。社會主義根本上的論旨也包括在這句子裏面，這是無須我們多說的。當萊比錫中央委員會將這個問題用一種切實的方法提交他的時候，他擬實行的計畫，將他所要著的書趕緊著成。但是因時局發生騷擾，他使沒有閒功夫去從事著作。他時常追悔以為學說的闡明沒有在實行騷動之前，所以這種騷動沒有得到一種科學上的基礎。

巴士梯舒爾慈自身是一種爭辯的著作，這是應時世要求而做成的。拉塞爾對於他的社

會主義的學說，從來沒有加以充分的和有統系的解釋。所有他的社會經濟學的著作，都是因他的政治運動需要急迫的時候才刊行出來的。但是他自己曾說，這些著作雖沒有什麼統系，然書中爭辯之處，都是生氣勃勃，銳利無比的，這種長處也可以補其所短。現在我們對於他的著作，可以添說幾句；他這幾部書缺乏一種統系，從科學方面看起來，也未嘗不是一得之處，因為他一生所講的社會主義是和事實相對照的，所以他就免了一切絕對論，抽象論，和遠於事實的弊端，這種弊端在馬克思和拉伯爾塔斯的著作中是常有的，所以他們的著作也因此大為減色。德國一般理論家特別注重統系，他的結果或至與歷史的實情不相符合，和法國社會主義家的烏托邦計畫一樣。然拉塞爾對於敘述實際上或理論上的問題，所取的態度，常是前後不一致的，他對於普魯士國家的態度，尤不一致，他的著作缺乏統系，也是一種自然的結果。

拉塞爾三種最重要的著作是工人計畫，公開書信，和巴士梯舒爾慈，我們如果要將他對世事的種種見解大體標明出來，只須從他這三種書中按步就班找出來就成了。

工人計畫的主旨，是講工界在世界歷史上是一種新時代的創造者和代表者。拉塞爾所著的既得權制度是以歷史的方法應用於法律的觀念上和制度上，這是我們已經知道的。我們在他的社會經濟學的著作中，也看見他以同一的方法，應用於經濟的事實上和制度上。工人計畫一書是應用歷史方法的一個好例，他將歐洲經濟的發展，清清楚楚評論一番，末了以工人的國家為極點，就是以充分發達的民主主義為極點。

在中世紀的時候，一般地主為他們自己的利益起見，將政治，軍隊，法律，和賦稅諸項盡行壟斷，而一般勞力者都狠受壓迫，被輕。現時資本階級的制度是幾世紀以來漸次發達而成的，他是各種互相起伏的勢力之產物：就是航海羅盤針及火藥的發明；美洲及印度（India）航路的發見；封建系統的推翻及中央政府的建設，而這種政府組織一定的裁判機關，保護財產的安全，並且增進交通的便利。有了上面各種變遷之後，又繼之以機器的發達，如阿克來德的紡紗機器就是一個例，機器發達是工業革命和經濟革命的聯合體，而因這種革命又自然產生一種政治上的變遷。凡新發明的機器，大規模的工業，分工的制度，廉價的

貨物，和世界的市場——通通這些東西都是一種全體組織的各部分。巨額的生產便使物價低落；物價低落便使銷路增加；而銷路增加便使生產愈加擴充。

一般資本家是工業界的領袖，後來便漸次變為政治界的領袖了；法國大革命不過是一種重大事實的開端，這種事實存歐洲最開化的地方已經組織強固了。當時這種革命的領袖自稱是為人道而起革命，所以大家對於這種革命都具有有一種極大的熱忱。但是不久大家就知道這種新領袖是為中等階級的利益而起革命；所以貧民階級，就是一般無產業的工人，便以為這種革命是和他們的利益相反的。這種中等階級利用法律上和政治上的權力，去謀他們自己的私利，他們的行動和以前的貴族是一樣的。他們的財富為政治上和社會上權利的標準及基礎；他們創造一種限制選舉制度；他們對於報紙用種種警戒法並且徵收種種稅金，使言論不能自由；他們又以賦稅的負擔加在工人的身上。

我們已經知道中等階級的發達是漸次進行的，他是許多複雜勢力的一種複雜的結果。

工人計畫的特別要旨，是任工界歷史上的職務，然拉塞爾對於促進工界的發達，使他們成為

一種新時代的代表者那些原因，說得很少，這真是他的敘述中一種最大的缺點。工界中人在他的書裏面忽然表現出來做一種偉大事業的擁護者，這種步驟，未免太促。

拉塞爾說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二月二十四日是一種新歷史時代的曙光第一次出現之日。法國當那一天發生一種革命，而這種革命引了一個工人加入臨時政府；宣言國家的目的是增進工界的命運；佈告採用直接的普通選舉，凡國民到了二十一歲，不論有無財產，在政治的活動中都有同一的權利，都可參預，所以工人階級就是新社會的創造者和管理者。但是工人階級管理社會事業和別種階級大不相同，他們不許有特權制度的存在。

我們對於人類社會如果想做一種有用的人，那麼，我們便都是工人。所以工人階級和人類全體是相等的。工人階級的主張在交際上就是人類全體的主張，他們的自由，就是人類自身的自由，他們管理社會事業就是大家管理社會事業。

直接的普通選舉是實現這樁事體正式的方法，這種選舉並不是一根什麼魔術的棍子，但他至少也可以矯正他自己的過失。他是一枝長槍，能夠將他自己所弄的傷痕醫好。在普



通選舉之下的立法機關是人民真正的照鏡，所有他們的種種缺陷和進步都反映出來了，他對於他們的進步，助力之處也是很多的。

所以一般人民應當以直接的普通選舉當做他們政治上不可少的武器，和他們根本的及最重要的要求。我們不要害怕，以為人民將濫用他們的權力；因為那些享有特權的階級的地位和利益與人類的進步既不相容，一般人民一定知道，要增進他們自己的福利便當從增進他們同階級中全體的利益入手。就是他們對於增進自己的福利所具的極平常的知識，也一定使他們領會一個人要想增進自己的地位，如果獨立去做，他所成就的必定是非常之少的。

他們要想得到勝利，只有大家聯合攏來。所以他們個人的利益不獨與歷史的趨向不相違背，並且是和人民全體的發達相符合的，和自由，文化，及我們現時最高尚的理想相調和的。

拉塞爾這種巧妙的議論以申訴於工人階級作結束，我們覺得這個大政治運家的口才達於盡善盡美的境界。他自從指明工人階級當稱爲一種新歷史時代的創造者和代表者以後，旋又更進一層，說：「從我們曾經討論過的事體中，還有一種新事業的義務跟着出現，凡屬於

工界的人，都應當負擔這種義務。」。

「工人階級最有價值之道德上的印象，莫過於自己有一種覺悟，知道他們這種階級是一種最重要的階級，這階級級的職務是將他們的主義變成一個時代全體人類的主義，使他們的觀念成爲社會全體主要的觀念，然後依他們的模形，將社會改造一番。這種任務有世界歷史上的榮光，你們的心思應當全注于此。凡被壓迫者的種種惡行，無思想者的游惰之習慣，和微賤者的輕躁之態度，現在不復適宜于你們了。你們是一種磐石，將來的教堂，應當建在這種磐石上面」。

拉塞爾遇着一樁不幸的爭鬥，便將他的生命斷送了，當那個時候他不知道一個工界領袖的心中應當自認他的職業是很高尚的，這是一樁可惜的事。

拉塞爾的學說還有一種顯著的特點，就是他的國家論 (Theory of the State)，這是和他解釋工人階級的任務有密切關係的。他對於國家的學說，和自由派 (The Liberal School) 的論調是完全不同的。自由派爲以國家的職務不過是保護人民身體自由和私人的財產罷了

。拉塞爾嘲笑這種議論是一個守夜者的觀念，因為守夜者唯一的職務是防止盜賊和劫奪等事，而這種議論就是在一個守夜者模型之下，形成一種國家。

拉塞爾反對這種狹義的國家觀念，他將博克（August Boeckh）的意見引證如下：「我們對於國家的觀念應當擴大一點，我們應當相信國家是一種機關，凡人類所有種種德性，在這種機關裏面都應當實現出來」。

拉塞爾說，歷史對於自然界是一種繼續不斷的爭鬪；人類向來便陷於困苦，愚魯，貧窮，衰弱，和壓迫之中，歷史對於這些缺陷也是一種繼續不斷的爭鬪。歷史所詳細描寫出來的事件，是制服這種缺陷的種種勝利，就是描寫人類的自由日漸發達。

凡私人在這種爭鬪之中如果沒有幫助，他必無進步可言。國家的職務是在完成人類向自由途徑中的發達。國家的責任是在使個人得受一種極高的文化，得充分發達他的能才，得享受自由的幸福；凡此諸事絕對非個人的力量所能夠做到的。國家的目的是在使人性能夠積極的繼續發達——換一句來說，就是使人生唯一的目的得實現出來：這種目的就是人

類向自由途徑中的教育和發展。

國家應當是一種完成個人的工具。無論在什麼地方，無論在什麼時候，凡個人不能夠使他所必需的幸福，自由，和文化實現出來，國家便當幫助他。

拉塞爾後來又大聲疾呼，道，國家是文化中一種原始的和純潔的光體，大家須快將他從近世的野蠻人中援救出來。

拉塞爾對於此等政治上的概念，非常相信。他的國家理想比較以前流行的滿切司特派的學說（Manchester theory）自然是更高尚，更合理。當我們由一種理論進而至於實行的時候，所有成敗利鈍全靠我們所遇的是那一種國家，並且全靠國家在一種什麼情境之中現身出來。

凡國家由各種機關的作用，對於個人的努力，須加以扶助，使他這種行為得充分發達，所有成就，現今許多思想家對於這種論旨一定是承認的。現在的國家不過是一種很大的徵稅和戰爭的機關，這也是許多人所承認的，並且是為他們所深惜的。這種議論所引起的關

題，範圍很廣，我們也不暇一一去研究。我們現在所要說的只有一樁事，就是拉塞爾所想像的國家幫助個人之事，不僅是使個人得完全自由，並且還要去幫助他，使他得充分發展自己的能力。

「工資鐵律」以可說是拉塞爾社會經濟學論旨的祕鑰。這種鐵律在拉塞爾的思想系統中占重要位置，和贏餘價值論在馬克思的思想系統中占重要位置是一樣的。這兩種東西不過是一樁事體中相異的方面罷了。拉塞爾專講工人依勞力所得的產物，分量極少；而馬克思則追究分配的歷史，稱資本家所得的產物為贏餘價值。

拉塞爾在他後來的著作中時常說及工資鐵律，然他在他的公開書信中（第十三頁），說得最精密，他說，「經濟界的鐵律，在現今情狀之中，依照勞力供給和需要的法則，決定工資，大略如下：凡均平的工資數目常達於足以購買生活必需品而止，而這種必需品按照通常的生活程度，是維持生命和繁殖子孫所不可少的。這種均平的工資是一個定點，雖實際上的工資，和他相比，時常是起落不定的，然無論他是起是落他總不能夠持久。實際上的工

費必不能永久高於平均的工資，因為一般工人因得錢容易，生計充裕，婚娶之事必多，婚娶既多，生育必衆，於是作工的人數便增加了，勞力的供給也增加了，此的結果果就將原來高起的工資降至於平均的工資甚至於比平均的工資還要低落。反之，實際上的工資也不能永久低於平均的工資，因為一般工人因工資太低，不能維持生活，必至於遷徙他方，或禁絕婚娶，於是作工的人數便減少了，勞力的供給也減少了，此事的結果就將低落的工資恢復原狀。

拉塞爾對於這種工資鐵律的效力詳細考究一番之後，他又繼續宣言如後：——

「各種物品是工人所生產的，而他們所分得的分量，只夠維持他們的生活」。

「所有生產贏餘之數都落於資本家之手。一般工人不能得到生產增加的種種利益，這都是由於那種工資鐵律的結果」。

拉塞爾工資鐵律的學說大概是如上幾段所說的。李嘉圖 (Ricardo) 和英，法，德三國中一般正宗派的經濟學者以前便倡此說。拉塞爾關於工資鐵律的學說是由他們的議論中形成

出來的。我們相信他所說的在實質上是正當的，精確的；我們並且相信他這種學說將當時的經濟學清清楚楚反映出來了，在當時經濟狀況之中，他種這說學可以說是一種有力的法律。

拉塞爾以爲通常的生活程度和法律的作用大概是常起變化的。我們還可以說，工資鐵律和資本一樣，都是一種歷史上的情狀，拉塞爾關於此點沒有十分考究。他沒有細心研究事實，他也不能夠這樣去研究，因爲這種鐵律是一種資本專制的結果。但是他的解釋方法太偏於爭論的方面，他用這種解釋當做一種反證論 (*argumentum ad hominem*) 去反對在德國的敵黨，而在爭論之中真理通常是埋沒了。在現行的自由競爭制度之下，工業界已經發生了許多變化，而這種變化足以使拉塞爾工資鐵律的學說發生動搖，不復可據爲準則。即使現行的制度繼續推行下去，這種鐵律因爲工人中教育及組織的發達，和社會上道德及文化的進步，也將經一次大改變。改變工資鐵律這種問題不過是一個程度問題，而一般批評塞拉爾的人或至於互相爭辯，說拉氏對於此事沒有十分認得清楚。

從相對的方面看起來，我們可以說工人的教育和組織既逐漸進步，那種資本主義和因他而起的種種制度就將逐漸衰替。所有那些工聯，協作社會，和工廠條例，都是社會管轄經濟事業的表現，都是和自由競爭的經濟學說不相容的。他們愈加得勢，資本主義便將愈趨於滅亡之境。從這種遠大的地方看起來，我們可以說以前的種種變遷都以為是有損於拉塞爾的論旨，在實際上不過是資本主義衰替的徵候罷了。工資鐵律是拉氏所考慮的歷史情狀中一種不可逃避的結果。然這種情狀現在已經變遷了，而這種變遷就是資本主義將近滅亡的明證。於是我們又遇着資本主義是否消滅這個大問題，現在如果去討論這種問題，時機未免過早。

然無論如何，拉塞爾的論旨是非常清晰的。他承認當時正宗派的政治經濟學，並且指明因這種經濟原則中不可免的作用，便使工人階級陷於絕望的地步；除了將使這種原則發生效力的種種情形消滅以外，便沒有別的方法可以補救他們的缺陷——換一句來說，除了將現時勢力的資本的種種關係消滅以外，便沒有別的方法可以補救他們的缺陷。拉塞爾政治運



動的大目的是在實現一種除惡務盡的根本計畫。要補救和工資鐵律相關連的事件所生的惡現象，當組織許多生產協會，將工人和資本家的職務聯合攏來，然後工人得享有他們依勞力所產之物品的全部。既是這樣，勞動家和資本家的界限便完全消滅了。工人是生產者，而他所得的報酬就是生產物的全部。

拉塞爾又繼續討論舒爾茲代爾池所創設的聯合會，他以為這種會在實質上不能夠改良工界的境遇。此等信用供給和原料供給的聯合會，不過是有益於一班小手藝工人，而對於在工廠中作工的人就沒有什麼好處。但是手藝是一種舊式的工業，他在機器精良和資本充足的大規模工業之前，一定是要屈服的。如果以資財供給一班手藝工人，使他們得繼續維持他們舊式的職業，這不過是延長一種必敗的事業的痛苦罷了。

那種消費公社在英國名為協作店，也是一樣地沒有效果，因為工人所極端需要的地方，那種消費公社却不能和生產者一樣，去幫助他們。無論什麼人在賣者之前和在警察之前一樣，都是平等的；賣者第一格關心的事就是他的顧客具有購買的力量。我們於討論工資鐵

律中知道工人當得到一種幫助成爲生產主人——這就是指他得到他的生產物的分量較以前應當更多。消費公社的確可以爲一部分的和一時的救濟。這種公社的工人人數既極有限度，所以他能夠以廉價的生活上必需品去幫助他們，而又沒有使通常的工資減低。但是這樣的消費公社如果將所有工人階級都招致其中，供給他們以廉價的生活上必需品，那麼，那種工資鐵律又將發生效力了。因爲平均的工資就是生活上的必需品，不過是以貨幣代表出來罷了。平均的工資，因生活上必需品的廉價，也將同時下落，於是一般工人因組織和管理消費公社所耗費的勞力，都歸於烏有了。這種公社適足以使工人生活於一種小工資之下。

增進工人階級的地位唯一有效的方法，只有由工界自己組織自由的私人社會，將這種社會應用於大工業上，並且漸次擴充起來。

但是當一般工人一方面想起建築鐵路和開設工廠需款極巨，而在他方面又自顧囊空無物的時候，他們自然要問他們從何處得到舉辦這種大工業的款項？只有國家就能夠供給這種

款項；並且國家也應當供給這種款項，因為提倡文化和促進文化的大運動是國家的義務。

拉塞爾的計畫是創設一種生產協會，而依國家為擔保。

國家有許多地方已經保證了各種工業上的大營業，使一般財富階級獲取利益——運河，郵務，銀行，農業改良，和鐵路，國家對於最後這一樁事業盡力之處尤多。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對於國家幫助這種事業沒有表示反對麼？那麼，他對於近世文化的大問題——改進工人階級的命運——為什麼便會表示反對呢？據拉塞爾計算在普魯士國中，出借金額只須有一千萬達列（一千五百萬金鎊）便足以推行這種生產協會的原則。

創設生產協會的金錢不必要政府實行支付出來；只須國家保證這種借款就成了。國家應當監視這種協會自行制定適當的規則，自行遵守。國家自身對於生產協會應當保存一個債權者的權限，或一個不治事之股東的權限。國家且應當注意於會中資本的用途是否適當。但是國家管理權限不當超過於合理的限度之外；生產協會應當自由；他的行動應當適合於工人的自由意志。還有一層，維持和管理這種生產協會的國家，應當是一種民主主義的

國家，應當是由普通選舉而成立的，並且應當爲工人的機關，因爲工人在團體中都占最多數。

但是我們如果以爲創造生產協會這樁事體完全沒有成熟，如果以爲他所需的金錢須實行支付出來，卽令是這樣，他又有什麼弊病呢？國家因爲安撫一般皇室權貴之婦受懲創的虛榮心，因爲滿足一般貴族戰勝攻取的慾望，因爲替中等階級開闢商場，將千萬萬金錢消耗於於戰爭之中；而拯救人類所需的資本就籌不出來嗎！

拉塞爾又復行聲明，他不是以他的生產協會的計畫便算爲社會問題的解決。解決社會問題不是一時所能夠辦得到的，須經過好幾世，才可以成功。他以爲他的計畫是一種最容易而又最溫和的過渡方法。

參看巴士梯舒爾著  
一百八十九頁。這不過是一種發達無窮的有機體的胚胎罷了。

這種生產協會的發達所取的途徑是怎樣的，關於此點，拉塞爾雖沒有詳細規定，然他也大概指明出來了。凡人口衆多的地方如果工業的性質和工人的志願都與這種生產協會相合，容易創辦，那麼，這種機關便當實行組織起來。凡各種互相倚賴和經過手續甚多的工業，當

用一種信用聯合會聯合攏來；並且還應當有一種保險聯合會包括一切不同的工業社會在裏面，使這些社會的損失降至於極小的限度。凡投機的工業時常有許多危險，使經濟界發生紛亂，能夠像上面那樣的組織，這些危險將大大地減少了；又自由競爭所生的種種弊端，將以一種組織完備的工業去剷除他；而生產過剩一事也將成爲預行生產了。這種生產協會依照這樣的方法，繼續增加，一直到他將全國的工業都包含在內才止。凡採用這種原則的國家，在國際競爭中，一定要得到極大的利益，因爲這種原則是很合理的，常有統系的，並且和別的原則相比較，無論在那一方面，他一定是更加有效力，更加經濟一點。

拉塞爾所籌畫的生產協會全體發達的目標，是一種集產主義，和馬克思及拉伯爾塔斯你擬的集產主義是相同的。他說，「分工制度在實際上就是共同工作，就是社會聯合起來從事生產」。這是生產真正的性質，是大家應當明白了解的。所以在全部生產之中，只須將屬於私人部分的資本取消，用社會上公共的資本去從事於社會上共同的工作，然後按照各人勞力的程度將生產物品分給各人。

見巴士梯舒爾著  
一百八十八頁。

拉塞爾在他攻擊舒爾慈代爾池那種爭論的著作中，因為反對一般敵黨所持的個人主義的學說，已經將他的普通論旨詳細聲明出來了。他力爭從來的進步不是由個人促成的；但是由公衆促成的。他因此便將社會發達的歷史，概括地說明了。

自上古時代經過中古時代一直到一千七百八十九年的法國大革命都以爲要使人類互相團結擁來，只有使大多數人受羈絆，處於服從的地位。

至一千七百八十九年法國革命及受這種革命所支配的歷史時期，痛恨這種絕對的服從，遂以爲要使人類自由只有拆散人類團結。此事的結果人類沒有得到真正的自由，不過流於放縱一途罷了。因爲單講自由而不求團結便是放縱。

現在這種新時代是於自由之中求團結之迫。

見巴士梯舒爾  
慈章十八頁。

拉塞爾又於他的共防論 (The

city of co-defences) 中證明個人在經濟界上不獨對於自己所做的事體當負責任，在實際上

他對於自己所沒有做的事體也當負責任。個人經濟的榮枯是由種種環境而決定的，而這種

環境是他所不能夠左右的，即或他能夠左右，也極其有限。

拉塞爾所說的共防究竟是什麼

意思呢？我們要懂得他所指的意思最好將他那個時候所起的經濟界上的一大危機引起來做一種解釋。其防的例證除了在英國近時農業史上找出來外，沒有更好的例。英國農業至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仍然是一種很重要的實業，但是他漸次為美洲的農業競爭所壓倒了。因為有了這種競爭，農產物便逐漸低落下來，國中遂發生一種大危機，又連遇年荒，如一千八百七十九年的饑荒就是一個例，這種危機便愈加利害了。一般農民因為要用資本去付地租，有許多人遂至於傾家蕩產。應用於土地上的資本既經減少，於是工作的機會也大大地減少了。所有地租也不能照舊列支付出來。所有和英國農業有直接關係的三種階級都大受痛苦，然沒有一個私人對於此事應擔負特別的任責。這種危機在愛爾蘭本來也是很大的，又因一種國家觀念，將他愈加擴大了，而經濟上的危機便變成一種政治上的危機了。從一個無偏無黨之人的眼中看起來，在這好幾百萬受痛苦的人中那一個對於此事便應當擔負責任呢？

這種延蔓狼廣的災禍，在近世經濟史中是時常出現的。他是實業自由競爭制度中一種

不能免的結果。有許多偏執的和爲師說所蒙蔽的經濟學家，以爲在這種危機之中，個人對於他自己的命運須負全責，拉塞爾對於這一班人非常憤怒。一般政治家對於自己的職責茫無所知，當這種危急之際，聽人民流離失所，毫不援助。然社會主義竭力設法去組織一種由社會管轄的共防機關，對於一般受災禍的人予以一種社會的幫助，使災禍的效力減輕，這種事真是社會主義中一種很可稱贊的特點。

巴士梯舒爾慈一書中主要的任務，就是拉塞爾關於資本和勞力的記載。

拉塞爾以爲資本是一種歷史上的情狀，是歷史狀況中一種產物，我們可以追究他的起源，並且可以於情勢變遷之中預先知道他的消滅。

換一句話來說，資本就是經濟，社會，和法律狀況全體的名詞，而這種狀況是一種久遠的和漸進的歷史發達的結果。巴士梯舒爾慈一書就是闡明這種狀況的。以下所列的是敘述這種狀況的大略：——

(一) 分工制度和大規模的工業的關係。



(二)因交易於世界市場而起的生產制度。

(三)自由競爭。

(四)工作的工具爲一種特別階級的財產，他們雇用。

(五)一種自由的勞力者，依照工資鐵律給了工錢之後，便將贏餘的價值據爲己有。

財產不是依一個人自己的勞力得來的，是利用別人的勞力得來的。財產是非分的

東西。

見巴士梯舒爾惹  
一百八十六頁。

資本因此便變成一種獨立的活動的，和自己生產的勢力，他並且壓制他的生產者。金

錢自己的力量可以再求得金錢。過去的勞力經一次利用變成資本之後，便來壓迫現在的勞

力。「死的東西制服活的東西」。「工作的工具已經成爲獨立的東西，已經和工人的地

位互相對換了，他更活的工人變成死的工具，而他自己本來是死的工具，却發達成爲一種生

產的活機關——這就是資本」。拿沙耳用這種鋪張的比喻之詞將資本的歷史撮要說明了。

工資鐵律是這種歷史的一方面這是拉塞爾所極端注重的，關於這一方面我們已經說過了。

全部資本史在馬克思的資本論 (Capital) 中說得更加詳細；所以我們現在無須再說下去。

然在拉塞爾和馬克思所屬的社會主義派中，「資本」一語作如何解釋，此處却不妨略說幾句。他們不是用這個名詞當做純粹經濟上的意義的，如像說資本是一種財富，用起來再行生產的；他們用這個名詞當做社會和經濟制度的名詞，而在這種制度之中，一般資本家便是一種主要的勢力。他們以為資本是作用於現行法律狀況和社會狀況之中的經濟要素，所有這些狀況都附着在他的上面。然將資本這個名詞仍限於適當的經濟上的用法，而另外以資本主義這個新名詞用起來當作現行制度一個切當的名詞，便更加好了。

在各種社會制度之下，和在各種歷史時代之中，資本的職務在根本上是相同的；他不過是一種財富，用起來生產更大的財富罷了。但是當應用資本之時，所有歷史上，法律上，和政治上的情狀都各不相同，所以附加於他的術語也是各不相同的。

有一般反對社會主義的人，以為社會主義的目的是在取消資本，他們這樣毫無意識，這樣糊說，真是不可原諒。一般社會主義家不獨不取消資本，並且為社會的福利起見，要將

資本置諸社會管理之下，使他於生產方面更有力量。他們所要取消的東西是現行制度，因為在這種制度之下，資本都落在一種階級的手中。倘若這現行制度是叫做資本主義，那麼，他的意義必清楚得多啦。

我們對於拉塞爾的國家論，和工費鐵律已經評論過了。現在我們再要評論他的社會經濟的論旨，最好將他反對德國自由主義經濟上的代表舒爾慈代爾池的辯論引證出來。

大概說起來，舒爾慈代爾池的個人主義 (Individualism) 是偏於一方的，而拉塞爾用起和他相對峙之社會主義的學說也是偏於一方的，並且是過於誇大的。拉氏對於和個人勢力相比較之公眾勢力的意見是他的偏執一個最顯著的例證。凡精確的社會哲學對於個人勢力和公眾勢力這兩種要素必予以適度的注意；因為兩者都是極重要的，而無論那一種要素都可以為研究和討論的發軔點。

拉塞爾的共防論多半是言過其實的。他中間有許多地方是根據很好的；在那些掃蕩文明世界的大經濟風潮中，個人的命運大半是由種種循環而決定的，而這種循環是他自己所不

能夠左右的。但是勤勉，熱忱，溫和，和謹慎，雖是幾種狠平常的德行，然在實質上却能夠決定一個人的前途，此事歷來是這樣的，到現在還是這樣的。

然我們現在的目的是要將拉塞爾對於舒爾慈實在的提議所持的反對論調，加以考慮。

拉氏力爭信用供給和原料供給的聯合會只有利於一般手藝工人，而手藝工作在大規模的工業之前，一定是會消滅的。但是我們現在却要問爲什麼這樣的互助方法，不應用於工人團體中，而僅應用於離羣孤立的工人之中呢？這些聯合會對於一般工人本只可以說只有一部分的救助，但是爲什麼這種聯合會的原則在工人中就在那裏停止不進了呢？

自由協作制度有許多地方一定是會實行的；他和各種信用供給及原料供給的聯合會並行起來，這是最自然的，也是最合理的；他是向毫無抵抗的發達途徑進行的，這是最自然的，也是最合理的。在這種聯合會之中，一般工人求得資本，和經驗，以爲將來進步的資料。這種制度的發展真是不可限量的。這種聯合會不過是社會管轄經濟的初步；他的終點我們在社會主義中可以看得到。拉塞爾在言詞爭辯之中如果相信科學的道理，他一定知道；無

論是對於他的敵手或是對於他自己，都應當說各種社會的組織都是能夠發達的。

至於舒爾慈的各種方法。可以說不是解決社會問題一種已經成熟的計畫，但是一種初步的計畫罷了。我們對於舒爾慈的聯合會和對於拉塞爾的生產協會都應一樣地看待，我們可以說他們這些會都含有一種發達無窮的組織的原則。一般工人依照這種方法用他們連合的資本，可以達到完全管理他們自己工業上種種利益的地步。因此他們便可以得到他們工作產物的全部；拉塞爾從前以為因聯合會供給廉價生活必需品的影響，人口必然增加；終至無效，所以力持反對說，現在照這種情形看起來，他的反對論不切合于舒爾慈的計畫，和不切合于他自己的計畫是一樣的。我們揣想在這兩種會中所有生活上的必需品必更加豐富，必更加容易得到；在這兩種會中或者都有人口增加太快的危險。然我們可以猜想這種人口的增加，一定還有一種更大的生產物的增加和他並進，而這種生產物將都歸工人享有。但是舒爾慈的計畫有一樁大好處，就是一般工人既已經依自己的努力求得資本和經驗，他們必都有一種解決人口問題和別種問題所必需的優越之訓練，而這種訓練確非經過長期的社會之磨

折，是不能得到的。

拉塞爾如果能夠記憶他自己的說話，他一定也好了，他曾說，在他們兩個人之中，實在不同之點，就是一個人相信國家的幫助，一個人相信「自助」。我們現在却要再問，這兩種東西是全然不相容的麼？

在實際上，這種爭辯要純粹論他自己的價值是很有限的。但是他却發生了許多很好的結果，因為他引導德國人注意于這一類的問題，並且引導他們對於這一類的問題加以切實的討論。

這種爭辯的價值究竟是如何的，當他經過之後，不久歷史上便有一種評論，而這種評論比較別的批評要更勝一着。他們兩個人中一個主張國家的幫助，一個主張自助，互相爭辯，非常激烈，後來經過二十一年，到一千八百八十五年，舒爾慈在德國組織許多社會，他們自己的資本共有一千萬達列。我們應當記得這種資本額就是拉塞爾要實行組織他的生產協會，向國家所要求的數目。拉塞爾說如果一般工人的生產協會中遭了失敗，這就不是因為

資本缺乏的緣故。所以依國家爲擔保的生產協會也不是荒野中一條唯一的道路。

我們現在還須更進一步說拉塞爾的國家幫助的方法不是一種正當的方法麼？拉氏的計畫沒有成功，是因德國政府雖建設於普通選舉的原則之上，然對於他所要求的國家擔保一層沒有允許；還有一層，他這種運動所以失敗；一則由於他自己死得太早，二則由於他死之後，德國社會主義不管時機成熟與否，即趨向於國際的方面，甚至趨向於反對國家的方面，所以他便不能引起德皇及他的大臣的同情。即令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的態度十分恭順；十分溫和，德國政府也必不肯承認國家擔保一層，這樁事我們也不用多說。一般社會民主黨人對於拉塞爾所擬的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哥達黨綱，雖予以容納，然他們對於此事現在似乎毫不注重。這種黨綱在他們一千八百九十一年所採用的爾佛得黨綱 (The Erfurt programme) 中便不見了。總之拉塞爾的政治運動尙在進行之中便失敗了。然同時如果說他的計畫不合於實用，這便是絕對不正確的，因爲沒有一種政府正式試行過他的計畫。

拉塞爾和許多開創者一樣，他對於他所要做的事業沒有做成，但是他却獲得許多很大的

結果。石樂 (Schiller) 說世界的歷史就是世界上一種裁判，我們對於他這種格言却不十分贊成。我們並毫不相信所有成功的事業就是好的，所有失敗的事業就是壞的；或是事業的好與壞便決定他的成與敗。我們現在可以將拉塞爾和舒爾慈兩人的爭論用下面一種事實總括起來：至一千八百八十五年舒爾慈在德國所創設的社會有會員一百五十萬人，資本金二千五百萬磅；而拉塞爾所發起的德國社會民主黨至一千八百九十年選舉時期共投二百四十二萬七千票。這兩種機關都已經做了許多偉大的事業，而這種事業將來發展出來，還要更加偉大。關於此事，和關於許多別的事一樣，歷史依照常軌，對於一般爭論家所加的種種狹義的限制毫不介意。

然我們對於拉塞爾和舒爾慈代爾池爭論的詳情也無須再說。現在我們將拉氏學說的重要方面追叙一番，這是更加緊要的。拉塞爾所籌畫的和力爭的東西是一種用科學指導之工人的民主主義，而在這種主義之下，武力的要求和正義的要求是應當調和起來的，並且須組織一種基於普通選舉的國家，而這種國家的職務應當高於普通一般國家，他應當做自由，文



化，道德，和進步的代表者及提倡者；使這幾種觀念最深遠的意義得完全實現。還有一層，這種民主主義是一種社會的民主主義，在這種主義之中，凡政治上的觀念應當附屬於社會上的觀念之下，於是國家的義務至少也在允許擔保生產協會，從事於社會問題的解決。但這不過是一種最初的辦法罷了；解決社會問題須經過好幾世的努力奮鬥，一直等到勞動界完全解放了，才能夠成功。

這種理想和德意志國家是完全相對的。德國必須以軍隊和警察爲立國的基礎，而勞動界中最有聰明才智的人便極端不滿意。在世界上教育最完全和思想最精密的民族中，所有勞動者中間最優秀的分子都投於社會民主黨中，這種事實很有研究的價值，這是我們的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所應當注意的。無論德國或是別的国家，都不能夠熱心從事於社會問題的解決，因爲歐洲是一個大營寨，在這種營寨之中，所有科學和資財都全用在製造殺戮我們同胞的武器上。——那位於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卽位的德皇，對於這種窮兵黷武的事業極願意做一個代表者；但是卽令他不愿意做這種事，他也決沒有力量能夠難阻，因爲這種事的原因

在人性中和現代社會發達中根據太深，要想將他除去，須將人生的原動力和景况大大地改變一番。德國歷史上的往事和地理上的位置，都使他長久成爲一種軍國主義的國家；而許多別的國家便各有種種阻礙，不能夠成爲一種這樣的國家。所以一般改革家如果希望拉塞爾的理想實現出來，他們一面須忍住性子老等，一面須熱心奮鬥。他這種理想是很高尙的，雖在他一生事業中大家都承認他有許多沒有價值的地方，然一般喜歡求進步的人因爲他竭力主張這種理想，對於他都表示感謝的意思。

## 第六章 拉伯爾塔斯 (Karl Johann Rodbertus)

凡以社會主義和極端的革命精神併爲一談的人，必以爲拉伯爾塔斯是一個很奇怪的人。他的性情中種種特點，都和他們心中對於一個社會主義家所抱的觀念完全是對反對的。他是普魯士國中一個律師和地主，他是一個幽閒的和勤學的學者，他不獨是不喜歡革命，並且是不喜歡騷動的。他的學說的特點就是社會主義的發達。當在國家管理之下，沿着國家的途徑進行。但是我們如果作一種社會主義合理的記錄，而將拉伯爾塔斯排斥出來，這是不

可能的事。那些陷在這種困難之中的人有一條唯一的道路可以走出來，就是將他們對於社會主義概念的範圍，擴充起來；於是他們對於拉氏必能夠徹底了解。

拉伯爾塔斯被大家認為科學的社會主義之始祖，他於一千八百零五年八月十二日出生於格來弗瓦爾特 (Greifswald)，因為他的父親正在此處大學校中當教授。他在哥庭堅 (Gottin) 和柏林研究法律，自此以後，便從事於各種法律的職務；他又到各處旅行，後來便在波摩蘭尼亞 (Pomerania) 買了耶格左 (Bogatow) 的產業，所以他的名字又叫做拉伯爾塔斯耶格左。至一千八百三十六年他移居此地，以後他專心研究經濟學和別種淵深的科學，有時他也很高興替地方做一點事業。

自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三月革命以後，拉伯爾塔斯被選為普魯士國會議員，他在議會中屬於左中黨 (The Left Centre)；他又居共同崇拜和教育大臣之職，不過為期很短，只有十四日。他當一千八百四十九年第二屆國會的時候，代表柏林當國會議員，他建議採用佛朗克佛皇室憲法 (The Frankfort imperial constitution)，他的議案為大家所通過。後來革命的

運動漸次失敗，此事不獨在普魯士是這樣的，凡在歐洲各處無不是這樣的；拉伯爾塔斯因此使退出政界，復處于私人的地位。當普魯士選舉團體分爲三種階級的制度實行之時，他便勸告大家拒絕投票。他末了一次現身于政治舞台上，就是他當選爲第一屆北德意志國會（The North German Diet）的候補議員，然他畢竟沒有補入。

拉伯爾塔斯和拉塞爾時常通信，這是他一生事業中一樁有趣味的事。他有一次想組織一種社會黨，要借助于保守的社會主義家麥耶（Rudolf meyer），和拉塞爾的著名黨徒漢森格列衛（Hasenloewer）兩人；但是此事畢竟也沒有進行。拉伯爾塔斯既不願意做一個政治運動家，他也不配做一個政治運動家，因爲他的性情是很淡泊的而又很決切的，他以爲社會的改進不能用激烈的變革，當由長期的和緩的發達，去促成社會的進步。他警戒德國一般工人，不與政黨相接近，他勸他們應當自成一種高潔的和質樸的社會黨派。他死于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十二月八日。

拉伯爾塔斯的通常論旨是屬於「社會的，君政的，和國家的」方面。他以全力主張德

國社會民主黨純粹經濟部分的信條，但是他不贊成他們的種種方法，他對於拉塞爾所擬之依國家爲擔保的生產協會，也不同意。他以為組織一種社會主義的共和國是椿一可能的事，但是他他自己的國裏，却誠懇承認君政的制度，並且希望德皇擔負一種社會的皇帝之任務。他也是一個真正的愛國者，他對於新興起的德意志帝國的前途，抱一種無窮的希望，並且時常以此自豪。

拉伯爾塔斯經濟學說的基礎是根據於亞丹斯密 (Adam Smith) 和李嘉圖兩人所設定的原則，這種原則就是說勞力是價值的泉源和準則，後來一般社會主義家都主張此說。此外，他又竭力闡明租金，利益，和工錢，都是全國收入中的各部分，而這種收入是由工人團體聯合組織的勞力所生產出來的。所以結果便不能說工作的工錢是由資本支付出來的；工錢不過是全國收入中一部分爲工人所領受，而全國收入是完全由工人生產出來的。於是工資基金論就是這樣概括地說明了。

拉伯爾塔斯以爲一般地主和資本家擁有土地和資本，足以強迫工人將他們工作的產物分

給不勞動的階級，而在這種分配之中，工人所得的東西，僅夠維持他們的生活，這種議論就是工資基金論中最重要的結果。既是這樣，工資鐵律便成立了。拉伯爾塔斯又從這種原則中推出他的商業危機論和貧乏論如下：雖然工作的產物增加，而工人所得的東西大概只夠維持他們那一種階級，所以他們所得的是全國收入中一很小的部分。但是一般生產者也構成消費者的一大部分，他們所得的東西在全國收入中既是很少的，他們這種階級的購買力自然也是很小的。生產增加沒有一種消費增加和他並進；生產擴充之後，因勞力缺乏和工人購買力的衰弱，將繼之以生產的收縮。於是因這種商業上的危機便生出一種貧乏，這是一種不能免的結果。同時一般不生產的資本家和地主的購買力便繼續增加；但他們既是金錢豐富，足以求得生活上各種快樂，他們便將金錢用在購買奢侈品上，於是奢侈品的生產又增加了。

拉伯爾塔斯學說的主要部分就是他的社會發達論。他承認在人類經濟的進步中有三種時期：（一）上古野蠻時代，在這種時代中，以人類為財產是一種通則；（二）以土地和資本為私

有財產的時代；(三)以勞力或能力決定財產的時代，但這種時代的實現仍然是很久遠的。

人類的目標是在實現一種依共產主義為基礎而組織的社會；要有這種社會，然後每人所得的報酬以他的工作為標準那條原則才能夠實現。在將來這種共產主義或是社會主義的國家之

中，所有土地和資本將為國有的財產，而全部國有的生產將置諸國家管理之下；凡各人所得的報酬，必以他實在的工作為標準，這種計算方法也是要實行的。因為要履行這種職務，

國家官吏的數目也要得很多。我們已經說過拉伯爾塔斯相信這種社會發達的時期是相距很遠的；他以為要一般人民倫理上的勢力足以和這種時期相稱，須再經過五世紀才可以行得。

從我們曾經說過的事情看起來，我們便知道依拉伯爾塔斯的性情；學問，和社會上的地位，他非常厭惡以騷動為一種促進新時代的方法；他自己擬了許多使舊時代過渡到一種新時代的計畫，但是在他這種計畫之中，他對於一般資本家和地主固有的利益，保護未免過度。他提議現在應當使這兩種階級得享有全國收入中他們分子的全部，但是一般工人當獲得生產增加的利益。因為要使一般工人得到這種增加的生產，他主張國家應當為各種職業定一種

標準的作工時間，一種標準的每日工作，和一種法定的工錢，而這種工錢的數目，應當隔若干時期改正一次，按照生產的增加，將工價提高，凡技藝愈加純熟的工人，所得的工錢愈加優厚。拉伯爾塔斯主張國家實行這種方法去矯正自由競爭的種種弊端，使舊時代得漸次過渡到一種社會主義的新時代。

拉伯爾塔斯的權濟著作是用一種溫和的和科學的精神，去表出由自競爭制度所生的種種不好的傾向，而這種傾向在工資鐵律的作用中尤非常顯著。他所提議補救的方法，就是國家應當管理生產和分配事宜，並且應將管理的範圍漸次擴充，一直到我們達到一種完全的和普遍的社會主義時代才止——勢力既是價值的泉源，所以各種財富都應當歸勞動家享有，將來無論什麼事情都是以這種原則為基礎的。

我們對於拉伯爾塔斯的學說，現在也無繼續研究之必要。他的學說的要旨是很清哲的，至於詳細之點，應當用一種專著去討論他。在他的經濟論旨中，有許多重要的特點，是和馬克思及拉塞爾兩人的論旨相同的。他們所不同的地方，就在應用他們的原則時，方法



各異。我們已經知道拉伯爾塔斯希望普魯士或德意志國家採用他的學說，但是他的學說所主張的，要實現出來，須經過很久的時期，我們對於此事所引起的興味自然是不很強的。如果以德國人民新近所獲得的政治上的權利，不能夠利用他去增進他們社會上的要求，這種思想是很不合理的；而在許多官吏之下所實現的社會主義的發展；不是一種動人心目的希望，這是不用多說的。

拉伯爾塔斯在德國近世政治經濟學中占極大的勢力，而瓦格納的著作，受他的影響尤大。有許多人都把拉氏當做一種真正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始祖。他對於經濟學的原理所下的批評，足以使他們於研究科學時，改變他們向來的態度。

## 第七章 馬克思 (Karl Marx)

馬克思是社會主義史中一個最著名的和最占勢力的人物。他及他同心的朋友昂格思都被大家承認為「科學的和革命的」社會主義派的首領，這一派在文明各國中都有代表；而大家對於這一派都認為社會主義中一種最危險的和最可怕的新派。

馬克思和拉塞爾一樣，都是出於猶太種族。相傳自十六世紀至他的父親的時候，他的祖宗都是法學博士。他於一千八百一十八年出生於特列夫（Trier），他的父親在此處從事於法律事業。他的父親和母親都受過極完善的教育，並且脫去猶太族種種舊習和成見。

至一千八百二十四年他已經是六歲了，他的家中此時捨棄猶太教（Judaism）而信奉耶穌教。

馬克思是在一種非常順利的境遇之中教養出來的，他的為人既富於熱情，而精力又很強，秉質又極高，他幼時將德國最好的學問盡力研究，不久便熔化了。他因為要得他父親的

歡心，遂在波昂（Bonn）和柏林諸大學校中學習法律，但是他也時常依照他自己的志願，

費了許多功夫去研究歷史和哲學。當時黑格爾的勢力正在極盛時代，馬克思非常熱心研究他的學說，並且變成他那一派一時的信徒。至一千八百四十一年他在大學畢業，他因對於

伊壁鳩魯（Epicurus）的哲學做了一篇論文，便得到一個博士的學位。自此以後，他便和德國各大學脫離關係了。他原來想在波昂大學校當哲學教員，但是因他的朋友鮑亞（Bruno

Bauer）在此校當神學教員，為普魯士大臣愛赫倫（Flichorn）所薄待，他遂中止他的計畫。

從實際上說起來，馬克思那種喜歡革命的性情，和一個德國學者所遵循的常軌是不相合的，而按照普魯士當時的政情，在國家事業中無論那一方面，都沒有自由活動的餘地。所以馬氏便不能不立於反對政府的地位，至一千八百四十二年的上半年，他和極端的民主主義的機關萊因報相聯絡，這種報是在柯洛哥地方出版的。他曾於一種很短的時期中做這種報的主筆。當那個時候馬氏在報館中極力攻擊普魯士政治上的反動，因此普魯士政府便將這個報館封閉了，當報館沒有封閉之前，此報極力讓步，希望轉圜，但是沒有一點效果；然此時他早已離開報館中了。

馬克思在同一年之中，——一千八百四十三年——和威斯特華倫(Jenny von Westphalen)女士結婚，女士的家中人在萊因地方的政界中居很重要的職位。他的兄弟後來做普魯士的大臣。他們兩人結婚之後，非常快樂。馬克思生平事業是一種革命的事業，他經過許多患難和困苦，然他因此便知道他的妻子是一個勇敢的，堅決的，和富於同情的人。

馬克思結婚之後，不久便寄住巴黎，他在此處專心研究他以後畢生活動所根據的各種問

題。在他一生中，他似乎是努力奮鬥，達於極處。他在巴黎和法國一般重要的社會主義家極相友善；他時常是通夜不睡，和蒲魯東討論關於經濟上的種種問題。然他的最親密的朋友是德國一般出亡之人。他和儒格（Arnold Ruge）同在德法年報（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當主筆。他又遇見漢訥，在德國亡命中者，漢訥是一個最著名的人物；相傳當漢訥做他的有名的冬話（Wintermärchen）之時，馬克思曾參預其間，替他代出一部分的主意。馬克思在巴黎所遇見的名人很多，但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昂格思。昂格思是巴門地方一個製造人的兒子，他於一千八百二十年出生於此處。他所學習的職業是和他的父親一樣的製造業，他因此就在製造業盛行的滿司他住了一回。他於一千八百四十四年在巴黎遇見馬克思，當他們兩人沒有相見之前，他們的見解已經是完全相同的，後來他們兩人交情極深，差不多到四十年之久。

至一千八百四十五年的上半期，基左內閣（Guizot Ministry）因普魯士的要求，將馬克思逐出巴黎。他遂跑往不律塞，一連住了三年。他脫去普魯士國籍，以後也沒有歸化別國。

。至一千八百四十五年昂格思將他的重要的著作英國工界情形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刊佈出來了。到了一千八百四十七年，馬克思也將他反對蒲魯東貧困的哲學之著作貧困 (Misere de la Philosophie) 一書刊行出來了。蒲魯東在當時歐洲社會主義中是一個主要人物，而馬克思和他已經是很相契的朋友，這是大家應當注意的。然馬氏批評他的朋友，便毫無一點情面。我們要想擁護馬克思，也只能說這樣損害別人的方法，在當時不是不常見的，而他所見為和真理及無產階級的主張有關係之處，他便不顧人情，毫不肯放鬆。他對於蒲魯東的著作，雖是一種爭辯的議論，然因這是他的意見第一次露佈，所以也有一點趣味。

但是他這種著作差不多沒有人注意。在同一年中——一千八百四十七年——他和昂格思得到一種很好的機會，他們便將他們共同的意見發表出來，這種意見引起許多人的注意，在工界的主張中，一直到現在，這種意見佔極大的勢力，並且他的勢力仍然是逐漸增長起來了。

有許多社會主義家在倫敦組織一種社會，這便是國際黨的先驅，他們見了馬克思的新學說和他主張這種新學說堅強不撲的精神，便大爲他所動。他們遂和馬克思及昂格思互相結合；他們的社會也重行改組，更名爲共產黨同盟會（The Communist League）；並且共開一種會議，而會議的結果，便於一千八百四十七年作成一種共產黨宣言（Th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用歐洲西部各種文字公佈出來，這種東西就是包羅十九世紀一切學問之革命的社會主義第一次的宣言，這是依照一位在國際運動和別種運動中，驚駭世界之政治運動家的氣魄和熱望發表出來的。

當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革命騷動的時候，馬克思重返德國，他和他的友人昂格思及哇爾夫（Wolf）等在新萊因報中擁護一種極端的民主主義。至一千八百四十九年，馬氏寄居倫敦，後半生他遂長留此地，竭力形成他的經濟上的見解，並且企圖他的革命計畫的實現。至一千八百五十九年他將他的政治經濟學的批評（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刊佈出來了。這部書在他的資本論第一卷中大半又編進去了，這種資本論第一卷是一千八百六

十七年出版的。他以後的許多年月便常在病痛之中討生活，他的身體原來是很強壯的，因為他用功過度，遂將身體弄壞了。他於一千八百八十三年三月十四日死於倫敦，巴黎地方自治團所起的革命，也正在這一年，有了這兩種緣因，所以這種時期在無產階級的歷史上是很著名的。

自從馬克思死後，他的傑作資本論的第二卷和第三卷都完全出版了，這是昂格思從他的草稿中替他編纂攏來的。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是很富於歷史上的興味的，但是他的第二卷和第三卷便缺乏這種興味。安根爾士於一千八百七十七年獨自刊佈一種著作，名為杜靈格的科學革命 (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 這是一種反對杜靈格 (柏林大學校的哲學教員) 的辯論；這種著作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發達中有極大的影響。昂格思死於一千八百五十九年，他一生盡力於無產階級的主張在五十年以上。

德國社會主義起源的種種原因是很清哲的。那位屬於浪漫派的威廉第四 (The Roman-  
tzeist Frederick William IV) 於一千八百四十年登普普士王位，而德國自由主義因此又有了

一種新發展。同時黑格爾派起首破裂，而大家對於純粹哲學的興味也逐漸減少了。當時正是一種幻想消滅的時代，一種大家不滿意於理想主義的時代，一種思想方法過渡到實在界甚至於唯物界的時代。這種痕跡在黑格爾黨左派中最為明顯，他們覺悟了舊宗教和舊哲學的種種理想是流於空虛的，後來便以人生實在的事實和人生現世積極的利益為他們學說的主體。所有以前對於理想的和精神界的概念所用的努力和熱忱，現在都專注於人類方面。黑格爾黨左派是因一種最勇敢之批評的精神將他們從理想界中拯救出來的，所以他們對於一個封建社會的種種習俗，毫無一點重視的意思；現在他們覺得人類的種種利益都因主張階級特權和心存階級成見便將他犧牲殆盡了。

德國一般最大的思想家，對於法國大革命，都承認他含有好些優美的元質在裏面。他們又承認法國社會主義具有許多優美的和發達無窮的特質，而曾經住過新思想集中點巴黎的德國人尤特別承認此說，這也是一樁很自然的事。西歐的無產階級受了種種壓迫，便極力奮鬥，近來才出現於世界的歷史上，這種奮鬥是人類中一樁最後的和最大的事業，現在德國



一般思想家覺悟了這種事業就在他們的面前。於是馬克思和他一般友人便以社會主義爲一種社會的，政治的，和經濟的信條。但是他們覺得以前種種社會主義的學說都缺乏一種科學的基礎；所以他們這一派便有兩種目的，就是一面使社會主義變成科學的社會主義，一面用最好的和最有效的革命方法，將這種社會主義傳播於歐洲各處。

馬克思派和與他這一派完全相近的社會主義之根本上的原則是「贏餘價值」論——這種學說就是說資本家支付使工人足以維持他自己和他的家庭生活的工錢以後，便將他的工作所贏餘的生產物據爲己有了。這種學說係應用勞力是價值的泉源那條原則，而那條原則是許多舊經濟學家如洛克（Locke）和彼得（Petty）等所宣佈出來的，而亞丹斯密又加以一種含糊的和前後矛盾的解釋，至李嘉圖才用一種有統系的方法闡明出來。渦文一派和英國民權黨曾應用贏餘價值論的原則於他們的社會主種上。渦文派因爲要防止一般資本家和居間人奪取贏餘價值，便於一千八百三十二年試行一種以勞力證券爲交換媒介的制度，凡貨物的價值依工作時間計算，而以勞力證券代表出來。

勢力是價值的泉源這條原則所有邏輯上的種種結論，都為馬克思所承認；他並且應用他那種辯論的高才，和歷史上的學識，將這條原則作成社會主義中一種最完全的學說；這是世間所未曾見過的。拉伯塞塔斯會應用過這條原則，但是他的內容不甚宏富；就是普魯東那種奇異的議論也是以這條原則為基礎的。這條原則成爲一種科學的發達，但是馬克思的力量居前，這是拉伯爾塔斯的力量居前，這種問題在此處也不能夠討論。但是我們可以說這種學說於拉伯爾塔斯在他一千八百四十二年所出版的第一次著作中闡明出來的，而馬克思派到了一千八百四十五年便知道這條原則的重要；從廣義說起來，這條原則是一般社會主義家的公共所有物。拉伯爾塔斯種種的著作，論到他在歷史上的重要和科學上的價值，是不當過於重現的；因為瓦格納和德國別的著名的經濟學家，對於他的著作已經是非常注意的，但是他們也找不到這種好處出來。

然在馬克思的傑作中，社會主義的學說，是用一種淵博的學識和邏輯的勢力闡明出來的，這是拉伯爾塔斯遠不能及的地方。贏餘價值的學說在馬克思的手中便應用最廣，發達最

快；這種學說是解釋他的資本之歷史和影響的鎖鑰；也是解釋現在經濟時代的鎖鑰，因為在這種時代中資本是極占勢力的。在實際上，這種學說是社會哲學極巨的和極精的統系中一種基礎。然無論如何，若說馬克思會剽竊過拉伯爾塔斯的學說，那便是一種謬說，也是一種歷史上的錯誤。馬克思是一個獨立的思想家、他極富於思考力，遇事能獨出心裁，他一生專心研究近世歐洲經濟發達的，他的慣性不是剽竊別人的東西，但是將他自己所搜集的結果，明白斷定出來，使這種結果得印入別人的腦筋中。

馬克思的傑作可以說是資本的一種註釋和批評。但是他這種著作也間接是社會主義的一種註釋，因為資本之歷史上的發展，是為天然的公例所宰制的，而社會主義就是這種公例中必然的傾向。馬克思最大的目的是將近世經濟運動的公例宣布出來。近世經濟的運動是為資本所宰制的。所以將資本的自然史，和他的起源，結實，及衰落表明出來當作一種發展的程序，你就預先知道他正在要變的那種東西的性質——社會主義。所以以後馬克思派的太職務不是宣傳新經濟和新社會的福音，不是仿照初期的社會主義家的模樣，預備社會

改造的種種現成的方法，也不是用各種和緩的方法，將現行制度所產生的痛苦去減輕，他們的大職務是將社會發展所必經的過程表明出來，並且促起他前進，使資本的勢力自然衰落，而讓那種一定會來的更優美的制度，做他的替身。

馬克思通常稱資本制度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這種制度的特點，是一般資本家雇用自由的勞動者去做工業上的工作，而勞動者所倚賴之處只有一事，就是他們所領受的工錢。

那些自由的勞動者所做的職務，當社會在別種狀況之中，是一班奴隸和田奴所做的。在資本主義的制度發達之中，便生出兩種階級——一種是資本階級，他們因為自己的私利，壟斷工業，奪取工業上種種利益，去增進他們自己的財富，一種是工人階級，他們名義上是自由的，但是他們既沒有資本，又沒有土地，所以他們就缺乏生產的工具，專門去倚靠工錢——這是近世無產階級。資本家的大目的是以積集各種利益的方法，去增加他的財富。這種積集的方法，就是將一般社會主義家所稱為贏餘價值，據為已有。依資本主義的方法而從事生產的歷史，就是奪取贏餘價值和積集贏餘價值的歷史。如果懂得資本主義的制度，便

贏餘價值。所以馬克思的傑作是從分析價值入手的。

在盛行依資本主義的方法而生產的社會中，那種財富好像許多商品的一種大集合。商品是一種有形的物件，是用起滿足人類的慾望的；這樣應用便使商品在使用上變成有價值的東西，便使他具有一種使用價值。許多使用價值便構成財富的材料，至於財富在社會上所具的形狀是什麼，可以不問。在近世社會中，生產事業是應市面的要求而起的，就是因為交換的緣故而起的，而這種使用價值 (use value) 就成為交換價值 (exchange value)。交換價值是一種比例，在這種比例之中，凡種類不同的使用價值，互相交換起來。但是在世界市場中所流通的貨物，種類非常之多，互相交換起來，比例各大不相同。這些貨物一定要有一種共同的品質，不是這樣，他們就不能夠互相比較。而這種共同的品質不是什麼商品中自然的性質。在交換之中，倘若你的貨物的分量十足，那麼，一種貨物和別種貨物都一樣是好的。

我們如果不想及使商品得到使用價值之有形的品質，我們便覺得商品中只有一種共同的

特質——這些商品都是人類勞力的產物。他們都是人類勞力的結晶品。凡天然物品加以人類的勞力才有價值。構成價值的東西就是加於商品上的人類的勞力。交換的關係，不過是這種價值的一方面罷了，所以這種價值當離開交換而言。此外，生產價值所費的勞動時間；就是價值的標準，這不是指這個人或那個人的勞動，因為在此等場所一個遲鈍的人或是一個技術不精熟的人，一定要和一個最敏捷及技藝最純熟的人生產分量相等的價值，我們務必以公衆平均的勞動力量作為標準。我們所定為價值標準的勞動時間，是在經濟的社會生產情狀之中，依平均的技術；和盡力的工作；生產一種商品所需的時間。既是這樣，勞力便是價值的泉源和價值的標準。

資本主義的存在及發達所必需的條件如下：——（一）有一種階級壟斷生產的工具；（二）另有一種勞動階級，他們雖是自由的，但是缺乏生產的工具；（三）因交換於世界市場而起的生產制度。但是或者有人要問這些歷史上的情形是怎樣成立的？資本階級是怎樣起源的；一般工人怎樣便沒有了生產的工具，世界市場是怎樣開關的？

以上幾種情形經過長期的和遲緩的變遷之後，才逐漸出現，馬克思從英國歷史上將這些情形詳細描寫出來了，因為英格蘭是資本主義極發達的國家。當中古時代，一般工匠及農夫是小生產工具的所有人，他們是應他們自己和他們封建長官的需要而從事於生產的；他們所生產的東西如果有餘，才送到公共市場去出賣。這樣的生產自然是規模很小的，分量很有限的，並且就技術上說起來，一定也是不完全的。到了中世紀之末，便發生一大變局；這是因種種顯著的情形聯合攏來所促成的——封建制度和天主教教會的衰微，美洲和印度航路的發見。因為封建世系和附屬於封建世系一般從人的傾覆，因為歷來的農民租地變為廣大的牧羊場，因為管理土地不依天主教和封建的精神，而應用商業上的制度，於是一般農民就被逐於土地之外；還有許多完全沒有財產的人，失了他們歷來的生活方法，或墮落成爲一種漂流不定的浪人；或被逼遷入城市中。近世一般貧民因為這些原因，受了許多痛苦，才出現於歷史的舞台上。

在他一方面，便有一種資本階級的發達，和無產階級相對時，資本階級所以發達是由於

奴隸貿易，由於開拓美洲殖民地和兩印度，由於綠土地從天主教和封建制度轉入現行制度而起的強奪，侵害，和行賄。然因開關和擴充世界大市場，更使國內工業大加振作。所有以前的舊商社都拋棄了或解散了，而初期的工業組織，在一種幼稚的資本主義管理之下，經過初次痛苦和奮鬥的時期；到後來因大機器的發明，蒸氣作為原動力的應用，和十八世紀末工廠制度的興起，於是工業上的大革命便完成了，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也完全發達了。

資本主義的制度就是這樣成立的。我們應當記憶，在資本主義的各種組織之中，和經過資本主義歷史上各種時期，資本家的大目的是在奪取贏餘價值，去增進他的利益和保障他的利益。我們現在就應當詰問這種贏餘價值是怎樣得來的？

資本主義制度的發軔點就在各種商品的流通。我們已經知道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是為交換所支配的。然交換一事如果只是互易等值的東西，那麼，便沒有贏餘價值的利益可言。在交換之中，一定要有一種東西使買主可以利用，使他比較原來因那種東西所付出的價格，還要得到一種更大的價值。



那種所需要的東西，便在工人的勞動力量中得到了，因為一般人自己缺乏生產工具，不得不仰給於擁有這種工具的資本家。換一句話來說，工人在市場中只有一件唯一的東西是他能夠拿出來的，他便於一特定的時間內，在一種一定的價格之下，將這種東西賣出來，我們稱那種價格爲工錢；工錢的數目，是和維持工人及預備將來勞力的供給（在他的家庭中）所必需的生活品之價值相等的。資本家在工廠中或礦山中利用工人的勞動力量，生產一種超過工人工錢的純粹價值；就是他付了工人的工錢及全部用費外，還有一種贏餘，這只好算爲他的工人之無價的勞力。這種贏餘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贏餘價值，就是一種無價勞力的產物。

利用贏餘價值一事，在人類社會中是一種很古的現象。在倚賴奴隸工作的各種社會中，和封建制度之下，利用別人工作的產物這樁事是明的，是毫無隱諱的，並且是強迫的。在資本主義的制度之下，利用別人工作的產物是隱藏在自由契約的形式之中的。但他的效力是一樣的。工人沒有工作的工具，他的工作力量便毫無用處，所以這種強迫雖隱藏在自由的形式之中，然他對於工人是一樣地利害。工人必定俯就這種自由契約，不是這樣，他

就會餓死。

資本家用這種方法得了贏餘價值，他又搜羅各種有利的方法去積集贏餘價值。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中有好幾百頁將積集贏餘價值的各種方法詳細描寫出來了。馬氏從英國最好的歷史紀錄裏和議院各種委員會的藍皮書中，引出很長的和很多的證據，處處證實他的議論，這是英國工業制度中種種弊端的一幅慘淡無光的畫圖。這是英國工業興盛中一種黑暗的和悽慘的反面。那種慘無人道地延長工作時間呀，那種不顧人情地利用婦女及極小的小孩子作工呀，那種極端地疎忽衛生事宜呀，——總之只要可以減少生產的費用，只要可以增資本家的利益，雖然將所有人類和宇宙的公理都違背了也不管；凡此種種都是歷史上的事實，這是馬克斯極注重的，所以他便引用極多的例證，將這種事實明白解釋出來了。在英國國內，因為要限制一般貪得無厭和毫無忌憚的資本家，因為要防止工業人民道德上和身體上的墮落，經了半世紀極激烈的戰爭，才有一種英國工廠條例（The English Factory Acts）出現，在這種工廠條例的歷史上，以上種種弊端都證實了。

我們現在應當將資本主義發達的過程詳細考究一番。在舊制度之下，工業是由各個人舉辦的。生產物既是由一個人自己的勞力，用他自己的材料和工具製成的，那麼，他便得到生產物的全部，這是毫無疑義的。在古代這是生產中一種經常的方法。

在現行制度之中，生產的方法便大不相同了。資本制度的制度中一種最顯著的結果就是生產是一種社會的工作，由許多人在工廠中聯合攏來，着手實行的；但生產物便為各資本家所得去了：這就是社會的生產，資本主義的利用。在古代財產是由個人自己的勞力得來的，而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的財產，是別人勞力的產物。這是全部資本史上一樁自相矛盾的事情。所有現代各種對抗和紛亂的情形，都是胚胎於此點。社會的生產和資本主義的利用是兩不相容的，如果這種制度發達及於全世界，他那不相容的程度將愈加顯著。

社會的生產和資本主義的利用既兩不相容，在和這種事體有關係的人民中，自然會發生對抗的形勢出來。一般利用生產物的人成爲一種有產階級，而社會上的工人組成一種無產階級，這是新時代中兩種歷史上的階級。還有一種顯著的和重要的結果，就是我們在工廠中

既有了這種組織，我們在工廠外又有一種自由競爭的紛亂情形出來。一般利用生產物的資本家都力爭獨占市場，毫不計算市場需要貨物的分量是怎樣的——各人只顧自己的利益，將貨物充滿市場，並且用偽造貨物，行賄，和陷害種種方法，去壓倒他們的敵手；這種經濟的戰爭對於社會上種種利益都是大有妨害的。資本主義的制度既經發達，機器便愈加進步了，因為不注意機器改良便是在戰爭屈服了；機器既經改良，應用人力之處愈少，於是一般工人無事可做，至於餓死；而資本階級對於這種情形是非常滿意的，因為當工業特別活動的時候有許多、閒的工人可以隨時雇用，當競爭中所不能免的壓迫出現的時候，又將工人逐出工廠，這是於資本家很有利益的。

但是因技術進步，工業的生產力增加，鎖路雖廣，仍然是有供過於求的傾向。這種情形是萬不能免的，因為大多數人口的消費是降至極小的限度，他們所購的貨物，不過是維持生活不可少的東西。一方面依資本主義自然的公例，他是傾於限制鎖路，而在他方面，他又用盡許多好的和歹的方法去擴充鎖路；這種情形又是資本主義的制度中一椿自相矛盾的事。

此事的結果就是各種貨物充滿市面，達於極度；貨物不能行銷，便釀成一種商業上的危機，便發生蔓延很廣的恐慌，窮困，和饑荒的現象，這是由於財富過多所致的——傳立葉稱這種現象爲財富過多的危機 (Crise Pléthorique)。

這種危機隔若干時期出現一次，每次出現，比較上次危險愈大，蔓延愈廣，到了現在，他便成爲一種痼疾，永久不退了，而資本主義的世界，在財富不均的大重量之下便立腳不住了。資本主義取了這種途徑本是依照他自然的公例。生產逐漸集中於一般大資本家和大公司的手中，而一般貧民在他們之下組織攏來，受一種訓練，變成一種大規模工業中的軍隊了。但是一種危機才去，他種危機又來了，連接不斷，一直到恐慌，停滯，和紛亂成爲一種普遍的東西，於是產階級再沒有能力管理工業界，便非常明瞭了。從實際上說起來，現在種種生產的勢力都四起反抗資本主義對於他們所加的許多限制。

社會的生產和紛亂的分配，兩不相容，是明明白白表現出來了。近世民主主義受了長期的和艱苦的經驗之訓練，便具有一種卓識，了解他自己存在的情形。生產的社會性是爲

他所明白承認了。無產階級將政治上的權利攬到手中，籍政治上的勢力，未了便完全掌握社會中經濟的事業。這種階級排斥一般資本家，他們將生產工具攬入手中，按照他們的利益，去管理這種工具，因為他們的利益就是社會全體的利益；於是社會經過一次革命便入於社會主義時代，而這種革命的終止，不是僅僅憑藉權力所致的，但是由於社會進化中自然的公理使然的。這種結果是由於社會進化中固有的原則所決定的，這是和私人的意志及目的不相干的。凡那些最有勢力和那些眼光最遠的人所能夠盡力之處，就是力求預先懂得社會大運動的公例，並且力求縮短減輕新時代產生的痛苦。凡各種階級盡力反動，要將歷史的輪盤向後面倒推，這是徒勞無功的。但是一個人如果心靈眼快，了解時代的趨勢，並且甘心情願和這種趨勢去共同工作，那麼世界進步一定要更容易些，更順利些，並且要更迅速些。

贏餘價值在歷史的過程中所演的事實，我們也儘可不同轉多說了。資本家利用勞動的生產物，因為他含有一種贏餘價值。生產物中有一部分變成贏餘價值，代表純粹利益，於

是資本家爲他所引誘，便利令智昏。贏餘價值是資本主義的初步，中權，和結局。他在資本主義的起源，進步，衰微，和傾覆中都是一樣進行的。他是好幾世紀歷史發展的大過程中一種鎖鑰；他是極大的進化中一種密訣。當時代向前推移不止，他便變成種種公然的密秘了。資本主義以前得了這種滋養品之力不少，現在他却飽極生厭了。資本主義因爲贏餘價值太多的緣故，便將他弄僵了，終至於死去。

現在我們就要問馬克思派對於資本主義傾覆以後，有無籌備將來或爲新社會所採用的方略。馬克思在他所刊佈的傑作中，對於指導我們的方法說得很少。他所明白標明出來的意見，就包含在下面一段議論裏面：——「我們當組織一種自由的人民聯合會，用公共的生產工具去作工，並且將許多私人的勞動勢力合成一種社會的勞動勢力。這種聯合會中全體的生產物就是一種社會的生產物。這種生產物中有一部分將再用爲生產的資料。這一部分生產物當留爲社會的財產。但是生產物中其他一部分當用爲維持生活的資料，爲聯合會各會員所享用。所以這種生產物便當分配於各會員。至於分配的情形，當按照生產組

織的特別性質，和生產者歷史上發達相符的等級，隨時改變」。於是馬克思繼續又說，每個生產者在生活品中所得的分子，將按照他的工作時間而決定多少。工作時間就是各生產者在公共勞動中所出的勞力分量之標準。也就是他在公共消費的生產物中所應得的生產物分量之標準。

此外昂格思對於國家也有一種重要的意見表示，昂氏是可以完全代表馬克思的。當無產階級已經將政治上的權利攬入手中，將生產工具變成國家公產以後，國家便將消滅。在舊社會之中，國家是掠奪階級的一種機關，他是用作維持掠奪中種種現狀的。掠奪階級在職務上是社會全體的代表，然在實際上他們不過是代表他們自己罷了。但是國家一旦變成社會全體真正的代表，國家便使他自已歸於無用了。在一種沒有受治階級的社會中，什麼治人階級呀，生產的紛亂呀，和生存競爭呀，都消滅了，沒有什麼事情要用壓制，所以像國家這樣東西的壓制力便無存在之必要。國家第一種行為是真正成為社會全體的代表——以社會的名義擁有生產工具——這也是國家最後獨立的行為。將來有一種掌管生產事務和別



的一切事務的機關去代替那種治人的政府。國家不是被剷除了；他是自行消滅了。

在實際上，這兩種意見所指出的社會情形，和無政府派所籌畫的方略，根本上並沒有什麼差異。他們兩派都希望有一種新時代出現，使人類得生活於自由的聯合會之中，而管理社會事業，無須使用強迫手段。

大家應當知道馬克思和他那一派所籌畫的方略，是一種經濟的革命，這是按照歷史發展中自然的公例而實現的。但是我們要懂得馬克思心中所指這種革命的完全意義，我們便當記憶他是以社會的經濟制度作為社會之基礎的，他以為這種制度可得決定社會制度中各種組織。所有法律和政治的組織以及哲學和宗教，都是根據經濟的基礎而成立的，並且是根據經濟的基礎去支配的。這種情形是和他的方法及他對於世界觀相符合的，然這種世界觀是和黑格爾派的世界觀相反的，他說，「黑格爾將思想作用，標出一種獨立的題目，名為理想，他以為這是創造實體的東西，而實體不過是理想的外表罷了。反之，我以為理想不是別的東西，是一種在人心經過變化的物質」。馬克思對於世界觀是一種明明白白的唯物論

馬克思將研究的辯論法 (Dialectic method) 應用於他所假定的世界上。辯論一語在黑格爾哲學和別的哲學中是很通行的。這個名詞在唯物的世界觀中似乎不大合宜。辯論在馬克思所主張的制度中，即指研究事業是於歷史發展的過程之連環體中，將連接之處，追溯出來，在社會發達之中，考究一種時代怎樣繼續別種時代，凡人生和歷史的事實及狀況不是固定不動的東西，但是川流不息的實體中種種變化不已的表徵，而科學應當將這種變遷所經的軌道表現出來。馬克思和昂格思兩人並且喜歡用黑格爾有名的三重進程的詞句——本題，反句，和總合——去表明資本主義的發達。古時一個人倚賴自己的勞力所得的財產，就是本題。在資本主義的時代，一個人倚賴別人的勞力所得的財產，是上面那種財產的反對。無產階級排斥資本家就是這種反對的反對，或是總合。馬克思應用黑格爾的詞句，是僅用作文學上的語式，還是他真正相信黑格爾主義的痕跡，這椿事是不容易斷定的。

馬克思派的全體論旨是一種進化的和革命的社會主義，而以唯物的人類歷史觀和唯物的

世界觀爲基礎的。社會主義是一種社會的革命，是由歷史進化的公例而決定的——這種革命改變社會中經濟的基礎，也將改變社會中全體組織。

我們爲便利起見，可以將馬克思派的社會主義總括如下：——

(一) 唯物的世界觀及唯物的歷史觀。

(二) 研究的辯論法。

(三) 經濟制度是社會制度的基礎；社會，宗教，和哲學之法律上及政治上的組織，是按照經濟的基礎而規定出來的。

(四) 資本主義之歷史上的發展；從十五世紀以來，資本階級是怎樣發達的，和他對峙的無產階級是怎樣發生的。

(五) 資本階級利用並且積集含於生產物中的贏餘價值，遂致巨富，而無產階級所得的工錢，僅足維持生活。這種情形是社會的生產和資本主義的利用。

(六) 工廠的組織；社會的紛亂。

(七) 這種紛亂當商業上大危機的時候，愈加利害，即此可見中等階級再沒有能力去宰制生產上的勢力。

(八) 要解決各種自相矛盾之點，只有明白承認生產的社會性。無產階級將政治上的權力攬入手中，然後將生產工具變為社會的財產。

(九) 國家向來是一種壓制生產階級的機關，將來會變成一種無用之物，自然消滅。從此以後，政府的職務就在管理工業上的進行事宜。

馬克思的著作是一種自然的資本史，書中和勞動有關係之處，尤特別詳明，而書中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將最好的經濟學中兩條重要的原則發揮出來了——勞力是價值的泉源，但是勞動家自己從這種價值中僅得了一種維持生活所必需的工錢，所有贏餘部分，均為掠奪階級得去了。李嘉圖的經濟學中有兩條原則是自相矛盾的，就是他的「工費鐵律」，和「勞力是價值的泉源」，而馬克思的傑作，可以說是這兩條原則之詳細歷史上的發揮。馬克思對於勞動的概益和李嘉圖對於勞動的概念都是相同的，至對於李嘉圖兩條原則歷史上矛盾之點作

一種邏輯的解釋，是馬克思的著作所擅長的。然李嘉圖和馬克思兩人對於勞動的界說顯然是過於狹小。他們說勞力是財富的泉源，這種勞力便是手工的勞力。在初期的工業之中，銷場狹小，技術也是最簡單的，最粗劣的，在這種情形中的勞力；很可以說他是價值的泉源。但是在近世工業之中，銷路遍於全世界，技術也非常複雜，自由競爭也非常激烈，而在初創之中的發明敏捷，勇猛，決斷，和在管理之中的技能都是很重要的要素，既是這樣，那麼以前勞力在生產中所要求的獨占的地位，現在便不能允許他了。所以李嘉圖的原則不能夠成立。

馬克思以為資本家的利益，都是從利用無償勞力的生產物而得來的，這樁事，在歷史上是不真實的。資本家在工業創始和管理之中，須擔負生產事業中最煩雜和最重要的部分。馬克思又以為資本是資本家所利用的無償勞力之累積物，這是他上說自然的結果；在歷史上這說也是不正確的。資本家在過去的累積之中，如像在工業管理之中，已經做了一部分極重要的事業。所以資本也不限定是輪軸之物，而在經濟組織之中，自由交換制度如果是

一種通行的互利方法，那麼，借貸金錢而獲取利息這條原則便不能夠加以反對。總之，馬克思以無償勞力說去當作解釋資本主義制度起源和發達的鎖鑰，這樁事是和歷史不相合的。

這是李嘉圖派幾種重要原則中一種完全邏輯的結果，並不是經濟發展中事實上精密的記載。

馬克思的無償勞力說和他自己社會進化的哲學中普通的原則是不相符合的。他以為歷史的推移是由物質的勢力而決定的，歷史是許多有次序的現象中一種連續物而為自然的公理所支配的。現在我們可以拋棄馬克思派所宣言之原則中所生的反對論，他們說按照倫理上的概念去裁判自然的經濟上之作用，是不正當的；然馬格思在他的傑作中好幾百頁裏面却挾一種革命的力量，按照倫理上的概念去裁判自然的經濟上之作用。要和這一派的原則完全相合，便當說明最初資本家的精力和發明力，在決定一種經濟時代的生存和發達之中，是最重要的要素，並且自由的確定，在破除舊封建制度的縛束而代以新制度的時候，也是一種很重要的條件。所以資本家沒有得到無償勞力的生產之時，便有一種極大的社會上和工業上

之職務應當履行，他在歷史的發展中做了一番重大的事業。至於工人的地位和職務便要次一等。

總之，馬克思沒有十分認清新社會勢力的發達便有許多新職務跟着發生：就是創始和管理工業上的企業。這種職務不能包括於勞力之狹義的界說中，他在進步之中是極重要的；凡履行這種職務的人有一種極完全之歷史上的理由，可以為他們生活於工業界中和分得工業產物的保障。然一般新工業領袖所做的各種事業，也不能夠都藉此說為護符，這是無容我們多說的。他們當實行工業上企業計畫的時候，常常是粗暴，苛刻，殘忍，並且毫無顧忌，關於此等事體的證據是很多的。這樣的工業方針將來是否應當繼續下去，討論這個問題，也不能夠因上面一樁事便先存成見。

馬克思力爭贏餘價值是由無償勞力得來的，他這種議論和他自己科學的歷史家及哲學家之身分是自相矛盾的。當馬克思少年時代勞力是價值的泉源這一說，很為一般經濟學家所承認，並且有許多舊派中人以為此說是很公正的，便將他採入他們所持的樂觀主義中。然

一般經濟學家却沒有採納這種原則中明白的結論：就是，勢力既是財富的泉源，勞動家便應當享有財富的全部。一般社會主義家便不是這樣，他們即刻就將此說對於現行的經濟制度之關係，看出來了。馬克思在他所做的反對蒲魯東的論文中，將許多應用這種原則於革命計畫的著作家列成一表（從霍布頃斯（Hopkins）起，他的政治經濟學是一千八百二十二年出版的，正在李嘉圖的傑作刊布五年之後）。

霍布頃斯恐怕是霍格新頃（H. Hogarth）之誤，霍格新頃在一千八百二十五年刊布一種小冊子名為保護勢力反對資本的要求（*Defence of the Claims of the Poor against the Claims of Capital*）書中含有勢力是價值的泉源等意見。這種原則是很簡單的，並且似乎能有成效，所以便非常動人心目。這種原則為舊經濟學所認可，為社會主義家所應用，為馬克思所採納。這種原則如果是講演於李嘉圖派的經濟學家之前，是一種不可辯難的反證論；但是在歷史的事實之前，便沒有立脚之地了。然這種原則却是馬克思學說中的柱石，這真是他的學說的大弱點。他的贏餘價值論是他的資本主義制度史中一種最動人的要素。他自己最可原諒的地方，就是他這說，是從舊派的經濟學中抄來的。

昂格思將他的朋友馬克思的成績總括權來，分為兩大發見——（一）唯物的歷史觀，（二）



暴露資本主義利用贏餘價值的生產之祕密。唯物論是世界上一種很老的學說。現在一般有能力思想家都拋棄這種學說，我們在這裏也無容討論。至於說社會上一切制度文物，如哲學宗教之類，也包含在內，都當藉經濟上的要素說明出來，這是一種誇大之詞，是不待煩言的。歷史是記載人類向許多方面活動之事實的。人類已經做了各種事業，凡這些事業雖當看作一種有組織的全體，然他們却各有一種實在的和獨立的價值。要想藉一部分去說明全體，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然馬克思使大家對於歷史中很重要的經濟方面加以極大的注意，這是他的一大功績。大家對於人類生活中經濟的要素非常疏忽，就是一般哲學的歷史家對於此點也非常疏忽。這種疏忽，半由於經濟方面缺乏材料，半由於歷史家的偽職務觀，而主要原因，就在他們都是一種上等階級，他們沒有特別志願去研究那些不時行的題目，如和下等社會每日勞動有關係的事體之類。於是歷史的真因都被大家忽略了，或完全誤會了，各種事實結果的真因本深藏在人民的經濟生活裏面，然大家却從任意擬定的、或想像的行爲之中去尋找，這種實例也

不知道有多少了。我們現在才知道歷史中的大部分應當在這種新光線之中，重行修改一次。

現在我們對於馬克思將開始批評。他因為抱一種唯物論的歷史觀，所以他對於社會必經之途徑所持的議論，常含有一種宿命論(Fatalism)在裏面。但是他關於革命的願望所持的議論更加果決，實超過他這種議論之上。我們看見他這兩方面都是言過其實的。他的學說中最著的特點就是他對於行爲中革命方法的效能，過於重視。他心中所想的社會發展，是有很大的歷史上的破敗，和激變，及災害跟着出現的。他的學說中這一類的特點，是很可爭議的，然這些特點在他早年的著作中非常顯著，而在共產黨宣言中尤甚，就是他以後半生也仍然是免不了這些弊病。按照他最後的學說，將有一種極大的革命之禍災，去結束資本主義的時代；他這種說法，應當視爲那種即刻跟着出現的社會和平時代底一種極不好的準備。他以為無產階級受壓制，服苦役，以致於退化，現在這種革命事業須他們去完成。這種無產階級去做一種這樣偉大的歷史上的職務，能夠做得好嗎？能夠有所成就嗎？

馬克思遇事專斷，而持論又太偏於抽象的一方面，在他的研究和描寫事物的方法中，這種弊病極多，這是他的學說中一種重要的缺點；這種缺點在馬格思所稱爲他的第二種大發見中，尤特別顯著——他的贏餘價值論。

我們如果回想馬克思一生事實和他的經驗中種種重要的情形，那麼，我們對於他的論旨將更加容易領會。我們已經知道，當他六歲的時候，他的全家由猶太教而改信耶蘇教，他因此便失掉了他的祖宗的舊宗教信仰中種種遺傳，而又沒有習慣於新宗教信仰中種種遺傳。

馬克思和許多處境相同的猶太人一樣，所有以前的種種遺傳對於他都不發生影響，所以他對於觀察世事實具有一種無偏無黨的資格。他的秉質極高，而學問又極深，他在歐洲應當可以做一個最自由的首領。他實行做事的精力也不亞於他的聰明學識。

然馬克思畢竟採納哲學中一種狹義的唯物論，這真是一樁可惜的事。他本是一中最嚴厲的批評家，然他在一種很早的時候，毫不審慎，便採納那種爲亞丹斯密和李嘉圖所倡的價值論，並且當他後半生的時候，他便毫不遲疑，將這種學說應用於一種極大的思想系統的建

設上，和社會主義的傳播上，這種社會主義的傳播就是要引起全世界的革命。這種學說也是一種尚未成熟的獨斷之見，在人類思想上常有極大的和不良的影響。

馬克思從他的法學博士的祖先所得的遺傳性，很有影響於他的奇異的思想方法，我們如果潛心去觀察他這一點，這也不算是全然涉於幻想。他的爲人非常敏銳，非常精細，他做事非常詳盡，甚至因過於詳細，反至不真實，他分別事物，無微不至，常因此流於抽象和故意矯揉造作一方面，凡這種特點是歐西思想方法中所沒有的。依照猶太法學博士的習慣，而應用這種邏輯於革命的唯物論上，真算是別開生面的。

我們知道當馬克思的心性正在未定的時候，黑格爾的哲學在德國正得勢；而依照最自由的和最純潔的歷史觀講起來，研究黑格爾的學說，不能夠說是研究歷史的一種好訓練。認真說起來，要研究歷史對於客觀的事實，須具一種謙遜的態度，在學校中的哲學這種態度是不容易達到的。

馬克思是一個德國人，他受了黑格爾派的陶冶；他一生大半從事於勞苦的私人事業，流

亡於外國，並且反對當時極占勢力的種種意見和制度。他雖是一個主張唯物論的人，然他却十分注重事實和歷史。當我們讀他的著作的時候，我們便覺得他書中的事實常和他所要採納的種種公式互相衝突。

亞丹斯密是政治經濟學的開創者，他起初也是一個空論家，但他是一個蘇格蘭人，當時所有最有能力的蘇格蘭人都爲法國思潮和普通常識所陶鑄。他不是和馬克思一樣去從事革命，他是表同情於一種時機已到的主張，而馬克思所代表的主張不獨時機未到、並且他這種主張還沒有達於十分明瞭的程度。講到學問和哲學上的力量，馬克思比亞丹斯密要更高一等；但是論及合於歷史上的道理之處，論及事實和實體，亞丹斯密比馬克思便強得多了。在亞丹斯密的傑作中，我們看見哲學是爲事實，歷史上的知識，和真知灼見所支配的。馬克思在他的著作許多最重要的章節中，一味專憑自己的意思，矯揉造作，他硬將他心中所抱的種種公式應用於歷史的事實上。無論這種弊病是在黑格爾的哲學中，或是由於馬克思不善應用這種哲學，然有一樁事是毫無疑義的，就是這種哲學的影響已經使馬克思的著作受了

極大的害處，如果不是這樣，他的著作或者已經成爲一部極好的歷史著作了。

所以我們只能夠直說馬克思的歷史著作並沒有達到最高的歷史觀。他這種著作缺乏自由的見地，清晰的觀察，同情，和公正，這都是最好的歷史的成功，所必須備具的。馬克思的歷史著作是用作極力宣傳一種主義的東西，所以這種著作便不能不爲他所擔任的職務所擾亂。

我們對待歷史的方法，務必承認歷史上的事實和人物，一如他們本來的面目。事實是實在的；而歷史上的人物不是理想中的人物。馬克思當和別人一樣，只能行動於人類所能及的範圍之內。他一生的大事業，一則是喚醒世界的無產階級，使他們懂得他們的地位，職務，和命運，二則是發現科學上種種事實，使人類發展中的新時代，得由各地工界創造出來，並且促其前進。這是一種很複雜的事業，在這種事業之中，科學和實行應當並重，而純粹科學上的歷史研究，因與一種狂熱的和革命的實行合在一處，自然是受累不淺。

馬克思從事於革命事業，這不是他的過錯，這是無待我們煩言的。自他出生以後，德

國一班富於獨立性和創造力的人，都迫而變成革命家了。馬克思對於歐洲當時的反動力，從不主張讓步，從不主張調和。他在利蒙廟中(The house of Rimmon)從不頂禮膜拜。在人類思想史上，像他一樣的人不願阻力如何強大，不管環境如何絕望，一直往前，毫不變更他的路線，直是罕見罕聞的事。一般輿論對於他沒有一點效力；凡無聊的情緒，和溫柔憐愛的弱點，在他的強傲的個性中，都沒有絲毫痕跡。

馬克思自以爲他所擁護的主義是天下的真理，是人類中最大的事業，他求貫徹他的主張，便冒了種種危難，毫不怯顧，他一生光陰，都消磨於此，我們看見他這種事實，如果不以最誠懇之詞，對他表示極端的敬意，那就未免可鄙可恥。當他努力進行他的大事業之時，他那種誠實，勇氣，自制，和熱心，經過許多年的艱苦，受過許多人的指摘，仍然是始終如一，即此一端，便足以表示他具有英雄的品性。他的秉質極高，他的思想和動作都勝過常人，如果他要肯走入世間自私自利的康莊大道，他在普魯士國中，或者已經居極重要的地位了。平常一般人都相率趨於專制主義(despotism)和非開化主義(obscurantism)，以便自圖

私利，馬克思非常輕視這種主義，他做無產階級之科學上的擁護者，努力奮鬥，艱苦備嘗，至四十年之久，而在這四十年之中，他多半是流亡在外國。世上人大概都是喜歡生活於安樂榮耀的境遇之中。至於像馬克思一樣，經過四十年的苦難，不屈不撓，勇往直前，世上具有這種英雄氣概的人，恐怕就不能多見。

講到學問，哲學上的銳敏，和文學上的力量，馬克思在十九世紀經濟學的思想家中不居第二。他似乎是一切經濟的學問之主人翁，他並且精於邏輯學，他極善應用他的邏輯於經濟的學問上。但是他的特別長處，還在他對於近世工業的技術發達和經濟發達所具的知識，及他對於社會發展中種種趨勢所具的真知灼見，這種趨勢是由技術的要素和經濟的要素而決定的。他關於這一方面的種種學說無論是對的或是不對的，然從他這種學說所發生出來的許多問題，在將來許久的時期中，一般經濟學的思想家不能不加以極大的注意。馬克思所以成爲一個科學的經濟學家，不是因爲他的贏餘價值論，但是全在這一點上。

上面批評馬克思那些話固然是正當的，但是還有一層，他的偉大的功績是因他在近世經



經濟運動中是一個科學的研究家，和資本主義時代中一個哲學的歷史家。現在一般有名的研究家都承認歷史——經濟的歷史在內——是許多有次序的現象之連續體，凡在連續綫內的各種情形都有種種特別的事實和傾向標明出來，凡我們現在所鄙棄的種種法律和原則，以前都是歷史上必要的，正當的，和真實的。依照這種歷史發展中根本上的原則，所有種種組織和法制以前是很重要的，以前在人類進步中，構成一種時期，現在或逐漸發生矛盾和流弊出來，變成老朽不中用了。凡經濟上社會的和政治的組織，在一種時代中，是人人生活上進步的和適宜的法制，到了後來這種組織便變成人生生活上的障礙物和桎梏了。馬克思派說這就的確是現今經濟制度的情形。現行的種種組織，使地主，資本家，和工人立於自由競爭之下，發生許多矛盾和流弊出來了。以前這種組織，增進了社會的生命，現在還是這種組織，便使他窒息幾至於死去了。他們以為我們現時最重要和最有力量的傾向是趨於一種程度更高的範圍更廣之社會的及經濟的組織——就是趨於社會主義。我們相信他們這一說就是社會問題中心點。馬克思在歷史上的地位就全靠他對於解決這一點有多少實在的

貢獻。

當馬克思在世的時候，他的意見就有實現於兩種運動中的表徵，這兩種運動在最近的歷史上占重要的位置——國際工人協會和德國社會民主黨。馬克思在國際工人協會中從開創時就是一個重要的首領；而德國社會民主黨雖是由拉塞爾發起的，然不久便入於馬克思的勢力範圍之內了。馬克思親作國際工人協會開始式的演說詞，並且草擬黨中的章程，他的論調比較一千八百四十七年直言不諱的共產黨宣言要更溫和一點。然沒有多久的時候，潛伏於這種運動下面之革命的社會主義，便忽然得勢了。國際工人協會對於馬克思給他一種很好的機會，使他得傳播他的主義，這是毫無疑義的。國際工人協會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命運，將於以下兩章中大體說明出來。

## 第八章

### 工人國際協會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現在勞働問題已經成爲一種國際問題，這是支配一切之歷史的勢力中一種不可免的結果

自有歷史以來，人類中便有許多團體發生國際上的關係。尼羅 (Nile) 河及幼發喇底斯 河 (Euphrates) 的兩岸，是世界文明最早的發源地。希臘人 及菲尼西亞人 (Phoenicians) 將這種文明輸入於地中海沿岸。羅馬人 從希臘人 中承受這種文明，又加以他們自己的一種極有價值的文化，將他輸入西歐 和中歐 各國。凡羅馬人 所統治的國家，耶穌教會 都跟着他們散佈各處，但是這種機關不限定於羅馬帝國 以內；即羅馬版圖 以外；他也到處傳播耶教。

在沐受希臘羅馬文化 和耶穌教 教化的國家中，常有一種特別的國際上的同情：凡種種觀念和組織大概都是彼此相同的。封建制度 和教會，武士制 和十字軍，論他們的影響都是屬於國際方面的。

那個時候和現在的情形是一樣的，凡種種重要的意見和大運動，都不能以國家的範圍去限制他。在歷史發展和進步的時期中，種種至高無上的事業已經特別使人類高出於種族成見之上，並且已經有許多原則將他們聯合攏來了；這種原則比較使他們分成各民族的原則，要更寬大些，更高深些。

當十六世紀宗教大革命的時候，德國人、聯合瑞典人和法國人去敵抗他們的同國人。普通耶穌教教會（The Catholic Church）這個名詞，一見就知道他的意義，他從古至今是一個極大的國際上的機關。

十八世紀的開化含有一種國際上的影響，當法國大革命的時候；世人因為非常關心於政治上和社會上的自由，一時便將愛國的常情打破了。德國人呀；意大利人呀；甚至於英國人呀，有許多場所，都預備在他們自己的國中；以法國革命勝利的代價，去實現一種較好的制度，使大家享受幸福。然這種情形是一時的，後來法國革命的熱忱便為新法國自圖私利的人所利用——這種熱忱變成一個抱極端自利主義的人之器械。

在我們這個時候；蒸汽和電報已經成爲一種國際大運動的傳達機關。所有人類現在所做的各種大事業，比較從前，規模更大——如宗教，科學，文學，和技術等。

在社會普遍的發展之中，商業和工業自然也包在裏面。我們要找出這樁事的證據，只須向任何種日報中考察各種大市場和交易所的成績就成了。在圍繞英格蘭銀行（The bank

of England) 的一小段地面之內，所有財政上的交易事務，對於全世界有極大的影響。就是一個平常的國民一頓極簡單的早餐，也是一種國際上的大職務，因為須有許多國家的生產物相合攏來，作為他的早餐，去滿足他的慾望。

從十八世紀中葉以來，近世工業的方法和應用在英國已經發達了。沒有幾年以前，英國是新工業中一個最大的代表，也差不多是新工業中一個唯一的代表；然到了現在，凡是沐浴過歐洲文化的國家，都有這種新工業，就是歷來閉關自守的東方各國，也漸次習慣於這種新工業了。在各國的資本家中，產業競爭逐年利害起來了。以前的生產物大半或全體是供給地方之需要的，現在他却要尋找一個極寬廣的市場。

勞力在工業中是第一種要素，他在上面所說的那些情形之中，便具有種種最重要的國際上之勢力和關係，這是我們所不必驚訝的。他反抗資本主義，必定要根據國際的地盤，將他的意見宣佈出來。在最近六十年的自由競爭之中，一國廉價的勞力常常將別國昂貴的勞力壓下來了。愛爾蘭人，德意志人，比利時人，和意大利人，時常使英法兩國工人對於提

高生活程度的努力，歸於無效。歐洲人移居美洲，繼續不止，遂使美洲勞力受一種壓迫。中國人和東方別的民族生活程度極低，便使美洲和澳洲的工人大起恐慌。現在正在東方所組織的大工業，將來對於西方的工人和資本家，一定同是一種極大的危險。

有許多國的資本家久已竭盡智謀，用各種明言的或默認的方法，共同聯合攏來，保護他們自己，敵抗範圍極廣的自由競爭所生之種種結果。一般作工的人看見我們所指出來的事實，看見這種先例，爲什麼他們不想法子去整理他們國際上的種種利益呢？

有許多人爲復古派的政府所放逐，流亡在外國，他們便竭力從事於國際的勞動組織，將新思想的種子輸入外國，將同一志趣和同一命運的人聯合攏來，想盡法子要把他們共同的壓制者一概推倒。著名的國際工人協會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Working Men) 大半是由這種流亡在外國的人所發起的。

當一千八百三十六年的時候，有一羣德國亡命之徒在巴黎組織一種祕密的社會，名爲公正者同盟會 (The League of the Just)；他們的黨綱就是共產主義。他們因爲和一千八百

三十九年在巴黎所起的暴動有關係，遂移到倫敦去了。他們在倫敦遇見北歐各國許多工人

，在這些國中，德文是一種普通的語言文字，因此他們的同盟會便起首含有一種國際的性質

。他們的同盟會所經過的變遷也不止這一樁事，一般會員起首覺悟在現時情形之中，他們真正的義務不是嘯聚黨羽，去製造陰謀詭計，也不是結合多人去從事革命的暴動，他們真正的義務是竭力傳播他們的主義。這種同盟會的基礎，就是偏於感情的共產主義，這是他們所守的格言「人類都是同胞」(All Men are brothers) 一句話做根據的。他們見了馬克思的學說，他們才知道無產階級的解放一定是要用科學的真知去做引導，使一般貧民懂得他們自己生存和歷史的情形；他們才知道他們的共產主義的確應當是一種革命的共產主義，但是這種革命一定是要和社會發展中種種不可逃避的趨勢相符合的。馬克思這種學說中主要之點，就是種種經濟上的組織足以支配社會全體的組織，所以在社會發展中第一樁要緊的事，就是改變種種經濟上的組織，這一說現在在他們的同盟會中有一種很深的印象。

這一羣亡命者現在和馬克思互相交通，至一千八百四十七年他們在倫敦開一次會議，會議的結果就將他們的同盟會改組，更名為共產黨同盟會 (The Communist League)。

這種同盟會的宗旨，在他們的憲法第一條中已經概括說明出來了；「本會的宗旨是在推倒有產階級，使無產階級握掌政權，剷除基於階級爭鬥的舊社會，而建設無階級制度和無私產制度的新社會」。

馬克思和昂格思兩人受同盟會的委託，將他們的黨綱作成一種宣言，這就是那種共產黨宣言書；這是距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二月革命之前不久發佈出來的。我們要想把這種宣言的精神和目的描寫出來，最好將一千八百八十三年這本書再版的時候，昂格思所作的序子寫出幾段在下面：——

「唉！這種宣言此次出版的序子，務必要我一個人簽名啊。馬克思對於歐美兩洲工界全體盡力之處，比較別人更多——他現在長眠於高門 (Highgate) 他方的墳墓中，他的墳上已經長出草來了。自他死了以後，這種宣言沒有訂正過，也沒有增加過。所以現在我必



須明白陳述如下。

「這種宣言書中最透徹的意思是：經濟界的生產和由這種生產所生出來的各種歷史時代之社會的組織，是構成這種時代之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基礎；於是（自古代土地公有制消滅以來）人類的全部歷史就是一種階級爭鬥的歷史——在社會發展之相異的時期中，被掠奪階級和掠奪階級互相爭鬥，受治階級和治人階級互相爭鬥；但是這種爭鬥現在已經到了一種危急的時期，被掠奪和受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將社會全體從掠奪，壓迫，和階級爭鬥中一勞永逸地救出來，他們便再不能夠脫離掠奪和壓迫階級（有產階級）的羈絆——這種透徹的意思全是馬克思一個人單獨想出來的」。

「所有各種社會的歷史，從古至今、已經是一種階級爭鬥史」。這句話就是這種宣言的鎖鑰。「但是現代有一種顯著的特點，就是這種爭鬥已經由繁變簡，成為兩種階級對峙的形勢；人類全社會漸漸分為兩個互相敵視的大營寨，兩個互相衝突的大階級，就是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這種宣言的大部分是這兩種階級的一種註釋和討論，所有他們所以發生

出來的歷史上的情形，所有他們過去；現在，和將來相互的關係，都說明出來了。

要想將這種宣言簡單剖解出來，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並且也無簡單剖解之必要，因為在馬克思那一章中，我們已經有了一種見解和此相同的記載，並且那種見解還要更完備些；更含有哲學上的思想。這種宣言含有一個少年革命黨如火如荼的精力和熱忱，他的主義就是馬克思的主義。這種主義是以一種粗率的，誇大的，和激烈的言詞宣佈出來的。這種小冊子既是作為傳播一種主義的武器，那麼，我們便不能夠希望他說理陳詞的時候，具有一種自制的和緩的態度，或是一種明白的觀察，或是一種公平裁判的善意，這些東西是一種嚴正歷史的敘述所必需的。

工資鐵律是用一種最強硬和最誇張的言詞說明出來的。創造這種鐵律的人對於別人說他們願意剷除私有財產這一種挑戰，他們便答道，依一個人自己的勞力所得的私有財產，已經是被剷除了。現在他們所願意剷除的東西是資本家利用別人勞力的制度。他們對於別人說他們要打破家庭制度這一種挑戰，他們便向那種有產階級反詰道，你們也這樣說嗎！

你們利用一般婦女和小孩子在工廠中作工，你們已經將家庭制度打破了、有了這種原因，賣淫和通姦等事非常流行，家庭中維繫之物已經弄斷了。他們對於別人說他們要消滅愛國心這一種挑戰，他們仍是出以同一的態度，不肯承認，他們說：工人沒有國家。

這種宣言是由一班流亡在外國的青年擬出來的，他是一千八百四十七年做成的，沒有多久之前，英國和歐洲大陸勞働情形的黑幕才揭穿出來，這是一種最初的調查；凡有人心的，見了這種事實，都應當懷一種痛恨之心，我們如果忘記了上面這些事實，那麼，我們便不能夠了解這種宣言。

這種宣言既是工人第一次國際聯合的宣言，所以他在歷史上特別重要，大家對於他也應當特別注意，除此以外，他是十九世紀最著名的宣言中之一種宣言。

昂格思說，「當二月革命幾星期以前，共產黨宣言正送往倫敦付印。從那個時候以後，他便週遊世界了。他差不多被人譯成世界各種語言文字，在許多情形相異的國家中，他仍然是視為無產階級運動的一顆明星。共產黨同盟會的舊格言「人類都是同胞」一語，現

在却用「各處貧民都聯合攏來」這一種新戰聲去做他的替身，這一句話便明明白白將階級戰爭的國際性質宣佈出來了。過了十七年，這種新戰聲又驚動全世界，因為國際工人協會將牠當作他們的格言，到了現在各處貧民軍已經將他寫在他們的旗子上面了」。

我們已經知道一千八百四十八年的革命是法蘭西，意大利，德意志，奧大利和匈牙利的人民反對舊式政治上的組織和制度所起的一種運動。這種運動對於共產黨同盟會的作爲未免生了幾分阻力，因為這種會的勢力太薄弱，對於當時各種事業沒有多大的影響；但這種運動對於同盟會的會員也是一種機會，因為他們因此都得重返祖國，當這種騷擾時代在德國許多地方以發生民主主義努力奮鬥，很占優勢。

自革新運動的反動力戰勝以後，大家都知道有效力的革命活動之希望暫時又已經消滅了。一種未曾有的工業繁盛時期現在起首出現。資本主義正達於一種發達更廣的情形，這是以前沒有見過的，這種事實很足以表明當時對於因無產階級的利益而從事於傳播主義的活動，是很不順利的。當資本主義對於前進的社會發達已經成爲一種障礙物，當資本主義的

組織顯然是過於薄弱和狹小，不足以供更遠大的發展之用，那麼，反對資本主義才有成效可言，馬克思和他的一般黨徒都是這樣推想。所以馬氏便從實行活動的舞台之上抽身出來，回到倫敦，從事研究學說。工人第一次國際聯合到了一千八百五十二年遂告終止。有許多思想深遠的觀察家都以爲這種運動已經消滅了，再沒有復活的希望。

但是一千八百四十九年復古派政府的勝利不是解決革命時代所起的各種大問題；他不過是將這些問題延擱在一邊罷了。不到幾年，歐洲人民又開始在舊式政治組織的縛束之下，騷動起來了。一千八百五十九年意大利反抗奧大利的變亂；普魯士自由黨反抗政府的爭鬥；普王和畢士馬克決意藉普魯士軍隊之力毀棄德意志舊同盟，建設一種統一的德意志——凡此等事都是一種新進步的表徵，不過這些表徵所具的形式各不相同罷了。不久在法蘭西，西班牙和東歐洲也有同樣的活動跟着出現，這些事體足以證明歐洲人民的歷史是一種有機體的運動，而這種運動所達到的程度及所生的功效，常足以擾亂一般政客의 預謀和先見。自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以後，各國政府處處都受牽制，不得不將革命時代人民替他們代擬的政治

計畫，見諸實行。

社會問題和剛才所說的政治運動似乎只有一種很疎遠的關係，然社會問題的復活却是歐洲不能遏制的新生活中一種另外的表徵。拉塞爾所發起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和在馬克思庇蔭之下而出現的範圍更廣和價值更大的國際工人協會都是一種明顯的證據，指出歐洲許多先進國的工人階級現在打算在人類的道德方面和物質方面要求一種較優的待遇。我們現在要將名副其實的國際工人協會的發生撮要說明出來。

國際工人協會所以得到一種發生的機會，第一當歸功於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倫敦萬國博覽會(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London)。法國工人送了許多代表來參觀這種博覽會。法皇對於國人此次參觀，非常贊成，並且極力幫助他們；巴黎有許多著名的報紙也熱心鼓吹，以為這一次參觀不獨是使工人知道博覽會中工業上的寶藏之一種方法，並且兼剷除兩國關係中歷來罅隙和忌妒的種子之一種方法。當法國代表參觀博覽會的時候，英國一班同志在共助會會館(The Freemasons' Tavern)中歡迎他們，雙方在此處將關於勞働利益的一致

，和共同增進勞働利益的必要等事，互相交換意見。

一年之後，法國工人的第二次代表又越海來英。拿破崙三世對於「一千八百六十三年

波蘭變亂，起了一種自私自利之心，他的政策中有一部分是鼓勵輿論表示同情於西歐各強國干涉波蘭一事。在這一次英法兩國人會見的時候，所有關於波蘭復興和反抗資本而謀勞働

利益的公共會議等事的意見，都發表出來了。然直過一千八百六十四年他們才有一種決絕

的舉動，是年九月二十八日，萬國工人大會在倫敦地方聖馬丁大廳 (St. Martin's Hall) 開會

。畢士烈教授 (Professor Beesly) 在會中當主席，馬克思也親自到會。這個會的結果就

是指派臨時委員會草擬新聯合會的憲法。這種委員會是由各國五十個代表而成立的，而英

國人約居半數。當這個委員會第一次開會的時候，所籌得的錢數只有三金磅，國際工人協

會的財政起初的數目是非常之少的，然這種協會將來却要震動全世界了。

起草憲法的職務最初是由意大利人馬志尼 (Mazzini) 擔任的，但是這位意大利愛國家的意見和方法，與創設國際勞働協會的事業，實不大相宜。他所草擬的章程適合於政治上的詭謀，

是以一種極強大的中央集權爲準則的，這是他一生精力所注集的地方；他極力反對階級爭鬥，他對於經濟上的見解是很含糊不定的。反之，馬克思對於最有進步的勞動運動，表示極大的同情——這種運動大半的確是由他製造出來的，並且是由他指導的；所以起草憲法的職務現在便落在他的手中。凡他所擬的開始式的演說詞和種種章程都由委員會全體採納了。

在這種開始式的演說詞中，有三點是特別注重的。第一，馬克思力爭自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以後，工業和國家財富的發達雖然極速極巨，然大衆的疾苦沒有減輕一點。第二，每日十點鐘工作的爭議既已成功，這就是表明中等階級政治經濟學的破裂，而供給和需要之自由競爭的行動，須以社會管理去調節他。第三，許多勇於作爲的人所創設的生產協會，已經證明大規模的工業而輔以近世的科學，無須資本家的存在，能夠見諸實行，毫無防礙；並且工資勞動 (Wage-labour) 和奴隸勞動 (slave-labour) 一樣，工資勞動不過是一種過度的體制，在共同勞動 (associated labour) 之前，一定是會消滅的，因爲這種共同勞動可以使工人作工勤勉，使工人的精神喚發，使工人的心中快樂。



工人的數目甚多，這就是他們成功的方法，但是成功的實現非由工人互相結合不可。

國際工人協會的職務是使工人有效的結合實現出來，因為要達到這種目的，一般工人務必將國際上的政治事業擱入他們自己的手中，務必監視他們政府的外交，務必確守關於個人和國家的道德上簡單的規則。「這樣的政策的爭鬥，構成工人階級解放的爭鬥之一部分；各處的貧民啊；大家快聯合攏來！」

國際工人協會章程的序言，含有國際社會主義各主要的原則。工人在經濟方面屈服於據有作工工具的人之前——就是，屈服於據有生活根源的人之前——這樁事就是各種苦役的原因，就是社會上的疾苦，智力方面的退化，政治上的倚賴之原因；工人階級經濟方面的解放是一種最大的事業；凡政治上的運動均當附屬於這種解放的下面；工人階級的解放不是一種什麼地方問題，也不是一種什麼國家問題，但是一種社會問題，要想解決這種問題，非各先進國人民通力合作，必然沒有成效可言。

「國際工人協會是因爲這些理由而創設的。他的宣言如下：

「凡屬於本會的各社會和各私人，須承認真實，公正，和道德三者為他們對於彼此行為的標準，所有人類都沒有種族，宗教，和國籍的區別。世間應沒有盡義務而不享權利的事實；也應沒有享權利而不盡義務的事實」。

序言中主要的意見就如上文所說的；我們只要把這種意見發揮出來，我們便知道國際社會主義的綱領。凡序言中所包含的學說，無論我們對於他是否真實和是否可以實行的意見如何，然我們對於馬克思描寫這些學說所用之流利的和巧妙的文體，總應當存一番敬意。像馬氏這樣顯著的才能和學問，專用在一種蔓延極廣的運動上，在世界的歷史中，真是一樁不可多見的事體。

國際工人協會所以創設，是因為要在工人協會中，組織一種聯合的中心點和一種有統系的共同協作，而這些工人協會都是抱定同一的宗旨的——就是，工人階級的保護，進步，和完全解放。如果大家認這種會的組織為一種專制的中央集權的組織，那就錯了。這種會是一種聯合的方法，是一個報告和着手增進關於勞働利益的中心點；凡要和他相結合的各種

社會，還是維持他們自己的組織，不受搖動。

國際工人協會在倫敦設有一種總會議。凡會長，會計員，和秘書長當以英國人充任，而各國則用一個通信的秘書在會議中代表一切事務。這種總會議（General Council）須召集每年常會；並且對於國際工人協會中一切事務，為一種有力的管理，但是各地方的社會對於各種地方問題，有自由處置之權。有許人因為要有一種更進一步的聯合方法，遂贊成各國工人應當各有一種全國的聯合團體，以全國的中央機關為代表，但是無論那一處獨立的地方社會，都不能夠受絲毫限制，使他不能和總會議直接互通消息。國際工人協會的措施，在一方面鞏固中央指揮權的效能，而在他方面又允許地方和全國各聯合會一種真正的自由，並且使他們對於他們地位上的特別任務，有很大的活動之餘地。

馬克思對於創設國際工人協會固然是出力最多，他對於指導國際工人協會也擔負一部分主要的責任。凡各種會議所進行的事項，可以說是對於他所草擬的國際工人協會開始式演說詞和章程中所含的計畫作一種討論，解釋，和執行。有許多代表蒲魯東（他死於一千八

百六十五年)派，布浪葵 (Blanqui) 派，和巴枯雷派的人，也占很大的勢力；但普通一般趨勢是和馬克思的意見相同的。

第一次議會將決定國際工人協會的憲法，原來是想於一千八百六十五年在不來塞開會的，但是比國政府禁止這種會議，於是總會議便不得不在倫敦開一個評議會。第一次議會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九月在尼李汪開會，有六十個代表出席。馬克思所草擬的章程爲會中所採納。會中議決用一種騷動的方法將每日工作時間漸次減至八點鐘，又擬定一種極詳盡的教育制度，這是知識和技術兩方面並重的，這種教育一定可以使工人的程度高出於上等階級和中等階級的水平線之上。會中所有社會主義的原則不過是用一種最普通的條款規定出來的。關於勞働一事，國際工人協會並沒有製作一種涉於空想的制度，他不過將許多普通的原則宣佈出來罷了，他們的目的是在乎自由的共同協作，因爲要達到這種目的，國家中積極的權力務必從資本家和地主的手中轉移於工人的手中。

法國代表提議將屬於智識階級的貧民屏諸國際工人協會之外，這種提案便引出一種有

趣味的討論。這種貧民也被承認在工人之中麼？凡屬於這一種階級的說客和騷動者大都是懷抱野心的，他們已經做過許多很壞的事體了。反之，將這一種人屏諸社會主義的活動之外，一般勞動者便失了許多替他們服務的大首領，並且屬於智識階級的貧民，受資本的壓迫，和別的工人階級是一樣的。將智識階級的貧民的屏諸協會之外，這種提議，遂被否決。

第二次議會於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在盧薩(Lausanne)開會，此次議會關於造成社會主義的學說有極大的進步。會中議決要打破各大公司獨力壟斷許多運送機關和交通機關，須將這種機關改爲國家的產業，因爲在各種公司之下，役使勞力，遂使大家的人格和身體上的自由受很大的損害。這種議會鼓勵共同協作的社會和增加工資的努力奮鬥；但是他却極力促起大家的注意，要他們預防危險，當擴充這種社會的時候，須和現行的制度不相違背，不然，他的結果必致造成一個第四種階級，並且造成一個完全困苦的第五種級階。要想將社會改革徹底並且確實完成起來，只有完全依照互助和公正兩種規則，對於社會全體作一種繼續的努力。

至一千八百六十八年九月，第三次議會在不律塞開會，在這一次會議之中，凡以前社會主義的原則是隱約含在國際工人協會的宗旨中和宣言中，現在却明白說明出來了。有九十八人代表英格蘭，法蘭西，德意志，比利時，意大利，西班牙，和瑞士諸國出席於此次議會中。會中議決凡鑛山，森林，土地，和一切運送機關，及交通機關，都應當作為社會的公共財產，或是民主主義之國家的公共財產；凡這些東西都應當由國家交給各工人協會，而一般工人應當在社會所決定之種種合理的和公平的情形中，使用這些東西。會中又議決一般生產者只有藉協作社會和互相保證制度之力，就能夠取得各種機器，互相保證制度這一種主張，顯然是對於蒲魯東黨徒作一種讓步。這種議會自提議組織一種更完善的同盟罷工的計畫之後，又回轉討論教育問題，大家以為要實現一種完善的，科學的，職業的，和生產的，教育制度，却有一種惟一不可少的條件，就是縮短工作時間，他們對於此事，特別注意。

「凡勞力的全部生產物，應當為勞力所有」，這種根本的原則在下面的議決案中是被承認了：「凡建設於民主主義原則之上的各社會不承認資本所利用的各種東西，無論這些東西

是借用一種租金，利息，利潤的名目，或是借用別種名目。勞力應當具有全權，他應當享有全部的報酬」。

此次議會對於在法德兩國間臨近眉睫的戰鬥，鄭重宣言，以爲這好像俄國所常起的一種內亂，並且要求各工人反抗各種戰爭，認他做一種有組織的殺戮行爲。會中贊成遇有戰事發生，當用同盟罷工的方法去相抵制。他要求各處工人對於這種抵抗戰爭的同盟罷工，當作一致行動。

至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國際工人協會在巴塞爾 (Basel) 開第四次議會，他對於社會主義的宗旨，再沒有規定之餘地。將土地由私人手中變爲一種集產這一條議決案，現在又重行聲明一次。有人提議剷除財產相續權，但是沒有得到大多數的同意，因爲雖有三十二個代表投票贊成剷除這種制度，然有二十三個代表投票反對這種議案，並且還有十七個代表拒絕投票。

我們現在如果從國際工人協會的歷次議會一事轉而考察他在歐洲所占的勢力的歷史，我

們將看見他的成功是非常之大的。英國工聯 (English Trade Unions) 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在協費得 (Sheffield) 開會，會中有許多代表所組織的評議會，極力催促工聯和國際工人協會互相聯絡；於是國際工人會對於英國工聯的會員是常予以實力的幫助，阻止歐洲大陸廉價的勞力輸入英國。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巴黎製銅的工人因要求增加工資，爲工廠主人所解散，國際工人協會極力援助他們，此舉也得到一種實在的成功。當一千八百六十八年的上半期，南都德意志有一百二十二個工人社會在努倫堡 (Nuremberg) 開會，宣言和國際工人協會互相結合。至一千八百七十年卡墨蘭 (Cameron) 通告他是八十萬美洲工人的代表，這八十萬工人已經採納國際工人協會的原則。

國際工人協會即刻散布於歐洲東方各處，如波蘭和匈牙利等；他和各種社會互相聯絡，他在西歐各國創辦各種報章雜誌，專門鼓吹他的主張。歐洲報館中各重要報紙機關對於他的運動非常關切，極表同情；泰晤士報 (The Times) 對於不律塞議會刊佈四次社論。然國際工人協會被大家猜疑，都以爲他和歐洲各種革命的運動及騷動都有關係；因此他在世界的



史上便得了一種惡名，都以為他是一種推翻社會和毀滅社會的集中點。他的權勢與其說是由於他實在的勢力，不如說是由於他所代表的主張是很可以見諸實行的，因此便可以號召大衆。他的組織是不很堅固的，他的財源是很枯竭的；凡歐洲大陸各聯合會會員和他互相結合，多半不是要去幫助他，但是希望他幫助。

至一千八百七十年，國際工人協會決定會於革命運動的老中心點巴黎地方，每年常會就在此處舉行。這種計畫因法德戰爭遂沒有成爲事實。然這一次戰爭却大有助於國際工人協會，使他的種種原則在世界上更加顯著。當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奧德戰爭的時候，國際工人協會已經鄭重宣布戰爭的罪惡；現在德法兩國中各同志的社會和倫敦總會都嚴重抗議，反對戰禍的復起。國際工人協會的德國會員中有許多人倡言反對本國合併亞爾沙士（Alsace）和洛林（Lorraine）兩洲，因此便觸了政府當局之怒。

國際工人協會所代表的勞動界之民主主義對於宣佈戰爭的罪惡，是非常迅速的，並且是非常勇敢的，這是將來一種可喜的預兆，無論什麼人都將承認此說。他使我們心中懷抱一

種希望，就是民主主義的勢力既布滿於各國的公會中，那種喜歡戰爭的情慾或至於衰歇。對於戰爭這種大題目，除了工人以外，沒有人具有一種更好的資格可以發言，因為在各種時代中，那種黷武精神所弄出來的禍災和痛苦，一般工人受害最深，而由戰勝攻取所得之悲慘的榮耀，他們又絲毫沒有分。

一千八百七十一年法國地方自治團在巴黎所起的暴動，世人都誤會他和國際工人協會有什麼關係。其實國際工人協會對於這一派既沒有助他發起，也沒有替他指揮；會中的法國會員雖有許多人和他結合，然這都是由他們私人負責，與協會無關係。國際工人協會事後和巴黎地方自治團志同道合，這是很顯明的。自這一派失敗以後，馬克思以總會議的名義做一篇很長的並且很鋒利的宣言，稱贊他在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他的各種計畫真正是要增進工界的利益的。「工人的巴黎和巴黎的地方自治團將永遠被人讚頌，視為一個新會中有光榮的先驅。一般死難的義士將常記着在工人的心裏。歷史已經將那些殲滅這一派的人釘在犯人架上，而他們的牧師圍着架子祈禱，想救出他們，是沒有有效力的」。

巴黎地方自治團所起的暴動是因爲爭巴黎的自治權，這是毫無疑義的，他此舉得到下等階級的助力最多。他對於巴黎的民主主義所發生出來的過分之中央集權，作一種抗議，巴黎比較法國各省時常要占優勝位置，並且自德人攻襲巴黎以後，巴黎便擁有武器。但是此次亂事固然是要求地方自治，然他也是反抗資本階級經濟上壓迫的一種革命。他的計畫中有許多地方是我們所稱爲社會急進的計畫。

在巴黎因爭地方自治而起的變亂，有兩種重要之點，是和社會主義最相接近的。第一，這種變亂是一種反抗國家或中央政府的革命，他是以地方自治爲社會中主要的原則。這就是說巴黎地方自治團所要求之政治上的組織，是社會主義的發達所不可少的，就是工人的一種自治團體。第二，這種地方自治團所起的變亂，無產階級當時加入的占大多數，這種無產階級是社會主義所擔任特別保護的，他們在巴黎不很懂得拯救他們自己的方法，但是對於他們所受的壓迫非常厭惡，並且對於中等階級中一班投機者非常憤怒，因爲這一班人自法蘭西帝國傾覆以後，便襲據中央政府，任意妄爲。

如果說這種地方自治團抱有一種明瞭的和遠大的宗旨，那便錯了，因為他們實在沒有什麼確切的宗旨。我們如果說他們對於大家所要求加於他們之歷史上的使命，他們自己知道，那便是不對的。法德戰爭的高壓所發生之可怕的激動，自然使法國人心中非常紛亂不定；而一班擔任指導大眾的人無論是在巴黎或是在別處，都須從國家的恢復一途苦苦地去索摸他們的路綫。當時法國不能夠說是有了一種正式的政府；於是地方自治團便趁了這個機會，要使一種政治的新轉機實現出來。我們希望如有人要著他們的真正行動史，那麼著書的人須在感情和成見已經十分下降之後才可動筆。他們的興亡故事不過是許多不幸的煩惱和禍患中一方面罷了，幸而這些煩惱和禍患不是常時在這樣可怕的形式之中，降臨於世界各國的。

從這一點看起來，國際工人協會的衰落和傾覆一定要開始了。英國的工聯專注意於國內實在的利害關係，對於國際工人協會種種措施，從來沒有多大的興味；德國社會主義家自己不相統一；並且缺乏基金，又為警察所壓迫，不能大有所為。

國際工人協會最壞的仇敵只怕還是在他自己的家裏。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巴枯甯和一羣

無政府黨徒歸入國際工人協會起初他們便和馬克思所率領的大多數人互相水火。我們也不能說馬克思是很喜歡中央集權的，然他的意見和方法自然是完全爲一般無政府黨徒所嫌惡，於是決裂之事遂不能夠避免。

一千八百七十二年九月當海牙（Hague）議會的時候。兩方決裂之事遂發生出來了。

開會時有六十五個代表列席，馬克思也在其內，馬氏和他的黨徒經過一番氣勢洶洶的討論之後，便將無政府黨逐出會外，後又將總會議移到紐約（New York）。此次議會在阿姆斯特丹（Amsterdam）開一次會議之後，便閉了會，開會時重要的特點就是馬克思著名的演說。

他說，「在十八世紀的時時候。一般君主和王公時常在海牙集會，討論關於他們朝代的利益。在同一地方我們現在決定開勞働的裁判會——這種對照以及出現於世界歷史上的武力，確鑿指出時代的推移。」他不能夠否認，有許多國家，如美國，英國——就他所知道的國家組織中說起來荷蘭也在內——的工人，用和平的方法，能夠達到他們的目的；但是在歐洲大多數國中，武力的確是革命的一種方法，如果時機到了，他們務必訴諸武力」。從

此處看起來；馬克思的原則是，和平的方法如果可以達到目的，使用和平的方法，但是當必須用武力的時候，便當使用武力。武力也是一種經濟上的勢力。他末了就表明他的決心；在將來的時候，和在過去時候一樣，他一生精力務必專注於社會的主張上面，務使這種主張得到勝利。

馬克思的國際工人協會之總會議從倫敦移到紐約，這就是這一個會結局的見端。這個協會苟延殘喘，到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在尼李注再開一次議會，於是便斷氣了。那種自稱爲自治黨徒的破壞派是巴枯甯所統率的，他們的歷史是一部血史。這一派的計畫我們將在無政府主義一章中知道他的詳情，至於他的大略就是要推翻現行的一切組織，而以自治爲基礎；將各種制度，重行改造一番。這一派于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在南部西班牙大起變亂，以求實現他的計畫，同時他的黨徒在巴斯洛那 (Barcelona)，塞維爾 (Seville)，卡地 (Cadiz) 和卡特機那 (Cartagena)，建設他們特別形狀的政府——他們在最後所說的那處地方又襲據西班牙的鐵甲艦隊中一部分。西班牙國軍費了許多氣力，才將這種變亂削平。那些自治黨

徒氣息奄奄，一直到一千八百七十九年才不見了。

國際工人協會主要的和實在的目的，是要做各國工人通力合作的共同中心點，使他們達到普遍的解放。然他的成功却很有限。並且不過是一時的成功罷了。他所抱的宗旨是一種很大的理想，但是實現這種理想的時機尙沒有成熟。千百萬工人國籍不同，社會發達的時期不同——大家言語不通，一點兒閒功夫也沒有，並且缺乏游歷的資金；和宣傳主義的目的，他們既是在這樣的情形之中，怎樣能夠爲一種有效力的組織呢？然他們這樣努力去求達他們的目的也是不能免的；因爲勞働含有最重要的國際上的利害之關係，這是無須我們反覆重說的。有許多人或者仍希望這樣的努力應當再現於世界上。但是國際工人協會所籌擬的大計畫至少也可以說是時機未熟，並且他使一般工人不注重於實行的方法，但集精會神於很遠的目標上，甚至於集精會神於烏託邦的目標上，使他們從事於時機未到之革命計畫，即使這些計畫都是爲大家所企望的，然國際工人協會的勢力也是不夠實行的。

然在一種重大的運動之中，實行第一步是很關緊要的。國際工人協會所做的事業，實已

超過第一步。他在世界之前宣佈一大主張——貧民的主張，千百萬受痛苦，被壓迫的勞動人民的主張。他是一種傳播機關，他宣傳一種能夠繼續發達的大主張，所以他在世界歷史上占重要的位置，他所宣傳的教訓，各國政府和人民都可以學習的。他的大使命是從事於傳播他的主義，關於此點，他得到極顯著的成功。馬克思和他一班黨徒的意見多半是藉國際工人協會之力，傳播於世界的。各國政府最怕社會革命，最反對社會革命的各原則，然他們對於國際工人協會所發出來的種種問題，不能不加以注意。這種運動是不會停止的，他經過許多年之後，將以種種方法，要求全世界的注意。

國際工人協會雖然是死去了，然使他出生的種種勢力仍是活潑潑的。他所宣傳的種種原則仍然是爲大眾所注意的。他將一大堆問題置諸世人之前，使他們去研究去經歷並且從疑惑，爭鬥，和痛苦之中去追求，一直到得了一種很好的和有利的解決才止；這是我們所熱心希望的。

有許多人努力去解決世界種種問題，常因這種事業過於偉大，他們的力量簡直是絲毫不



能相稱，然我們不當因這種事實便生一種失望之心。人類起首爲這種大努力的時候，就好像小孩子在黑暗之中摸索路綫一樣。然一個時代的失敗，時常指出以後一個時代中成功的路道。國際工人協會在一種非常困難的形勢之中，努力去做世界上現代的一種大事業。他的成功不過是一部分的成功，關於此點我們也無須驚訝起來；凡他所遺下的教訓，將大有裨益於將來，這是我們信得過的並且是我們所希望的。

從實際上說起來，國際工人協會不過是受了暫時的朦蔽罷了。遍佈全世界的各種社會主義的社會，仍然深知他們所從事的運動，是一種含有國際性質的運動。他們雖然沒有一種正式的組織，然他們却代表同一階級的要求和熱望，具有公共的同情，並且是求達同一的目的。他們行爲的方法雖各大不相同，甚至於他們所抱的主義也各相異，但是他們都覺得他們在歷史的奮鬥和趨勢中，是屬於同一的潮流。

國際運動在代表各國的種種議會中，即刻又開始出現。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在干城(Genève)所開的議會，卽是一個例，不過他沒有什麼很顯著的特點。一千八百八十九年七月十

四日是巴士梯 (Bastille) 獄傾覆的百年紀念日，當時在巴黎所開的議會，比較以前所有社會主義的議會要大得多啦。當時因為主義不同的緣故，共有兩種議會，一種議會是代表很強硬的馬克思派的，一種議會是由於溫和派的代表而成立的，他們是願意和別的民主主義的黨派協同動作的。但是這兩種議會中主義的差異，也並不是什麼界限判然的；他們中間相異之點，大半起源於私事，而經手發出請帖的法國社會黨尤大有關係。當時所以生出不和睦的事，是由於查驗會員的委任狀時，態度不對所致的。兩種議會都主張一種有力的集產主義，並且同時都催促籌出保護勞動的種種實行的方法，如星期日休息和每日八點鐘工作制等等皆是。馬克思派議會是由三百九十五個代表而成立的，溫和派的議會大約有六百個代表，都是由世界各文明國家中派出來的。

國際議會以後便繼續開會，一千八百九十一年，他在不律塞開會；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在齊利池 (Zurich) 開會，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在倫敦開會。在不律塞和倫敦所開的議會是毫無秩序的，這多半是由於大多數出席議會而具有無政府黨同情的代表所鬧出來的，這樁事很可

以證明工人的國際機關和歐洲的列強會 (The Concert of Europe) 一樣，都是沒有預備向前進行的。

世界既爲工人的國際機關所震動，又將爲各國政府之國際機關的計畫所驚駭了。一千八百八十九年瑞士政府提議由與工業競爭上最有利害關係的各國，組織一種關於勞動的國際公會。當一千八百九十年的上半期，德皇發出諭旨，中有一條含有同一的提議，於是這種問題又有了一個新局面。德皇所舉出來付討論的事件，自然是工人的國際機關所要辦的事件中一小部分。保護成年人勞動一事，除了在礦山中勞動外，是屏諸公會的事件之外的。星期日勞動，保護婦女，小孩子，和未成年人，諸事，是會中主要的問題。這種公會極希望各文明國照他的議決案施行，關於此事雖沒有達到目的，然他對於各國保護勞動的立法，却予以一種不可少的和有利益的刺激，這是毫無疑義的。

這種公會的重要結果，就是各國政府承認勞動問題是非常重大的，並且承認這種問題具有國際的形態，是不能夠再漠視的。我們希望這種事實就是世事日趨於佳境的一種見端。

我們還希望在人類進化之中，勞動界的困乏和權利問題，除戰爭和外交諸種關懷的事件外，將占一重要位置，到了最後，戰爭和外交事件都消滅了；勞動問題將襲據他們的位置。一般工人在各文明國選舉中，勢力逐日增長。工人的義務，是向各國政府請求允許他們正當的要求，使他們所期望之圓滿的佳境能夠早日實現。

## 第九章 德國社會民主黨 (The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我們要想懂得近世德國的發達，我們一定要回憶他的歷史上幾種重要的事實。德國的歷史大概是一種分崩離析的歷史，這種現象到了宗教改革(The Reformation)時代，便愈加利害，因為宗教改革事起，德國國內宗教分爲兩種互相爭鬥的教派。這種宗教上的爭鬥在三十年戰爭(The Thirty Years' War)中，激烈達于極點，而由他所發生的災禍也非常慘酷。德國民族本來秉質甚高，在進步的事業中，他們狠具有一種超越別人的資格，然畢竟有這樣可怕的災禍降臨于這樣優秀的民族，在世界歷史中，恐怕再沒有這樣的一樁事體，即或有這樣一樁事，也是罕見罕聞的。德國在三十年戰爭中，無論那一方面——經濟上，政治上

和道德上——都受了損傷，一直到現在他還沒有十分恢復原狀。因為國內的分離和虛弱，便引入外國的干涉和壓迫。好幾世代以來，法國的根本政策是助成德國的分離，使他自己得在西歐維持他的霸權。

普王大腓列特力 (The Great Frederick) 的戰勝攻取，德國大著作家——雷生 (Lessing) 石藥 (Schiller) 和哥德 (Goethe)——的著作，他的大哲學家——康德 (Kant) 費西特 (Fichte) 碩零 (Schelling) 和黑格爾——的著作，及一千八百一十三年自由戰爭 (The War of Liberation) 的猛烈爭鬥，都足以使德人驚起，回復他們的國家觀念。但是德國國內仍然是不相統一，並且他的工業上的組織遠遜于英法兩國。封建制度一直到十九世紀過了許多時候仍然存在，而在亞爾柏 (Elbe) 河以東一帶地方封建制度尤非常盛行。機力紡織器也沒有輸入國中；就是在進步最快的萊因地方，到了十九世紀的中葉，才有這種機器。

德國人民對於自由戰爭的結果非常失望。一般國民和農夫自脫去法國羈絆以後，都覺得他們以前對於國家具有一種熱忱，便不惜流血，不惜花錢，到了現在，他們這種熱忱是毫

無益處的。德國一班王公將勝利的結果都據爲己有，而向來的種種惡習；在舊制度之下，仍然是流行不止的。國內惟一的大改良事業就是他的世仇法國人在萊因地方所興辦的各種事業，這是德國政治上的反動力所不敢剷除的。

德國一般優秀分子在這種情形之中，心裏便漸次有一種極不滿意的傾向，這是勢所必至的，我們也不必大驚小怪起來。一個祖國在國內既不統一，在國外又毫無勢力，一般王公貴族厲行專制主義，養成一種卑諂之風，對於社會進步橫生一種阻力；德國在文學上和哲學上已經是很有聲譽，而現在各種退化的方法和組織盛行於國內——國事壞到這樣的地步，一個愛國的人如何能夠滿意啊？有了這種情形，於是德國在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革命的騷擾中便占一主要的部分。當時在維也納（Vienna）和柏林兩處，一切舊制度一時都推翻了；德國並且在佛朗克佛召集一個國會。但是德國一般改革家不相聯絡；他們沒有什麼很明瞭的宗旨；他們並且缺乏實質上的力量。那種政治上的反動力本是出其不意，忽然被推倒的。但是當一般自由黨人正在紛紛議論之際，他却指揮他的有組織的軍隊和他們爲難。當

這種紛擾的年歲尙沒有過完的時候，復古派在維也納和柏林兩處又完全占勝利了。

於是德國又入於一種毫無希望的黑暗時代。國會旋被解散了。有許多與此次亂事有關係的人，或是遭殺戮，或是被幽囚。一千八百四十九年，瑞士計算共有一萬一千德國人在他的國內避難，其中一大部分後來逃往美國，便以美國爲家了。這一次騷動在人類煩難的進步中，似乎是一種失敗。

但是這次騷動也不算是完全失敗。這一次騷動至少也證明了許多舊組織是不能夠再行保持的；這些組織中間或者應當剷除全部，或者應當剷除一部。政府當局覺得對於自由主義作一種讓步是很緊要的。於是許多舊封建制度都廢除了。

還有一層，中等階級和工人階級都具有一種新精神，他正在等候那種一定會來的時機；以便活動。過了幾年之後？當創造今日德國的種種勢力開始活動，於是時機便來了。在這種新形勢之中，中等階級和工人階級能夠攜手共進到什麼地步爲止，這是一種很有趣味的問題。社會民主黨人時常歸罪於德國自由主義；說他從來沒有一點勇氣，或一種決心，倡

導各種進步的勢力，去抵抗政治上的反動力。社會民主黨人以為在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革命的爭鬥之中，德國自由黨人對於工界，從來沒有開誠相見，當他們要在政治上的反動力和一般貧民所擁護之民主主義的政策二者之中任選一種的時候，他們却願意和那種政治上的反動力通力合作，所以他們便叛背這種神聖不可侵犯之進步上的主張。近來德國的政治史大半就轉入於這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範圍很廣大，內容很複雜，要想將他正確解答出來，只有依據歷史上的情形，將種種事實，詳細審查一番，然後下一種判斷。

中等階級在英法兩國都完全勝利了。工業上的革命自然是使中等階級得到權勢，然這種革命出現於德國的時候，比較出現於英法兩國要遲得多啦。當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德國的中等階級仍然是在幼稚時代，他們既沒有一種真知灼見，又沒有實質上的資財，足以倡導民主主義，去反對那種政治上的反動力，得到成功；但是他們即或有這些東西，要想他們實行這樣去做，這也不是一種合理的希望。

此外。德國工界跟着他們法國同志的模樣，時時預備闖入革命的途徑之中，未免也有過



當之處，因此便引起一般頭腦清爽之人的驚駭和疑惑，因此便使那種合乎情理和希望無窮的進步的主張，受一種莫大的打擊。在人類中有一派人願意闖入革命的途徑之中，有一派人對於通常含在自由主義名義之下的事件便非常滿足，在這兩派人中間，遲早總會分道而馳，這是毫無疑義的。如果說他們分離太早，那便是沒有理由的。倘若他們能夠向抵抗他們公共的仇敵——封建制度和政治上的反動力——那一條公共的通路走，各人取各人的路線，互有利益，那麼，爲什麼他們不應當這樣做呢？

不幸德國自由黨人和精力健全的社會民主黨人沒有共同的道路。他們分離極早，這樁事本可以說是不能免的。社會民主黨人主要目的在普通選舉；當那個時候，在德國舉行普通選舉和在法國舉行普通選舉，情形一樣，都是將國內保守主義（Conservation）愈加鞏固了。普通選舉在德法兩國中都是使一般農夫和鄉民得到選舉上絕大的權力，而這一般農夫和鄉民大概是在復古派權勢之下，他們的人數比較城鎮中人口又要超過許多倍。德國自由黨人不願意實行普通選舉，因爲此事對於他們沒有利益。他們待遇一般工人和工人的領袖沒

有十足的禮貌或敬意。他們只想利用一般工人做他們的附屬品，他們最優待的辦法，就是利用一般工人做倚賴他們的聯合者。倘若一般工人不願意受這種待遇，他們便預備和工人分離。

一般工人都不願意受自由黨人這樣的遇待，他們於是轉而推戴拉塞爾，此事的結果，我們已經大略說過了。當年代向前推移不止，自由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分離的程度便愈加增高，而一般傾向民主主義的工人，便變成社會民主黨人了。這樣的分離，對於德國健全的政治上的發達，可以視為一種極有妨礙的東西。反之，這樣的分離，便生出一種結果，就是德國中等階級從來沒有一種決心和定見，去指導民主主義向一個真正自由的德國可以立足的途徑進行。德國中等階級所行的政策，是盡力和復古派講和，這樁事一半是出於他們的選擇，一半是由於他們所處的地位不得不這樣去做；一般社會主義家說這樁事就是因為中等階級物質上的利益，去犧牲民主主義的理想。「中等階級的叛逆」，「中等階級的放棄職權」，這是他們當民主主義運動開始時在歷史上所占的地位：這些話語將社會民主黨人歸

罪於德國中等階級時所用之最壞的詞句；都總括起來了。

反之，一般工人以為依照歷史發展自然的公例，有許多人至少應當做他們一時的領袖，現在這一班人却捨棄他們，毫不介意，於是他們便不管時機成熟與否，一心聽從抱有革命見解和做過革命事業人的說話，這種人就是拉塞爾和馬克思等；他們在這種情形之中，遂構成一種革命黨，有許多地方；種這革命黨對於德國人生活中主要的潮流，還沒有一種有裨益的和有組織的聯繫。老實說，這種現象是由於中等階級和工界互相分離所演出來的一種反動力。

我們已經知道全德工人聯合會是拉塞爾在一千八百六十三年所創設的，現在我們將回轉去說明這種會的歷史。到了一千八百六十四年拉塞爾便死了，這個聯合會的會員共有四千六百十人，論起人數是很少的，但是我們務必記憶，這個會存立剛才十五個月。

拉塞爾在他的遺囑之中，推薦倍克 (Berthard Becker) 做他的繼任者；然倍克對於這種煩難的職務，實在完全不相宜。當創設這種聯合會的時候，大家以為最好會長應當可以行

使一種特權。如果當拉塞爾在職的時候，這種辦法或者是適當的。要想得到一個資格相當的人，來主持會務，這不是一樁很容易的事。在這樣一種新組織之中，我們也不用說，自然是沒有幾個有能力的和有經驗的人。所以拉塞爾要選擇一個人，而人才的範圍却非常狹小。他的黨徒中最能幹的人就是石衛次(Von Solweitzer)石衛次本出於佛朗克佛貴族，但是他的名譽却非常之壞，德國一般工人會拒絕他，不和他往來。倍克於是被選為會長，他雖用全副精神指導會中一切事務；然他的智能實在不足，不能勝任愉快；而同時拉塞爾親密的朋友哈慈費爾德伯爵夫人又恃他的財富和他在社會上的地位，獨攬聯合會的財政權，他這種行為是德國一般自重的工人所不能夠滿意的。當那個時候，聯合會中弄得亂七八糟；而一般重要會員又互相猜忌，互相爭鬥。全德工人聯合會正在一種毫無能力的幼稚時代，這樣的爭鬥適足以阻礙他的進步；然他們如果去詳述這種爭鬥，也沒有什麼用處。

倘若我們具有幾分同情，而又毫無偏袒之心，將全德工人聯合會的事業加以考慮，我們便知道如果他在別種情形之中，他所做的事業，真正不能夠說是出乎自然。我們可以實

心去考究，德國工人現在是從一種何等卑賤的景况中努力向上。我們應當記着，無論是在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裏面，他們都是沒有分的；所以他們對於政府中一切事務是沒有經驗的。好幾世代以來，工人沒有集會之權；在一個自由的會議中，他們沒有自由發言之權，他們甚至沒有自由遷徙之權。他們如果向左方或向右方移動，警察和法庭便即刻出來干涉他們。他們沒有可以相信的領袖。如果說德國一般工人在社會活動和政治活動方面，無論什麼事情，都須從新學習，這也不是一種過分的話。在這種最困難和最不定的情形之中，他們須形成一種合於他們的利益和理想的政策；他們須求得一種彼此互相認識的方法，須研究怎樣通力合作的計畫，並還須找出許多可信仰的和有能力的首領來指導他們。

在萊茵河流域薩克遜 (Saxony) 和細列細亞 (Silesia) 中許多工業繁盛的地方，各種不可名狀的痛苦和墮落之事，非常之多。男子，婦女，和小孩子，每天須工作十五點鐘。自工業革命以後，機器輸入國中，於是手藝勞動受了一種不堪言狀的痛苦，遂消滅了。德國手藝勞動和工廠勞動因為英國很有進步的機器工業和他們競爭，壓迫他們，遂使他們都感受

痛苦。

在德國工人的命運中，既沒有一線光明，復無一種希望，而又缺乏一種引導力。凡那些代表國家和教會的人，凡那些代表法律和學問的人，凡那些應當負責任指導他們的人，時常是站在壓制他們的人的中間。

拉塞爾具有一種雄辯的口才，和健全的精神，他覺得要將德國工人從麻木和絕望的境遇之中拯救出來，非常困難，我們看見上面種種事實，對於拉氏所覺得困難之處，還能夠驚訝起來麼？在這種沮喪的情形之中，而倍克又是一個狠平常的人，他遭了失敗，這也不是一樁什麼特別可羞辱的事體。倍克擔任會長之職，期限很短。後來托爾克(Tolke)繼他的任做會長，托氏是一個很有能幹的和很有精力的人；但是當他就職的時候，聯合會的光景實在不能樂觀，會中基金不過六達列。或十八先零。如果財政要是成功的標準，那麼，拉塞爾所創設的聯合會真正是陷入衰落的狀況中了。

在全德工人聯合會早期的歷史中，社會民主報(Sozialdemokrat)是他的一種最有聲色的

特點。這種報是石衛次於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年底所創辦的，馬克思和昂格思都任投稿人之列。但就是在此處地方，聯合會的惡運也出現了。石衛次對於畢士馬克做了許多論說，他所發表的意見，那兩位寄住英國的革命家馬克思和昂格思見了極不滿意，於是他們兩人公然宣布和這種報斷絕關係。石衛次也學了拉塞爾的模樣，如果四週的環境對於社會民主黨是有益的，他便預備和普魯士的保守黨 (The Conservatives) 握手。馬克思和昂格思看見這種政策，便很不高興。他們以為石衛次對於進步黨人 (The Progressives) 表示有力的反對，遂要求他對於封建派和復派古也當表示同一有力的反對。石衛次要求他自己應有按照普魯士國情決定方略之權，因為他對於普國情形，比較流亡在外國的人，要更加熟悉一點。石衛次在社會民主報中做了許多社論，說一個社會主義家對於所宣傳的學說，可以抱一種有聲有色和含蓋一切的見解；但是世界上一個具有真知和經驗的人，當全德工人聯合會和德國社會主義的主張，正在歷史上一種最危急的時候，他將做一番有效力的事業。

當那個時候，德國政治上的情形是最不定的，並且是最紛亂的，而全德工人聯合會須自

已竭力在黑暗中摸索他的路線。組織這種新機關的人都沒有共同行動的經驗，他們並且還須不辭勞苦去創造一種信條。在這種情形之中，要想他們所持的政策向一條明白的軌道進行，這是一樁不可能的事。到了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德國在政治紛亂之中，有一種第一次的大進步，這正值畢士馬克於打敗奧國之後，組織北德意志同盟(The North German Confederation)的時候。北德意志國會(The North German Diet)現在也開始組織，他是應用普通選舉的原則而投票選舉出來的。到了一千八百六十七年第一屆北德意志國會集合開會；在同年之中，石衛次也被選舉為全德工人聯合會的會長。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對於國中的新現象將出一種什麼態度呢？我們當答覆這個問題之前，對於社會民主黨方面所進行的大運動，須略說幾句。

全德工人聯合會的會員多半是屬於普魯士和北德意志人。在薩克遜和南德意志地方，同時也發生一個新工黨，這一黨對於石衛次下一種激烈的攻擊。德國自一千八百六十年以後，新生活的勢力，盛極一時，一般工人受了這種影響，遂組織許多聯合會。他們以為明



明白白用政治上的目標去當作他們的職務，恐怕發生危險，於是他們的聯合會都採用工人教育聯合會（Arbeiterbildungsvereine）的名目。在這些聯合會中，有許多會自附於拉塞爾，但是有許多會自始至終便和他疏遠。有許多聯合會是在自由的民主主義影響之中創造出來的，他們的目的是屬於經濟方面的，大概是屬於政治和教育方面的；但是我們如果要精確講起來，便只能說他們沒有什麼一定的目的，與其說他們抱有一種政策，不如說他們是正在尋找一種政策。薩克遜人和南德意志人看見普魯士的勢力，圍着他們，一天一天增長起來，心中便非常懷恨，這也是的確的。

自拉塞爾創設德工人聯合會之後，到了一千八百六十三年，有許多繼續盡忠於進步黨的工人聯合會在佛朗克佛組織一個總會，這個總會的目的是在防禦拉塞爾的勢力，使他不得侵入他們的中間。但是這個總會却起首非常迅速向民主主義方面移動，他並且由民主主義方面轉入社會主義方面。里布奈西（Wilhelm Liebknecht）和柏白爾（August Rebel）兩人對於這種結果，負主要的責任。

里布奈西當德國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革命騷擾的時候，他曾從中實行活動，後來德國一班亡命之徒跑到倫敦推戴馬克思爲首領，他也是他們中間的一分子；他且並從馬氏學得國際革命之社會主義的種種原則。他又加入拉塞爾的全德工人聯合會，但是他總沒有得到這位首領的完全信賴。在里氏祖宗中最著名的人物，是馬丁路得 (Martin Luther)，他是出於德國家學淵源的中等階級。他的朋友柏白爾是一個工人，當柏氏幼時，他的父母都死了，他變成一個孤兒，後來在各種貧民學校中讀書。他所學的職業是車工手藝，他又發憤自修，從不間斷，他那種勤勉和精微的美德，是很可稱贊的。他的藝能很好，又加以才幹優長，性情堅實，所以他在同伴之中，即刻就有了一種極大的勢力。沒有多久，他在德國工人聯合會中，便成爲一個有力的人物。

柏白爾起初不過是一個自信力很强的急進者，他對於拉塞爾那種雜有普魯士愛國思想的社會主義運動，並不中意。然他的本性既是很精微，又很勤奮，那麼，他從急進主義轉入社會主義這樁事，不過是一種時間問題罷了。當他做德國各種工人教育聯合會代表的時候

，我們看見他在幾年之內便轉入社會民主主義方面，而各種聯合會也一步一步跟着他向前進。許多有力的會員即刻發表他們贊成普通選舉的意見。各種工人聯合會的總會於一千八百六十五年在司徒嘉德 (Stuttgart) 開會，宣佈贊成普通選舉，而他們的機關在同年之中，又用極着力的言詞，聲明捨棄舒爾慈代爾池的一切計畫。到了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工人聯合會的大會在薩克遜的開尼慈 (Chemnitz) 地方開會，他們採用一種黨綱，而這種黨綱在政治方面是完全屬於民主主義的，在經濟方面是開大步向社會主義那一邊走的。至一千八百六十八年這個總會在如刀倫堡開會議，會員中大多數贊成宣佈他們總會對於國際工人協會的種種原則，極表贊同，一致採納。到了一千八百六十九年他們又在萊生那赫 (Eisenach) 開大會，並且組織一個社會民主黨 (The Social Democratic Working Men's Party)，而在同年之中，他們又派送許多代表到巴塞爾參預國際工人協會的會議。這個總會本是進步黨人想用作抵抗社會民主主義的防禦物，現在他却變成一條大路，使一般工人得由此馳入敵人的營寨中。

德國於是有了兩個社會主義的黨派，一個是拉塞爾的全德工人聯合會，他的會員大概都在普魯士，一個是萊生那赫黨。譯者按這就是社會民主黨，因為他是在萊生那赫地方組織的，故又名萊生那赫黨。 擁護這一黨的人多半都在薩克遜和南德意志。這兩派在北德意志國會中都有代表，有一次共有六個社會主義者在國會裏面。他們現在有了這個國會中的演講台，他們便可以向德國人民宣傳他們的主義，但是他們對於畢士馬克所給他們這種機會，並不特別感謝他。一千八百四十八年的革命之人所抱的理想，是在人民自由的行動之下，將德意志統一起來；畢士馬克雖統一北德意志而又輔之以普通選舉，然在這一班黨人看起來，他這樣的事業不算圓滿的。石衛次以為北德意志同盟是一種令人極不快樂，和極不歡迎的事實，但也是一種無可挽回的事實；然社會民主黨務必由這種事實中找一條路出來向前進行，如果他們願意繼續作一個政黨，他們務必以這種事業為基礎，在上面構成一種極相對的組織。

反之，里布奈西把北德意志同盟當做一種復古派橫暴的和背理的事業，他以為這種事業是應當推翻的。他因為要不使這種同盟得以鞏固，他遂拒絕實行參加國會中立法事項。

他不過藉國會中的演說台去宣佈他對於德國人民中一切新措置的抗議。據里氏的意見，畢士馬克這種建設就是使德國分離，使他貧弱，使他陷入苦境，將來歷史一定是會由他的荒跡之處經過的。

當一千八百七十年至一千八百七十一年法德戰爭的時候，德國中愛國的熱潮一時差不多將社會主義的運動淹沒了。當兩國戰爭開始之時，里布奈西和柏白爾對於戰時公債問題相戒不肯投票；他們對於魯普士的政策和拿破崙的政策都是一樣不贊成的。別的社會主義的代表如石衛次等都投票贊成戰時公債，因為他們以為拿破崙如果得了勝利，法國社會主義的工人就會被推倒，歐洲全土將入法軍的勢力範圍，而德意志也將土崩瓦解。但是自從法蘭西帝國傾覆之後，他們大家都投票反對再募公債，他們贊成迅速與法蘭西共和國講和，無須兼併法國的地土。這種意見無論是在德國政府或是在人民中，都不甚嘉納。有幾個社會主義的首領並且被捕，投入獄中。當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德國國會舉行第一次選舉議員的時候，社會主義者只有十萬零二千票，共舉出兩個國會議員。

不久石衛次將他辭去全德工人聯合會會長一職的意思宣佈出來了。他在普通選舉之時已經失敗了。我們知道他居聯合會會長之職，很喜專權，現在他的地位再不能夠維持下去了。

他和普魯士警察及法庭所起的種種爭辯，他在自己黨內所經歷的種種煩惱，他從反對派萊生那赫黨所受的種種侮辱和毀謗，他因為居會長之職所費的光陰，金錢，康健，和安甯，都足以使他不安於位。他處理會中一切事務，老成諳練，洞識時機，以後繼他的任，做德國社會主義者領袖的人，顯然是沒有他這樣的才幹。他於一千八百七十五年死在瑞士。

當一千八百七十一年春季，法工界加入地方自治團在巴黎大暴動的消息傳來了。德

國工人在柏林，漢堡 (Hamburg) ，漢諾斐 (Hanover) ，諸列司登 (Dresden) ，來比錫 (Lobnia) ，和別的大市鎮開大會，他們對於法國的同志在此次戰爭中極力奮鬥，很表同情。

柏白爾在國會中演說，他的演說詞中有一段如下：「現在全歐洲無產階級和那些心中抱有自由獨立的感情之人，都注目於巴黎亂事，這是大家可以相信的。倘若巴黎亂事暫時是被撲滅了，我希望諸君注意，在巴黎所起的戰爭不過是前哨中一點小事體罷了，在歐洲中主要

的爭鬪，仍然是在我們的面前，巴黎無產階級所起的戰聲，向宮殿中挑戰，使小屋子得保平安，把窮困和游惰的事情一起除去這一類的話，不到幾十年，一定會變爲全歐無產階級的戰聲」。

當一千八百七十一年的戰爭狂熱壓平之後，社會主義的運動再又回復他的常軌，當時毫無節制的投機事業，和以後跟着發生之工業上的危機，便將這種運動加以培植。德國當一千八百七十四年選舉的時候，社會黨共投三十四萬票，舉出議員九人。

德國社會主義的運動自一千八百六十二年拉塞爾第一次出現於舞台以後，便步步有德國警察跟着在後。這種運動的首領常被懲罰，受監禁。各種會議常被解散，各種新聞紙和別的組織常受禁止。在演講壇或報館中自由發表意見也是極受限制的。

這樣的經驗，便使一班社會主義的領袖知道互相聯合去抵抗他們公共的仇敵，是有利益的，並且是必要的。石衛次於一千八百七十一年辭去拉塞爾所創設的全德工人聯合會會長的職，這一椿事將德國兩個社會主義的黨派聯合中最大的障礙物移去了。漢森格列衛(Ba-

genolever) 已經繼石氏之後，被舉為全德工人聯合會會長；這個會早年是在一種專制的指導之下，這樁事對於會中是有益的並且是必要的，但是現在大家都覺得這個會的程度已經超過這種專制的指導之上了。當時各種趨勢和影響都足以使拉塞爾的全德工人聯合會和萊生那赫黨互相結合攏來。他們兩黨在同一的情形之中，抵抗同一的仇敵，求達同一的目的；他們除掉回想從前的舊嫌隙以外，真正再沒有別的事情使他們互相分離，然他們因受了種種實際上困苦的壓迫，這種舊嫌隙都消滅了。

在這情種形之中，他們聯合的進程是很容易的，萊生那赫黨和拉塞爾的全德工人聯合會於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在哥達開會，遂議決合併。當會議之時，共有二萬五千個正式的會員派代表出席，內中九千人屬於馬克思派，有一萬五千人屬於拉塞爾派。他們這個聯合團體取名為德國社會主義工黨(The Socialistic Working Men's Party of Germany)，他擬出一種黨綱，這是以前社會主義的機關所宣佈的黨綱中一種最重要的條規，這是應該全體抄錄出來以備大家參攷的。

參看  
附錄。



他們兩派這樣聯合攏來，是德國社會民主黨新興的發軔點。當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德國選舉的時候，這個新黨差不多投了五十萬票，共舉出十二個國會議員。這種結果多半是由於傳播社會主義的機關組織完善的緣故。有一羣深於世故和才力兼長的運動家，在德國各市鎮中鼓吹社會主義，這種新學說並且輔以各種有效的東西，如新聞紙，小冊子，臨時論說，社會的集合，以至月份牌等等，他們在這種印刷品或會議中，將社會主義的教義灌輸進去，盡力推行。社會民主黨人在人口稠密之處——在柏林，漢堡，和薩克遜列及萊茵河一帶的工業市鎮——勢將變成一種有勢力的黨派。

這一黨的進步既非常之快，而一班宣傳主義的人又採一種攻擊的態度，這種事實自然會驚動德國政府當局，使他們心中恐慌起來。於是他們決定以一種特別的立法來相對待。社會民主黨的黨綱對於以現在的國家為基礎使之和平發達那種觀念，並不是什麼絕對不相容的。我們知道馬克思社會主義的原則是，社會主義的實現，全靠社會發展中自然的種種傾向；但是人類竭智盡能去通力合作，也可以促進這種實現的進程；這樣的通力合作或至出於

革命一途，而在德國不論是在講壇上或報館中，這種通力合作竟取一種攻擊的和威嚇的態度，於是德國政府就要用種種方法去壓制他，這也是勢所必至的。

一千八百七十八年霍德爾(Hödel)和拿俾零(Nobling)兩人前後謀暗殺德皇，這兩樁事一經發覺，便是一種制定反對社會主義法令的好機會了。這兩樁危險事業都不是社會民主黨所授意，這是不用說的。他們兩個人和這一黨都沒有正式的關係。他們的性情和智能都是很暗弱的。他們那種軟弱的腦筋，遇着四週正在醞釀的社會主義的學說，便受了一種激刺。社會民主黨對於他們的行為不能更負何等責任，因為他的主義和利益與這種暗殺事業完全是相反的。

自霍德爾謀殺事件發覺以後，德政府提出一種法律案，竟為國會所拒絕。到了拿俾零謀殺事件發覺的時候，政府遂解散國會，將此事訴諸全國，而結果大多數國民都贊成有一種特別法令去限制社會黨。當德國大選舉的時候，社會黨人的投票從四十九萬三千減至四十三萬七千。許多嚴厲的反對社會主義的法律，隨即便為新國會所通過了。

當國會因特別立法事件引起討論之際，內中有一個最有趣味的特點，就是畢士馬克的態度。當時畢氏以一種令人尊敬的披肝瀝膽之誠心，漸次談及社會主義這個問題，現在這位大政治家既不在世了，我們敘述這樁事出來是特別緊要的。他覺得他的義務是將和他的職務有關係的種種事實加以研究，他對於全國注意的新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特別耐苦去領略。

當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九月十七日國會開會的時候，畢氏表明他對於拉塞爾的同情及敬意毫不躊躇。他說明他怎樣因拉塞爾的要求，和他相見三四次，他從沒有拒絕拉氏的請求。至於外面無稽的謠言，說他很願意和這位政治運動家之開談判訂立私約一事，他不肯承認，他表明他們兩人的關係，不能夠出於政治事件一途，因為拉塞爾沒有向他提議什麼事件，一方面既沒有什麼表示；那麼，便無談判可言。他繼續又說，「但是就拉塞爾的私人資格講起來，他有一樁事使我非常稱羨。在我曾經遇見之最聰明和最可愛的人中，他便居其一；他的野心是在大規模的事業上，然他却不是一個贊成共和主義的人；他心中所抱的極堅強的感情，是屬於國家方面和君政方面的，他所力求實現的理想是一個德意志帝國，所以關於這

一點，我們兩人都作同一的主張。拉塞爾的野心是在大規模的事業上；德意志帝國應當以霍黑濁列朝（The Hohenzollern Dynasty）相終古，還是尙有一朝拉塞爾，這樁事頗是一種疑問，然他的感情完全是屬於君政方面的。……拉塞爾爲人，精力既強，而才智又極豐富，他的談話是很富於教訓的；我們每次談話總要經過好幾點鐘，當我們談話終止的時候，我時常引爲一種遺憾。……我如果有一個秉質這樣高，和天才這樣大的人做我的鄰主，我將喜歡極了。

我們現在應當添說一句，畢士馬克對於拉塞爾所籌畫的生產協會而輔以國家幫助的計畫，並不反對，因爲此事和他的主義沒有不合的地方。這種實驗的自身，沒有什麼不合理之處，而畢士馬克又認國家應負的職務，和這種實驗是完全相符合的；但是因爲要進行一切政治上的事業，便沒有閒暇的功夫去實行這種計畫。當我們離開這樁事實之前，我們還應當注意，關於普道選舉和生產協會而輔以國家幫助的計畫兩事，畢士馬克和拉塞爾都作同一的主張，他們兩人對於這兩樁事可以通力合作而各人都不致犧牲各人的主義。

當畢士馬克於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九月十七日在國會演說的時候，他又表明他對於社會民主黨懷抱一種敵意的起源。這一黨有一位重要的代表，不是柏白爾就是里布奈西曾在公會之中，表示他對於巴黎地方自治團抱一種同情。他對於地方自治團表示同情一事，足以使他自己一黨的性質愈加明白；畢士馬克從那個時候起，便完全相信社會民主黨是國家和社會的仇敵，他們應當預備去抵抗他。

我們已經知道柏白爾在國會中時常使用一種反對政府的言詞；而里布奈西對於表示同一性質之種種直爽的和強硬的意見也從不落柏氏之後。這樣的意見不是起於一時的感情；他是表示一種定見，他很可以代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種種信條。社會民主黨人對於德國現行的制度懷抱一種敵視的意思，他們並且毫不遲疑將這樁事明白宣布出來。在這種情形之中，不用我們說，他們自然會和畢士馬克所統治的政府互相衝突起來。

畢士馬克自己是一個普魯士貴族黨人(a Prussian Junker)，他雖成爲歐洲一位大政治家，然有許多地方，終身還脫不了貴族黨人的習氣。他運用他那種絕代的銳敏之才，和堅強

不拔的意志，使當時各種實力專注於統一祖國和回復祖國在歐洲列國中所應占之適當的位置這種大目的上。用他自己的言詞說明出來，就是，他已經將德意志舉起來放在一個馬鞍子上面，他以後的責任是使德意志得保持他的位置，不再落下來。然他完成他的事業中第一步所用的方法，對於完成他的事業中第二步，實在是不大相宜。

在現今統一的德意志國中，畢氏覺得有兩個仇敵似乎是要將他曾經慘淡經營的新組織加以危害，這兩個仇敵中一個是黑國際工人協會或激烈派 (The Black International, or the Ultramontane Party) 一個是紅國際工人協會 (The Red International) 或社會民主黨。他便盡力使用他從少年所習慣的高壓手段，去壓制這兩國仇敵。當德意志帝國成立的時候，他正是五十六歲。他到了這樣大的年紀，要想他破除他歷來普魯士貴族黨和大政治家的習慣，採用一種政策，使德意志不獨成爲一個統一的國家，並且使他成爲一個自由的國家，我們要想他做這樁事體，未免對於人性的改變，希望太奢。

畢士馬克對於他所自願採取的途徑走得很遠，我們說這種話是很公正的。他既是一個

實行派的政治家；又是一個愛國者，所以他很願意德國一般人民都在他那一邊，大家幫助他。他對於壓制社會民主黨所用的方法，都是一個自由和開明的國家所不屑用的，然當他實行這種方法的時候，他却自以爲是德國一個愛國者，做事非常認真。他的爲人是在他的門第，經歷，和地位的限度之內實行去做事的。反之，社會民主黨人受了畢士馬克所代表之各階級的壓迫已經有多少世了。他們現在懷一着肚子憤怒之氣已經從社會最下層的深洞中伸出頭來了，他們已經成爲一種有組織的黨派，要求將他們所受之世代相傳的壓迫除去。

畢士馬克所主張反對社會主義的立法，就這種情形看起來，不過是世間壓迫中一種新局面罷了。要使這種壓迫告終，這樣的方法當時尚沒有十分顯露出來。

到了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十月，反對社會主義的各種法律開始施行。凡社會主義的新聞紙和會議即刻就被禁止，而社會民主黨的機關也破裂了。大概說起來，當這些法律施行之際，社會主義者在德意志國中，能夠自由發言的地方，就是在國會的講壇上，政府允許他們唯一存留的機關，就是他們的代表在國會中所組織的機關。當年年向前推移不止，而柏林

，漢堡，來比錫，和別的地方，分段偵緝的制度也成立了，於是那些警察對於懲罰或放逐一般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家，和別的反對他們的人物，便盡力行使他們的職權，毫不退縮。

在社會民主黨人中一時便呈一種非常紛亂，甚至於恐慌的狀況。但是不久他們即覺得他們的結合和勢力不在乎什麼正式的組織上。馬克思曾經遺下一種教訓，就是工廠的組織一定會使無產階級的組織跟着出現。一種訓練極好的工人階級是近世工業發展中一種自然的和不可免的結果；倘若一般工人略有一點智識，知道他們的地位和使命，那麼，沒有一種法律的權力能夠妨害這種結果。因此，德國一般工人便有了一種覺悟，就是無論壓迫他們的法律制定時如何巧妙，施行時如何殘酷，他們所信賴的結合是此等法律所不能及的。

然他們大家却很覺得缺乏一種機關的痛苦，因此他們便於一千八百七十九年九月在利齊池創辦一種報，名爲社會民主報，這是社會民主黨一種德文的國際機關。從一千八百八十年起，卡斯坦 (Eduard Bernstein) 在這個報館中當主筆，他是一個極有能力的並且極精細的人。每星期中，這種報總有好幾千份往送德國去，德國警察雖盡力搜索，然德國一般社會



民主黨人仍能夠取得這種報紙。到了一千八百八十八年這個報館移到倫敦，他在此處繼續出版直到一千八百九十年德國取消各種反對社會主義的法律，他才停版。

畢士馬克竭力反對社會主義，顯然得到一時的成敗，因為自反對社會主義的各種法律通過以後，到一千八百八十一年第一次選舉，社會民主黨的投票力量減至三十一萬二千票。

但這種投票力量的減少不過是一時的現象，不過他的外觀是如此，他的實在情形未必是這樣的。當一千八百八十四年選舉的時候，這一黨投票力量大為增加，他共投五十四萬九千票，到了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又增至七十六萬三千票。然一千八百九十年選舉的結果，便又大大地超過這種投票力量增加的表徵了，當時社會民主黨的投票漲至一百四十二萬七千票。

這一黨現在在德意志國中是一個最有實力的單獨黨。

分段偵緝的制度在德國各大城鎮中都實行起來了，而在各最大的城鎮如柏林，漢堡，和來比錫等處，尤特別雷厲風行；然社會主義者在這些地方的投票都大大地增加了。社會民主黨人自己承認一直到一千八百八十五年他們在各鄉村區域，或是在信奉天主教的城鎮及鄉

村中，進步極緩。當一千八百九十年選舉的時候，他們在這兩種地方便有了極大的進步。這種選舉就是畢士馬克所行的壓制政策將要失敗的警鐘，於是各種反對社會主義的法律也沒有再施行了。

社會民主黨人在這種情形之中，和畢士馬克努力奮鬥；當反對社會主義的法律通過的時候，他們投票力量極小，後來他們畢竟以三倍當時的投票力量戰勝畢士馬克。他們這樣的努力奮鬥，對於社會主義的運動，是非常重要的。他們是很有忍耐性的，很有決心的，並且是很有訓練的，他們當沒有一種正式組織的時候，他們的心中和他們的目的上却有一種實在的和有效力的組織，這是自有人類社會以來，勞動運動史上所未會有的。自拿破崙一世以後，畢士馬克是一個極有勢力的政治家，他操縱近世一個大國的財政，他有一個大報館擁護他，這個報館用種種有利的方法使社會主義的運動，失掉信用；然社會民主黨人向來便堅強抵抗畢士馬克，毫不退縮；他們自構成一黨以來，從沒有因一時的激怒，以橫暴的行為加諸別人。從實際上說起來，凡人類和各黨派擔負歷史上偉大的事業所必須具之各種優美

的德性，他們通通都表現出來了。

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運動是我們現時一種最顯著的現象

自從反對社會主義的法令停止以後，社會民主黨覺得他所應做的第一樁事就是把他自己家內弄得清清楚楚，秩序井然。一千八百九十年他的黨員在哈雷（Halle）開一次議會，議決採用一種極簡單的組織。每年常會構成這一黨最高的代表機關。黨中行政組織是由兩個會長，兩個祕書，一個會計和兩個佐理員而成，這兩個佐理員是由七個會員所組成的管理部（a Board of Control of Seven members）所選擇出來的。我們已經知道社會民主報已在倫敦發行，現在此報停辦，而柏林的進步報（The Vorwärts）遂被認為這一黨的中央機關。到了一千八百九十一年他們在爾佛得開會，決定採用一種新黨綱，去代替哥達黨綱；這種新黨綱可以視為工人團體所公佈出來的社會民主主義原則中一種發揮盡致的表現，所以我們特在此處將這種黨綱的全部宣佈出來，以供讀者諸君的檢閱和研究。

「中等社會的經濟發展，因他的必然性遂使小規模的生產傾覆下來，這種生產的基礎就

是工人以他的生產工具作為他的私有財產。因為中等社會的經濟發展，便使工人失去生產工具，便使他變成一個沒有財產的貧民，而同時生產工具便變為比較的人類較少的資本家和大地主的專利品。

「這種生產工具的獨占，又繼之以大規模的生產壓迫散布各處的小規模的生產，工作器皿變成機器，和人力的大增加數事。但是由這種變化所生的種種利益，都被資本家和大地主所壟斷了。這種變化對於一般貧民和陷在中間的各階級——小商賈和有產業的農夫——就是增加他們生活上的危險，增加許多禍患，壓迫，苦役，墮落，和掠奪等事。」

「貧民的數目愈加增多，賦閒的工人的隊伍愈加擴大，掠奪者和被掠奪者的裂口愈加寬廣，而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爭鬥也愈加激烈，於是這種階級爭鬥便將近世社會分成兩個互懷敵意的營寨，這種現象是各處工業地方共同的特點。」

「貧富兩階級的鴻溝因為由資本主義的方法而生產的制度自然發生出來的危機，把他越加弄寬了，這樣的危機所含的破壞力將愈加擴大，他將使普通的險狀成為社會中一種常態，

即此可以證明各種生產的勢力已經超越現社會之上，而以生產工具爲私有財產一事，是和這種生產勢力之合理的適用及充分的發達不相容的。

「以生產工具爲私有財產這一樁事以前本是一種保障生產者自己所生產的財產的方法，現在他却變爲一種排斥有產業的農夫，手藝工人，和小商人，的方法了他却變爲一種使不勞動的人，資本家，和大地主占有工人生產物的方法了。要想大生產事業和繼續增加的社會上的勢力不成爲被掠奪階級的痛苦和壓迫之源，但變爲他們最大的幸福和各方面調和發達之源，那麼，只有將那些由資本主義而起的私有財產，就是生產工具——土地，礦山，原料，器皿，機器，交通機關——轉移爲社會的財產，將貨物生產轉移爲社會主義的生產，這是替社會而生產的，也是由社會生產出來的。」

「這種由私產而成爲社會公產的變化，不獨是解放無產階級的一種方法，並且是解放在現時情狀之中感受痛苦的全體人類的一種方法。但這種事業是勞動階級的事業，因爲別種階級雖因他們的利益互相衝突，然他們總是主張以生產工具爲私有財產的，他們的公共目的

是竭力維持現社會的基礎，使他不致搖動。

「工人階級反對資本主義的掠奪所起的爭鬥，必定成爲一種政治上的爭鬥。工人階級沒有政治上的權利，便不能夠着手實行他們經濟上的爭鬥，便不能夠發達他們經濟上的組織。他們沒有取得政治上的權力，便不能夠使生產工具變成社會的集產。

「社會民主黨的職務是使工人階級這樣的爭鬥，成爲一種有知覺和有團結的爭鬥，是將他們一定不能免的目標指明出來。

「凡在依資本主義的方法而生產的地方，工人階級的利害關係是相同的。在一處地方工人的情狀如何，因爲世界商業範圍的擴大，和應世界市場而起的生產事業之發展，是漸次倚靠許多別的地方工人的情狀如何而決定的。所以工人階級的解放事業，和各文明國的人都是有利害關係的。德國社會民主黨承認這樁事是一定的，所以他向各國覺悟自己所處之地位的工人宣佈他的意見。

「德國社會民主黨所爭持的不是什麼新階級的特權和獨享的權利，但是要剷除階級管理

和各階級的自身，人人應當享相等的權利，盡相等的義務，沒有什麼男女和閥閱的區別。他抱有這種意見，所以他在現社會之中，不獨是反對別人利用和壓迫一般工人，並且反對他們利用和壓迫各階級，黨派，男女，和種族。

「德國社會民主黨因爲抱有這些原則，現在他所要求的事件如下：——

「一，凡德意志國年滿二十歲的男女；均須有普通的，平等的，和直接的選舉之權，投票方法以球或紙行之。採用比例的選舉制度；等到這種制度施行之後，依照人口重行正式分配議員名額。立法議會の期限，兩年爲度。選舉事務於法定的休業日舉行。凡代議士是有償的。關於政治上權利的限制，除特別剝奪選舉權外，一概取消。

「二，藉發議權和複決制的權限，由人民直接立法。在全國，各邦，各省，和各地方中，人民自治。一切官吏由人民投票公舉；官吏對於人民當負責任。人民承認每年納稅。

「三，國民都受軍事訓練。以國民軍去代替常備軍。凡媾和及宣戰等事由人民的代

表決定之。以仲裁的方法去妥協國際上的爭端。

「四，凡限制或壓迫言論自由和結社及集會的權利等法律都應當剷除。

「五，凡使婦女不能和男子享受同一利益的各種法律，無論是關於公事或私事，都應當剷除。

「六，宗教是一樁私事，應當明白宣佈出來。凡公共的款項不能應用於教會或宗教的事業上。凡教會或宗教的團體當認為私人的結社，他們在一種完全獨立的狀態之中，管理他們的事務。

「七，學校中不渾入宗教。人民有入國民公共學校受教育的義務。在國民公共學校中，凡教育，學術上一切用品，和衣，食，費等項，都無須納費，凡男女學者，依照他們的才能，可以深造的，升入各高等教育機關，一切費用都是一樣地納繳。

「八，裁判事務的管理和法律上的顧問，都是不徵收經費的。裁判事務是由人民舉出來的裁判官所管理的。凡刑事案件當訴諸法律。凡無罪的人受了枉告，監禁，和處罰，



當給予賠償。取消死刑。

「九，凡醫藥的療治，如產科及診治用品等，也包括在內，都是不收費的。埋葬等事由公家負責，不須私人出費。

「十，徵收遞加的進款稅和財產稅，作為各種公共經費，因為這些經費本是以賦稅充用的。每個人對於國家負有報告他的進款或財產數目的義務。徵收相續稅，所收的稅額，依照財產的總數和親族的關係而決定之。取消各種間接稅，海關稅，和別種財政上的限制；因為這些東西為了少數享特權者的利益，犧牲了集合的利益。

「德國社會民主黨因為保護工人階級的緣故，所要求的事項如下：——

「一，保護工人，須以下列各項為基礎，實現一種有效力的國內和國際的立法：——

「a. 規定一種經常的工作時間，每天不能超過八點鐘。

「b. 禁止未滿十四歲的小孩子因為賺錢而作工。

「c. 除掉因工業的性質，藝術的理由，或公共幸福的緣故，須實行夜間工作外，凡

通常工業不得令工人在夜間繼續工作。

「d. 每個工人每星期至少須接續休息三十六點鐘。

「e. 禁止以貨物代工資的制度。

「二，以全國的勞動部，地方勞動公所，和勞動總會，去監督各種工業上的組織，調查並且整頓各城鎮和鄉村中勞動的情形。須實行一種極完善的工業衛生制度。

「三，凡務農的勞動家和傭工，應當與作工的工人居於同等地位；凡以前的傭工規則應當取消。

「四，凡集會結社的權利應當切實保障。

「五，由德意志國家承辦全體工人的保險事業，而在這種事業管理之中，使一般工人得為有效力的共同參加。」

我們對於以上的黨綱如果加以考慮，我們便知道他們是以集產主義作為長期的歷史發展中一種目標。但是要達到這種目標，德國工界須以一種自覺的，明哲的，和有組織的行動

和各處工界通力合作。這就是他們黨綱中的第一步。他們黨綱的第二步就是將社會政治的措施和組織詳細說明出來，於是以現社會為基礎，依照這種措施和組織，向着他們的目標前進。他們的目標就是集產主義，所以集產主義就是他們黨綱的中心點。

這種黨綱是很長的，要加以討論，便可引起許多議論出來，一般社會民主黨人經過幾世，潛思苦索，想出許多方法，現在這種黨綱真正可以說是將他們許多思想都總括起來了。在這種黨綱之中，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和贏餘價值論，沒有表現出來，然一班注重馬克思這兩條主要原則的人，或以為此等原則包含在這種黨綱裏面。德國社會民主黨構成他的黨綱所取的普通途徑，大概是由馬克思所闡明出來的，然他決不是如普通一般人所猜測，以為他的黨綱是完全依據馬克思的特別學說造成的。我們可以相信這種黨綱的各要點將為德國勤敏通達的工界以後幾十年討論和教育的資料。這種黨綱在社會經濟和政治的範圍內，將他們的思想，利益，熱望，和理想，都聯合成爲一體了，但他却不是代表一種什麼固定的教義，他是一種活潑潑的信條，反映一種活潑潑的運動。

我們已經將德國社會民主黨從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到一千八百九十三年的事實簡單說明出來了。這種時期是很短的，但是在這種時期之中，却極富於變遷和煩惱的事實。這一黨是從一種極困難的境遇之中戰勝出來的。我們會經看見他起首時何等微弱。我們也會經看見他步步爲德國警察所跟隨，受過多少困苦。普魯士和德意志的執政者對於壓迫和殲滅社會主義的運動，真正是用盡方法了。

我們回顧這一黨的發達史，我們相信在某幾種極關緊要的時期中，他的領袖應當具有一種更大的才智和真知。他們應當承認普魯士的霸權在完成德意志統一中是一種不可避免的事實。畢士馬克的事業至少在這一方面是極有進步的。我們可以大膽說，德意志的統一和復興，決不是一種說空話的機關，如一千八百四十八年的佛郎克佛議院所能夠完成的；我們知道除掉普魯士的武力外，再沒有別的勢力能夠使這種偉大的事業達到成功的地步。我們還可以說現在社會民主黨所持的拒絕政府預算案的政策，如果真正有妨害於德意志的行政權，那麼，這種政策對於歐洲的現狀爲害將達於極點。里布奈西這一類的人因爲貴族黨歷來

就壓制貧民，便非常懷恨，這也是自然的結果；但是貴族黨向來就是政治上和軍事上勢力的領袖，他們已經有了這種歷史上的大職務，他們已經應用他們勢力使德意志再成爲一個國家。我們可以說他們造成新德意志的方法不是一種理想的方法；但是一種實在的方法，這不是馬克思或里布奈西那種革命的急躁性所能夠遏住的，也不是他們那種革命的急躁性所能夠顛倒的。

德國社會民主黨經過許多困苦之境，不得不遇事謹慎，不得不竭力養成守紀律，忍耐，嚴肅，和自制諸美德。有許多會員——內中著名的是穆司特 (Most) 和哈色曼 (Hasselmann) 兩人——極力主張對於當局採用一種無政府主義的抵抗政策，但是這種傾向極爲大多數黨員所反對。穆司特和哈色曼兩人因不肯服從黨綱，遂被逼出黨。在這一黨中凡鼓勵無政府主義的學說或實行的計畫都爲黨中所禁止。德國警察因爲要陷這一黨，便使人在黨中提倡這種計畫，然他們所得到的成效却很有限度。

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困苦的經驗之中，却有一種極好的效果，就是他將一班不十分熱心於

工人主張的人，都排除出來了。有許多幻想家，乘僻的熱心家，冒險家，語言無味的空談家，和慣於譏刺及麻木不仁的悲觀者，加入一種新運動，他們並不是真正喜歡這種主張，不過是因此他們可以得到一種出主意和演說的機會，可以將現社會的罪惡宣佈出來，盡情痛罵一番，新運動中如社會主義一項要是將這些人從上等階級和中等階級招引進來，那便是他的大不幸。當社會主義正在盛行之際，德國反對社會主義的法令出現了，社會民主黨因為這種法令，遂沒有引入上面所說的那些危險人物。

德國社會民主黨自起初一直到現在優越的地位，從來沒有得過什麼才具極優的首領之助力，這是他的發達中一種最重要的特點。這一黨已經有了許多忠實的首領。里布奈西擔任黨中事務，在五十年以上，當時黨中人被放逐，控告，監禁，和受困苦挫折等事層見疊出，後來才有一種比較勝利的時期，里氏自始至終是革命的主張中一個不屈不撓的武士。柏白爾主持黨務，也有五十年之久，他也是一樣地不屈不撓，一樣地勇敢。此外還有許多人如漢森格例威，奧爾(Auer)和威爾馬(Vollmar)(威爾馬仍然在世)都具有能力，先後替黨中服務

許多年。但是在這些人中間，沒有一個人可以說是極大的天才的，卡斯天和考茨基（Kautsky）可以算爲近來這一黨著名的理論家，他們的知識，判斷力，和識見都不錯，但是他們要和馬克思及拉塞爾的天才相比較，那就差得很遠啦；馬克思和拉塞爾在工界歷史中所以占重要位置全由於他們具有這種天才。德國社會民主黨既具有這種情形，我們當認清這種運動的起源是由於兩個具有天才的首領之力，但是在他的發達之中，他是以德國一般貧民的心思才力爲根據的。

當德國一般工人沒有別的東西可以指導他們的時候，他們便依賴社會民主黨做他們的中點。一般工人覺得四圍的環境都是變幻無常的，黑暗的，不順利的，然他們却可以信任這一黨，得到他的友誼的和無私心的忠告。在德國工人中常有同盟罷工的風潮發生出來，社會民主黨的領袖極力替他們籌畫一切，這些領袖即刻便覺得要使工人對於他們的地位有所覺悟，同盟罷工是一種印象最深的實物教課。大隊的工人受了同盟罷工嚴厲和實在的教訓，都跑到社會民主黨這一邊來了。

德國社會民主黨主張引出各階級中許多竭誠相助的人。當一千八百七十二年里布奈西和柏白爾在來比錫受了大審判之後，法庭判決他們兩人當在一個礮台內受兩年監禁，他們說很願意受這種徒刑，因為他們因此可以得到一種很好的機會，逆着德意志的志願，從事於社會主義的傳播。當審判時共經過十四日之久，他們當辯護的時候，詞鋒犀利，竟能夠消去世人的成見和誤會，使德國輿論傾向於社會主義一方面。

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三月十日柏林工人舉行遊街大會，在社會民主黨的歷史上各事件中，這樁事可以看做最關緊要的。這種遊街大會就是漢碩(August Heinsch)的葬式。漢碩不過是一個排字匠；但是他却配受無產階級的崇拜，因為他在柏林替他們組織選舉事務，得到勝利。他是因肺病而死，一般社會主義者稱這種病為貧民病，因為這種病常由於在不衛生狀況中作工而起。漢碩既得了這種病，又因他對於公共的主張不顧自己的利害努力過度，病遂加劇，以致不起；於是柏林工人決定舉行一種莊嚴的遊街大會以誌紀念。當漢碩的靈柩由柏林東部工人所住的區域經過之時，許多屋頂上和窗戶中都有黑旗飄揚，好幾十萬人



民充滿街巷，都將他們的帽子脫下，表示敬意和同情。好幾千工人組成密集陣，跟着靈柩走，一直達到埋葬之處。

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各種事業中有一種最顯著的特點，就是他已經使一般貧民變成一種節儉的，勤黽的，和守法的人民，已經使他們對於公共的主張具有一種善於犧牲的精神。這一黨的黨綱和主義在過去的時候有許多地方已經改變了，在將來的時候，一定也是會改變的，因為德國社會民主黨是一種富於生機的運動。凡新時代一定將有新要求出現，所以須有新方法去應付他。我們希望這種新時代也將有一種更擴大的和更清晰的見解，並且將有一種更完全的智慧，因為缺乏智慧，就是有組織的勢力也是沒有益處的。

德國工人具有一種忠誠的德美，社會民主黨的領袖所應負的責任，就是引導他向一種合理的，實在的，和有效果的途徑進行。他們和德國生活的全部趨勢已經分離了，不知道這是他們的不幸，還是他們特意出此的。他們對於國家，城市，和地方區域的事業，從來不甚參加。這一黨起初便反對德國協作的大運動。

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學說和理想應當用於社會中實在的事業上，使他受一種試驗，得矯正他不對的地方，這是最要緊的。黨中領袖都一致主張做事時採用合法的和平的方法。關於此點，他們和現制度的代表或都作同一的主張，這或者就是他們兩方將來關係親密的基礎。

# 社會主義史下卷

克卡樸

Thomas Kirkup 原著

關司 Edward R. Pease 增訂

李季譯

## 第十章 俄羅斯革命 (Revolution in Russia)

俄羅斯社會主義的運動應當特別討論，因為這種運動和俄國特別的國情關係非常複雜。俄國在政治上比較歐洲別的國家要落後一世紀，各種進取的黨派——從最溫和的民黨 (Whig) 起，至無政府黨止——所要求的第一樁事就是憲法上的自由。但是俄國思想界大半是傾向于國際方面的；一般爭持立憲主義的人，是和英國圓顛黨人 (Roundheads) 或法國和平民政黨人 (Girondins) 相等的，他們都習聞馬克思和蒲魯東的學說，並且深知德法兩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所以俄國政治上的時期，從我們看起來，非非紛亂，似乎是時代錯誤了 (Anachronisms)。在一方面我們看見一種中古式的教會和一種專制政治，這兩種東西的體裁與

原书缺页

至于滅亡。

俄國中央集權所以能夠成立，是由俄國各皇帝治理國家，用一種高壓手段，使各王公不得不屈服于他們權力之下，這種情形在別的國家中也是一樣的。俄國有許多皇帝如大彼得（Peter the Great）一流，都是富于創造性和勇氣的。他們將俄國人民從向來所好的舊世界的深窟中用法子趕出來；如果他們所用的方法沒有效果，他們就不惜用嚴刑重罰，去強迫一般人民向西歐開化的途徑進行。

俄國貴族既不能夠抵抗皇室，而一般僧侶尤沒有能力，和志願，去做這樁事體。俄國僧侶不是和羅馬教皇一樣，有一種國際上的大勢力去維持他們。他們是在東方希臘專制主義的習慣中淘養出來的，所無他們沒有志願去抵抗他們的元首。俄國一般農民，除掉在非常的時候，因失望到極處，迫不得已，起而作亂外，他們平常在政治上沒有什麼勢力。

俄國有了以上所說的這些情形，所以便能夠結合攏來，組成一種專制政體，而這種政體的勢力和穩固，在歐洲各國中却再沒有一個例可以和他相比較。這種專制政體已經挫折過

許多很兇猛的強敵，維持國家的生存，在每一世代中，他已經將俄國勢力伸張於國外，他已經是俄國國脈中一種實在的中心點，因為他能夠滿足俄國人民要求和熱望。俄國皇室所做的事業是極關緊要的，我們對於這一點如果不能了解，那麼我們便不能夠懂得他和俄國人民感情上相維繫的緣故。

俄國一般官吏照普通人猜想起來，以為是尊照俄皇意旨奉命惟謹的人；其實他們對於俄皇的權力能夠加以一種有效力的限制。這些官吏從中央起一直到俄國極遠的邊境止，是執行俄皇命令的樞紐。然他們可以用他們所習慣的遲延消極的反抗；提議，虛偽，儀注，和種種別的方法，使俄皇的意志不得推行，或是使他的意志歸于無效。

以上的情形就是俄國的中央集權。現在我們再進而考究俄國的全體人民。工業生活和城市生活在俄國國民生活中不過是占一小部分罷了。大多數人民仍然是直接從土地上討生活的，他們仍然是以他們所組織的「密爾」為根據的。現在大家都知道這種「密爾」是俄國式的鄉村社會，這種組織在世界各國中當農業發達時代，也是一時盛行的。

在歐洲各國中，因為經濟上種種原因的作用；和許多別的理由，那種鄉村社會便只留了一個影子；然俄國的「密爾」至今日仍然是存在的。這種「密爾」形成俄國大多數人民社會生活和自治的特別組織；他在經濟上也是自給的。在「密爾」中，人民彼此的關係是以平等和自由為原則的；但是在法律上他們都是田奴，一直到一千八百六十一年解放之後；他們才是自由的人民。「密爾」是一種社會經濟的組織，他對於一般貴族主人和皇室都是很便利的。他對於中央政府徵稅，募兵，和組織地方政府等事，是一種實在的單位。所以政府當局求力鞏固這種組織，使他足以為國民生活中一種社會的經濟的基礎。近來俄國政府因為要創造一種有財富的農民階級，遂將這種政策顛倒過來了，他們要設法破壞這種「密爾」的組織。現在俄國法律規定一般農民可以將以前不能讓與的公共土地中他們所租借的部分，變為自由保有不動產 (Freeholds)，然一般農民不大使用這種法律上所付與的權利。

後來西歐最新穎之革命的意見竟侵入一種這樣組織的國家內部。在以前的時候，俄國人民已經具有一種革命的精神。一般農民沉淪于非常的愚昧困苦之中，又受強迫；時常要

納稅當差，他們於是心中極不滿意，甚至於迫而作亂。當大加他憐（The Great Catherine）和亞歷山大一世（Alexander I.）在位的時候，一種偏于感情的自由主義，非常流行于上等階級中。但這種主義不是能夠見諸實行的，他對於俄國專制政體，也不發生什麼危險。當尼古拉（Nicholas）即位的初年，在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的衛兵由許多傾心于自由主義的貴族軍官統率作亂。尼古拉掃平這種亂事，非常敏捷。他自從此時起一直到一千八百五十年他死的時候止，他在俄國中採用一種壓制政策，他在歐洲是一個極出力擁護專制主義的人。

至亞歷山大二世（Alexander II.）即位的時候，有許多情形聯合攏來，使俄國歷史上有一種新轉機。俄國自古里米亞戰爭（The Crimean War）失敗以後，一般人民對於政府各種舊方法都極不相信了。大家都以為在這一次戰爭中，西歐的種種理想和方法既已經證明了，比他們自己的要好些，那麼，俄國各種事業就應當效法西歐。俄皇也承認實行新政策是必要的，於是大改革的事業着手實行，並且一時進行非常順利。亞歷山大實行解放田奴，組



織新法庭，對於地方政府採用一種新制度，對於教育事業予以一種實在的刺激。然沒有多久俄皇看見他所未加取締的自由主義的勢力大張，遂起首遲疑不進，後來這種勢力竟大有將俄國社會全體組織推翻之勢。亞歷山大二世和他的叔父亞歷山大一世一樣，都沒有十分的決心，去繼續進行一種實在的和有統系的改良事業。

凡已經改變和將要改變的各種事業，將舊俄羅斯保守的本性和成見都驚動起來了。當一千八百六十三年波蘭叛亂之際，俄國有許多自由黨人對於此事都表示同情，因此便引起俄國舊派中極強的反動力。到了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凱拉科左夫(Karakeonoff)謀暗殺俄皇沒有成功，這樁事可以看作俄皇在位中一種轉向點。俄國人的性情對於根本改革和逐漸的及溫和的改革這兩種觀念，向來是沒有十分習慣的。有許多人願意事事都改良；有許多人不喜歡變更，即要變更也當慢慢地進行，在俄國社會的情形中，要想將這兩種人調和攏來，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於是一種革命的運動便發生出來了。這一個新派不獨是要將俄國特別的政治上的組織推翻；並且要將現社會根本上的各原則——財產，宗教，和家庭——推翻，當我

們想及此事，我們便知道他們兩方決裂的事是不能夠倖免的。

俄國革命運動在它的歷史上可以分作三種時期。第一期自一千八百五十五年亞歷山大二世即位起至一千八百七十年止。這種時期中主要的特點就是消蕩，而虛無主義（Nihilism）這個名詞普通用起來指俄國革命中全體的運動，其實只能夠用于第一期。虛無主義不過是黑格爾黨左派中一種精神，而自由加入畢西訥（Bischoff）和莫列各德（Moleschott）的唯物論當做哲學上最終的解放。在俄國會經受過教育的各種階級中，宗教一項是沒有勢力的，而俄國的哲學不是俄國人自己逐漸闡明出來的，不過是一種時髦學說從外國輸入的，既有這樣的情形，所以那種破壞力最大的唯物論容易得勝。唯物論是一種最時髦的新學說；他在一般急進的思想家中非常得勢；他是很清晰的很簡單的，並且是很透徹的。他在一種沒有經驗和未經訓練的文化中，是特別適于生存的。

脫格尼夫（Turgenev）在他的小說父和子（*Fathers and Sons*）中，將虛無主義運動描寫出來了，他說虛無黨人「對於任何種權力都是不肯服從的，對於宗教，無論別人如何尊崇，

他們總是不肯信仰的。」他們對於政治上的制度，社會上的組織，宗教，和家庭的意見，恰好如脫氏對他們所下的那種否定的批評是一樣的，這是他們很顯著的特質，他們覺得這些東西都是有缺陷的。他們具有一種革命的急躁性，凡是從古時候遺傳下來的東西，不論是好的或是歹的，他們一概排斥。他們對於藝術，詩歌，感情，和風流韻事，都一概鄙棄不道。剖解一個蝦蟆，這種新事實可以加增我們積極的知識，他們以為這樁事比較哥德的詩，和賴斐爾 (Raphael) 的畫，還要更加重要。

脫格尼夫在他的小說中以巴查諾夫 (Bazarof) 代表虛無主義，這並不是一幅什麼很動人心目的畫圖。巴查諾夫的勇氣，忠誠，精細，和獨立精神，固然可以欽佩；但是他的粗野，輕傲，和對於家庭感情的漠視，也是很可訾議的。因為這位英雄早死的緣故，我們便不能夠看見他的性情以後的發達是怎樣的。我們覺得這本小說中這種模範的生活如果繼續下去，我們將看見他在一種積極的方面有許多很重大的變化。普遍的消極狀態。在個人或國家的發達中，不過是一種暫時的態度罷了。消極可以作為治心的藥品，但是不能夠作為養

心的食物。

凡一種解放的運動斷不能夠是一種純粹消極的事業；凡依一種運動中一個單獨的特點去描寫這種運動也是不適當的。一班虛無黨人因為研究達爾文 (Darwin)，斯賓塞爾 (Herbert Spencer)，和穆勒 (J. S. Mill) 的著作便構成一種更擴大的世界觀；他們在早年也受了聖西門，傅立葉和渦文，的影響，到後來又受了拉塞爾和馬克思的影響。虛無黨人對於受壓迫的各階級，歷來就表示一種真實的和無限的同情。他們很願意喚醒大家不要專奢談藝術和詩歌，不要專講什麼感情，因為這種東西常流于虛偽，他們要促起大家注意于人類「日食問題」，注意于普通人民因缺乏普通知識以致于滅亡這一類的事實。他們極力主張婦女應當享有男子所享的同等權利。

這種屬於哲學的虛無主義在俄國思想史上不過是一種過去的形態罷了，他雖有許多地方是可以諷議的，然他在俄國却有一種有益的影響，這是顯然易見的。在成見很深和積弊很重的俄羅斯，一付消極的藥差不多是必要的。但是這種運動不能夠永久以消極為他的養生

之源。當時代向前推移，在俄國所起的解放戰爭，遂逐漸具有一種積極的性質。

俄國革命的運動在這種情形之中，便轉入第二期，第二期就是社會主義的學說傳播時期。在西歐所發生的事實，如國際工人協會的興起和進步，巴黎地方自治團的猛烈爭鬥，德

國社會民主黨的出現，都足以激動俄國一班擁護自由的青年之思潮。現在有一種積極的和效力很遠的理想，引起許多醉心自由之人的熱望，他們要極力拯救一般貧民，這種貧民在俄國就是那些愚昧的困苦農民代表出來的。巴枯甯之無政府的社會主義，在俄國這種新運動

中是一種強有力的元素，這是毫無疑義的。此外，我們便當承認拉甫諾夫（Лавров）在這種運動中的勢力；拉氏是俄國一個著名的亡命客，他是代表無政府主義中一種溫和派，這一派承認無政府主義的學說當作一種合法的和循序的發達。俄國革命運動在第二期中也呈一種混雜的現象。然巴枯甯的無政府主義却仍是一種顯著的特點，所以那種消極的原動力

還是巍然存在的。

在革命運動的第二期中，巴枯甯有一句實行的格言，就是「走入人民中間」(to go among

(the people) 去傳播新學說。這種途徑却不覺爲政府的行動所推廣了。當一千八百七十年之前，好幾百俄國男女青年在西歐留學，而在瑞士國齊利池留學的人尤多。當這些男女學生在西歐的時候，時常和俄國革命的亡命之徒相接觸，他們將西歐各種尙未確定的理想，都傳染到他們的身上；到了一千八百七十三年俄皇下諭召他們回國。他們遵命回國，但是他們却夾帶了許多新理想回來了。「走入人民中間」這句話在一般信奉無政府主義的青年中，却視爲一種有統系的原則，成爲一種嗜好，和一種時髦的東西。他們依照他們的信條，不要什麼形勢上的組織，他們的行動也沒有什麼確定的計畫。他們「走入人民中間」各人依照自己心中所感動的事實，去做新學說的宣講者。

他們跑到鄉下去，或是教書，或是擔任產科事業，或是以醫藥去幫助別人。他們中間有許多人因爲要使自己和普通一般人民一樣，遂學了各種很卑賤的職業。他們多擇了一種木匠或鞋匠的職業，因爲這種職業是最容易學好的。還有許多人每日辛辛苦苦在工廠中做十點鐘的工作，因爲要是這樣，他們才能夠得到一種適當的機會去和他們同類的工人說一句

話。有許多男子和婦女是出身貴族的，並且是在各種優美的文明之中教養出來的，他們却甘心情願和俄國一般農民共同生活，忍受那些難以名狀的痛苦。他們努力將他們的手弄得非常粗硬，將他們的臉在太陽中晒黑，並且穿上破爛的衣服，務必要同鄉中農民一樣，能夠如此，他們才不致引起一般農民的疑竇，因為在俄羅斯國中，下等階級和紳士階級兩方的鴻溝，距離非常之寬，界綫也是非常分明的。

這些宣傳主義的人所得到的成效却非常有限。俄國一般農民的性情既極猜疑，而眼界又極狹小，所以他們對於這些奇人所說的奇事，不容易了解內中所含的真意和目的。一般農民不獨是很猜疑的，並且是很冷淡的。還有一層，這些宣傳主義的人所傳達的使命，常作一種半吞半吐的程式；這種樣子在經濟發達的西歐各國才有些意義，在俄國他簡直是沒有靠着一般農民的經驗所能夠達到的地方。

這種傳播學說的社會僅經過一種很短的時期。一班傳播新學說的人做事毫不謹慎，這樣輕忽的態度在俄國人的性情中，似乎是狠自然的。因此，俄國政府便不難發見這一班人

的祕密，也不難追蹤他們。當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尚沒有過完，他們差不多都關在牢中。從一千八百七十三年起到一千八百七十六年止，被捕的人在二千名以上。有許多人押在牢中；經過幾年之久，到了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之末，經警察調查的結果，才只有五十個人在莫斯科受裁判，一百九十三個人在聖彼得堡受裁判。有許多人是被法庭釋放了，然政府却用行政處分將他們一併放逐於荒遠的地方。

我們所述這種橫逆的遭際，遂使革命黨人用和平方法傳播主義的計畫歸於消滅；現在他們決意採用一種依實行動作的方法而傳播主義的計畫。他們決定雜居於人民中間，預備羣起為亂，反抗政府。和平的傳播方法既被禁止，他們便採用激烈的方法，訴諸武力。在俄國人民中採用這種行動真是一種不顧利害的政策，因為一般人民對於革命黨的宗旨，實在還不能夠了解。

因革命的行動所採用的計畫，要想成功，要想得到一般農民的信賴，只有假裝這種計畫是由俄皇批准的，這種情形真是俄國所特有的。斯蒂芬諾斐 (Geob. Stepanovitch) 是革命



黨中一個很著名的人物，他在俄國西南部宣言，他受了俄皇的命令，在人民中組織一個祕密會，反對一班貴族，僧侶，和官吏，因為俄皇願意使一般農民得到土地和自由，而這些人通通反抗，使他不得實行他的計畫。斯蒂芬諾斐所說的話，大家聽了都不甚相信，以為俄皇不致於這樣沒有權力，但是他所組織的祕密會畢竟能夠成功，大約有會員一千人。當這種祕密計畫為警察所發覺的時候，那些農民對於他們受欺之事自然非常憤怒。就革命黨全體講起來，他們對於斯氏這種行為的方法並不贊成，這一椿事是我們應當聲明的。

這種激烈的傳播主義的方法和那種和平的傳播主義的方法一樣，在俄國人民之中都沒有得到實在的立腳地。革命黨覺得他們一舉一動都有中央政府的各機關跟在後面，預備即刻鎮壓他們，使他們的努力歸於無效。他們現在相信他們務必直接攻擊專制政體和擁護專制政體的臣僕，他們從來既沒有受過寬厚的待遇，他們決定也不以寬厚待人；於是革命黨對於皇室開始作一種決切的，有統系的，和殘酷的戰鬥。他們因為要達到這種目的，自然會將他們歷來做事的態度大大地加以改變。他們棄去巴枯寧所主張那種散漫的或全然空泛的行

爲方法，而採一種很堅固的組織。凡黨中一切事務都由一個祕密的中央委員會指揮，這些委員都竭他們的全力去實行黨中各種新計畫。在俄國革命運動的第三期中，第一樁大事就是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一個女子名薩索里池 (Vera Sassoulich) 在聖彼得堡暗殺警察官居列波夫將軍 (General Trepoff)。當居列波夫命令鞭打一個政治犯人的時候，薩氏便實行暗殺，至於這個政治犯是薩氏所不認識的。他的目的是對於擁護專制政體而凌虐人類的臣僕作一種報復。他經過審判之後，爲裁判官所釋放，這是出乎俄國宮庭意料之外的。當他離開審判地點的時候，有許多警察想將他捉住，但是他們爲大衆所攔阻，沒有達到目的；於是他便安然逃入瑞士國中。

一般人民對於薩索里池極表同情；這樁事自然會引起革命黨中許多熱心家的大熱忱和競爭之心。於是警察總監梅岑才夫 (Mezontseff) 將軍於青天白日之中，在聖彼得堡街中被刺死。卡克夫 (Charkoff) 總督克魯泡特金親王 (Prince Kropotkin) 是一個革命黨人的親戚，他也被擊死。德倫特恩 (Drenteln) 將軍也在街中公然爲人所攻擊。革命黨人自從這樣

擊行政部一班武官之後，又進一步謀殺俄皇，因為他是專制政體中一個主腦。梭洛威夫（Solovieff）向俄皇連放五鎗，他却沒有受絲毫損傷；又有二次是想將他所乘的列車破壞，但是內中有一次失敗了，因為俄皇已經改變了他向來坐車的次序；他在冬宮（The Winter Palace）逃去一次可怕的炸彈，因為他這一次進食廳，比較平常略遲一點。然革命黨的中央委員所有暗殺的計畫雖然屢次失敗，他們却不因此而中止他們那種拚命的事業，到了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三月十三日俄皇亞歷山大慘死之事遂發生出來了。

亞歷山大二世慘死之事震動全歐引起一種恐慌，這是不用說的。俄皇即位之初，就抱有極誠懇的熱心，大有造福俄民的希望，現在他却這樣凶終，大家都覺得非常可惜。俄皇性本仁慈，又非不願意採用一種自由的政策，然他在俄國人民進步的運動中，却成爲一個被犧牲者，這樁事自然是難於索解。要說明這種事實，應當從俄國特別的國情中將種原因找出來，因為亞歷山大二世不過是一種政治制度中一個代表罷了，而這種制度本其向來的性質，地位，和歷史上的發展，對於一般人民常使用一種絕對的和殘暴的威權，不准人民享有思

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基本權利，不准人民享有依法律所賦予的身體自由的權利，並且不准人民靠近立憲政治那一邊走。

俄國一班革命黨人在俄國現代歷史上已經做了好些很顯著的事業，現在我們對於他們應當略說幾句。俄國革命黨的黨員，差不多是由各種階級的人相混合而成的。有許多黨員是屬於爵位很高的貴族之家，這是我們已經知道的；有許多黨員是僧侶和下級官吏之子。

來農民階級中也有許多人實行加入這一黨中。在這種運動最顯著的各特點中，有一個特點近，就是一班婦女所做的事業的影響。當一千八百七十八年的時候，薩索里池和專制政體開死戰之端。到了後來，有一位貴婦名白洛夫司克(Sophia Perovskaia)以招展他的面帕為號，指示一班男子用炸彈去暗殺亞歷山大二世。

但是俄國革命黨的黨員無論是貴族或農民，無論是男子或婦女，都是以他們的年輕見稱於世。在從事於這種爭鬥的人中有一大半都不到二十五歲。他們的年紀既極輕，那麼，不用說他們的熱忱自然比較他們的智慧要高一等，他們極富於希望即刻成功的活動力，然他

們却缺乏一種忍耐力，這種忍耐力也很要緊的，因為有了忍耐力才知道怎樣去靜候最切實的進步中許多漸次成熟的佳果。革命黨人將各種富於破壞力的學說遍種於俄國民間，我們看見這種情形，我們便知道在世界上沒有一種專制政體能夠不使用權力去壓制這樣的挑戰。只有一種開化民族的政府，習聞大家對於各種意見作其自由的和公然的討論，就能夠允許俄國革命黨所抱的這一類的意見自由傳播。

俄國革命黨的學說雖歷來就是極富於破壞性的，然他們起初却沒有出於激烈的行動，一直到他們受了中央政府的警察和別的官吏的壓迫，他們才激而出此，這種事實是應當注意的。這一班警察和官吏既使用種種令人懷恨的壓制手段，遂激怒一般在各大學校讀書的學生；羣起騷擾，而他們却又用最野蠻的方法去鎮攝這種騷動。許多青年因為犯了嫌疑，便被拘留，要靜候當局的偵查，時常是關在污穢不堪的牢中、一連好幾年，他們既受了這樣的待遇，他們回想政府的罪惡，自然會懷一種仇恨之心。

凡組織傳播學說的社會，無論屬於何種形式，在俄羅斯國中，都也認為不法的。革命

黨人設有集會之權，沒有出版的自由，無論在什麼地方，也沒有言論的自由。他們的四圍都滿佈密探，這些人都是準備將他們一言一行加以最壞的曲解。那些農民本是他們所願意用新學說去教訓的人，也甚至於訐告他們。他們會中一班同事，也時常因受誘惑，或受逼迫，陷害他們。一班警察和政府中別的機關對於被告發而抱有革命思想的人，既慣用極嚴酷的方法去處置，於是一經受了什麼嫌疑的人，大禍就將臨頭了。即使被誣控的人出而訴諸法律，也沒有什麼把握，因為他的案件甚至於不由通常法庭受理，他的命運一決於行政處分；就是，政府當局無須假裝使他經過合法的審判，就可以監禁他，或是將他送往西伯利亞(Siberia)充軍，或是殺戮他。那些極力擁護自由的人，在種這情形之中，自然會逼而出於極端的陰謀，和極殘忍的激烈行動。

俄國革命黨的目的超過於自由主義和立憲政府的範圍之外，我們因為歷史上的正確起見，不能不注重這一層事實，然平心論起來，他們所以採用激烈的手段，只因他們連政治上幾種基本的權利，政府都不肯給予人民的緣故。和們雖和專制政體作最猛烈的爭鬥，然他們

仍然是時常準備投下他們的武器；與政府講和。

自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三月亞歷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的父親被刺以後，革命黨的執行委員會(The Executive Committee)送一封請願書給他，表明他們願意捨棄他們向來激烈的行爲方法，並且願意無條件屈服於由人民自由選舉的國會之前。他們以爲在一種立憲政府之下，他們應當依照立憲的方法去做事。

至於參加俄國革命運動的人數究竟有多少，要精確說出來實在不大容易。和俄國皇室直接作戰的黨人，比較地不算很多。反之這種革命的運動，在俄國社會中，却得到極大的同情。我們既得不到精確的報告，我們可以將一位很有權替俄國革命黨代表發言的人所說的話，引出幾段如下：

「俄國革命的運動真正是一種特別的革命，他既不是由大多數人民去實行的，也不是由覺得革命爲必要的人去實行的，但是由一種代表替大多數人依照這種目的去實行的。

「沒有一個人曾經計算過這一黨勢力的大小，沒有人能夠確切計算這一黨勢力的大小，

這就是說沒有一個人能夠確切計算對於革命家的信條和熱望表示同情，而願意作共同行動的人共有多少。我們所能夠說明的，就是俄國革命黨是一個極大的黨派，到了現在，這一黨散布各處的人數，總是以幾十萬甚至於幾百萬計算的。這一大羣人民可以稱爲一個革命國（Revolutionary nation），然他們在這種革命的爭鬥之中，却沒有直接參加。他們將他們的利益，榮譽，怨恨，和報復等事都委之一班專門以革命爲業的人；因爲在俄國現時情狀之中，一般人民不能夠一面通常的國民，而一面又從事於社會主義和革命事業。

「眞眞的革命黨又可稱爲戰戰的機關，他便從這種革命的領袖階級招致黨員」見斯特布尼克  
（Stepiak）所著的地威俄羅斯（Underground Russia）第二百六十四頁（一千八百八十二年版）

革命黨人許多年以來都爲政府的壓制行動所屈服，他們的機關也爲政府所摧殘。然同時城市工業漸次興盛，而無產階級捨棄農業，他們在國民生活中漸成爲一種要素。

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在聖彼得堡所起的大同盟罷工，可以視爲由近世工業的情形而自然發生的革命新運動中一種發軔點。因此俄國便有一個社會民主黨發生出來，這一黨對於馬克



思的學說非常注重。俄國社會主義家也第一次出席於這一年在倫敦所開的國際議會。

然談社會主義的人已經是如蠶而起，他們並且抱有一定的宗旨布滿全國；他們中間有許多人都覺得他們不能夠靜候經濟的發展，他們以為在俄羅斯特別的情形之中，一種熱烈的革命舉動是不可少的。舊革命黨中有許多殘餘的黨員，便做了一個社會主義革命黨 (Socialist Revolutionary Party) 的種子，這一黨是一千九百零一年之未成立的。在俄羅斯國中，現在有兩個重要的社會黨：一個是社會民主黨，這一黨注重須等候俄國經濟的發展，而盡力創造無產階級一事也包含在內，一個是社會主義革命黨。第一黨要將一般農民引入他們的運動中，然俄國如果沒有大產業的事實發生，奪去農民的田產，那麼，這一黨的計畫簡直是毫無成功的希望。第二黨主張在農民中努力傳播他們的主義，並且主張對於皇室和他的臣僕作一種實在的戰爭。

除了這兩黨之外，在利曲利安，俄屬波蘭，和西俄各處，猶太工人組織一種社會主義的機關，名為同盟會 (The Bund) 俄國政府因猶太人革命的活動，非常厭惡他們，而俄國農民

和工人因猶太人中一般盤剝重利的人和商人的誅求無厭，也非常痛恨他們，這真是他們在俄國所遭遇的特別命運。要懂得在俄國所發生的猶太問題，須將這兩點認清。在俄國農民中還的一種土地均分的運動 (an Agrarian movement)，這種運動雖組織不善，散漫無紀，然他在各種運動中却是一種最有勢力的運動。

到了一千九百零一年，學生騷動之事發生了，在大連灣 (Port arthur) 有好幾百犯人都送入軍隊中。在聖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工人都幫助學生：重大的戰事發現出來了，普通人對於政府所用的嚴厲壓制手段，都懷一種憤怒之心，而各大臣的委員會也旋得了俄皇撤銷送學生入軍隊中的命令。

但是俄皇對於向立憲主義一途進行的事不願照准。威特伯爵 (Count Witte) 因開始向這一途前進，遂遭罷斥，而不列夫 (Von Plehve) 即繼他的後任。於是慘酷戰事又起；而大家也看破了俄國和專制政體並未嘗具有充足的軍力和外交上的能力，這兩種東西是普通一班人所猜想為專制政體唯一的特長。不列夫於一千九百零四年七月被刺身死。當這個時

期和以後的慘殺 (Later Pogroms) 時期俄國人民攻擊和慘殺猶太人之事，引起歐洲各國的憤怒，因為這種事件是俄國當局所默認的，老實說，這是俄皇所贊成的。一千九百零四年三月截司德瓦 (Zemstvo) 的議會 (州會) 召集擁來了，會中共投一百零四票，有一百零二票贊成請求立憲，到一千九百零五年一月，有一個曾經從事工人組織而新近著名的牧師名哥旁 (Father Gapon) 率餘十萬徒手人民向冬宮進行，要求政治上的權利。這種遊行會為軍隊與攻擊，內中受傷和擊斃的人在一千名以上。哥旁自己逃走了，但是他後來畢竟為革命黨人所殺，因為他們當他做一個改變宗旨的奸細。他或者也是一個亂七八糟的人物，和司居拿惑德伯爵 (Lord Stratford) 溫特渥斯 (Thomas Wentworth) 一樣，起初做民主主義的代表，後來就連他們的靈魂都賣給一般暴君了。

「流血的星期日」 (Bloody Sunday) 旋又繼之以瓦薩 (Warsaw) 和波蘭各處革命的同盟罷工，不久這種風潮竟蔓延全國。在阿德色 (Odessa) 地方，起了一種大變亂就是黑海艦隊的背叛有一個戰艦名波頓金 (Potemkin) 滿載背叛者，往來巡邏，但是沒有發什麼效果，後來

那些叛徒將這個戰艦棄於羅馬尼亞一個港中(A Romanian Port)。到了八月，俄皇批准立憲和選舉事，但是工人階級和許多別的階級不得與聞選舉事務。這樁事體自然沒有一個人滿意：於是著名的總同盟罷工在莫斯科又跟着出現，並且蔓延及於俄羅斯全國；所有鐵路上各種輸運事業，都停止了，而聖彼得堡的全體組織都歸於停頓。這種同盟罷工真正是普通的；就是那些裁判官也加入其中。然同盟罷工中秩序却非常之好，政府要用武力干涉，簡直是沒有機會可乘。於是俄皇又召還威特伯爵，到十月三十日降諭承認召集國會，過了兩天，又宣佈大赦。但是這些方法仍然不能夠平定一個龐大的和紊亂的國家。一千九百另六年一月莫斯科和巴爾梯克各省(Baltic Province)變亂復起，而一般農民繼續叛亂，不下一千六百次，然這些亂事經政府屠殺之後，逐漸蕩平了，這種屠殺之事大概是對付叛亂的常道。至一千九百另六年五月俄國第一屆國會(China)召集開會，僅經過七十天就消滅了。凡社會主義的各黨派都沒有加入第一屆國會，但是一個勞動團體(A Labour Group)中却有一百另七個農民和工人當選。社會民主黨人和社會主義革命黨人部參加一千九百另七年一月

第二屆國會的選舉，國會中五百二十四個議員，有一百三十二個人是屬於社會黨的。一班提倡社會主義的人一直到現在雖仍然是受懲罰，然因此却使社會主義漸次得勢，這一次選舉，即足以表示社會主義的勢力非常偉大。過了幾個月俄國總理大臣忽提議將十六個社會主義的國會議員，加以逮捕，還有五十五個議員，他就飭法庭提起公訴，因為他們向海陸兩軍傳播革命的學說，而國會議決將此事交一個委員會審理，然到了六月，第二屆國會即被解散了。於是一種新選舉法，未得國會的同意（這是違背憲法的舉動），便宣布出來了，這種法律所規定有選舉權的人多限於地主和財富階級，他予一班官吏以操縱選舉事務的權力，又將國會議員的數目從五百二十四名減至四百四十二名。第三屆國會是一千九百零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召集攏來的，國會議員中社會黨人僅占十四名，工黨中人也僅占十四名。俄國政府即刻又採用一種壓制政策：好幾百個新聞記者都被放逐於西伯利亞，第二屆國會中有二十六個社會主義的議員都被監禁，罰作苦工，第一屆國會中有一百六十三個議員處三個徒刑，並剝奪政治上一切權利，因為他們於一千九百零五年作報復政府解散第一屆國會的舉動，簽名於一種

要求人民消極抵抗政府的衛博克申訴書(Viborg Memorial)上面，按俄國第一屆國會自一九零六年七月九日被解散後，有議員二百餘人集於衛博克開會，并發出申訴書一道於全國國民，要求他們不向政府納稅，不入政府軍隊當兵，并且不借債給政府。又波蘭有六百個學校也由私人集資開辦的，

現在也被封閉了。當一千九百另八年的時候，復古的政策一時盛行；因政治上的過失而被放逐的人不下七萬名，因此而遭殺戮者有七百八十二人，（一千九百另七年被殺者有六百二十七人），至於判處死刑的人共有十八萬之譜。國會因為要使一般農民得私有土地，遂通過一種法律：確認一千九百另六年俄皇的臨時諭旨，土地共有的制度在北歐洲會通行一時，後來只有俄國保留此制。這種制度現在在俄國或因農業進步，便不適宜，和他以前在別國一樣，關於這一點尚是一個疑問；但無論他是否因這種緣故，而以私有土地制去代替共有土地制這樁事，在農業仍然極盛的俄羅斯國中，要算是社會上一種極大的變遷，這種變遷的效果，現在漸次發現出來了，留心考察這樁事體，是極饒趣味的。

一千九百另九年，亞截夫案件(The Azov case)的大秘密洩漏出來了。亞截夫假裝為革命黨人中一個首領，在實際上他是一個煽動的間諜，他「得了警察當局的默許，在以前的

八年之中，俄國所起的暴動和暗殺事件，多由他一手籌畫，因為要是這樣，才可以逮捕革命黨的重要首領，才可以使推行復古的政策有所藉口。……暗殺不列夫和塞齊司大公（The Grand Duke Sergius）的計畫後來證明是出於亞截夫之手，而警察當局曾參預其間，所以「班警察沒有及時阻止這等暗殺之事」。見一千九百零九年的週年紀錄中第三百二十頁。

到了是年五月，前任警察總監洛撲金（Lopukhin）罰作苦工五年，因為他「和一個匪黨交通」，就是，因為他參預革命的暴動。到了十二月，聖彼得堡祕密警察總監卡頗夫大佐（Col. Karpoff）被炸身死，後來也證明了投炸彈的人是警察當局派遣的。

這種可怕的祕密事件洩露出來，足以證明依專制政治去管理一個大國要想安然無事過下去，簡直是毫無希望的。自前世紀以來，世界業已有了很大的進步，各國政府如果極端疏忽歷史上的教訓，一定會曹失敗。英國幾百年以來的歷史已經證明，立憲的君主政體，比較別種政體要穩固得多啦而專制主義時常有不穩的現象跟着出現。俄國專制政體對於歷史上的教訓真正是感覺遲鈍不能引以為戒，我們可以說他這種遲鈍是由於心智薄弱的緣故。

出版自由等等。他們在這種大爭鬥之中，是煽動者，是首領，是以身殉道者，然他們却不是爲社會主義——經濟上的自由——而戰爭，還是爲政治上的自由而戰爭的。這種情形也不是俄國所特有的。英國社會黨人對於婦女選舉權問題現在極爲注意；比利時人對於選舉權正在爭持「一人一票」；德意志人紛紛反對軍費和保護貿易主義；丹麥人（Danese）要求改良選舉制度；美國人要求對於制定法律或修正憲法舉行複決制（Referendum）對於民選官吏的去留，舉行共同投票（Recall）老實說，社會主義者現在在全世界中，與其說他們是爭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不如說他們還是爭社會的民主主義。不幸俄國一般社會主義家在最初幾次國會中沒有十分認清這一點。倘若他們對於立憲民主黨（The Cadets）予以實力的援助，他們或可以多占一點勢力。不幸沒有得人心的大首領出現？能夠得到各種改革團體的援助，並且能夠得到各種民族的援助——波蘭人，列特人（Liths）芬蘭人（Finns），喬濟亞人（Georgians）等都是構成俄羅斯帝國和他的代表機關的分子。

俄羅斯的學生是一種懷有理想的青年，是真正愛國的人，也是真正愛自由的人，他們在



當一千九百十年的上半期，國會通過一種議決案要求政府將行政的放逐 (Administrative exile) 處分取消，這樁事體足以證明就是俄國復古派的代表機關，也抱一種要求自由的熱望。

這一年可記的大事就是十一月二日托爾斯泰 (Tolstoy) 的去世。我們要想在此處用一種適當的篇幅去專論這個奇絕的人物是做不到的。托爾斯泰具有一種絕大的文學上的才能，和一種迥異常人的性格，他這種特點狠足以引起全世界的注意，然他的主義却是由中古式和近代式二者奇奇怪怪相合而成的，並且在他一生中，他的主義差不多是十年一變。他對於政府的殘暴行為時常抗議，這樁事對於俄國是一種極大的功業，因為在俄羅斯全國中，只有他享有世界的盛名；只有他具有一種勢力，俄皇的臣僕不敢和他開戰。只有他一個人可以說他所要說的話，也只有他一個人可以做他所願做的事，沒有一個人能夠干涉他。但是他的思想却為他的環境所限制，而許多年以來，他的著作對於英國與別處社會主義的運動，予以一種有效的打擊。凡社會主義家採納了他的學說，對於參加政治上的行動，立即停止，

只一味埋怨社會的現狀不良，不去動手做一點事業，加以改良。

到了一千九百十一年又起了一種憲法上的危機，因為國會通過一種規定波蘭選舉權的法律案，而為帝國會議（The Council of the Empire）所拒絕。俄國政府據憲法中緊急之條一為基礎；以俄皇的命令宣布這種法律案為法律，於是國會以二百零二票對八十二票彈劾司托里濱（M. Stolypin）。到了九月，司托里濱在肯夫（Kief）一個戲園中，被刺身死，行刺的人和亞截夫一樣都是警察當局所派遣的。

至一千九百十二年選舉第四次國會的時候，社會民主黨占十四名；仍是和上屆在國會中所占的名額相等；工黨占十名，比較上次少去四名。其餘各黨派地位，沒有什麼多大的變更，但是保守黨（The Right）在國會中雖占大多數，然他們却表示一個代表機關是要擴充他自己的勢力，抵抗專制的行政機關。

凡各國社會黨所共同爭持的事件在俄羅斯國中尤愈加利害。社會黨人在俄國所努力奮鬥，要達目的的事件，是政治上的基本權利，在法律面前的身體自由及平等；言論自由，和

出版自由等等。他們在這種大爭鬥之中，是煽動者，是首領，是以身殉道者，然他們却不是爲社會主義——經濟上的自由——而戰爭，還是爲政治上的自由而戰爭的。這種情形也不是俄國所特有的。英國社會黨人對於婦女選舉權問題現在極爲注意；比利時人對於選舉權正在爭持「一人一票」；德意志人紛紛反對軍費和保護貿易主義；丹麥人（Danese）要求改良選舉制度；美國人要求對於制定法律或修正憲法舉行複決制（Referendum）對於民選官吏的去留，舉行共同投票（Recall）老實說，社會主義者現在在全世界中，與其說他們是爭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不如說他們還是爭社會的民主主義。不幸俄國一般社會主義家在最初幾次國會中沒有十分認清這一點。倘若他們對於立憲民主黨（The Cadets）予以實力的援助，他們或可以多占一點勢力。不幸沒有得人心的大首領出現？能夠得到各種改革團體的援助，並且能夠得到各種民族的援助——波蘭人，列特人（Liths）芬蘭人（Finns），喬濟亞人（Georgians）……等都是構成俄羅斯帝國和他的代表機關的分子。

俄羅斯的學生是一種懷有理想的青年，是真正愛國的人，也是真正愛自由的人，他們在

革命運動之中所受的損失，已經是不可勝數。據說自俄國農民叛亂以後，當慘殺和放逐犯人之際，五年之間，被殺死者有二萬一千一百八十三人，受傷者有三萬一千一百一十七人。在巴爾梯克各省中，至一千九百零六年二月一日止，共記十四個月內，被絞死者有十八人，被槍斃者有六百二十一人，戰死者有三百二十人。從一千九百另六年起到一千九百十年止，共計不過五年，因犯政治上的罪過而宣告死刑的案件有三千七百二十五起，實行被殺者有三千七百四十一人；而在同一時期之中，還有一萬九千一百四十五人因犯政治上的過失而別分處刑。這真是受苦難者一種可怕的鐘聲，俄國最高尚和最優秀的愛國者遭了這種慘殺，他們所爭的不過是一種有限制的立憲政體，然幾年之後，這種政體便實現出來了。英國的西門 (Simon de Montford) 布利恩 (Prynne)，和漢伯發 (Hampden)，這一流人物所受的殘酷處分，和俄國近世的殘酷處分相比較，要算是很輕的，狠有幸的，然他們替他們國人所成就的事業，比較俄國一般革命家以絕大的犧牲所成就事業，却要大得多啦。

## 第十一章 無政府主義和工團主義 (Anarchism and Syndicalism)

無政府主義起源於蒲魯東；但是這種學說所以充分發達，大概是由於俄羅斯的一般思想家。當這種主義發達到一種最特別的時期，他的有力的宣傳者就是巴枯甯。

巴枯甯於一千八百十四年出生於推爾地方政府 (the Government of Tver) 治下的托學克 (Torshok)，他的家世屬於俄國品級最高的貴族。他於年歲相當的時候，投入軍界當砲隊軍官，這種砲隊是軍隊中一種精選的隊伍。當巴氏駐紮波蘭的時候，他親自看見在俄國專制管理之下所生的種種恐怖之事，這心中便有了一種痛苦的印象，因此他就辭去他的職務，從事於學術的研究。到了一千八百四十七年，他出遊巴黎，遇見蒲魯東，他的思想受了蒲氏極大的影響。

一千八百四十八年的革命運動是巴枯甯從事於公衆活動的第一次機會。他對於一千八百四十九年在諸列司登所起的叛亂，尤特別有關係。但是各國復古派的政府，和他們的警察，對於一般失敗的熱心革命家所用的手段，非常利害。巴枯甯對於許多革命家所身受的

痛苦，也領略的不少。他在他所做的馬志尼論中，告訴我們，說他被監禁於薩克遜，奧大利，和俄羅斯的各礮台中，差不多有八年之久，後來才定一種終身流刑，流於西伯利亞。幸而西伯利亞總督莫拉衛夫（Muraviev）是他的親戚，允許他以極大的自由。他被拘留四年之後，設計逃脫，經過極大的困難，才抵加利佛尼亞（California），到了一千八百六十年，他又從此處前往倫敦。

歐洲自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革命以後，便入於復古時代，巴枯甯當這種悽慘的時期，正在牢獄和放逐之中討生活。當他回到倫敦的時候，他覺得這種進步的運動，又開始活動。

此時正當俄國亞歷山大二世卽位之後，他自己的國中很有進步的希望。他在可羅科爾報（The Kolokol）中，幫助黑岑（Herzen）喚醒他的國人，要他們準備做新時代的人民；但是巴氏因其有一種急躁的性情，所以他對於他的朋友所採納的比較溫和的計畫，不能夠滿意。

他以後半生大概住在瑞士，竭力主張國際的無政府主義。到了一千八百六十九年他創設一個社會民主同盟會（The Social Democratic Alliance），然在同年之中，這個會就解散了，會

員都附人國際工人協會。自從法蘭西第二帝國傾覆之後，他便於一千八百七十年九月在里昂起事，但是沒有什麼成功。他在國際工人協會的海牙議會中，爲馬克思派投票所敗，遂被逐出會。他後來的活動，因體弱多病，遂生一種阻力。他於一千八百七十六年死於柏林(Berlin)。

巴枯甯有一種著作名爲上帝和國家(God and the State)，他的朋友卡費洛(Cafiero)和烈可侶(Elisee Reolus)會替他做一篇序子；我們在這種序子裏面可以看見這個煽動家的品格中，幾種有趣味的特點。他們在序子中說，「凡巴枯甯的朋友和仇敵都知道他的思想力是很偉大的，他的意志是很堅強的，他的精方是很能夠持久不敝的，他們也知道他對於財富，品位，榮寵，和大多數卑鄙醜惡的人所爭求之各種可憐的賞品，都鄙棄不顧。他本出於俄國品級最高的貴族，然他却是一班貴族中首先加入一個意氣自豪的革命黨之人，他們這些貴族都有了覺悟，遂捨棄歷來相傳的習慣，成見，和種族及階級的利益——總之他們不顧他們自己的快樂。巴氏和他們大家努力奮鬥，艱苦備至，又加以身受監禁，放逐，別的危

險，和痛苦等事，然這些事體都是一般熱心於一種主義的人，在他們煩惱的身世之中所應當受的」。

於是他們繼續又說，「巴枯甯在俄羅斯的學生中，在德國諸列司登的叛徒中，在西伯利亞一班被放逐的同胞中，在美國，英國，法國，瑞士，和意大利善良的人民中，都有極大的和直接的感化力。他那種獨出心裁的理想，流利雄壯的口才，和歷久不變的熱忱，又輔以一種自然莊嚴的態度，和活潑無比的生氣，遂使他在各種革命的社會黨人中，極受歡迎；有許多人對於他的活動起初非常歡迎，後來因宗旨和方法各不相同，遂又棄之不顧，就是在這些人中間，他的活動所遺留的印象也非常之深」。他巴氏和革命黨通信的稿件非常之多，他常因此等通信，終夜不睡，他的活動也大概是在此處表現出來的。他所有曾經出版的著作，不過是他的著作中一最小的部分。他的極重要的論文上帝和國家不過是一碎片罷了。他曾向批評他的著作的人說，「我的生命自身也不過是一碎片」。

世間沒有一種東西所含的破壞性，比巴枯甯的無政府主義所含的破壞性還更加清晰，顯



明，和偉大。他的無政府主義是一種基於唯物論之革命的「社會主義」；他這種主義的目的在應用各種有效的方法去破壞那種外界的權力。他對於從上帝觀念以下所生出來的各種理想制度，無論用什麼名稱，成什麼形狀，都一概不承認；他對於外界的權力，無論是一種什麼形態，無論是出於君主的意思，或出於普通選舉的意思，也一概不承認。他在他所著的上帝和國國一書中曾說，「人類的自由就基於他服從自然的公例，這是因他自己已經承認了這些公例是如此的，並不是因為有什麼人或神集合的或單獨的意思從外面來，將這些公例加諸他的身上」。自由的全部問題將於此解決：就是，應用科學的法則，將自然的公例徵實出來，然後將這種知識遍佈于人民之中。自然的公例既是這樣為各人所承認，他便不能不服從這些公例，因為這也是他自己性情中所具有的；而同時政治上的組織，管理，和立法都非必要的，即刻就會消滅。

巴枯甯又不准有享特權的位置和階級的存在，他說，「特權和享有特權位置的特性，就是將人類的智慧和良心都墮滅了。凡享有特權的人，無論他所享的特權屬於政治方面的，

或是屬於經濟方面的，他總是一個喪失智慧和良心的人」。〔總而言之，我們對於享有特權的，特許的，屬於官吏的，或是合例的，各種立法，各種權力，各種勢力，一概反對，即使這種東西是由普通選舉而生出來的，我們也一概反對，因為我們相信他時常利於那些統治和掠奪的少數人，而傷害陷於苦境的大多數人的利益。〕

以下的節錄是由巴枯甯所創設的國際社會民主同盟會的會綱中抄出來的；我們看了這種東西，可以完全知道這位非凡的煽動家的意見。這個同盟會宣布自己是主張無神論的；他要將各種宗教；通通取消；他要以科學去代替宗教上的信條，以人的正義去代替神的正義，他要剷除婚姻制度因為這是一種政治的，宗教的，法律的，和有產階級的制度。同盟會要求最力的事體是將階級制度完全剷除，所有各私人，不論男女，在政治上；經濟上，和社會上，都一律平等，將財產相續權一概取消，庶幾在將來的時候，各人可於工作的生產物中，取得相等的分子；所有土地，工作的工具，和別種資本，都變為社會全體的公共財產，這種東西只有工人才可以使用——就是，只有耕種者和製造者的聯合會才可以使用這種東西。

這個同盟會希望由各國工人構成一種普遍的和國際的結合，作爲社會問題最終的解決，他對於基於什麼愛國主義和國家嫉妒的政策，非常鄙棄。他要求所有各地方的聯合會當依照自由的原則，構成一種普遍的同盟團體。

巴枯甯實現他的革命計畫的方法，和他所抱的主義是相符合的。凡政治上和社會上的制度如果有妨礙他對於將來計畫的實現，他就要即刻掃除這種制度。革命的精神在革命問答(The Revolutionary Catechism)一書中，眞算是登峯造極了，有人說這部書是巴枯甯著的，但是書中含有許多極激烈的議論；和他那些爲大家所共知的著作是互相矛盾的。然革命問答至少也是巴枯甯派的產物，所以這部書頗有注目的價值。世間革命的精神在這部書中，已經達於極點；不能夠再向前進。書中稱贊革命家是一個最神聖的人物，他不以私人的利益或感情去拋棄他的使命，他也不因宗教，愛國心，或道德的緣故去拋棄他的使命；至於他這種使命的目的，就是應用各種有效的方法，去破壞現社會的組織。革命家的事業是一種毫不寬貸的，和普遍的破壞事業。將來的社會組織自然是從人民的運動和生活中發生出來

的，但這是將來的人民所當關心的。然同時我們從巴枯甯所屬望之將來的建設看起來，就是各種自由聯合會的自由同盟團體——這種聯合會的體制，確和我們所看見的俄國地方團體是一樣的。

巴枯甯在歐洲南部社會主義的運動中，占極大的勢力。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在西班牙所起的重要的變亂，是由於他的活動。在意大利以後的革命運動中，他的勢力將馬志尼的勢力壓倒了，因為在意大利和在別處地方一樣，在一班先覺者的心中，純粹政治的上的利益常居於社會上的利益之下。

巴枯甯的主義近來在法國和用法語的瑞士的民族社會史上，也留了一種痕跡。當一千八百七十九年的時候，無政府主義者在里昂和里昂附近的各工業中心點竭力活動。到了一千八百十二年，一班礦工在蒙索 (Montceau-Les-Mines) 礦場騷動，遂引起警察和政府的注意，此事的結果，有六十六個人被控，他們的罪名是因他們屬於一個無政府主義的國際聯合會。在這些被控的人中一個最著名的人物是克魯泡特金親王 (Prince Kropotkin)，他和法

國有名的地理學家烈可侶，及俄國拉甫諾夫三人可以視為近來無政府主義最著名的代表者。在最近的歐洲革命史中，沒有一個人物比克魯泡特金親王更饒趣味。他和巴枯甯一樣，都是出於俄國最高的貴族；據他親信的朋友說，他的家族對於承襲俄國皇位，比較現在這一朝，名義還要正大。他是一個名震全歐的科學家，他的性情既仁慈，他的態度又謙恭，然他却極端擁護現今仍然存在的那種最富於破壞力的信條；這一樁事似乎是很奇怪的。一千八百八十三年，他在里昂受審判，當他替己自辯護的時候，他曾將他生平幾樁重要的事實說明出來了，這幾樁事實可以使大家明白他成爲無政府黨人的緣故。

克魯泡特金的父親蓄養許多田奴，他從小時候起，便親自看見許多活劇，這種活劇和美  
國一位小說家 譯者按這位小說家就是司托夫人 (Mrs. Harriet Precher Stowe) 所著的托姆的小屋 (Uncle Tom's Cabin) 書裏面所描寫的事實是相同的。他看見被壓迫的階級受種種虐待，他便非常愛惜他們。他到了十六歲，入皇宮裏面所設的侍從學校 (The school of Pages) 讀書；他在茅舍小屋裏面既知道愛惜一般人民，他在朝廷之中便發生一種痛恨大人物的心理。他在軍隊中和行政機關中看

見種種腐敗的現象，他知道大家希望俄國復古派的政府所舉行的改革事業決不能見諸實行的。以後有許多時候，他專門研究科學。當社會運動發軔之時，他便加入其中。俄國維新派向政府要求予以更大的自由，他們所得的答覆非常簡單：就是他們都被捕入獄，他們在牢獄中所受的待遇是很苛刻的。在克魯泡特金所住的牢中，有九個人失了知覺，還有十一個人自殺。克氏自己也得了重病，轉入醫院中療治，他後來便從醫院中逃走了。他在瑞士被難，親見一般人民因時表製造業所發生的危機，都感受痛苦；因為社會上和政治上的罪惡是相同的，所以無論在什麼地方，痛苦的情形也是相同的。他要用改進社會的方法救正這些罪惡，大家對於這樁事還能夠發生一種驚訝之心麼？

我們在前一節所說及的一千八百八十三年在里昂審問無政府主義者的紀錄，是一種極重要的歷史上的文件。凡願意了解無政府主義家運動的原因，動機；和目的的人，都應當將這種紀錄，詳細研究一番。當審判之時，那被控的人都簽名於一種意見宣言書(a Declaration of opinion)上。以下的紀錄就是這種宣言書的要領，這種東西對於表明無政府主義者的地

位是很有用處的。凡他們所要求的事體是人類慾望的絕對自由，和完全滿足，除掉事物的性質是不可能的，和這種慾望也是他們的鄰人一樣不可少的這兩點以外，再沒有別的限制。他們對於各種權力和各種政府，一概反對，他們主張在人類各種關係中，都應當以自由契約去代替法律上和行政上的拘束，而這種契約並且是可以隨時修改的，也是可以隨時取消的。

但是在一個社會之中，如果資本是爲有減無加的少數人所壟斷，自由是不能夠實現的；他們以爲資本既是古代和現代人類通力合作的產物，他便是人類公共的遺傳物。他便當由大家共同處置，沒有一個人不應當取得資本，也沒有一個人應當據有資本的一部分去傷害別人。

總之，他們要以事實上的平等作爲自由的原始狀況。對於各人所要求的東西是他所能夠做到的；給予各人的東西是他所必需的。他們要求大家當得到麵包，大家當研究科學，大家當從事工作；他們並且要求大家當享有獨立之權，大家當得到公平的待遇。

他們這些被控的人中有一個人說，就是由普通選舉而成的政府，也不能夠給他們一種活動之餘地，使他們得達到他們拯救一般貧民的目的，例如在法國八百萬選舉人中不過五十

萬人處於自由投票的地位。世間事情既是這樣的，而無產階級的困苦和墮落又繼續不止，他們看見這種情狀，所以他們宣告作亂是一種正當的和神聖的權利。

然審判中最顯著的特點或者還是古諦爾(Emile Gauthier)在控告審判廳所親述的辯護詞。代表國家的原告說古諦爾是一個誤入迷途，聰明人，他受過多次考試，成績很好，他是一個得有法律上執照的人，他是一個有能力的演說家，然他在法國可以認為一個宣傳無政府主義理想的人。古氏的年紀此時還只二十九歲。他在辯護之中，懷了一肚子憤氣，侃侃而談，說他本是一個法官的兒子，他在法庭中看見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中一般負債者，破產者，和別的陷溺者，每日所受的痛苦，非常慘酷，所以他便激而出於革命和無政府主義這一途。有人說福錄特爾每當聖巴托洛苗(St. Bartholomew)被殺的週年祭日，便發生一種激昂慷慨的狂熱，而古諦爾遠在不律特列(Brittany)，當時日向前推移，達到那些可恨的應付賬項和租金的日期，他便心中懷恨，憤怒到極處了。

無政府主義的主要原則是以簡單見稱於世，將這些原則總括攏來，就是，他不承認所有



外界的權力，和各種私有的土地及資本。凡人類相互的關係將以自由行動和自由同意爲標準。各種工業的或別種目的自由聯合會將共同組織攏來，而這些聯合會又以同一的自由爲標準，彼此聯成同盟的關係，或別的關係。總之，社會改造所取的進程就在乎各種自由聯合會的自由同盟團體。

無政府主義所以出現，一半是由於民族的性情，一半是由於民族的環境：他和社會主義共同要求一種經濟的發展，他和社會主義同具有一種革命的精神，當十九世紀的時候，這種革命精神是新運動中一種主要的要素，但是當社會主義開始努力於建設一方面，無論他是提議建設將來的國家所需的計畫，或是提議現在在立法中所取的步驟，無政府主義便和他分道揚鑣。以前無政府主義和社會這兩種東西，在許多首領如摩里斯（William Morris）等，和一班黨員的心目中，界限尚不十分分明。因爲社會主義既是竭全力對於當時政治上和智力上的勢力作一種抗議，所以無政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便是從事於同一的戰爭，並且時常共同行動，和同盟團體一樣。但是當這種時期一經過去，他們兩方對峙的形勢就分明出來了，

而攜手進行之事也不可能了。

無政府主義是一種環境的結果，他是基於兩種假定之說（assumptions）：一，各種政府都是一種罪惡，二，工業無須大規模的組織可以單獨推行。在一個國家裏面，如果一班最有思想的人民都把政府看做一個仇敵，而國內工業又大半在那些小規模的單獨生產者的手中，那麼，無政府主義一定是盛行的。俄國政府一直到近來仍然推行一種完全的專制政治，絲毫沒有經過任何種形式的民主主義之鍛鍊。這種專制政治是一種超出人民以外的勢力；他從上面壓在人民的身上，不獨要鉗制他們的社會生活，並且要鉗制他們的思想 and 宗教。凡具有獨立性質的人，對於這種政府，自然會持一種反對的意見；因此俄國許多最大的思想家，如托爾斯泰和克魯泡特金那些著名的人物；都依據他們自己的經驗立論，因為他們所習見的政府是壞的，所以他們便以為各種政府都是壞的。如果一國政府頗得民心，如果一國人民承認政府是他們自己因特別的目的而組織的，那麼，無政府主義在這種國家裏面便沒有立脚之地。所以在澳洲（Australia）簡直是沒有人知道無政府主義，就是在美國和英國

，除掉那些屬於無政府主義的外國人以外，沒有多少人相信無政府主義；然他在歐洲東南部却是很占勢力的，因為在這些地方，順從民意的政府，最近才漸次出現，並且這種政府也是有名無實的。

環境的第二種要素就是當時流行的工業組織。凡一般工人如果習慣於大工廠，機器廠；鑛山，鐵路，或大洋郵船的複雜組織的，無政府主義對於他們便不能發生什麼影響。摩里斯所著的理想國的消息(*News From Nowhere*)一書，是他的有力的無政府主義之快樂的烏託邦，他在這部書中却要將英國變成一種製乾草者的國家(*A Nation of haymakers*)，因為簡單的和小規模的農業，差不多是在無政府主義之下所能夠想像的唯一的實業。托爾斯泰所住的鄉村中盡是一班小農民，這種鄉村受「密爾」的支配，所有村中土地都是公有的，每經過幾年又重行分配一次，所以托氏所習聞地方的事實就是財產是基於實用的，工業的組織是由小財主的自由團體合辦的，而中央政府除掉徵稅和徵兵以外，便不能在此處更有所為。

歐洲南部的工業情形和上面所說的工業有幾分相同，所以無政府主義便在此處得了一種

適宜的沃土，得以繁殖起來。但是要製造無政府主義家，環境雖是很重要的，然性情也是一種重大的要素。凡極端的無政府主義者生下來就是這樣的，並不是什麼環境造成的。

凡特性最強的人無論怎樣挫折還是要一意孤行，這種人容易為高尚的理想和抽象的原則所動，但是他不耐訓練，鄙棄小利；如果他要是變成一個社會革命家，他一定會向無政府主義一途進行。拉丁民族 (The Latins) 和南斯拉夫民族 (The Southern Slavs) 的性質近於這一類；所以在這種民族中無政府主義，便奪了社會主義的位置而獨自繁殖，然無政府主義也出現於一小部分條頓民族的國家 (Tentonic nations) 中，德意志雖缺乏一種真正的民主主義，而無政府主義却特別流行。

無政府主義是一種消極的信條。他所持的原則是要將政府和法律剷除，就是一切財產權除掉使用權以外，也要取消。在俄羅斯國中，那種重要的生產工具，土地，是定期重行分配於能夠使用土地的各農家的，所有土地除掉能夠耕種的人得以使用外，他們的「密爾」概不承認私人擁有土地的權利，一班無政府主義者以為土地既是公有的，遂糊裏糊塗想把各種

資本都作爲公共財產，而使每個自由人得隨意使用這種財產去謀他自己的日食。

這種工業組織的方法不能夠見諸實行，他的理由也無說明之必要，那些無政府主義家想出這種大規模的工業，究竟怎樣推行，他們從來沒有說及過。

在普通人心目中，無政府主義是和暗殺及暴行有密切關係的，而他對於炸彈的關係尤甚。從實際上說起來，這種關係雖是實在的，然大概也是偶然的。有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內中最著名的人物是托爾斯泰——時常主張一種無抵抗政策，這是和上面所說的事實相反的。有許多橫暴行爲普通都指爲無政府主義者所爲的，其實這都是那些犯人和墮落的人所爲的，而在俄羅斯國中大概是那些政治上的謀反者所演出來的，他們所以採用這種方法，不是因實行無政府主義，不過是要得到政治上的自由罷了。然這種人對於拘束一層，既非常痛恨，對於身體自由，既非常重視，對於反對當權者既視爲一種道德，那麼，他們對於毀害和殲滅現在的政府一事，一定是認爲合法的和有益的；在人民仇視政府的國家裏面，暴動之事大概是發難於一般被激怒的放逐之徒，如果在別種國家中這樣的行動便毫無可原了。

無政府主義之社會的理想必定是每個思想家的理想。法律是因惡人而設的。我們近世

工業上的法典不過是一種方法，使社會中不聰明和不仁慈的人得以上升，與其餘的人立於同一的水平線上。在世界上財富如果非常豐足，各人可以隨意使用，又可以依照他自己的能力和嗜好去選擇他的職業，這種世界無論什麼人都應當歡迎。我們現在是向這種理想與國家進行。但是進行的方法是將法律的範圍擴充，不是即刻將他取消，要想財富非常豐足，普通一般人的性質改善，無論什麼人都不須強迫，願意做他所能做的工作，而工作的報酬，又足以維持社會中標準生活的幸福，要想這幾種事情的實現，還要經過一種很長久的時期。

那些自稱為共產主義的無政府黨人，在英國自一千八百八十二年以後幾年之間所起的社會主義運動中，要算是占一種勢力。克魯泡特金親王對於他們的運動予以一種知識上的榮譽，而以前一大羣社會主義者從來沒有採納過他們的信條，現在對於他們的理想極表同意。他們發行一種報名為自由(Freedom)，到了後來他們攻擊社主義者同盟會(The Socialist League)遂使摩里斯當這種機關崩潰之先，便預將這種同盟會捨棄了。但是在英國和各處

地方，無政府主義運動已漸次衰歇，當二十世紀起初十年中他簡直是無聲無嗅了。在實際上又有一種新運動發生，他所吸收的人民也是要信無政府主義的人具有同一性質的。這種運動將許多舊觀念和幾種新觀念給合攏來，名爲工團主義，他在歐洲全土很引起大多數人的注意。

### 工團主義

無政府主義除掉見過俄國鄉村團體的社會組織以外，再沒有看見過別種更複雜的新組織，這是我們已經指明過的。三十年以前，工聯主義(Trade Unionism)除了大英國以外，幾乎沒有人承認他，而歐洲大陸的工人對於英國工聯的會員也不把他們當作社會發展中一種有望的階級。自從那個時候以後，工界自由組織的聯合會如工聯和協作社會等，在德、法、比、意和別的國家中，發達非常之快。一般工人都知道組織這種會可以達到某幾種目的，可以管理巨額的資本，並且還可以經營大商業。一班歷史家告訴他們，當中古時代，同業的商人共同組織商社(Guilds)，凡他們自己的事件，這種商社有處理的全權，社中的章程爲

各種法庭所引用，這種商社並且直接加入於地方政府。現在由此過渡入於工團主義是顯然無疑的。無政府主義要求剷除國家，因為國家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是由各階級管理的：他要求以據有生產工具的工人組織自由團體去替代國家，他想要找出一種管理大規模工業的自由組織，但是沒有達到目的。而工聯却可以應他的要求。

現在的國家組織是以地方為單位的：凡選舉的人是依他的住所而區分的。工團主義的國家組織，大概是以職業為單位的；凡職業相同的，比較僅僅住所相接近的，他的維繫的力量要更加真實，這種爭議不能說是沒有理由。凡舊式的國家必定是由各種階級管理的，因為這種國家面積太大，權力太集中，組織太複雜，不是工人所能夠了解的；但是每個工人只要關心於自己的事務，各種階級就將沒有用處了。

現在大家都承認舊式強暴的革命是一樁過去的事實。科學在戰爭中很著成效，凡非專精武事的人要想作亂，便毫無成功的希望。自從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巴黎地方自治團起事以來，許多人都奢談社會革命，幸而他們只作一種空談，沒有什麼舉動。但是革命家也有了



一種已經造成的武器就是總同盟罷工。如果一太羣人民不肯作工，那麼，在世界上便沒有一種勢力能夠強迫他們去作工。科學一經應用於軍事的目的上，便使革命成爲不可能的事；但是科學現在也應用於社會的生活上，而近世城市中各種大機器稍爲停頓就會發生一種禍出來。工聯是維持一種同盟罷工的機關，這樁事在法國尤特別顯著。有人證明總同盟罷工只要延長到一個星期，各種事業之現有的規模就會被破壞，然工聯既可以命令工人同盟罷工，只有他才可以停止這種罷工風潮，他並且能夠有利於工人的條件，出來講和。

這種意見無是否妥當，然他比較無政府主義所貢獻出來的意見却要好多。

#### 工團主義的起源 (The Origin of Syndicalism)

法國有一種很長的時期，因爲沒有黨派衝突，反受害不淺。在通行英語的國家中，總有兩個或三個抱有一定宗旨的黨派，輪流秉政；法國的情形便不是這樣的，自一千八百七十七年馬克馬韓 (MacMahon) 顛覆以後，每次內閣總是屬於共和黨人中的某一派，而爲一種組織散漫的同盟團體所擁護，這種團體時常因一點小小的爭端便至於破裂，然不久在一個新首

領之下，他們又聯合攏來了。所以國家政策常變為個人攘奪利益的器具，並且大家都相信在法國各黨中賄賂盛行，這種事實的精神薄弱的黨派中是常有之事。自社會主義的黨派出現以後，這種事實仍然沒有什麼改變。一般在國會中的社會黨人明白決定他們的職務，是參預國家的政治事業，然在實際上，他們却結成一種團體，有時和政府黨聯合，擁護政府有時又贊助反對黨抵抗政府。並且有幾個社會主義的首領，如密列蘭 (Millerand) 布良 (Brand) 和威衛尼 (Viviani) 在共和黨內閣供職，因此，他們的舊同志都反對他們，還有許多人把他們當做奸細，非常痛恨他們。

法國的地方政府，權力非常之大：政府所徵收的賦稅很重，而在城市上的糧食稅尤特別加重。在法國所起的革命常和「地方分權主義」(Communism) 有關係，這個名詞可以釋為「區域狹小的自治權」(Parochial autonomy) 或釋為地方自治，這是和中央政府的治理權相反對的。

法國人根據這種情形又發生三種觀念，一，工人階級在政治上得不到救助；二，國會是

一羣自謀私利的空談家，他們只要有官做或有賄得，他們就會犧牲他們向來的主義；三，中央政府是一個仇敵。

大家應當記憶，「工團主義」一語在法文中和英國的工聯主義一語相當，而近世的工團主義不過是將工界所習聞的舊觀念加以擴充罷了，他們的舊觀念就是社會進步的路綫是在乎工聯，不在乎政治方面。這些工團主義者可以說是英國舊式的工聯主義者之聰慧的苗裔。工團主義雖起於法國，然工聯却為法政府所猜忌，一直到一千八百八十四年這種團體才被政府認為合法的機關。到了一千八百八十六年法國工人共開一種總會，由各工種團（即工聯）合攏來組織一種全國工團聯合會，但是這種聯合會，為社會主義者蓋司德派（The Generalist Party）所攻擊，並且毫無勢力。

同時又有一派人組織一個工界全國聯合會。法國各城市的地方工會（Bourses du Travail）兼行英國勞動公所（Labour Exchange）職工議會（Trades Councils），和工人俱樂部（Workmen's Club）所行的職務，這種工會並且受各市區的津貼費。第一次工會是一千八

百八十七年在巴黎開會的，到了一千八百九十二年各工會的聯合也組織好了。至一千八百九十三年聯合會開會，大家通過採納同盟罷工的原則。

有許多努力要將這兩種聯合會聯結攏來，但是當時沒有效果。工聯主義現在發達非常之快。當一千八百八十四年法國工聯數目只有六十八個，到了一千八百九十四年便增至二千一百七十八個，而會員的數目當一千八百九十年的時候，共十三萬九千六百九十二人，至一千八百九十四年便增至四十萬另三千四百四十人。當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在南特 (Nantes) 所開的工聯會議有一千六百六十二個工聯的代表出席，大家議決採納同盟罷工，而蓋司特 派社會主義者便因此退出會外，工團主義者聯合會在一千八百九十五年所開的會議中，議決採用一種新憲法和新名稱：他的名稱是勞動總會 (The General Confederation of Labour)，普通稿爲 C. G. T. (La Confederation Generale du Travail)。

C. G. T. 因爲以前和各社會主義的團體發生關係，遂惹起多少煩惱，他要省去以後更長久的麻煩，便議決獨立於各政治黨派之外，他便以這種議決案做他的第一種法規。他又將總

同盟罷工加入他的黨綱裏面。他可以看做工團主義成爲一種有組織的運動的發端。他本是依社會主義之革命的理想而組成的，然他對於社會主義所依賴的政治上的方法，却又棄之不顧。

同時各工會的聯合會進步也非常之大。這種工會的數目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只有三十四個，到了一千九百零二年便增至九十六個，以後各公共團體捐助他們的貲財共有九千八百三十六金磅，當一千八百九十四年的時候，白洛提爾（Fernand Pellotier 1867-1901）當工會聯合會的祕書長。白氏是一個共產主義的無政府黨人，他的能力非常卓絕，他可以算爲法國一個最善於組織工聯合會的人。工會聯合會在他的管理之下，會員增加的速度很快，而會中勢力的澎漲也很迅速。這種會和C. G. T.合併的運動，到了一千九百零二年畢竟達到目的，於是工會聯合會便成爲C. G. T.的一整部分。

C. G. T.以後的組織和前段所說的一千八百九十五年的組織相同的，以後幾年他的進步很緩。他在每年常會中所討論的主要問題就是總同盟罷工，會員中雖有少數人極力反對總同

盟罷工，然大多數人却很贊成這種計畫。當一千八百九十七年C. G. T. 開會的時候，有兩個無政府主義者提出同盟抵制 (boycott) 和怠工 (sabotage) 兩種議案，會中加以討論之後，議決如果同盟罷工沒有效力，便採用這兩種方法。C. G. T. 的全部入款不過七十八金磅，當時他要和英國同類的組織相比較，真正不能夠算為一個有勢力的團體。

現在大家都知道C. G. T. 的性質是屬於工團主義的，然在當日却不盡然。他以前也討論各種問題，如酒精毒 (Alcoholism)，工廠監察人的選舉等事，按他的議事錄，他大概是主張和立法議會通力合作的。但是當一千八百九十九年的時候，因社會主義首領密列蘭在互爾德盧梭 (Waldock-Rousseau) 之下供職一事，遂引起會中激烈的爭辯，當他們在里昂開常會之時，全體一致議決凡工團主義者應當離開各政黨而獨立。到了這個時期，一班無政府黨人漸次棄掉他們自己的宣傳主義的事業，而加入工團的主義者的中間，至一千九百另一年，C. G. T. 在里昂開會，他的革命的性質便愈加顯著了。到了一千九百另四年他有會員十五人，入款一千二百金磅。當他在波池 (Bourges) 開會之時，內有一個改進派 (The Reformist)

Bois文開始爭鬥，但是一般革命派入 (The Revolutionists) 以八百十二票對三百六十一票將他們打敗了。出席的代表共有四百五十人，共代表一千二百七十八個獨立的投工聯一千一百七十八票。那些改進黨人要想採用一種「紙片」制度 (The Card system)，允許投票的多，以各工聯的會員全額為比例，這種制度在英國工聯的會員中是常用的，然改進黨人這種計畫也被否決了。從事實上講起來，在 C. G. T. 中各大工聯投票時常為那些小工聯所戰敗，這樁事可以說是一種不穩固的元素。

一千九百零六年，C. G. T. 以五月一日為勞動紀念日 (Labour Day)，舉行總同盟罷工，這一次共有二千五百八十五個工廠的工人參加總同盟罷工，他們的總數有二十萬二千五百零七人。這一次同盟罷工的目的是要確定每天只做八點鐘的工作，但是有許多工聯只要求每天工作不得超過九點鐘或十點鐘。這種風潮有許多地方經過幾個月之久。據官場的報告，只有四十五個同盟罷工的人完全達到目的；大約有一萬人達到他們所要求的每天九點或十點鐘工作的目的；有五萬八千人稍微得了一點利益，有一十三萬四千人完全失敗了，改

進派人在同年所開的議會中和社會黨結合，再進行一種新計畫，這一黨是新近加入的，他在國會中有議員五十四人。這種計畫又爲七百二十四票對三十四票的多數票所打敗，於是C. G. T. 又取一種反對國會的態度。到了一千九百十年，C. G. T. 合有三千另七十二個工聯，共有會員三十五萬七千八百一十四人，但此外還有二千二百四十八個工聯，共有會員六十一萬九千五百三十六人，沒有和他聯成一氣；然後面這種團體要是在英國，便只能算爲友誼會 (Friendly Societies)，不能看做工聯。

一千九百十年十月，不幸的鐵路罷工風潮發生出來了，這種罷工事前沒有相當的預備，並且發表這種罷工，真正是各工聯的首領和多數會員所不願意的。這種同盟罷工除掉西北各鐵路以外，簡直是沒有得到一點幫助；於是政府派出許多軍隊彈壓，並且依據一種舊法律，宣布這種同盟罷工的違法。一個星期之內，這種風潮便平息了，而他的重要的結果，就是鐵路工人同盟會 (The Railwaymen's Union) 失去了好幾千個會員。自從這一年以後，在各種工業中所起的大小同盟罷工不知道有多少次，這大概是由于C. G. T. 中一班無政府主義



煽動家的影響。有許多工聯因此便受一種會員銳滅的痛苦，而勞働運動也因此大為沮喪。一千九百一十三年夏季，C. G. T. 組織一個抗議團，反對政府增加軍役年限的新法律，這一團中多數活動最力的首領政府都加以煽亂的罪名將他們逮捕入獄。

到了現在，C. G. T. 的精神顯然是經過一種變化。他似乎是已經脫離一班無政府黨人的纏絆，開始盡力于怎樣組織工聯，怎樣增加他的會員，他的基金，和他的戰鬥實力這一類問題。

C. G. T. 當一千九百一十二年在哈芬(Haine)開會的時候，議決將會中組織大加改良，所有以前的舊工會(The Old Bourses du Travail) 都用各區的聯工(Departmental Unions) 去代替他(各種職工議會包括國內八十六區。) 至一千九百一十四年正月這些會不復為C. G. T. 的一部分。C. G. T. 現在的會員共有五十萬人。

#### 工團主義的性質(The Nature of Syndicalism)

工團主義可以說是工聯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混合體。他從工聯主義所得的觀念就是；

一，工界的救援不在乎政治方面，而在乎自助和自己組織團體；二，要制勝資本家不在乎公眾所組織之政治性質的團體，而在乎工界所組織的之工業性質的團體；三，工人第一是一個作工的人，如做鑛工，工程師，或製棉工人，第二才做一個國民。

工團主義從無政府主義所借來的或是承襲的東西，就是深信革命有道德上的價值。工團主義家說，同盟罷工無論是成功或是失敗，論他的本質總是好的。他特別有價值之處就在使一般工人習慣於共同活動的組織，這種組織在總同盟罷工中將達於極完善的地步，而總同盟罷工就是一種「革命」。

工團主義所抱的將來的國家觀也是從無政府主義得來的，而這種將來的國家觀在實際上就是一種共產主義。政府將被剷除，這是我們所知道的，就是以財產為基礎的全部商業制度也是會廢棄的。公眾生活（完全是在工聯裏面——地方工聯的勞動公所擔負各種有益的職務：凡國家的職務都歸於工界各聯合會和勞動總會）。

見泊都 (Emile Patand) 和模格 (Emile Pongel) 所著的工團主義和協作國家 (Syndicalism and Co-operative Commonwealth) 第一百一十三頁。這種團體所希望於各人的事體就是各盡所能，我們可以加一句，他

所希望於各人的事體就是各人做事隨他的性之所近；而各人向公家所取得的東西就是他的必需的和他所願望的，這是將來經濟組織的基礎。凡生活必需品——衣，食，住——都是由取用的，而一般人民將合成一家，各人所需之物都非常豐足，各人可以取去他所應用的東西。凡生產所用的機器也是公共物件，各人只能享有使用機器的權限，如像在一家裏，家中人沒有占據桌椅等物為私有財產的權限，只有暫時享用這些物件的權限。這種完全的共產制度，在工團主義之下，還將依據工聯所取得的支配各業工具的權限；隨時加以改正。

工團主義反抗使用權力一事，也是從無政府主義得來的。沒有一個人應當發命令；也沒有一個人應當服從這種命令。他們相信階級管理制度，和競爭財富這一類事實既經除去，人類將向一種極合理性的途徑逐漸發達。凡一種政策都將得到大家一致的同意；凡各種事業都提交國民大會 (Amass meeting) 討論，這種會既無須會長，又無須會章，這種會所討論的事件，和在一個朋友會 (A quaker business meeting) 所討論的事件一樣，一直要達到大家能夠同意之點才止；他們希望凡國民大會所議決的事件在實際上將為公衆所贊成，並且

都甘心情願將這種議決案見諸實行。在將來的國家中，沒有一個人享有發命令的權限，除掉那些故意反抗的人以外，大家對於無論什麼人，都不能使用強迫手段，這是顯而易見的事。

有人說工團主義是以下面所說的那種概念做基礎的：就是凡各項工業的所有權和管理權當歸之於從事這種工業的工人，而社會的組織當以職業為基礎，而不以地方為基礎。

這一說對於法國工團主義派無論如何實欠妥當。泊都和模格明明白白說過，「凡工聯或別的公共機關從管理和工作一方面看起來，雖是自治的，然他不能夠自成一種孤獨的生活，他不能夠享有特別的利益，他也不能夠和公衆分離。倘若他有了這種情形，那麼，這就是特別的工聯享有各種集合性的特權和利益的萌芽，而這種工聯一定是犧牲資本主義的私人特權，供他自己的發展。這種危險的東西一定是要免去的」。

見工團主義和協作  
國家第十頁。

換一句話來

說，他們的概念是一種以分配為目的的共產主義；工聯是管理生產的，但是他不能夠將生產物據為私產。

將來地方政府顯然是應在職工議會 (Trades Council) 的手中，而工聯議會就是中央政府，這種議會是定期開會的，據一般人的猜想，私有財產制既經剷除；政府要做的事體日趨於簡單，終至於無事可做，他就會消滅。

工團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都極力反對軍國主義 (Militarism)。這種反對似乎是由幾種要素相合而成的。工團主義的理想和國際間的橫暴或別種武力都是極相反的。他所抱定的目的是一種世界般大的亞當花園 (a world-wide Garden of Eden)，這種目的和別種社會理想不同之點就是一般相信他的人，都以爲在歐洲各民族中這樣的烏託邦是能夠即刻實現的，而爲便利起見，別種民族是可以不管的。

當時在法蘭西和歐洲大陸各國中，那種強迫徵兵制度，對於工人階級是一種極嚴酷的身體上的負擔，他時常干涉個人的自由，而軍用品一項費耗各大國的資財真是不少啦。還有一層，工人階級在戰爭之中，拚命打仗，都是爲那些有產階級增進利益，而一般資本家想要製造軍用品增加他們公司的股利，遂百計唆使政府增加軍用費，以上兩種事實，是確實的。

還有一層，軍隊可以看做一種保護財產的武力，凡過了總同盟罷工，他便愈加出力來鎮壓這種風潮。工團主義因為有了這些理由，所以他無論何時，無論何地，總是反對軍國主義的；他動輒和軍法相衝突，因為他的密使時常往來於軍界中宣傳他的主義；勸一班兵士當被召去鎮壓國內騷擾的時候，不要服從這種命令。

工團主義中一種最特別的原則——怠工——我們還沒有說及。社會主義的階級戰爭觀已經被工團主義曲解了；這種階級戰爭觀原來是說明無產階級的利益必定是和資本階級的利益相反的，所以在這兩種階級之中必定有一種爭鬥出現。從實際上講起來，如果資本主義已經充分發達了，上面所指的戰爭無論何時總不會停止。工團主義者以為這樣的情形是一種實實在在存在的戰爭，是一種消滅他人所承認的民法的戰爭。有許多無政府黨人以為暗殺政治上的首領是可行的事，因為人民和那些治人階級是在戰爭狀態之中；於是一班工團主義家也以爲工人可以和資本家作一種工業上的戰爭，並且在某幾種情形之中，他們應當和資本家作一種工業上的戰爭，至於戰爭的方法就是將資本家的各種機器損壞，用巧妙的心思，

產出劣貨，使他們的業務受極大的損失，收受他們所付的工錢，替他們做極少的工作。當同盟罷工的時候，正是他們兩方在戰爭中實行接戰，這一類的戰略尤應當特別採用。常有人說，在英國，凡工人所得的工費如果是以時計算的，那麼，限制出貨的政策（*Car Canny*）就是各工聯的一種經常的規則。據衛布夫婦兩人所著的工業的民主主義（*Mr. and Mrs. Sidney Webb's Industrial Democracy*）看起來，這種事實並不是真的。經濟學對於工人做了壞的工作，是有益於他自己的，這種學說，並不贊成；同時一般雇主以為工價低廉他們才可以獲利，經濟學對於這種流行很廣的信條也是一樣反對的。

工團主義在我們所敘述的各種運動中有一點是與衆不同的。他是一種純粹工界的產物。前幾章所說的初期的社會主義是一班學者所思考出來的。近世的社會主義是馬克思和拉塞爾用他們的心思才力所創造出來的：社會主義最近的變更始於衛布和他的費邊會的諸同事（*Fabian Colleagues*）。無政府主義第一是由於一班煽動者和博學的哲學家闡明出來的。反之，工團主義不是一個人的力量造成的，他是甲許多不著名的人之種種意見相合而成。

的，他的發生是出乎自然的。

然工團主義也有許多有學問的代表者，其中最著名的人是索列 (Mr. Georges Sorel)，他於一千八百四十七年出生於協博 (Cherbourg)，他在巴黎受了一種完善的教育，他做過二十五年工程師之後，便自己告退，當時並得到一個名譽獎章。他對於聖經和特列佛案件 (Dreyfus Case) 著了許多書，又創辦一種社會主義的雜誌，名為社會的形成 (Denenir Social)，但不久這種雜誌就停刊了。到了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他刊布一種小冊子，名為工團社會主義的將來 (L'avenir socialiste des Syndicats)，這是工團主義一部分信條中第一種合理的註釋。這種東西特別攻擊那些智力派 (The Intellectuals 就是國會中的社會黨)，因為他們以一種慣於掠奪的政治為生涯；索氏會說「社會主義的前途在乎自治的工聯之發達。」

索列社會神話 (The Social Myth) 的學說，對於他所抱的意見，可以作為一種參攷，他這種東西顯然是一種學問上的產物，並不是一個工人或一個活動的政客腦子裏面所具的觀念。宗教對於普通一般人民是很好的，而強迫一個鄉紳到禮拜堂去，就是要他替一般鄉人做一



個榜樣；這種觀念真正是很舊的。索氏以爲要引起一般人的熱忱當有一種轟轟烈烈的東西，作爲共同趨向的理想。馬克思所說的大亂的革命在當時是很適用的：「革命的工團主義者以爲總同盟罷工就代表將來世界的出現」。然自此以後，索氏又不相信工團主義了，這也不是什麼料不到的事。他後來相信當日很時派的哲學家柏格森 (Bergson) 的意見，遂將他在社會上的地位愈加鞏固了。如果本能 (Instinct) 是居於理性 (Reason) 之上，那麼，此事的結論就是，要補救社會上的過失，在乎一種革命的無產階級大家興起，不在乎那種用科學方法審查過的法律徐徐發展。但這種論調是雜誌論說中一種說法，不是民衆運動中一種要素。

工團主義是無政府主義和工聯主義相混合的產物；凡在這兩種主義共同存在的國家中，他也是跟着出現的，並且他在勢力上還勉強可以和他們相比較。然無論在什麼地方，這兩種主義中若有一種沒有存在，如像在西班牙和俄羅斯國中，沒有工聯主義，在英國和澳洲沒有無政府主義；那麼，我們便看見工團主義也是不通行的，或是沒有人知道的。

除掉法蘭西之外，工團主義的黨徒最多的國家就是意大利，工團主義在意大利多半是介乎協作運動（Co-operation）和無政府主義之間，所以他便有他自己的特性。意大利工團主義者於一千九百零六年在羅馬（Rome）所開的社會主義的會議中，以五千二百七十八票對二萬六千五百四十七票之少數票而失敗，自此以後，他們遂自成一獨立黨。意大利的工人階級既沒有受過好教育，又極貧窮。小規模的工聯在各城市和一般農民中間是很多的；農業中協作之事是很普通的；地方政府尚得民心，然地方政府的權力却非常之大。還有一層，意大利工人的協作社會和俄羅斯及紐西蘭（New Zealand）的協作社會一樣，常與政府各機關結締契約，承辦公家事務，並且已經築了一條鐵路出租。一班工團主義者對於這種和平的活動或至於輕視，但是這種活動可以使人民心裏深知工人在某幾種職業中的直接組織。反之，社會主義是特別偏於中等階級的，在他的黨員中，中等階級的人占百分之五十或六十，而他的政策是狠腐敗的。

工團主義在意大利已經產出兩個有學問的首領。一個首領是拉不律阿拉（Arturo La-

briaia)，他是納普爾 (Naples) 一個辯護士和大學教授，他對於工團主義的見解比較法國人對於這種主義的普通見解，要少帶幾分革命的彩色。拉氏提議各業聯合的工人可以從資本家借用資本（生產工具），而以所得之利按照共產主義的原則分配。到了後來，這些生產的工團之聯合團體將具有一種實力可以拒絕支付利息，於是革命事業便完成了。意國工團主義想要使從事於某種工業的工人得享那種工業的所有權和管理權。還有一個首領是利昂 (Enrico Leone)，他著了一部教科書名工團主義 (Il Sindacalismo)，這部書已經譯成俄文和西班牙文，書中將工團主義和宇宙的發展及人類的歷史，互相連貫起來了。

在德意志國中，雖工團中有一派反對社會主義運動中狠得勢的中央集權和國會的行動，然工團主義似乎不狠得勢。他們這一派是稱為地方派，(Lokalisten)，或稱為無政府社會主義派 (Anarcho-Sozialisten)，他們並且有兩種報紙，一名個性 (Die Eigenheit)，一名先驅 (Der Pioneer)。

北美合衆國是一塊極合於工團主義生育的沃土；他的政治是著名地腐敗；政府是屬於平

民的，但是受各階級的拘束，而一班政客常大隊投入政治舞中，圖謀個人的私利。有組織的勞働界無論是在中央政府或是在地方政府裏面，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得到一種適當的代表。

美國工團主義運動是由各種工聯而成立的，名爲世界工業工人會 (The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普通稱爲 I. W. W.。當這個會沒有成立之時，還有一個勞働黨 (The Knights of Labour) 先期出現，這是各工聯的一種總聯合團體，是一千八百六十七年組織的，他的主要目的是幫助工人同盟罷工。到了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共同加入這種團體的工聯差不多達九千個。當一千八百八十六年至一千八百八十八年之間，因爲許多同盟罷工，沒有引起大家的同情，遂致屢次失敗，因此勞働黨中便引出許多爭論，而美國勞働聯合會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ur) 遂漸次代他而起，這種聯合會和英國工聯議會 (Trade Union Congress) 是相似的。

I. W. W. 是由一千九百零三年至一千九百零四年科洛拉得 (Colorado) 鑛工的同盟罷工而出生的，他的憲法是一千九百零五年六月工界在芝加哥 (Chicago) 所開的會議中訂妥的，當

時有一百八十六個人出席會議，聲明代表九萬個會員，但是有許多代表似乎當開會之初，便和會中脫離關係了。他第一次所宣布出來的主義就是和工聯相對的。到了一千九百零六年第二次開會的時候，共有八十三個人代表六萬個會員，出席會議。過了兩年，會中有一種溫和派又和此會脫離關係，自成一派，就是現在所稱的真世界工業工人會（The True I. W. W.）他似乎是和社會主義工黨（Socialist Labour Party）有密切的關係，這一黨是美國社會黨（The American Socialist Party）的小而且老的敵手。

I. W. W.第七次年會是於一千九百一十二年在芝加哥開會的。鑛工首領黑烏德（William D. Haywood）在這種運動中是一個最著名的人物。他一直到近來，還是社會黨全國行政部（The National Executive of the Socialist Party）中一個委員，但是到了一千九百一十三年，他被公衆投票表決，將他的當選撤消了。

工團主義或和工團主義極相似的一種主義，在英國第一是由社會主義工黨宣布出來的，這一黨是從美國輸入的，他在壹丁堡所發行的社會主義家（The Socialist）月刊中，主張工業

上的聯合主義 (Industrial unionism)。然大家對於這種問題加以注意，是由於門恩 (Mr. Tom Mann) 的力量。當一千八百八十九年船塢運貨工人同盟罷工的時候，門恩才有名於世，他此時和柏倫斯 (John Burns) 及提雷 (Ben Tillet) 兩人共事，他從一千八百九十一年起，至一千八百九十四年止，曾做過皇室勞働委員會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Labour) 的會員。後來他以他那種極強旺的精力，專用於各種運動和職業上——從倫敦改革同盟會 (自由主義) (The Liberalism of the London Reform Union) 起，至社會民主黨的社會主義 (The Socialism of 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和特許的供給糧食者的事業止。他自此以後使離開英國，在澳洲鼓吹他的主義，一連住了好幾年。至一千九百十年，他又回到英國，此時他才起首宣傳工團主義的新學說。

英國當這個時候，工業上呈出一種極不安靜的狀態。自一千九百十年起至一千九百十一年止，威爾士南部工人同盟罷工和工廠主人關閉工廠，解散工人等事時常發生；而多年統率各工聯的一班老人物，又和一個漸派中許多青年，如哈次赫倫 (Mr. Vernon Hartshorn) 和

斯坦頓 (Mr. Charles Stanton) 等互相爭鬥。一千九百十一年，鐵路工人和運輸工人相繼同盟罷工，於是工業界上起了一個極大的風波。到了一千九百十二年，大英國礦工聯合會 (The Miners' Federation of Great Britain) 因為要得到一種極小限度的工資，遂舉行全國同盟罷工。當時英國是一種工業上的播種地，工團主義可以希望從這種地上發育出來，而門恩和別的黨人因為煽動兵士當同盟罷工時拒絕長官的命令，遂被控告一事，就不管供給工團主義的新運動以一種全國的講演壇。

還有一層，一般社會主義的新聞記者很喜歡有一種新學說給他們做論說材料，所以他們對於工團主義著了許多書，公布於世。從實際上講起來，工團主義這個名詞雖傳播很廣，然在英國相信他的教義的人似乎是少極了。有少數舊無政府黨人復集於這種工團主義的新信條之下。泊都和樸格所著的我們怎樣使革命實現 (How we shall bring about the Revolution) 一書被查洛特 (Charlotte) 和查爾 (Frederic Charles) 兩人譯成英文，克魯泡特金親王替他們做一篇新的序言，美國有一個財主名威爾協 (Mr. H. G. Wilshire)，他的意見

是很乖僻的，他看見他的社會主義的學說在本國並不特別受人歡迎，遂跑到英國，傳播這種新信條。一班反對任何種權力的叛徒也擁護工團主義。此外，有一種報叫做倫敦日報（The Daily Herald）創辦時是要他作一種擁護勞働界的新聞紙，但是不久他便落於一班反對工黨和主張以武力強爭婦女選舉權之人的手中，於是他對於那些贊成用暴力達到政治上各種目的的工團主義著作者，表示同情，他又指摘一般國會議員，稱他們為奸賊。而對於國會中屬於勞働界的議員，尤特別斥責。

英國工業上既有了一種不安靜的狀態，遂使一般人民贊頌那些革命的演講者，但是各工聯的領袖和全體會員却沒有因此變為工團主義者。英國舊式的工聯主義者對於扶助工團主義的事件，都一概反對，而舊式的工聯主義在英國仍然要算是一種勢力。那種進步的工聯主義已經制勝了種種舊觀念，但是英國工聯主義者的進步，是向着政治的活動那一邊走的，不是離開政治方面的。門恩創設一種工業工團主義教育聯盟會（An Industrial Syndicalist Education League），又發行一種月刊，名為工團主義者（The Syndicalist），這是一千九百



十年出版的，至一千九百十三年便停刊了。到了一千九百十三年有一個國際工團主義議會 (An International Syndicalist Congress) 在倫敦開會，大約有四十個代表祕密出席。然我們似乎是沒有一種憑據，能夠證明門恩在英國已經得到許多黨徒，或是在將來，他能夠得到許多黨徒。

從實際上講起來，一般社會的開路者所期許的事件和他們所履行的事件，時常是很不相同的。工團主義這種新信條的預言家將他們的新耶路撒冷 (Jerusalem) 的光榮，用種種艱難的顏色描寫出來了。他們很相信凡人心中所信仰的事件，都是能夠做得到的。他們正當當證明，拯救社會的方法，是在乎政治上的爭鬥；他們要求選舉權，不久便得到這種東西了。他們在國會中組織一個工黨，而他們的敵人宣言各種事件在目前。將有一個結局。然却沒有什麼轟轟烈烈的事情出現！他們宣言，他們已經強迫政府允許養老金 (Old Age Pension) 預備學校兒童的食物 (Meals for School Children) 並且設立苦力工資部 (Wages Boards for Sweated Labour)。通通這些事情都是一種進步，並且是一種很顯著的進步。

但是人類所住的地方仍是從前的老地球，並沒有什麼新天地。於是失望的事自然是不能夠免的。國會中人，才知道這些困難。社會問題並不是英國唯一的問題。愛爾蘭的農民，威爾士的非國教徒，(Welsh Nonconformists)，和蘇格蘭的戒酒者 (Scottish teetotalers)，都各有痛苦的事情：無綫電報，婦女選舉權，低能的人民，和別的千百種事件，政府都須注意。就是最奮勉的政府也只能夠緩緩地進行。既是這樣，那麼，選舉代表到國會裏面去，究竟有什麼好處呢？這不是半塊麵包問題：在一般夢想理想時代 (Millennium) 之人的心目中，這不過是一小碎片麵包問題罷了。有少數人在英格蘭或是在別國，對於狠遲緩的政治進步，心中極不耐煩，這種事我們還能夠驚訝麼？他們要尋一條捷徑，直達他們的目的地。他們自己以為總同盟罷工可以使革命事業在一種極短的時期內出現，要是等候政治去行改革事業就要好幾十年。總之，他們要求「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政治是過於遲緩的，並且是靠不住的；選舉別人是毫無結果的；所以各人還是自己去動手。

工團主義的精神是社會主義初次成功中一種不可免的結果。這種精神將於前進的時候

，在每步之中再行顯露出來的。將來一定有一天，工黨要和別的黨派互相聯合，出來掌權，如像在法蘭西的工黨一樣，或是獨自出來掌權，如像在澳洲的工黨一樣。就是到了那個時候，他們所成就的事業，也將不能夠使他們的黨徒中人人滿足，於是工團主義或和這種主義相等的主義另外爆發出來是可以預先斷定的。總之將來的事實就好比「擺錘的搖動」，是在一種新形式之中。但是在工團主義的理想中却含有一種有價值的批評之元素。社會主義的舊觀念，是工人具有生產工具的所有權和管理權，而消費者組成一種民主主義的國家，這樁事使近世工業社會直接趨於中央集權的制度。這樣的觀念是為大多數人民所不喜歡的。因為現今六個人所組成的內閣，關於政府諸事，既具有實在的權力，可以決定一切（在一定限度之內），現在的郵務總監對於管轄地的郵差，到了最終的時候，既有處置他的生命的權限，那麼，在社會主義觀念之下的政府，無論他是如何富於民主主義的精神，他總是委託幾個人來支配國民的生命，在實際上沒有人能夠逃出這種支配。

一個工人依照他的本能，和自然的趨勢，固當要求他有幾分支配他自己工作的權限。

他爲自己最適宜的生活起見，每日做工八點鐘或九點鐘，每星期做工五天半或六天，他既是一個生產者他對於他的工作，和他作工中的情形，要有幾分自由決定的權限。普通一般人民無論是和現在一樣，大半是沒有組織的，或是到了將來是有組織的，他們一定將以消費者的資格決定他們所需的生產物；凡輪船，鐵路，和工廠的管理，一定是要委于一個船主或是一個經理之手的。但是大家總要籌畫一種方法，使在工業革命的面前，作工的人，得有享支配他自己工業生活的一部分的權限。然應用「籌畫」(devised)一語又將引起誤會。社會是依照人民的種種感情而形成出來的。社會的組織在實際上是繼續發達的，工團主義已經應時而起，他告訴我們那種郵政式的組織不是一國的全部工業組織所能夠取法的，我們也可以相信人類的實行和經驗，一定會指出種種方法，使勞働界必要的組織及訓練，和工人所應當要求的獨立及自治，互相融洽，兩無妨礙。

#### 總同盟罷工(The General Strike)

我們對於工團主義中一種主要的教義尙須略說幾句，這種教義就是他所主張的總同盟罷

工。總同盟罷工這個名詞在應用上意義各不相同，所以大家應當預先注意這一點。

工團主義者所籌畫的總同盟罷工，是全國停止工作，使資本主義的制度歸於消滅。一般工人應當聯合攏來，不再替他們的雇主工作；當那種爲他們自己和社會全體的同盟罷工終止以後，他們當據有生產工具——工廠，鑛山，鐵路——應用這些東西去從事工作，

然一般社會主義者和工聯主義者，也主張在特別的地方，因爲特別的目的，舉行總同盟罷工，他們尤竭力主張用總同盟罷工去做防止戰爭爆發的方法。所以我們要將總同盟罷工這個名詞的三種用法分別出來：

工團主義者總同盟罷工的目的是在變更經濟上的制度。

社會主義者的總同盟罷工，是要達到政治上的目的。

工聯主義者的總同盟罷工，不過是一種擴大的工業上的同盟罷工。

第一種同盟罷工現在還沒有試行過，恐怕將來也是永不能夠實行的。第二種同盟罷工已經實行過好幾次。內中最有生氣和最有成效的罷工就是一千九百零六年十月俄國人民要

求立憲而舉行的同盟罷工，這樁事他們畢竟達到了目的。一千九百十三年比利時人民因為保守派拒絕改革選舉制度，實行同盟罷工，這種罷工風潮雖波及很寬，然決不是普遍的；一般鐵路工人，電車工人，和煤氣燈，電燈，及報館中工人，大概都沒有加入；這種罷工的結果雖得到政府一種允許條件，然却沒有收多大的效驗。第三種同盟罷工不過各業一種特別大同盟罷工罷了。這種罷工中最著名的成例，就是一千九百零九年瑞典工人因為要求增進勞働界狀況所舉行的同盟罷工。

總同盟罷工既缺乏一種確定的界說，所以我們要將他的全部歷史敘述出來，也是極困難的。凡因政治上的目的而舉行的同盟罷工，和各業所協定的直接有關於國家的大同盟罷工當列為一類。凡鐵路工人的同盟罷工帶有一種總同盟罷工的性質。造製棉花工人的同盟罷工無論如何重大，却沒有總同盟罷工的性質。凡一地方的同盟罷工雖和革命事業有關係，也不在總同盟罷工之列。凡各種總同盟罷工或是已經被承認為總同盟罷工，羅列爾 (Arnold Roller) 刊布一種小冊子，名為社會總同盟罷工 (The Social General Strike)，書中所舉的同盟罷工至一千九百零四年為止。都列成一表，附錄在本書的後面，大家看見這

些總同盟罷工，便知道內中沒有幾次罷工是和工團主義者的理想相接近的。那些以全國爲基礎的總同盟罷工，大概是爲達政治上的目的，這是一班工團主義者所厭惡的，如果不是這樣的，那麼，這種總同盟罷工就是向工聯的路綫走的。

末了，我們可以指明出來，總同盟罷工雖是一種極難運用的武器，然他卻的確是一種勢力極大的武器，倘若何種文明的民族，在來的時候，覺得實行社會革命是必要的，那麼，他們大半是會取這種途徑。但是工人階級如果是聯合攏來反對政府，真正的總同盟罷工才是可能的事，至於在一種採用民主主義的選舉制度而實行立憲的國家中，這種非常之事恐怕就不容易出現啦。

## 第十一章 各國社會主義的進步 (The Progress of Socialism

Abroad)

社會主義是一種世界運動，是政治現象中一種新模型。在以前各時代中，除掉宗教改革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和社會主義有幾分相似以外，從來沒有一種運動是和他相

仿佛的。歐洲各國已經經過政治上的發展，但是從黑暗時代(The Dark Ages)的專制政治，變為現時有限制的民主主義共費去一千年，而這種變遷仍然是不完全的。那種反抗羅馬精神界統治權(The spiritual domination of Rome)的革命，在實際上同時蔓延於當時各文明國中，並且在歷史上一種很短的時期中，這種戰爭就告了結束，兩方都沒有推倒。

但是自十六世紀以後，世界已經改變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決不會在一國的戰場中

互相爭鬥，而社會主義的革命就是在俄羅斯那樣的專制國中，也決不能有一種和異教徒審問

處(Inquisition)

譯者按異教徒審問處是一種教會的法庭，是一千二百四十八年在羅馬教皇應洛仙特第四(Pope Innocent IV.)之下組織的，後來相繼設立於意大利，西班牙，德意志，法蘭西的南部；其目的是

審問和懲罰那些不  
奉耶穌教的人。

相等的機關將他撲滅。

我們這一章是專門考察世界各國的社會主義，這種考察所顯露出來的影片，必為少數極端派(The extremists)所深惡的，因為他們真正相信(羅斯柏列伯爵(Lord Roseberry)或者不相信)社會主義是「萬事萬物的終點」(The end of all things)。近世社會主義運動在實際上是創始於馬克斯和拉塞爾兩人，現在這種運動已經傳徧世界各國了。無論在什麼地



方，我們看見社會主義傳播的歷史是相同的：起初有一二個或五六個熱心社會主義的人：後來漸次進行社會主義的組織：他們有許多奪取國會中議席的計畫，因為時機沒有成熟，時常是失敗的；到了最後，社會主義便安穩發達起來了，於是社會黨的選舉票由幾百增至幾千，幾萬，幾十萬，有時增至幾百萬：而社會黨推翻各種黨派，盡力擴充，到了後來，他便成爲一國中一個最大的黨派，如德意志和芬蘭(Finland)的社會黨就是一個例；他甚至於奪取一國最高的權力，如像澳洲的工黨所做的一樣。有時他也遇了種種阻力，這是因爲他所用的策略不同而發生的，如像在法國，他所遇的阻力是由於工團主義的興起，但是這種竭力和

宗教改革中那些非幼時浸禮論者(Anabaptists)譯者按非幼年浸禮論者是一種狂熱的教派；當宗教改革的時候，他起於薩克遜；他雖蔓延於德國各處地方，然因他的黨

徒在閔斯特(Münster)肆行無忌，遂致大受挫折一蹶不振。及過激的共和黨人(Ievellers)譯者按過激的共和黨人是英國一種激烈派，他於一千六百四十七年出現於國會軍中。到了二千六百四十

九年，他爲克林威爾(Cromwell)所撲滅。一樣，都不能夠算爲一種發達不止的東西，可以使一般擁護舊主義的人心中

稱快。旅行的速度在實質的世界中，於一世紀之內，已經增加至十倍；我們的祖宗每點鐘只能走五或六英里。我們現在每點鐘却能行五十或六十英里。世界變遷的進步似乎也是一

樣地加快了，歐洲轉入耶穌教差不多費去一千年，這種變遷安穩穩向前進行，沒有什麼實質上的阻力，然歐洲轉入社會主義也是一樣地安穩穩向前進行，他的反動力的表現還要較少些，他的步子却要快十倍，所以如果說在馬克思死去（他是一千八百八十三年死的）一世紀之內，却還有何種文明國家沒有爲社會主義所征服，這椿事恐怕難得使人相信啦。

以下這些篇幅是將社會主義組織的形式和細目反覆說明，讀者對於這些東西，似乎將缺乏一種興味。但是我們要這樣反覆說明，才能夠使大家的腦子裏面發生一種必要的印象。倘若讀者願意了解近世社會主義的勢力，他的心中務必知道社會主義在文明國家中現在的情形是怎樣的。我今日拿筆著書，正當夏季一個星期日，現在有好幾千，甚至於好幾萬個公眾集會，講演會，遊行會，音樂會，等等，正在開會，這些會的目的都是提倡社會主義的。在歐洲，美洲，和澳洲每個工業的城市中，甚至於在亞洲和非洲大多數城鎮中，今天都有關於經濟原理的演說，或者是當地最著名的政治家，在大庭廣衆之中演說，或者是一些稍微受過一點教育，而知識僅比其餘的愚民略高一等的青年，在小羣無知識的工人中演說。讀者

可將以下所說的事實之概略牢記在心：第一他當記着，要使社會主義的一個支派繼續進行，要維持一個報館的財政，和辦理一次選舉，究竟應當怎樣努力；末了他當記着，就是在英格蘭國中，一般人對於社會主義的運動如果過於熱心，公然竭力擁護，那麼，他們處處將遇着雇主同盟抵制和失去職務的危險；在德意志國中，政府把一班社會主義者當做好賊看待，用盡行政上的勢力去壓迫他們；在許多別的國家中，一班在社會上和經濟上占勢力的人是爲工人階級所倚賴，藉以得錢度日的，他們對於社會主義者非常痛恨；總之，無論在什麼地方，社會主義者是和已經存在的制度及這種制度所具的威權，竭力戰爭，而每次戰爭的統果總是有勝無敗的。這種事件的實情將於以下的篇幅中說明出來。

德意志

德國的社會民主黨仍然是一個極有勢力的大黨，在各大國社會主義的黨派中，他是一個組織極完善的黨。德國社會主義者對於他們的戰術，政策，和學說，雖有同異之爭，然他們却具有一種稀有的和至高的政治上容忍之德。他們在自己的黨中因爲意見衝突，互相激

，各有所助，但是他們却不使他們的本黨受絲毫損傷。他們的黨中沒有什麼重大的離脫黨籍之事發生；他們這一黨仍然是一個堅固的政治上的單一體。這一黨的進步可以依下表推測出來：

德國社會民主黨選舉票的發達表

年	社會民主黨的選舉票 (第一次投票)	全體投票的比例數	社會民主黨所選出的議員
1871	124,655	3	2
1874	351,952	6.8	10
1877	493,288	9.1	13
1878	437,158	7.6	9
1881	311,961	6.1	13
1884	549,990	9.7	24
1887	763,128	10.1	11
1890	1,427,298	19.7	35
1893	1,786,738	23.2	44
1898	2,107,076	27.2	56
1903	3,010,771	31.7	81
1907	3,259,020	28.9	43
1912	4,250,329	34.8	110

至一千九百十三年七月，社會民主黨因補缺的選舉，在國會中復得一個議席，這一黨共計有一百一十一個議席。

德意志國會是由三百九十七個議員而成立的。倘若社會民主黨人在國會中的代表是依照一千九百十二年他們的投票作比例，那麼他們應當有二百三十六個議員。自一千八百七十二年德意志帝國建設以來，國會的議席從沒有重行分配過，而每次選出一個議員的地方，面積各不相同，如特爾托 (Taltow) 有二十八萬八千七百九十八個有選舉權的人，只能選出一個議員，而畢克堡 (Bieckburg) 只有二萬零七百零九個有選舉權的人，也選出議員二人。至於人口增加的地方，不用說，大半是在工業區域，而社會民主黨在這些地方，是一個最有實力的黨派。社會民主黨的主義沒有什麼正式的變更，可以供我們的記錄。他的種種策略在精要之處，雖仍然和從前是一樣的，但是這些策略有許多地方，因為環境不同，自然也改變了幾分。這一黨仍然是堅持他的爾佛得黨綱。他所抱的目的是很質實的，就是主張增進德國工人階級的利益和理想，而沒有什麼多大的讓步。他對於各種特別問題雖預備和別的黨派共同

進行，他對於南部德意志各邦議院問題，尤願意和他們互相提攜，但是在實際上他却沒有和他們聯結一氣。他對於德國預算案已經堅決拒絕，不肯通過，不僅是因通過預算案就可以被人看做服從現有的制度，也不僅是因政府歲入大半都挪作軍用，因此維持了軍國主義，而是因這種歲入多半是由間接稅得來的，而這種間接稅是一種不公平的負擔，硬加在各貧苦階級的肩上。社會民主黨人對於政府擬施行的高稅則，盡力抵抗，然這種稅則經過一種長期的討論之後，到了一千九百零六年，畢竟施行起來了。他們對於政府的殖民政策大概也表示反對的意思。他們極力擁護人民之民主的權利，擁護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他們尤特別擁護集會結社的權利。他們對於工廠法令，和保護工人日常生活及職業問題，總是自己首先提議的，凡遇了立法事項，如果真正可以幫助達到這些重要的目的，他們總是首先贊助的。從實際上說起來。他們是要以德國工人階級的代表者和擁護者自任，所以他們對於那些足以鞏固階級制國家(The Class State)的計畫，都一律反對。

這一黨對於他的開創者仍然是忠誠不變的。拉塞爾，馬克思，和昂格思的半身像，在

他們的年會中，都是夾諸花草之中，放在講台之上的；自一千九百年里布奈西死了之後，他的像也是和他們那些像放在一塊兒的。德國和世界各國既發生一種社會民主的黨派，於是馬克思等的大名便愈加顯揚了，他們的著作或是淵博精當這或是平易通俗，在各文明國中，都有人誦讀，並且大家還加以縝密的思考。在多數國中，有許多很大的機關都直言無隱，是依照馬氏諸人的學說組織的；凡現在支配國家命運的人，或是不久就將支配國家命運的人，思想上都直接或間接受了他們的影響。拉塞爾和馬克思已經成爲歷史上第一等人物了。

但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如果是要指導工人階級的命運，他務必不可固執門戶之見，以致退化成爲一種宗派，這是一樁很明白的事。他的主義和策略本是以馬克思的見解爲根據的，到了現在，他務必將這種見解繼續加以討論，並且還要加以修改。他取法馬克思，向來是過於拘執，就是馬克思照他自己的計畫去做事，恐怕也不致這樣拘執。他的黨徒對於馬克思激烈的革命方面時常是過於重視的。我們已經知道馬克思主義中所含的激烈的革命彩色，是一個時代和種種環境的產物，現在這種時代和這種環境在德國固然是不復存在，就是在

地別的方也是不復存在了。馬克思的主義這別有一方面。馬氏重視他的環境，關於這一點無論什麼人都是這樣的。他在共產黨宣言中，主張和別種有進步的黨派攜手共進，以期達到民主主義的目的。他承認在和平的發展之中，進步事業是可能的。工廠法令和協作運動在英國不獨是社會上很好的結果。並且是新主義大勝利。他相信在美國英國和荷蘭的工人，可以用和平的方法，達到他們的目的，這是我們已經知道的。在一種和平時代，他的黨徒應當注重他這種和平的方面，方才合乎道理。

北德意志是社會民主黨中正宗派或「激烈」派的營寨，而普魯士尤其是他的根據地，當時普魯士是在一種強硬的，獨裁的，和有能力的中央集權政治之下。畢士馬克懷疑民主主義，而德國治人階級都以他的趨向為轉移；於是一班社會主義者仍然是被視為殘害國家和背叛德皇的人。以後所有關於增加國家管理工業權限的提議，社會民主黨人總是極力反對的，因為這種提議對於有關係的工人，一定會限制他們政治上的自由。以後國家社會主義（State socialism）和社會民主主義的界限也極為明顯，而這種畛域據英國社會主義者看起來，



差不多是毫無意義的。

在南德意志，諸事的情形便大不相同。威爾馬是巴威利亞(Bavaria)社會主義者一個貴族的首領。他對於馬克思所說的土地(和資本)漸次集中於少數人之手的教義常棄之不顧。威氏和他的黨徒贊成那些可以得到農民贊助的即時改良計畫，而這些農民是馬克思的學說所不能夠發動的，因為馬氏以為一般農民和所有小規模的生產者一樣，在社會主義能夠設法拯救他們之時，他們必定是已經被資本主義所蹂躪了。

世人要想使馬克思學說更加發達，對於他當下一種批評，這是很緊要的；到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卡斯天當社會民主報的倫敦通信員，他在他所著的社會主義的提議和社會民主主義的命題(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und die Aufgaben der Sozialdemokratie)一書中，才對於馬氏加以批評。卡斯天將馬克思重要的學說，大概都評論一番，他的重要的學說就是唯物的歷史觀，辯論法，贏餘價值論，和革命的社會發達觀，最後這種學說是盼望一種極大的變亂，作為資本主義的時代一種結局。在窮困的，退化的，無產階級和一小

羣的大資本家中間，仇怨日深，於是無產階級向資本家作一種階級戰爭，而戰爭的結果，社會上的變亂就在眼前，卡斯天以為這種學說是一班統計家所不贊成的；他主張使國家漸次變為民主主義的國家，擴充地方的社會主義，推廣協作運動，像這樣的和平進化是他極相信的。

。老實說，卡斯天亡命於倫敦的日子很久，他也和馬克思一樣，都受了環境的影響。馬克思所習聞的是工業上的發達，而卡斯天所精通的是他所寄住的國家政治上的發達；卡氏這一個新派在德國稱為修正派（Revisicism），其實就是英國社會主義派，不過譯成德文，便變為這種名稱罷了，至所稱的英國社會主義派，就是費邊會和獨立勞動黨的思想家及領袖所倡導的。

講到事實上的邏輯修正派要占優勢，在實際上這一派的邏輯將極端的「激烈派」的邏輯壓倒了。工聯主義在二十年以前除掉英格蘭以外，幾乎毫無所聞，並且據工資鐵律說起來，他也不能夠替工人成就一點事體；然在實際上，這種主義在德國已經發達成爲一種勢力，而社會民主黨人並且久已承認他的權力和價值。在德意志國中，有好幾種工聯，內中有幾

個會對於社會民主主義懷一種敵視的意思，但是他們中間最大的和最有勢力的自由工會（*Freie Gewerkschaften*）大半是修正派由一般社會主義者構成的，所以他和這一派關係極為密切。當一千九百十二年之末，德國工聯主義者的總數共有三百萬人，而工聯的會員共有二百五十五萬九千七百八十一人。德國工聯和英國工聯相比較，雖現時財力和穩固的程度尚不能相及。然會員的數目却是相等的。德國人加入這種運動，本來是稍遲一點，然他們却很聰明，只組織幾個很大的中央集權的機關，沒有組織無數特別的，甚至於互相競爭的工聯，而這種工聯在英國仍然是存在的。德國的協作運動，情形也是相同的。這種協作事業可以於某種限度之內，改良勞動狀況，這是一種和平進化的方法，此外，他還有價值最高之教育上的效果。德國的協作事業始於農民和小生產者中的農業公社和信用公社。近來各種消費公社以洛芝得爾（*Rochedale*）計畫為基礎，也已經成立了，至一千九百十一年這種公社共有會員一百三十二萬五千人。這一類的組織雖和馬克思的經濟上發展之預見不相符合，然一般社會民主黨人却極端歡迎。

社會民主黨對於選舉所持的政策，在實際上久已採取一種讓步的態度。這一黨自身是因馬克思派和拉塞爾派互相讓步，才能夠成立的，這是里布奈西和柏白爾所主張而爲馬克思所反對的。到了一千八百九十年，黨中一班首領都忠告他們的黨徒，凡在沒有社會黨候選議員的地方，他們投票時應當贊助那些對於取締社會主義者的非常法律曾經表示反對的人，這種忠告遂使「少年派」(Gunggen)和這一黨脫離關係，他們遂轉入無政府一途。然不久即隱迹銷聲了。一千九百零七年，社會民主黨因爲要增進反對政府黨的勢力，遂於第二次投票的時候，竭力贊助中央黨(天主教徒)。到了一千九百十二年，這一黨因爲有三十處選舉區自己爲保守派或天主教徒所反對，選舉上不能成功，乃替自由黨人力謀選舉票，他遂取一種極端的步驟，命他的黨徒選舉十六個自由黨候選議員，然自由黨當第二次投票時候，也是反對他的。他這種勇敢的行動畢竟成功了。後來當黨中開常會的時候，雖那些極端的「激烈派」自然是反對這種舉動，然其餘的人都是很贊成的。

當一千九百十二年的時候，社會民主黨人在巴維利亞和自由黨人結一種確定的契約，共

同分配選舉區域，當投票時，彼此互相贊成。他們在國會中對於順從他們的要求而曾經修正過的國家預算案，予以通過；當他們的同黨在開尼慈開常會的時候，他們這種政策會受指摘，然修正派却宣言如果他們自己以為這樣的政策是對的，個們一定再要這樣去做。這個常會既已經贊成前節所敘之讓步的選舉策略，那麼，修正派和激烈派顯然是勢均力敵了，然這個新派在名義上和實際上都將制勝，這是很顯明的。

世界有一種幾乎普遍的真理，就是，行為差不多時常是超過主義的，上面所說的事實不過是這種真理的一幅圖解罷了。宗教有他的亞插列細亞司信條 (Athanasian Creeds) 者

按亞插列細亞司信條是教會中一種正教的信條，而用懺悔的形式表現出來的，這是反對亞利亞司派 (The Arians) 的；以前大家以為這種信條是出於亞插列細亞司 (Athanasius) 之手，其實這種信條的出現，遠在他死之後。

政府

有他的花言巧語，替元首擴充權力，然以前的元首因為極力行使這種權力以致喪命或退位的，也是常有之事；而各種黨派雖是最近成立的，和最喜革命的，也不大敢將他們每天所行的政策明白宣布出來，這種情形無論在英國或德國都是一樣的。在社會民主黨人中的「激烈派」所抱的理想，對於各種別的黨派，和社會改良中各種別的方法，仍然是極不相容的，他

們在他們的言詢和文字中，仍然是時常尊重這種理想。然在實際上，他們却和別的黨派通力合作，並且採用別的方法，如工聯主義，協作運動，和國家社會主義等等，而激烈派和修正派所爭持的事件不十分關於怎樣做，但是關於怎樣說。激烈信願意保留他們的亞插列細亞司信條，因為他們曾經相信這種東西，並且這也是演說的一種好材料，所以他們希望聽他們演講的人，仍然是相信這種東西。修正派願意以他們的行為去規定他們的言語，並且願意承認社會民主黨的信條中有許多斥責的條文，不復代表他們心中所信仰的東西了。當卡斯天和黨中很能幹的秘書奧爾商議公布修正派宣言的時候，奧爾說：「一個人所做的事體，他却不一樣說出來的」，他這種說法將以上的情況都包括攏來了。

德國社會民主黨不僅是一個成功的政黨；他也是一種複雜的大組織。一千九百十三年，他有黨員九十八萬二千八百五十人，內中有十四萬一千一百十五人是婦女。這一黨在選舉議員一名的選舉區域，如漢堡第三區有黨員四萬二千五百三十二人，這種數目和英國有黨籍的社會主義的總數是相等的，而在英國，不和德國一樣，對於社會黨員的資格沒有什麼限

制。當一千九百十二年的時候，這一黨本部的進款十萬金磅，而屬於他的各地分會的基金一定還要更多些。黨中所辦的日報和雜誌共有九十三種，每次共銷一百八十萬份；而進步報是他的中央機關，共銷十七萬份，因此所得的餘利有一萬五千磅。他的國會選舉區域的組織共聯成二十九區，而這些區又依照德國各聯邦的地位結合攏來。黨中握最高權力的機關是常年大會，而這種大會是由屬於這一黨的國會議員，黨中行政委員會的會員，和屬於這一黨的各地方機關所配的代表組成的，至於各機關代表的數目，是依照會員的多少而決定的。

行政委員會由常年大會每年選舉一次，這種委員會是由執行委員會（會中有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會計一人，祕書六人，和輔佐員兩人，而祕書之中有一個當以婦女充任），和九人的監督委員會組成的。執行委員的委員大概都是支薪的，他們各差不多所要將他們所有的功夫都耗費在辦理黨務上面。他們對於黨中重要的詳細事件，應負責任，他們的下面有很多的書記可以供他們的指揮。一千九百十二年，這一黨又由各地分會的行政委員會派出代表，組織一個評議會，幫助行政委員會決定關於政治上的政策和一切重要事件。有人說

組織這種評議會是制止執行委員會逐漸流於專制的傾向。現在黨中各區和各邦聯合會有價的祕書共五十人，而各地方機關有價的祕書共一百人。

這種組織完善的機關具有一種效能，是毫無疑義的。所有全體黨員對於黨中不僅是消極地輸納捐款，就算了事。他們還須出以積極的行動，如分發印刷品，在同伴中時常吹鼓和討論他們的主義，導引這些人入黨，並且參加選舉運動，組織演說會和遊行會種種勞苦的任务。每逢選舉的時候，社會民主黨所配出的大隊運動員，在各大工業地方，盡力進行，毫不停止，如同機器一樣。現在在柏林，柏林附近和柏林的八個國會選舉區域中，只有一區沒有入於這一黨的紅旗之下，因為西端一區是皇宮和財主住所所在地，當一千九百十二年選舉的時候，這一區所投之票超過一萬一千，而自由黨人因多九票，遂得勝利。在其餘的七區之中，這一年選舉投票的總數共八十萬零五千七百三十票，而社會民主黨占五十萬九千六百七十八票，差不多占全額中百分之七十分。這一黨在這七區內純粹工人階級所住的區域中，投票的比例數達到百分之八十八分。這一黨在別的人口大中中心點地方所得的選舉



結果，差不多也是一樣地令人驚訝。德國各大城鎮除掉幾處之外，都各有一個社會民主黨人在國會中當他的代表。

然社會民主黨不僅將他的功夫，精力，和金錢專用於政治方面。昂格思會說，「我們德國社會主義不獨是出於聖西門，傅立葉，和渦文，並且也是出於康德，費西特，和黑格爾，這是我們可以自豪的。德國勞動運動是德國優美的哲學之苗裔」拉塞爾宣言，他所做的論說，每行中都含有他那一世紀的全部文化。這種誇張之詞已經使一般社會民主黨人聞風興起，對於大眾，都以一種扶助藝術，哲學，和科學的人自任。在他們組織中最有效驗的部分就是他們的教育委員會，現在德國有三百六十四處地方已經都設有這種委員會。他們這種委員會大半是和工聯共同設立的。他們也有一個中央教育委員會，他的職務是發起並且幫助各地方委員會，當一千九百一十二年至一千九百十三年時候，這種教育委員會的經費超過三萬五千金磅。這種委員會對於經濟，歷史，文學，美術，社會主義，哲學，協作運動，工聯主義，政治學，和各種專門學科，共講演三千五百次；此外還公開無數的音樂

會，歡迎會，和演戲等等。這些會自然是平常的傳播主義的會和選舉會之外的，而這種傳播主義的會和選舉會開會大約有三萬次。音樂會和演戲兩事，行行時規模很大的。戲園中所有男伶，女伶，和音樂隊，都是很齊備的，他們排演莎士比亞 (*Shakespeare*)，哥德和石樂的戲曲，及宣傳主義的近世戲曲。漢堡的教育委員會報告，對於大多數聽戲的工人做奏貝多芬 (*Bethoven*) 的全班合奏之樂 (*Symphony*)，是很有功效的，而柯洛哥教育委員會覺得做奏巴池 (*Bach*) 的音樂很可以引起一班屬於工人階級的黨員到場聽戲。又有一種活動影片，也是用作傳播社會主義之用的。

社會民主黨有幾種極富於趣味的機關，是和他的教育事業有關係的，內中有一種就是柏林的社會主義學校。在這個學校裏面，每年有三十一個當選的年齡不同之男子和婦女教授普通史；社會史；憲法史；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的歷史和學說；社會和工業的法律；演說術和作文法；新聞事業；和別的學科。當一個學生在學校念書的時候，所有一切費用都是由校中供給的。社會民主黨用了這個方法，便造成一班煽動家和辦事人員，以備將來的應

用。這個學校每年所費的款項共二千金磅，內中有一千磅是耗於供學給生的膳宿書籍衣服等費。

社會民主黨中特設一個婦女部，專門辦理關於十四萬女黨員的事務。每年五月十二日是這一黨的婦女紀念日，每逢這一日即特別舉行遊街會和演說會，要求擴充婦女選舉權。

他們又預備各種特別的小冊子和別種印刷品，在婦女中分發，並且極力鼓吹他們的主義，當黨中正要開常年大會之時，還有一個特別的婦女評議會預先開會，討論關於他們自己的事務。許多參預這種運動的婦女，憑藉保護兒童委員會（The Committee for the Protection of Children），在社會做了一種很有價值的事業。這種團體的事務是由純粹自願效力的婦女擔任的，現在德國有二百零二處地方，設有這種機關。這種團體對於破壞各種保護兒童的法律，便竭力制止，他對於破壞各種保護兒童工資的法律，尤特別嚴禁；有人說這種團體保護兒童的效力比較國家所派的工廠監察員保護兒童的效力還要更大些。

凡未成年的人被法律禁止，不得加入社會民主黨，然這一黨却設法使這些青年和社會主

義相接觸。他因為要達到這種目的，便組織六百五十五個地方委員會，專辦這一類的事務並且還創辦一種特別的新聞紙，名為勞動少年 (Arbeiter Jugend)，這種報每次共銷八萬九千份。這一黨在二百七十四處地方設有少年圖書館：自一千九百十二年至一千九百十三年，他舉行演講會四千五百次，開音樂會和迎歡會二千四百零五次，舉行旅行會，博物院參觀會等等共一萬四千三百次，他又刊佈小冊子八十二萬五千份分發國內各青年。

社會民主黨現在所注重的即刻改革事業莫過於地方政府的管轄權限。他的黨員中服務於城鎮和鄉村公會的總數，超過一萬二千人，他們不僅是從事於傳播他們的主義，並且還管理地方社會主義的實行計畫。反對他們的人有時也說，關於地方事業的活動，擴充很快，進步很大，多半是由於他們的努力。社會民主黨人已經知道致力於地方事業是很有價值的，並且幾乎是無窮盡的，所以他們愈加注意。黨中特別發行一種報紙，名為市府的實習 (Kommunale Praxis)，這種報將關於地方政府各種組織的事件，報告他的黨員，並且教訓他們應當怎樣去做。

社會民主黨對於本國所具的態度，近來已經改變了。他們從前以為在資本主義的制度之下，無論資本主和執政者是德國人，俄國人，或英國人，對於一般工人沒有什麼關係，現在他們的意見却不是這樣的。柏白爾也曾經宣言，當祖國從事於防禦戰爭的時候，他預備加入，黨中還有一個議員，在國會中宣言用武裝保護本國，他的言詞比柏氏還要更進一步，然一千九百零七年黨中所開的常年大會並不肯因此責備他。現在拉塞爾的精神已經戰勝馬克思了。這一黨雖仍然是以努力維持國際間和平和善意見稱於世，他雖仍然是反對軍國主義，並且不承認政府擴充海陸軍的要求，但是據他的形勢看起來，他已經不十分傾於世界方面了，最近十年中，他這種態度尤特別顯著。

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大成功的密訣就在他們能夠將理想和實行溶化於一爐。他們的頭雖有時在星辰之中，然他們的腳總時常是站在堅固的地面之上的；他們中間雖有許多人仍然相信馬克思的荒唐之言，以為資本主義到了最後，忽然崩潰，社會主義便蓬蓬勃勃起來了，然他們却從來沒有藉「除掉社會主義之外，沒有一樁東西是有用的」這句話為口實，不肯熱心

去研究現在一切問題。他們因征服政治上的勢力，所用的方法非常之多，他們一心一意要使他們所成就的事業，和拉塞爾所說的爲時運所迫加於工人階級的大使命相等，所以他們中間有好幾千人都和卡斯天一樣，以爲「社會主義運動是很要緊的，而這種運動最終的目的是無關輕重的」。他們這種運動是因政治的，經濟和，和社會的解放而起的一種繼續不止和範圍很廣之爭鬥，他們在這種爭鬥之中，漸次以他們所得的經驗爲標準，去代替他們的抽象的理論。他們在這種運動之中，因和他們的反對黨及各種障礙物繼續宣戰所得的教訓和折磨，遂產出一種自尊的，自信的，和有意志的民主主義，當這種主義得到政治上的權力之時，他一定知道小心謹慎使用這種權力，去完成一種極大的事業，就是將德意志帝國變成一種通力合作的共和國。

我寫到這裏，柏白爾於一千九百十三年八月十三日忽然死於瑞士的噩耗傳來了，於是德國社會主義史的第一章便告結束。柏白爾葬在齊利池，當時特舉行一種國際遊行會，替他送葬，歐洲各國各有好幾百個代表參預這種遊行會。在馬克思的同事和同時的人中，他是

最後死的一個人；在生人之中，只有他從社會主義運動起首的時候，便當一個首領：自從里布奈西死了以後，只有他們就是社會民主黨中第一個人物，再沒有人能夠和他相匹。他在國會和全國中所處的優越之地位，沒有一個人能及他，也沒有一個人嘗議他。

柏白爾在社會民主黨所居的地位，須略為說明。他是主張本黨統一的，黨中大多數的「激烈派」所以不取極端的手段去對付反抗他們的修正派，就是由於柏氏的勢力足以制止這種舉動的緣故。但是他也相信歷來的教訓和格言，他一生反對本黨正式改變政策。黨中人因為要尊敬老前輩，所以他說的話便和法律是一樣的。然他對於黨務並沒有深蔽固，拒絲毫不肯變更。我們曾經說過，這一黨在實際上久已棄了向來所抱的各種原則，而柏白爾做這一黨的首領，也贊成臨機應變，作種種的讓步。

社會民主黨的常年大會是同年九月在則納（Deals）開會的，正是柏白爾死去幾星期之後，此時黨中的情勢已經大有改變，不久大家都知道這件事了。

這一黨現在在實際上分為三派。除掉「激烈派」和修正派以外，還有一個穩健的中央

派 (The solid centre party)，中央派代表社會民主主義，服務的人員，和服從指揮的人三項組織。中央派是很主張統一的，他對於其餘兩派中各走極端的人，都竭力制止他們的行動。他既不贊成激烈派所抱的很舊的信條，又不和修正派聯合，宣言廢棄這種信條，但是他對於修正派臨機應變的和可以實行的政策，却予以援助。然激烈派自己又分成兩派，因為他們內中嚴格的馬克思派反對工團主義的學說和總同盟罷工，而激烈派中一班不十分涉於空想的人，又喜歡一種轟轟烈烈的政策。現在社會民主黨所爭持的問題有二，一應用總同盟罷工工作阻戰爭的方法，二他們這一黨雖反對增加軍隊，然他們可以通過一種加於富人的戰爭稅。「激烈派」對於第一個問題的主張為三百三十五票對一百四十二票的大多數票所敗，對於第二個問題的主張又為三百三十六票對一百四十二票的大多數票所敗，自柏白爾死後，歐伯特 (Herr Ebert) 繼起做社會民主黨的公共黨魁，歐氏本屬於中央派，他的為人是很穩健的：他有一位同事叫做哈塞 (Herr Haase)，這個人本是一個極端的激烈派，但是他近來已經改變了態度，趨於溫和一邊。



德國現在似乎是已經走入各國所同走的路綫內，並且已經明白承認社會主義的方法不是一種革命，不過是一種進化罷了。

法蘭西

法國當一千七百八十一年至一千八百七十一年之間，政潮迭起，以致國內不能組織和英國各黨一樣堅固的黨派，而在英國有兩大政黨具有二世紀甚至於三世紀的歷史。以私人爲主而組織黨派的制度，在法國社會主義運動中，和在法國共和主義運動中一樣，已經盛行了，自法蘭西第二帝國傾覆以後，社會主義的歷史半是記載許多領袖人物組織各種黨派，有時互相分離，有時互相合併，有時又由合併而分離。

自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巴黎地方自治團失敗以後，一時法國社會主義者或被放逐，或處死刑，蓋司德(Jules Guesde)自少年時代就加入社會主義的運動，他也判處五年監禁，但是到了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他却從放逐地回來了(他本定了徒刑，他自願改爲流刑)，並且創辦一種新聞紙名爲平等(L'Égalité)，鼓吹馬克思主義。蓋氏是一個很猛烈的煽動家，到了一千

八百七十九年，有一個工聯在馬塞伊 (Marseilles) 開會，大家都採納他所主張的馬克思學說，並且將他們的會改稱為「社會主義工黨」(Socialist Labour)。但是當一千八百八十一年選舉時，這一黨失敗了，至一千八百八十二年黨中開常會的時候，蒲羅斯 (Paul Brousse) 另行組織一個能行派 (a Party of Possibilitists)，將蓋司德和拉法格 (Paul Lafargue) 所統率的馬克思派趕出來了。自一千八百九十年起那幾年之間，法國共有五個社會主義派，除掉上面所說的兩派外，還有一個為阿列馬尼 (Allemane) 所統率的第二能行派 (The Second Possibilist Party)，一個維持老煽動家布浪葵學說的布浪葵派 (The Blanquists)，和一個獨立派 (a group of Independents)，密列蘭，和柔萊 (Gaurès) 兩人都屬於這一派。當一千八百九十三年選舉的時候，社會黨人差不多共投五十萬票，選出國會議員四十人。柔萊於一千八百八十五年以一個激烈派人的資格，第一次當選為國會議員，但是到了一千八百八十九年，他失去議員的位置，至一千八百九十三年，他變成一個社會主義家，自此以後，他在法國是一個極重要的首領，近幾年來，他在國會中是一個極有勢力的議員。他生於一千八百五

十九年，所以他此時仍然是在壯年時代。（按已於歐戰將發時因主張非戰被刺）他起初在某學校當哲學教授，後又當人道（*Humanite*）日報的主筆，一連有好幾年，這種報是提倡社會主義的，柔氏的爲人，精力是很強壯的，他在法國演說家和雄辯家中，是一個最漂亮的人物。當一千八百九十八年「特列佛案件」發生的時候，柔來即竭他的全副精神，出來主張公道；有大多數社會主義者也跟着他抵抗武人派，但是蓋司德和他的黨徒反對社會主義者干涉社會主義以外的事體。當密列蘭應瓦爾德盧梭（*M. Wardeck-Roussseau*）之請，加入瓦氏內閣的時候，柔來也贊成他的行動，於是各黨間的協作運動遂告終止。

一千九百零四年國際工人協會在阿姆斯特丹開會，他們大部分的功夫都費在考慮密列蘭所行的政策上面。柔萊首先幫助密列蘭而柏白爾却立於反對的地位，畢竟得到會中的同情。歐洲大陸一般社會主義者對於國際公會的議決案差不多看做命令一按；柔來採納公會的議決，到了一千九百零六年，現今的「統一社會黨」（*Unified Socialist Party*）便成立了。

但是各人所具的各自爲羣的精神仍然是仍存在的。所以這個統一黨實在不十分統一。

當一千九百零六年法國選舉的時候，統一社會黨共投八十七萬七千九百九十九票，選出國會議員五十四人。到了一千九百十年這一黨的投票額增至一百一十二萬五千八百七十七票，共選出七十六個國會議員。自此以後，他的國會議員名額又減至七十一人。此外，國會中尚有幾小羣「獨立社會主義派」(Independent Socialists)，和「共和社會主義派」(Republican Socialists)，並且還有二百多個激烈的社會主義者，他們比較普通一般社會民主者的行動還要更加激烈些。

至一千九百十二年統一社會黨有如期納費的黨員六萬三千三百五十八人，欠費不繳的黨員約二萬人，黨中收入，當一千九百十一年之時，共六千三百八十金磅，內中有一大部分是從每個議員的六百金磅薪水中抽出四十八磅，集合而成的。一千九百十二年有五千五百三十個社會主義者在地方選舉中獲得勝利，共有二百八十二處地方是在他們管理之下。法國地方議會除掉巴黎和里昂以外，都是採用全票選舉制度的，(Elected by lists)，所以一班社會主義者如果在選舉中占得勝利，便可以布滿全議會。他們在巴黎地方議會八十個議席

中占有十五個議席。但是法國地方行政機關受中央政府各官吏嚴重的支配，而地方一切事務，除喪葬以外，差不多都是為各團體所經理的。

社會主義在法和在德國一樣，顯然是一種很重要的要素。然法國社會主義不像德國社會主義那樣顯著，因為他不和德國社會主義一樣，集成一個單一有力的中央機關，時常去恐嚇政府，並且公然反對君主政治。法國社會主義與其說他是一個黨派，不如說他是一種原則。他在一方面變成工團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而在他方面又變成急進主義（Radicalism）和共和主義（Republicanism）。統一社會黨以前的黨員布良已經做了國務總理；還有兩個黨員也做過國務員；黨中首領在柔來在法國差不多是一個最卓絕的人物，他在國會議員中的確是一個最有勢力的人。法國現時最大的著作家是佛朗司（Anatole France），他是一個社會主義家，並且很熱心於他所抱的主義，時常竭力鼓吹。照這樣看起來，法國社會主義的勢力不能以計數的選舉票和黨捐兩樁事去相測度。這種主義是全國智識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一整部分。

比利時 (Belgium)

歐洲近幾十年來，沒有一國的社會史比比利時的社會史還更饒趣味。也差不多沒有一國的工界像比國工界一樣，受那種難以名狀的痛苦。好幾世代以來，比國工人毫無知識，據一千九百零二年的調查，比國不識字的人約占百分之一〇·一，而英國不識字的人占百分之三·七，德國不識字的人只占百分之〇·七。工作的時間極長，工價極廉，他們既

沒有政治上的權利，又沒有一點組織，所以他們常被壓制。然最近幾十年來，他們却已經奮起了，這是一樁可驚的事實。比國社會主義運動是以組織堅固和包羅宏富兩點著名。

比國工黨是一千八百八十五年成立的，他的目的是在取得政治上的權力，去抵抗一般壓迫他們和利用他們的人。汪德威爾德(Vanderweide)是這一黨的大首領，他說，比國工黨具有圍繞他的三個大國的種種特點，汪氏這句話是很對的。比國工黨從英國探入他的協作和自助；從德國探入他的政治上的策略和根本上的原則；從法國探入種種理想的趨向。這一黨活動的範圍既廣，他所採納的方法又多，因此便使他的基礎愈加鞏固了。但是這一黨所以不致於自相分離另外還有一種要素存在。比國自一千八百八十四年以來，就是保守(天主教)派執政，一班社會主義家還是維持一個和他們稍微接近的自由派或急進派的政府在位，或還

是使他們的嫌怨最深的仇敵執政當權，他們對於這兩樁事從來沒有選擇的餘地。

比利時國會是由一百六十六個議員組成的，丁黨於一千九百年在國會中占三十三個議席，一千九百零二年占三十四個議席，一千九百零四年占二十八個議席，一千九百零六年占三十個議席，一千九百零八年占三十四個議席，一千九百十年占三十五個議席，一千九百十二年占三十九個議席。當最後這一期，十年重行分配議員名額一次之事已經舉行，國會議員名額增至一百八十六人。然那些宗教徒當上次國會解散之前，在國會中比別的多數派不過多占六個議席，而這一次所增加的名額，差不多都為他們所壟斷，他們現在在國會中竟占了一百零一個議席，這真是一樁出乎意料之外的事體；自由黨人仍然是據有四十四個議席，和以前一樣，此外還有兩個耶蘇教民主黨議員。比國現在所爭持的問題就是選舉制度，因為比國是行重票選舉制的，一般地主，大學畢業生，和家長等在選舉中每人可以多投三票。比國工黨久已和自由黨人互相聯絡，而這一次選舉，他們兩黨中候選議員的名單都是合在一起，互相投票的：社會主義者投票總數大約有六萬，然想精確計算起來，却是不可可能的。

比利時黨派界限非常明瞭，而自由黨人和社會主義者當選舉時公然聯盟，或者就是因為這個緣故，德國各黨的情形和比國各黨相似，所以當選舉時公然聯盟之事也是盛行的，然在英國，工黨和自由黨的界限在實際上不十分明瞭，他們兩黨的選舉票是時常互相交換的，而公然聯盟之事却是極端否認的。比國社會主義者以後在選舉中的歷史，將於記載總同盟罷工各節中，附帶說明。

我們現在須回轉敘述比國社會主義運動的特點，就是，他的協作的大組織。

比國社會主義者在不律塞，干城（Ghent），和別的城鎮地方已經有了許多以協作的工業為基礎之社會，這種組織可以說是世界社會黨中一種最特別的，和最有成效的事業。這種社會是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安錫雷（Edouard Anseele）和他所統率的一羣工人在干城開始組織的，安氏當那個時候，是一個排字匠，到了現在，他是一個國會議員，他對於這種機關仍然是實行參加，熱心贊助的。他們原來因要和當時高價的麵包相競爭，遂共同組織一個協作的麵包製造所，初起所得的利益都專用作增進工人境遇之用，如增加工人的工資，和減少他



們的工作時間等等。到了一千八百八十年，由這種麵包製造所又產生一種有名於世的「沃羅特」(Vorotki) 當這種「沃羅特」出現於世的時候，起初的資本是兩金磅，十六先令，三辨士。他們以這種很少的資本起首營業，現在却已經造成一種大規模的複雜營業和社會生活，而這種複雜營業和社會生活真是比國協作運動中一種特點。現在這種「沃羅特」的本部是干城最華美的建築物中之一種。「沃羅特」中有許多發賣零細貨物的商店，有一個中央咖啡館，內中可容三百人，在這裏面是沒有酒出賣的——麥酒却不當作一種醉人的酒類——此外還有一個圖書館，共藏書三萬三千卷，這些書都是預備借給會員看的；這個「沃羅特」就是比國工黨的大本營，所有各種工聯和友誼會所需的辦公處都預備全齊，並且還備有極大的病人俱樂部，和別的機關，他的會員共有三萬人。比國協作事業是以製造麵包和發賣麵包爲主要的營業。每星期所做的麵包的數目在十萬塊以上。麵包製造所製造麵包所用的方法，都是最新式的。他們這個製造所裏面又有一個釀造所，一個煤炭貯藏所，七個藥棧；六個衣服店，六個靴店，二十三個雜貨店和三個咖啡館。此外還有一個印刷局，好些製棉花工

廠，製家具工廠，和一個儲蓄銀行，不是受這個麵包製造所的支配，就是和他有密切的關係，至於他的別種社會上的活動，簡直是算不清楚。後來他又立一種養老銀制度，凡會當會員二十年而年滿六十歲的人，都可以領取這種津貼銀，每星期自兩先零起至四先零九辨士止，每人領錢的多少，是依照他當會員時所買的貨物之分量計算的，這種養老銀的總數，當一千九百十二年的時候，差不多達二千三百金磅。

一千八百八十一年工黨在不律塞開始建築一個民衆住所 (Maison du Peuple)，現在這種建築物是國際社會主義的大本營，他的形式和「沃羅特」是一樣的，不過規模更大一點罷了，至一千九百十二年，他有三十六個支部，六個附屬住所，這些住所裏面有咖啡館，事務室，三個麵包製造所，每星期製出麵包二十一萬一千個，此外還有六個屠宰場和別的機關。當一千九百十二年的時候，這個民衆住所所有會員二萬五千人，傭工四百五十人，定期存款二十六萬金磅，他所有的財產也要值十四萬金磅。

他們這種營業所得的利益，有一大半（約一萬八千零七十五金磅）又作為利紅，分給買物

的人，在實質上這是和英國所通行的洛芝得爾計畫(Rochdale Plan)相同的，不過這種分配方法還要更加複雜，凡買麵包一塊，可分得紅利三生的(Centime)，買雜貨的可分得紅利百分之六，買布疋的，可分得紅利百分之五。會中因預備麵包，供給生病的會員所費的金錢，共八百四十六磅，因施給會員的藥品所費的金錢共四千三百零三磅，而幫助會員作政治運動所費的金錢共三千四百四十八磅，這種運動本來還有一種實質上間接的援助，如供給工聯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的事務所，會議，及評議會所需的一切用品之類。

總之，這種協作制度將比國工黨結合成爲一個很堅固的團體。英國的職工利益(Trade benefits)已經使英國的工聯成爲一種穩固和富足的機關，而比國的協作社會(Co-operative Society)也已經使比國的工黨根深蒂固，在世界各國中，除德意志外，沒有能和他相比較的。

### 意大利 (Italy)

意大利就大體講起來，是一個農業國，而他的南部居民尤特別毫無教育。意國選舉權

僅限於受過教育的人，所以國民中只有百分之七有投票權的選舉權近來已經擴充了，選舉員已經由三百三十一萬九千人增至八百六十二萬九千人。所以一千九百十三年十月的意國選舉是非常重要的。在英國有選舉權的人占國民全體中百分之十七，在法國有選舉的人占國民全體中百分之二十七，而在澳洲有選舉權的人占國民全體中百分之五十四。意國北部農民所組織的協作社會和工聯，在各國農民中沒有能夠及他的；然南部農民却陷於一種貧困，屈服，愚昧的狀況之中，照他們的情形看起來，差不多還是一種中古式的樣子，然無論在什麼地方，他們中間區域之見，和妒忌之心，却非常利害。

意大利社會主義史和法蘭西社會主義史一樣，內中所記載的事實都是關於黨派的競爭，時常是幾派設法互相聯合，不久又彼此破裂，互相爭鬥。

意國社會黨至一千八百九十二年在基洛亞(Genoa)開會，才確切和無政府主義分離，另外組織一個機關。

當一千八百九十二年國會選舉的時候，社會黨的投票總數不過二萬六千，然他却選出六個國會議員。以後屢次選舉，他的投票額增加非常之快，到了一千九百年他的投票總數有

十七萬五年，共選出國會議員三十二人。當那個時候，他和國中激烈派及共和派互相結合，他在選舉中占得勝利，也半由於這個緣故。當一千九百零四年選舉之時，他的投票額共有二十二萬，但是僅舉出二十七個國會議員。到了一千九百零九年，他的選舉票共有三十三萬八千八百六十五票，所舉出來的國會議員共有四十人。

意國社會黨共分三大派：曲例笛（Turati）是改進黨（A Party of Reformists）的首領，他相信政治上的活動和進化的社會主義。拉不律阿拉（Arturo Labriola）是極端派（Extremists）的領袖，他於一千九百零七年脫離這一派，另外組織一個工團主義派。費律教授（Professor Ferrri）是集合派（Integralists）的首領，這是一個執中派。當一千九百零六年的時候，社會黨三十個國會議員因內部相爭，大家都相率辭職，然他們中間却有二十五人再當選為國會議員。在同一年內當這一黨開常年大會之時，一班社會主義者，以二萬六千五百四十七票對五千二百七十八票的大多數票，將那些工團主義者打敗了，他們遂和社會黨脫離關係。但是黨中修正派和馬克思派仍然是互相爭鬥的，當一千九百十年在米蘭（Milan）

開會的時候，曲列笛派以二萬一千九百九十四票對六千零五十四票的大多數票制勝拉薩律（Laasar）所統率的修正派，又以二萬一千九百九十四票對四千六百二十四票大多數票打敗費律所統率的集合派。

意國社會黨因為居律撲里（Tripoli）戰爭，又引起內部的爭鬥。當時一般社會黨人本來是擁護政府的，但是他們中間大多數人經過一度遲疑之後，都改變態度，不復維持政府了。於是畢索拉提（Bisola）和少數黨人都被逐出黨外，自此以後，他們自己遂組織一個改進黨，共有黨員一千人。費律本來是贊成居律撲里政策的，後來到了一千九百十二年，他也辭去國會議員一席，但是他又因無黨派關係，復當選為國會議員。費氏是社會黨一個著名的領袖人物，他所著的書極多，許多年以來，他是一個反對溫和派的人（Opponent of the moderate section）。現在他脫去黨派關係，足以證明社會主義運動中，內部自相紛擾，是一種極大的危險。

意國社會黨是由中等階級組成的，這是他的特點。凡世界各國社會主義的首領大概是

受過大學教育的人，或是屬於職業階級的人。但是在意大利國中，據一千九百零四年的調查，社會黨會員中只有一少半是屬於手工階級的人。在別的國家內，社會黨人中也有許多科學家，文學家，詩人，和技藝家，而在意大利國中，當日最著名的著作家都屬於社會黨。種種工業上的擾亂，流於暴動的同盟罷工，暗中企圖的總同盟罷工，和別種意外之事，已經時常出現於意國社會黨的歷史上，但是這些事不過在當時頗為重要，過去之後就沒有什麼多大的關係，所以我們也不用將他詳細敘述出來。

奧匈國 (Austria-Hungary)

佛蘭西斯 (Franz) 皇帝即位以來，已經有了好幾十年，有許多人的記憶力恐怕不能經過這樣長久，他所統治奧匈國，內容是很複雜的，我們要想將這一國各社會主義黨派的事實詳細敘述出來，那就非專有一章不能辦到。

奧大利的社會黨是由一千八百八十年起那幾年之間組成的，但是因奧國選舉權限制極嚴，所以當一千九百零一年選舉的時候，只有十個社會黨人當選為國會議員，當一千九百零

五年俄國允許立憲的消息傳到奧國，引起國民的大熱忱，於是大家要求改良選舉制度，非常迫切。國會於十一月二十八日集合開會，工人階級遂徧告全國，定這一天爲紀念日；到了這一天，工人階級到處開會在維也納有二十五萬人舉行遊街大會，手執紅旗，往來於議院門前。到了一千九百零六年七月，工界預備舉行一種總同盟罷工，以三天爲期，但是政府的恐嚇手段很足以制勝這種難關。一千九百零七年一月，國會畢竟通過一種法律，允許凡年滿二十四歲的人都有選舉權。

奧國國會議員額共有五百十六名，當這一年五月選舉的時候，社會黨人占八十七名，而社會黨投票總數共一百零四萬一千九百四十八票，差不多占全國投票總額三分之一。耶蘇教社會黨以七十二萬二千三百四十四票奪得九十六個國會議席，但是他們極竭力反對社會民主黨人，並且他們的社會主義在性質上是很可疑的。

到了一千九百十一年社會黨人的選舉票雖比較從前加多了，但是他們在國會中却失了五個議席，現在共占八十二個議席。他們的失敗是在各鄉村選舉區域：他們在維也納所選出



的議員比較從前還加一倍，維也納的國會議員額共三十三名，他們却占了二十名。不幸奧國中種族的爭鬥擴充至於社會黨人的中間，這一黨以前本是聯成一氣的，現在在國會中却分為三派——一，德國派，有國會議員四十七人，二，波希米派（Bohemian Group）有議員二十六人，三，波蘭派，有議員八人。阿爾德博士（Dr. Victor Alder）是一個多年著名的奧國社會主義家，現在被他們大家承認為全黨的首領。這一黨共有兩個組織體：一個是奧國社會民主黨（Austrian Social Democratic Labour Party），他的本部在維也納，他宣言有一千三百六十九個支部，會員共十四萬五千五百二十四人；另外一個是捷克斯拉夫社會民主黨（Czech-Slav-S. D. Labour Party），他的本部在布拉哥（Prague），有二千四百七十三個，支部會員共十四萬四千人。

奧國省區議會的選舉權仍然是有種種限制的，但是社會黨人在八個省區議會中共占三十個議席。他們在地方議會中當議員的人，共有三千二百八十一名。

匈牙利人兩世以前因爭政治上的自由，得到勝利，遂引起英國人爭同一自由的熱忱，他

們現在却不喜歡充分應用他們所抱的各種原則，因為以前他們爲了這些原則都是受過苦惱的。匈牙利工人階級有選舉權的人不到百分之四；每天法定的工作時間是十六點鐘；凡同盟罷工都視爲不法的舉動，而各工聯只可作爲一種聯絡友誼的社會，幾年以前，有三百五十四個工聯都被政府解散了。還有一層，政治上的集會結社是爲法律所不許的，工人要想有一種組織，只能夠託名於一種友誼的社會。一班社會黨人所做的事體大半是煽動大家舉行遊街大會，要求改良選舉制度。他們大概有三百個團體，五萬個會員，三萬金磅的進款。他們這一黨有一種日報，和許多星期週刊。他們雖不能在國會選舉中和別人競爭，然他們在地方議會中却已經有了一百三十六個議員。

#### 北美合衆國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國社會主義在十九世紀的初年，尙取一種共產的形式，他的歷史是很複雜的，並且是很奇異的，但是我們也不用停在此處多說。在合衆國中，一直到近幾年來，凡才能很平庸的人都可以在社會主義運動中活動，每個美國工人至少也可以希望從事這種運動，沒有不適

當的地方。就起到了現在，這種情形大概還沒有改變，美國社會主義多半是外國輸入的，第一因為這種主義是由一班移居美國的外國人帶來的，第二因為美國下等勞動階級有一大部分是由這些移居的外國人或他們的子孫組成的，所以他們熱心於這種事業。當一千九百十年的時候，美國社會黨有五萬八千另十一人，內中有百分之七十一是出生於美國的人，但是在早期的時代，外國人在這一黨的比例數或者要更大些。

美國南北戰爭將一千八百四十八年的德國亡命之徒在這一國所培養的社會主義的萌芽斷了：一千八百七十二年，國際工人協會將他的本部移到紐約，他的末次會議是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在費拉得爾費(Philadelphia)開會的。到了一千八百七十七年，有一個社會主義工黨(The Socialist Labour Party)成立了，他現在仍然是存在的。這一黨是講嚴格的和激烈的馬克思主義的，他僅固執馬氏學說的字面，而不顧馬氏學說的精神，他又不知道採納一種適合美國循環的政策。以後幾年，他專門和一班無政府主義者互相爭論，直到一千八百八十七年無政府黨破裂了才止，當時無政府黨有許多首領在芝加哥為政府當局所殺，大家都

把這樁事看做一種司法上的慘殺。到了一千八百九十二年，社會主義工黨提出一個候選總統的名單，他的投票額有二萬一千五百十二票，至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又增至八萬二千二百零四票。然這一次選舉票總額共有一千一百九十六萬九千二百九十一票，所以這一黨在政治上不足輕重的。美國勞働界已經組成兩個大團體：一個團體是勞働黨（The Knights of Labor），這是最早的一派，大約一千八百八十六年是他極盛的時代，當時他有黨員五十萬人，然自此以後，他便逐漸衰落，終至於消滅了。還有一個團體就是美國勞働聯合會（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他是繼勞働黨之後而起的，他的組織和英國的工聯是很相似的，他在美國現仍是一種最有勢力的機關。社會主義工黨和這兩個團體有時互相聯合，有時互相爭鬥，而在這兩個團體中間，爭鬥之事是很多的，並且所歷的時間是很久的。以後社會主義工黨內部也非常紊亂。這一黨不能夠再維持下去，一班黨人要設法另行組織一個黨去代替他，但是一時沒有弄成。然當一千九百年選舉的時候，社會黨人的投票額增加至十三萬一千一百二十二票，到了一千九百零四年因為有一個社會主義派已經成立了，於

是社會黨人的投票額又增加至四十四萬二千七百六十六票。

一千九百零一年，有人組織一個混合團體，名為社會主義派，這一派畢竟在美洲創造一個很堅固的社會黨。

當一千九百零八年國會選舉的時候，社會黨的投票額又減至四十二萬八千三百另八票，然到了一千九百十二年他的投票額又增至九十三萬另五百八十七票。在這幾年之中，社會黨提出兩種候選議員的名單，他們所得的票數，就如上所舉，但是社會主義工黨候選者於一千九百十二年僅投二萬八千七百五十票。這一年投票者總數共有一千五百另三萬四千八百人，所以社會主義在美國比較在別的工業國家要衰弱得多啦。澳洲工黨時常支配全國，而美國工黨現在還不能夠選出一個議員加入國會。柏格爾 (Victor Berger) 是下議院中第一個社會主義的議員，他於一千九百十年代表密爾瓦給 (Milwaukee) 當選為議員，但是到了一千九百十二年，他復失去議員的位置了。

美國社會主義派當一千九百十二年的時候，有會員十二萬五千八百二十六人，日報十三

種（英文報只有五種），和月刊十二種（英文月刊十種）。這一派的政策和以前的團體相比較，近於能行派，他的政策是一種建設的政策，但是他似乎是過於重視德國一班開創社會主義的人書中的意見。有好些耶蘇教派時常根據聖經去證明他們的各種行動爲正當，而美國社會主義，也根據馬克思的學說去證實他們關於政治上或經濟上的提議是不錯的。馬克思的著作既非常之多，必定有許多地方是不甚合乎正道的，但是人類的經驗從中國起至格拉芬（Clapham）止，已經明白指明出來了；人類的智能是被「沒有一個活的思想家能夠勝過一個死的思想家」這種緘默的假定之詞所妨礙，使他不能夠發達了。

在合衆國中，勞働界組織的困難顯然是很大的。合衆國自然是一個國家，但是他的工人所用的語言却多至十幾種，他們所抱的社會上遺傳的信仰也各大不相同。他是由五十二邦聯合攏來的，每一邦關於大多數的社會法令都有自決之權。他的面積是很大的，就是他的人口也不算少。歐洲各國挾了他們的大資本已經專向國家方面發展。美國則分心於國內各種事業，沒有功夫兼顧別的方面。但是我們現在不必多說這些事，我們務必再轉到美

國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上。

美國社會主義派現在正努力使他自己得為政治中一種要素，這樁事頗有成效。美國地方政府一切行政多半以地方議會為轉移，而在每邦和每城中，總是這一黨或那一黨當權占勢的。當一千九百十年的時候，社會主義派據有密爾瓦給那個重要的城鎮，遂選柏格爾當國會議員，選舉一個市長，他們處理此處一切事務都非常公正。到了一千九百十二年，別的黨派聯合攏來，將他們這一派打敗了。他們在別的小地方也得到過同一的效果。後來社會主義運動便為一班工團主義者的競爭所擾亂，工團主義者的歷史將於別一章中說明出來。

斯巴哥(John Spargo)和亨特(Robert Hunter)在美國社會主義運動中是很著名的人物，他們的著作出世，讀的人是非常之多的。除掉社會黨人之外，亞里教授(Professor R. T. Ely)、不洛克(John Graham Brooks)和許多別的人久已著了好些表同情於社會主義的著作物。美國現時各大學校學生中有許多是社會主義者，這些人中間還有許多是在德國各大學得過學位的，當一千九百十年的時候，各校社會主義社(Ter-collegiate Socialist Society)

只有十個支社，到了一千九百二十年的年中，便增至五十二個支社。

美國社會主義者很喜歡應用民主主義的種種最新的方法，然這些方法不能說是無論在那一種境遇之中都是最相宜的。他們對於一切黨務，都是用複決制（referendum）解決的，凡曾經舉出的職員隨時可以由黨家取消的。有一次他們應用複決制決定他們所持的政策，這樁事頗關重要，現在我們可以將他紀錄出來。一千九百零九年，他們將主張「所有各種土地」都為集產這一句話，從他們的黨綱中刪除了。他們的總綱裏面說「社會主義派」對於別人存掠奪或投機的目的而據有土地的事，竭力阻止。他要求土地當為集產，須達到目的才止。如果人民有土地，能夠誠心誠意使用這種土地，並沒有存掠奪之念，他也不加反對」。

這是一種重要的宣言，倘若美國一般社會主義者對於各種問題都具有這樣的精神，那麼，我們可以希望在將來進化之中有一種真實的美國社會主義出現。美國前大總統羅斯福（

Roosevelt）和他的黨徒所持的政策已經最近於這種社會主義，他們用「國家保藏」（National C



O-Reservation) 這個好名稱將他們的政策說明出來了，這種「國家保藏」包含真正集產的要求在裏面，就是，國家的進款應當保存作為公眾之用，不使私人握為己有。

### 荷蘭 (Holland)

荷蘭社會民主黨 (The Social Democratic Labour Party) 直到一千八百九十四年才宣告成立。當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國會選舉的時候，這一黨共得一萬三千票，在國會一百個議席中他占了三個。到了一千九百零一年，他得到三萬八千二百七十九票，選出七個國會議員，此外還有一個獨立的社會主義議員。至一千九百零五年，他得到八萬二千四百九十四票，選出議員七人；到了一千九百十年他得到八萬二千四百九十四票，但是在國會中仍然只占得七個議席。當一千九百十三年六月選舉的時候，社會民主黨在國會中得到十八個議席，較前增加十一名額；自由黨人得到三十七個議席，較前增加四名額；而保守派得到四十五個議席，較前失去十五名額，他們現在國會中成了少數派。社會民主黨因國際社會主義局 (The International Bureau) 的勸告，遂由大多數議決不加入內閣，到了同年八月他

們開一個特別評議會，以三百七十五票對三百二十票的多數票認可這種議決案。然這一黨却將贊助自由黨內閣。

荷蘭社會主義運動中一種有趣味的特點，就是技術界和智識界都表同情於這主義。無政府主義在荷蘭已經有了極大的勢力，這大半是由於紐溫著斯 (Domela Nieuwenhuis) 個人品人的關係，紐氏於一千八百十八年當選為國會議員，他由極端的革命主義轉入於無政府主義。他以前許多年都隱居不出，但是他仍然辦了一種報，名為自由的社會主義者 (Frei Socialist)，每星期出版兩次。一千九百零八年，有一個激烈的馬克思主義派名為社會民主黨(沒有「工」字)和社會民主黨脫離關係了，但是當一千九百十年的時候，這個激烈派在選舉中競爭四次只得到五百四十二票，到了一千九百十三年國會舉行補充選舉，他只得到二百一十七票，而社會主義家撲拉克 (Henry Polak) 却得了四千八百三十一票，占得勝利，撲氏是金剛石工人黨 (Diamond Workers) 的秘書。當一千九百十二年的時候，社會民主黨有一百七十六個支部，和一萬三千九百六十八個會員。他的確是一個「修正派」，他的政策

是注重建設一方面的。

這一黨有一種日報，十四種週刊，還有七種別的定期出版物。工聯在荷蘭是很有力量的，但是有許多地方却帶了工團主義的彩色。比國式的協作運動在荷蘭是很流行的。

### 芬蘭 (Finland)

芬蘭雖是俄羅斯國的一部分，然他自己却有一種憲法，近幾年來，俄國政府正在設法破壞他的憲法，但是他仍然沒有受過專制政治中最烈的禍害，並且他的國會在歐洲中是一個唯一無二的國會，因為在他的國會中婦女的權利和男子的權利是相等的。

芬蘭工黨是一千八百九十九年組成的，到了一千九百零五年，這一黨遂首先發起一種強迫俄皇恢復芬蘭憲法的運動，這種憲法是根據極端的民主主義為基礎而修改過的。芬蘭國會共有議員二百名，當一千九百零七年選舉之時，工黨舉出八十個國會議員（內中九個議員是婦女）；以後幾年選舉，他的議員名額略有增加，到了一千九百十一年，他選出八十六個國會議員，內中有九個女議員。至一千九百十三年八月國會改選，工黨的議員人數增至九

十人，此外國會中尚有四黨，有一黨占二十九個議席，有兩黨各占二十八個議席，還有一黨占二十五個議席。在世界上澳洲工黨所持的普通政策是屬於社會主義的政策，然沒有一國的社會主義者在國會中所占的議席之比例數能夠有芬蘭的社會主義者在國會中所占的議席的比例數那樣大。但是芬蘭和澳大利亞共和國却都不是一種獨立的國家。

芬蘭工黨有一種正式的組織，當一千九百十二年的時候，他的黨員共有四萬八千四百零六人，以前幾年因為和俄國爭鬥，他的黨員大為減少。這一黨的進款有九萬一千五百金磅；他有六種日報，和十種星期週刊。芬蘭是一個小國，他的人口略多於三百萬，他們大概都是以農為業的，然社會主義運動在這一國內却非常得勢。

### 丹麥 (Denmark)

一千年以前，丹麥人克服英國，一直到現在這樁事仍然留下一種痕跡。丹麥君主立憲政體和英國君主立憲政體相似，而英國社會主義運動和歐洲大陸各國比較，只有丹麥的社會主義運動和他更相近。丹麥現在的社會民主黨是一千八百七十八年成立的，這一黨起初就

是和工聯主義有關係的。他大概是由四百個政治的支部組織成的，共有會員五萬二千人，他和各工聯很相接近，這些工聯有會員十一萬二千人，如果將跨藉的會員都計算在裏面，大約有十二萬六千人。

丹麥的社會民主黨在下議院(Folketing)是很占勢力的。當一千九百零一年國會選舉的時候，這一黨共投四萬二千九百七十二票，選出議員十四人；到了一千九百零三年，他選出議員十六人；而在一千九百零六年。一千九百零九年，和一千九百十年三次選舉，他每次選出議員二十四人；到了一千九百十三年五月，他的議員人數增加至三十二人。末了這一次選舉，自由黨在國會得到四十個議席，激烈派得到三十一個議席，而保守黨只得到七個議席。社會民主黨人所得的選舉票最多，因為他們共得十萬零七千票，而自由黨人只有十萬另二千八百五十票，保守黨人只有八萬五千票，激烈派人只有六萬七千三百票。丹麥王要求社會民主黨首領司托甯(M. Stauning)組織內閣，但是司氏却不肯應命，因由他這一黨不是絕對的大多數黨，並且黨員中對於激烈派領袖所堅持的改良選舉制度一事，都一致贊成，

予以援助，這是和政府的意見相反的。這一黨和激烈派攜手，也不是一種什麼新局面，在丹麥選舉中沒有第二次投票制度，當激烈派得勢的時候，社會民主黨在選舉中和國會裏，早已正式和他通力合作，互相幫助。近幾年以來，選舉權問題是政治上一種主要的問題，而一千九百十三年選舉的結果，或將強迫上議院通過改良的議案。

社會民主黨人在地方議會中極占勢力，他們在地方議會當議員的共有一千零六十人。

一千九百十二年孔白海（Copenhagen）舉行選舉，投票總數共十萬零三千四十票，社會民主黨人得五萬零四百七十三票，他們在四十八個議席的議會中，占了二十一個議席；又在九個議席的高級議會中占三個議席，他們並且還舉出一個社會主義的市長。他們有日報三十三種，銷數的總額共達十七萬份。

丹麥就大體講起來，是一個農業國，所以社會民主黨必已經過一次難關，造成了一種社會主義的政策，使他適合於一般農民的心理和需要。農業上的協作，是一般小規模的個人生產者因特別目的而起的一種協作，在丹麥國中，這種協作已經發達到極處了；農業是這一

國主要的實業，所以政府的政策是提倡農業上的協作去幫助農業發達，而社會民主黨也很贊助政府這種政策，他們所組織的協作社會是一種比國式的協作社會。

瑞士 (Switzerland)

瑞士與其稱爲一個國家，不如稱爲一種國際區域。他的國民中種族，言語，宗教，和風俗等是各不相同的，他的政體是一種聯邦政體，他缺乏一種有成效的黨派制度，他具有一種複決制和立法發議制 (Initiative)，他並且無須要一種對外政策——這些特點遂使他在歐洲各國中成爲一種例外的國家。

瑞士社會民主黨是一千八百八十八年成立的，到了現在，他已經有了一千六百三十個支部，約有會員四萬五千人。社會主義者在國會 (議員額共有一百八十九名) 中占十七個議席，內中有十個議席是一千九百十年以後增加的。當一千九百十二年的時候，瑞土地方議會中議員共有二千九百零七人，內中有社會主義者二百十八人。一千九百十三年，齊利池舉行選舉，社會黨人在此處議會中占四十九個議席，自由黨人占五十個議席，而民主黨人占二

十六個議席。社會主義在瑞士所散布的地方是不平均的。他在各工業的城鎮中非常得勢；然有許多地方不過徒然存一個影子罷了。

我們對於許多別的國家的社會主義也要稍微說幾句。

一千八百九十四年，挪威（Norway）社會主義者在選舉中所投的票有七百三十二票。

到了一千九百零三年，他們共投了二萬四千五百二十六票，選出四個國會議員；一千九百零九年，他們投了九萬一千二百六十八票，選出議員十一人；至一千九百一十二年，他們的投票額加至十二萬四千五百九十四票，選出二十三個國會議員，他們這一次所投的票數占全額中百分之二十六分。挪威國會是一種一院制，國會議員中除社會主義者外，保守黨有二十五人，激進派有七十五人，社會黨人有日報八種和星期週刊十八種。挪威工黨是一千八百八十七年成立的，到了一千九百一十二年，他有八百九十一個支部，和四萬三千五百個會員。

瑞典社會民主黨（Swedish Social Democratic Party）是一千八百八十年組成的，到



了一千八百八十五年許多工聯和他合併，成爲一個團體。現在瑞典國會中領袖布蘭庭（Branting）一直到一千九百零二年還是下議院中一個唯一的社會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在這一年所投的選舉票共八千七百五十一票，到年一千九百十一年他們共投十七萬二千九百八十八票，他們在二百三十名額的下議院中，占六十四名額，在一百三十名額的上議院中占十三名額。在這一次選舉之中，保守黨所投的選舉票十八萬八千二百四十七票，自由黨所投的票共二十四萬二千一百二十七票。社會民主黨不肯和自由黨人組織一個聯合內閣，但是他却贊助政府。他在地方政府中沒有什麼多大的勢力，因爲地方選舉權是以財產爲比例的。他的黨員共有五萬七千七百二十一人。當一千九百零八年時候，工聯主義者共有十八萬四千一百四十五人，到了一千九百十一年，因爲總同盟罷工的結果遂減至八萬二千五百三十人。

西班牙的社會主義現在還沒有多大的進步。易格列色（Senor Iglesias）是社會黨著名的

的首領，和工人總會（General Workers' Union）的會長，易氏於一千九百十年當選爲國會議

員，他是國會第一個社會主義家，也是國會中唯一的社會主義家。

西班牙社會黨和共和黨人互相聯絡，通力合作，據說共和黨人在名義上雖沒有社會主義的符號，然他們的意見却是傾於社會主義一方面的。

西班牙和意大利不同，他的社會主義大概是盛行於工界，而社會主義的主力也在一般工聯主義者裏面，這些人中間雖有一個工團主義派，然他們大半都是些社會主義者。社會黨大約有黨員四萬人，而工聯主義者共有十五萬人。

葡萄牙 (Portugal) 的國會中也只有一個社會主義者。葡國社會黨是一千八百七十五年成立的，現在有黨員二千五百人。這一黨有日報一種。他對於一千九百十年的共和革命非常贊成。

巴爾幹各國 (Balkan States) 的社會主義者對於一千九百十二年至一千九百十三年的戰爭，採一種抗議的態度，這樁事自然惹起政府的憤怒和國民的怨恨。我現在執筆著書，這種戰爭才告結束，他及於社會黨的效力是怎樣的，現在還不能說明出來。

保加利亞(Bulgaria)的社會主義者分爲兩派，一個叫做「廣義派」(The Broad)，一個叫做「狹義派」(The Narrow)。十二年以前，他們還沒有破裂，曾舉出七國國會議員，到了一千九百十一年，他們選舉六個議員(五個議員屬於「廣義派」，一個議員屬於「狹義派」)加入「大國會」(Grand Söbrange)，這種國會因修正憲法而設的。這種「大國會」比保國常規的國會人數要增加一倍，當常規的國會在這一年後幾月舉行選舉的時候，社會黨人沒有選出一個議員。但是到了一千九百十二年六月，他們却因補充選舉得到一個國會議席。一千九百十一年保國國會選舉的投票總數共四十九萬另五百六十八票，而社會黨人占二萬五千五百六十五票。

塞爾維亞國會(Servian Skupstina)共有議員一百六十六人，當一千九百十二年的時候，有兩個社會黨人當選爲國會議員。塞國社會黨在十七個選舉區域中的六個區域內共投二萬五千票。

希臘勞動聯盟會(Greek Labour League)是諸列科里司博士(Dr. Platon Drakonlis)於

一千九百另九年所組織的，此外還有一個社會主義黨是一千九百十一年成立的，他和這個聯盟的關係最爲密切。諸列科里司博士於一千八百八十五年起首提倡社會主義，後來當選爲國會議員，但是他在一千九百十二年選舉之中却失敗了。希臘似乎還有許多組織的社會主義，大家相信現今希王是一個表同情於社會主義的人物。

日本和他的老仇家俄羅斯極少共同之點，但是現在却有一種特點爲他們兩個所共同獨有的：在日本國中，凡懷抱社會主義見解的人，實行受政府的懲罰，在俄羅斯國中這椿事已經實行幾十年了。片山潛教授(Professor Sen Katayama)於一千八百九十七年開始傳播社會主義和工聯主義。到了一千九百另一年，東京有一個社會民主黨出現，然不久便爲警察所解散了。此外還有幾種社會主義的報紙流行於社會上，但是這些報紙不久都爲政府所封禁，報館的主筆也被監禁。至一千九百另六年，一班社會主義者又組織一種社會，他們對於東京因街車費而起的同盟罷工，予以援助，然他們因此被監禁的有十二人，而他們的社會也破裂了。一千九百十一年一月，有名於世界的科學家幸德秋水博士(Dr. Kotoku)和他的夫

人及十個朋友經過一場秘密審判之後，便以蓄謀暗殺日皇的罪名為政府所殺了。幸德秋水博士的確是一個托爾斯泰派無政府主義家，並且有人相信在他的家內還發見一個炸彈，但是據日政府對於社會主義的態度和審判的情形看起來，實在令人可疑，因為日政府沒有令人滿意的證據發表出來，雖日本人民因忠於皇室的觀念極盛，以為這種殘酷的和不分皂白的懲罰是正當的，然歐洲人總不以為然。這椿事似乎是日本清潔的文明中一種污點，這是許多稱美日本的人所深惜的。

日本當局對待工聯主義和他們對待社會主義一樣，都是極力壓制的；據他們在許多別方面措施精當那一點看起來，他們在經濟方面也應當弄得很好，然在實際上他們對於經濟上發展所具的知識，是很幼稚的，這是出於大家意料之外的。

阿根廷共和國 (Argentine Republic) 的社會黨是一千八百九十八年成立的，當一千九百一十二年國會選舉的時候，這一黨共選出兩個國會議員。這一黨所投的選舉票有一萬八千八百四十四票。此外還有五萬個工聯主義者，他們中間有一半是信無政府主義的，還有一半

是信社會主義的。阿國取締無政府主義，法令極嚴，而這種法令又時常用於別的事件上。

凡新興的國家起首出發的地方，各先進國早已走過了：凡理想是萬國通行的：一班有志革命的人從土耳其，波斯或中國前來歐洲或美洲，練習革命事業，他們自然不會同化於一處地方的民權黨人或保守黨人的理想，他們自然是同化于社會黨人甚至於工團主義者的理想。所以我們看見許多才脫去中古風氣的國家就有一個社會黨。

孫逸仙博士是中國革命的鼓動者，他起初和袁世凱分掌中國政權，他於一千九百十二年三月預先宣言，中國政府應當成爲一種社會主義的政府。中國現在情形紛亂，社會主義是爲政府當局所嚴禁的，凡各省社會主義的社會都被解散了。中國社會黨是一千九百十二年在南京開會組織的，當時到會的人共有三千，他們有一種社會主義的報，名爲（The Chinese Republician），這種報是在上海發行的，主筆的人是孫逸仙的祕書；（按此人即馬素氏）此外還有一個社會主義者當選爲國會議員，據說國會中有二十個人已經組織一個社會主義的團體。但是中國當實行一種建設的社會主義之先，還有許多初步的政治上的事業是不可不舉辦。

的。

波斯也有一個社會主義的黨派是一個國會議員所統率的。一千九百十一年九月，波斯社會民主黨的中央委員會會上一封請願書於國際社會主義局。

土耳其在戰前便有了一種社會主義的運動。土國薩洛尼克(Salonika)有一個勞動社會主義同盟會(Labour Socialist Federation)，此外還有一個阿美尼亞同盟會(Armenian Federation)，和君士坦丁堡社會主義學生聯合會(A Union of Socialist Students of Constantinople)，一千九百零八年，土國國會中有六個社會主義的議員。

我們如果依照國際社會主義局或別的機關所公布的事實，將智利(Chili) 盧森堡(Luxemburg) 烏拉乖(Uruguay)和羅馬尼亞(Roumania)幾國內各種社會主義的組織詳細略載出來，完成這一章書，也是很可以辦得到的，而在墨西哥(Mexico)，巴西(Brazil)祕魯(Peru)，和中美及南美洲中別的不著名的國家裏面，也一定可以發見社會主義的機關。然阿俾細尼亞(Abyssinia) 阿富汗斯坦(Afghanistan)，和地海(Haiti)幾處地方一直到現在仍然是

絲毫沒有受這種波及世界和無孔不入的社會主義運動的影響。

## 第十三章 近世國際工人協會 (The Modern International)

社會主義的活動中所表現出來的重要之事實，莫過於新國際工人協會最近的發達這一樁事。我們在第八章已經看見國際工人協會於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在巴黎開會，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在不律塞開會，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在齊利池開會，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在倫敦開會。他後來又於一千九百年第二次在巴黎開會，一千九百零四年在阿姆斯特丹開會，一千九百零七年在司徒嘉德開會；一千九百十年在孔白海開會。

國際工人協會在不律塞和倫敦所開的會議，秩序非常紛亂，因此便有採用種種方法去改良會務和會議時一切組織的事實發生，而這種會議「從此將成爲無產階級的議院了」各種新方法是國際工人協會於一千九百年在巴黎開會以後起首實行的，現在我們將他概括地敘述出來。

凡遵守社會主義中各種重要原則的黨會都可加入國際工人協會，他的原則是：一，生產



工具和交換工具的社會主義化；二，工人國際聯合和國際行動；三，無產階級組成一個階級團體，依社會主義的主旨，襲據政治上的權力；四，他們也可以襲據建設於階級戰爭之上的各種職業機關，並且承認政治行動的必要，這是指立法和議院方面的行動。據這幾種原則看起來，一般無政府主義者是在排斥之列。

國際工人協會在早前的會議中，有許多時候都耗在聽會員口頭報告——用法文，英文和德文報告——各國社會主義進行的狀況。現在他却從各國各團體請求或收受種種報告，編印成書，置諸議會之前。這種報告將全世界社會主義發達的消息都集在一塊，所以這是一種最有價值的東西。

國際工人協會採用新方法的結果，在司徒嘉德會議中現出來了，這一次會議所處理的事件，既很迅速，又有條理。參預會議的代表有八百八十六人，他們共代表二十六個民族，會中所討論的事件是關於國際社會運動的重要事件。國際工人協會的復興是一樁很完善的事實。但他在一種變化很大的情狀之中復興起來的，他復興之後，便面目一新了。汪德

威爾德把舊國際工人協會，比做一個外觀顯赫而沒有軍隊的參謀總部。從前有許多國家中社會主義運動還沒有開始；並且沒有一國的社會主義運動具有一種實在的勢力。到了現在，凡歐洲各重要國家都有勢力偉大和組織完備的社會主義的機關，並且相信社會主義的人總是以百萬計算的。

新國際工人協會會議中投票的方法也改良了。以前會中定章是每一國可投兩票，一直到一千九百零七年，這種章程還沒有改變，因此，澳洲，塞爾維亞，希臘，和別的在國際上不重要的國家，所派的少數代表在投票時容易勝過德國，法國，和英國所派的代表，前面的人所代表的團體，多半是沒有政治經驗的，而後面的人所代表的團體人數既有好幾百萬，而政治上的閱歷又是很深的。當司徒嘉德會議之際，遂採取一種新制度預備為將來會議之用：凡投票票數的多少是依各國的重要或不重要而決定的——德意志，奧大利，法蘭西，英吉利，和俄羅斯在會議中各有二十票的投票權，意大利有十五票的投票權，其餘的由此類推，大半小國各有四票的投票權，而盧森堡有兩票的投票權。這種改革可以使會中所議決的事

件更加真實可靠。

一千九百十年新國際工人協會在孔白海開會，出席的代表有八百九十六人，他們共代表二十三個民族，而各民族所派的代表多少各不相同，德國人有代表一百八十九人，而阿根廷人只有代表一人。這一次會議共分爲五個委員會，會中所討論的是——(一)協作運動和社會主義的關係，(二)工聯，(三)國際仲裁和國際弭兵，(四)關於失業的法令，(五)總議決案。會中對於第一個問題，極端贊成消費者的協作，主張雇主對於勞動者須付與工聯所規定的工資，提倡徵集教育基金，並且聯絡協作者，工聯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的友誼。他贊成工聯，而反對工聯主義者因種族關係所劃分的界限。他要求國家用保險方法，去拯救失業的勞動者，當危急之時，國家當有一種公共的工作去安插他們。別的議決案就是要求取消死刑，和聯絡各國社會主義的黨派，使他們能夠統一。國際仲裁和共同弭兵都爲大家所贊成，但是哈德(Keir Hardie)和威蘭(Vaillant)兩人主張藉總同盟罷工去阻止戰爭的修正案，却被一百三十一個民族投票(nationality vote)對五十一個民族投票的多數票否決了，這

種修正案由國際社會主義局保存，預備提交下次會議再議。還有許多議決案就是關於土耳其，芬蘭，波斯，摩洛哥（Morocco）和別的國家的政治情形，並勞動法令（每日工作八點鐘，兒童勞動，貨物代工值制度，和工廠監察等等），和國際結合等事。

當新國際工人協會這一次會議之時，已經有一個婦女社會主義評議會（A Women's Socialist Conference）先期開會，於是英國和別的國家都有一個婦女社會主義派。

一千九百十二年十一月新國際工人協會在巴蘇（Basle）急忙召集一個特別會議，因為歐洲列強有參加巴爾幹戰爭的趨勢，所以特開這種會議，以便提出抗議。會中發出通告幾星期之後，便有五百五十個代表來集於巴蘇大廳，這些代表中間英國有十三人，到了十一月二十四日正是星期日，他們在此處大禮拜堂內外舉行一種示威運動。他們的意見沒有不同的地方，而會議的時間在實際上不過一天。他們一致議決要求工人階級努力於工人的國際結合，去反對資本家領土膨脹主義（She Capitalist imperialism）的武力：他們的議決案是要使各國國會提出抗議，並且用種種別的方法去阻止戰爭的爆發。他們這種贊成和平的遊行會，

效力究竟是怎樣的，自然不能夠估計出來；但是在實際上戰禍畢竟沒有爆發，而列強的外交機關却將迫在眉睫的國際慘禍無形消滅了。

新國際工人協會會議的永久機關各為國際社會主義局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Bureau)，近幾年來這種機關漸次重要了。 普司門司 (M. Camille Huysmans) 是局中的祕書，他的爲人，精力是很強的，他在不律塞民衆住所的事務室中發出許多傳單和文件，公布於世。局中差不多於每一個星期中要發出好些文件到各處關係密切的團體去徵集基金，預備作幫助對於國際上很重要的同盟罷工之用，或作幫助許多不重要的國家中勞動運動之用，因爲在這些國家裏面，勞動界的組織是狠不好的，而政府的壓力是很大的。 俄羅斯 葡萄牙；和巴爾幹各國或是正在戰爭中；或是正在革命中，這些的國民對於世界工人有許多伸訴的事件，都是國際社會主義局替代他們傳播出來的。每隔幾月，局中便開會一次！就是，各關係密切的民族派出代表到不律塞來共同討論國際上各種問題；他們用工人階級的各義，對於將要爆發的戰爭，提出抗議，並且將各國虐待社會主義者或工聯主義者的事實指摘出來，這些事

件在東歐，南歐，和美國是時常發見的。他們所做的事多半是替國際大會布置一切，變改各種計畫，例如國際大會照常規本當在一千九百十三年開會，他們却使這種會延至一千九百四年開會，又一千九百十二年的特別和平會議也是他們預先籌備的。各國都有一種地方機關和國際社會主義局互相聯絡。國際社會主義所主張的民族說(Theory of nationalism)是一般地理學家和外交機關所不知道的。波希米波司尼亞(Bosnia)，黑齊哥衛那(Herzegovina)，芬蘭，波蘭，列托尼亞(Lithuania)，坎拿大(Canada)，和澳大利亞都是一種民族，也都是一種國家。凡局中所用的經費是由各民族供給的。有時一國中有好幾個社會黨直接並且單獨和他互相聯絡。有時一國中特別設立一個機關和他聯絡，例如英國的全國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就是因這種目的而特別組織的。英國全國委員會的本部設在工黨的事務所裏面，這個會的秘書漢德孫(Arthur Henderson)就是工黨的秘書，漢氏也是一個國會議員。英國在新國際工人協會的會議中有二十票的投票權，現在工黨分得十票，獨立勞動黨分得四票，英國社會黨(British Socialist Party)分得四票，而費邊會(Fabian Society)

分得兩票。英國各黨派對於投票權是以投票力量 (Voting power) 為比例而分配的，每年每票約納費五磅。英國全國委員會每隔幾月便開會一次，指導他所派的駐在不律塞的代表怎樣處理一切事件，有時他也和各關係密切的團體互交通。然在德意志國中只有一個社會黨，所有一切事務都是他辦理的，所以不必像英國一樣，另設這種機關。

不律塞的國際社會主義局現在漸次有了一種有價值的複雜組織，他很可以做許多事體。

他用三國文字——法文，德文，和英文，這三種文字被大家承認作為國際上通用的文字——

發行一種定期出版物。一千九百十二年十一月巴蘇會議事件見於這種報第四年第十期裏面

。這一期報共有九十大頁，每頁分作三欄，內中所記的事實有一部分專用法文，有一部分是三國文字並用的。報中所記載的事件是(一)一千九百十二年各處社會主義者的行動和他們所遭的事件，(二)各處議院的報告，和國際議院委員會 (Inter Parliamentary Commission) 的報告，這種會是由各國議院中議員所派的代表組成的，這是一種輔助機關，(三)國際社會主義局各代表的姓名和住址表冊，及各黨派各秘書的名冊，(四)一千九百十二年各處送到國

際社會主義局的書籍和文件的分類表。

英國人民慣於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業，並且習於己國政治上的情形，所以他們對於國際社會主義局的原則，沒有遵守的意思，他們的心目中不過以爲這種機關應當予以維持罷了。

英國政界上的領袖對於政府的招請入閣，是否應當承認，這一樁事，他們總不會向國際社會主義局徵求同意的。然一千九百十三年七月荷蘭社會黨首領對於自由黨內閣招請入閣之事，却向國際社會主義局徵求同意，這兩黨當這一年選舉的時候，都得到勝利，在國會中占大多數，然他們向來就是立於反對的地位的。

然國際社會主義局在英國仍然是有一點勢力。一千九百十三年七月新國際工人協會會長汪德威爾德和秘書普司門司來游倫敦，和獨立勞動黨，英國社會黨，及費邊會的代表相見，想要將社會主義的黨派統一攏來；國際社會主義局已經把法國各黨派聯合攏來了，現在他們在英國從事同一的運動。獨立勞動黨和費邊會以爲英國社會黨既自立於工黨之外，那麼，統一便不能夠成功，國際社會主義局也很以他們這一說爲然，他遂贊成出席各代表一致通



過的議決案，另外組織一個聯合社會主義公會（A United Socialist Council），而使英國社會黨加入工黨。這種會的結果如何，此時還不能說明出來。

國際工人協會自一千八百八十九年以來，屢次所開的大會已經通過了許多議案。此外還有各國各黨派所擬的許多很詳細的黨綱，在這些黨綱之中，爾佛得黨綱可以作為一種模範，如果我們將這些議案和黨綱，通通集合起來，我們可以得到許多正式可靠的文件。這些議案和黨綱都是由一般聰明才智最高的人經過許久的思索和討論所得的結果。這種議案和黨綱大概是表現各黨的原則及策略。所以這些東西所代表的是世界社會主義者所發表的意見，但是還有一樁事是大家應當注意的，就是，這種議案所代表的是各黨派對於過去所思考的事實，並不是他們對於現在所思考的事實，因為他們注意於過去，已經成了一種習慣。我們現在將世界各處社會主義者共同主張的最重要之點，撮要舉出如下：——

（一）社會主義全部運動的目標，是一種經濟革命或經濟變形——凡生產工具，分配，和交換都由社會支配。

(二)工人階級達到經濟革命的大目的所當用的第一種方法，就是藉各處工人階級有組織的行動，取得政治上的權力。

(三)各種社會主義的黨派現時最大的任務，是在最廣義的教育，煽動，和組織三樁事體上，他們當注意改良工人階級的體育和德育，使一般工人適合於他們的大使命。國際社會主義每天的任務就是喚醒工人，使他們知道他們所處的地位，並且設法增進他們的能力，使他們適合於階級戰爭。

(四)力爭平等的和直接的普通選舉權，婦女選舉權立法發議權，和復決權，是政治競爭中一種重要的局面，並且他對於工人政治的教育上有一種很好的影響。

(五)各社會黨更純粹的政治競爭應當和各工聯更純粹的經濟競爭攜手並進，在這兩種運動之中，應當有一種最密切的關係。

(六)凡結社之權，集會自由，和出版自由之權，是工人所要求的權利中一種最要緊的部分。

(七)各國工人已經特別受勸告，大家須注重五月一日的游行會，藉此為取得每天八點鐘工作制的方法。八點鐘工作制是增進工人階級的家庭生活，教育，康健，精力，知識，和道德的一種最合宜的制度。

(八)然八點鐘工作制不過是保護工人階級的許多法令中一個最緊切的部分罷了。除掉成年人的八點鐘工作制以外，社會黨人還要求保護兒童青年，和婦女的特別法令；規定各種年歲不同的人適當的休息時間；禁止夜間工作；取消以賤值雇工人在他們自己家內作工之制 (Sweating System)。並且竭力監督工廠，商店，家庭勞動，和農業中一切工作。

(九)社會黨人極力反對軍國主義，他們以為這種主義所以起來，不十分由於國體不同或政治上意見不合的緣故，不過是由於資本階級競爭新市場罷了。他們以為只有資本主義告終，戰爭這樁事才可以了結。現在的常備軍是執政階級和掠奪階級的機械，這些軍隊是應當取消的。常備軍取消之後，應當代以國民軍或武裝國民 (Armed Nation)；就是，國民中全部強壯的人應當以受一種民主主義為基礎的軍事訓練，並且配上武裝，和瑞士軍隊一樣。

他們勸告各國社會黨在國會中對於現有的海陸軍隊的經費不予以通過。

(十)國際工人協會屢次大會中大多數人都一致指摘各國在熱帶組織殖民地的制度，他們以爲這不過是替資本階級擴充掠奪的範圍罷了。他們這一說不適於英國殖民制度，因爲英國式的殖民是使殖民地發達一種自治團體；他們對於印度在英國統治之下所得的安甯，秩序，和進步，恐怕還沒有十分了解。他們大多數人所想像的殖民制度，不過是資本階級掠奪殖民地有色人種的利益了罷。他們內中有少數人雖指摘現在的殖民政策，然却以爲這種政策可以改正使他有益無損。

新國際工人協會是一種正在增長的勢力。他現在不復是一個革命的兇徒黨。他現在是一個有名的大黨，他的黨員中有各國國會的領袖，有管理平民大組織的官吏，並且還有許多別的著名人物，這些人在本國說一句話都是很有效力的，他們所說的話在全世界上有時也發生效力。新國際工人協會現在一年一年發達下去，到了將來的時候，國際社會主義大會和國際社會主義局在國際關係中將成爲一種同等的大勢力，因此以前許多詩家和哲學家所夢

想的世界聯盟，或者能夠實現，而這種世界聯盟如果能夠繼續維持下去，那麼，世界文明便將發達到極處，這種事實也並不是不可能的。

## 第十四章 英國派社會主義 (The English School of Socialism)

我們在本書第四章中已經把渦文的社會主義敘述出來了，並且已經將十九世紀中葉的耶穌教社會主義運動約略說了幾句。馬利士，經斯烈和他們那一派在感情上和現社會的批評上，都是從社會主義着眼的，但是他們和以前的人一樣，都是於努力建設一方面完成失敗了。他們補救資本主義的流弊所用的方法，不過是將渦文的烏託邦稍微改變一點罷了。他們想將勞働者變為小資本家，因此使資本與勞働相調和。他們要以工人所儲蓄的金錢組織一種協作的生產社會，再由工人各出資本和勞力共同協作，然後將全部生產物平均分配給工人。他們不知道這種協作的工業組織比較平常那種資本豐富和經理切當的工業，在營業上要差得多啦。這種性質的協作生產社會一朝成功，他原來的形態便將不復存在了，他們關於這一點尚沒有注意。當這種社會有了成效，一般發起人將不准新工人依照他們向來的條

件加入其中：這種社會的股票將落於別人的手中，他和平常的有限公司，不過是細節上不相同罷了。

耶穌教社會主義運動本來沒有十分的組織，現在上面所說的緣因，和別種緣因，遂消滅了，而自此以後十幾二十年之間，英國差不多沒有社會主義可言。馬克思和昂格思雖住在倫敦，然他們都是藉他們的著作去擴充他們的勢力的，而他們的著作又是德文的，一千八百六十四年以來的國際工人協會是向政治方面謀革命的，並不是向社會和經濟方面謀革命的。一般圍着馬克思的人多半是外國人，而英國工人並不知道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是很重要的。自一班新聞記者將巴黎地方自治團所遭的慘禍向大眾宣布以後，所有以前社會主義煽動家所遺留於英國人民腦子中的印象都無形消滅了。

然英國當個人主義和商業主義得勢的時候，仍然有一個人突然興起，他在當時一般經濟學家和思想家中是一個最有勢力的人物，這個人就是穆勒。穆勒對於社會主義的知識顯然為英法兩國烏託邦派著作家所限制，他曾宣言，他雖不相信他們所抱的目的，能夠依他們所

提議的方法實現出來，然他對於這種目的却極表同情。

當格蘭斯頓時代 (Gladstonian era)，英國人民似乎以烏託邦的思想是萬不能夠見諸實行的，所以他們對於穆勒所宣布的這一類的意見毫不注意，並且即刻便完全忘記了。大家以為穆勒在政治方面是一個極力推闡個人主義的代表者，而在經濟方面是一個極力推闡自由競爭的代表者，他的學說中關於這一類的見解一直到現在，仍然是很占勢力的。現在一般人以為穆勒不過是一個第二流的思想家，而他在同輩中却具有一種很大的勢力，都引為奇事，然在實際上他的見解和智能，比較他同時的著作家，要高明得多啦。

穆勒死於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從此以後九年之間，社會主義的名目似乎是不復見於這種主義的發源之地了；因為在倫敦圍着馬克思的那個小團體是歐洲大陸的先鋒隊，他們和英國國民生活及思想沒有什麼關係。

英國社會主義到了一千八百八十年以後又復活起來了，這樁事却當詳細研究一番，一則因為他對於英國讀者有特別趣味和關係，二則因為他已經脫去了馬克思的羈絆，有許多國的

社主義者因爲馬氏是一個偉大人物，事事以他爲標準，因此他們的思想便是從一個模型裏面鑄造出來的。英國人努力脫去近世社會主義開創者字義上的專制這一椿事，是和社會主義運動同時並起的，並且即刻就有效驗，不到幾年，這椿事便完全成功了。在德意志國中，近來才有同樣的事實發生，就是他的修正派運動，這一派在將來雖然會得到一種好結果，然他們和敵黨現在的爭鬥還沒有決定勝負。本書以前幾章已經指明過，在各處地方，社主義觀念的自由發達，仍然是爲大家盲目服從社會主義的「聖經」所阻礙了。

英國社會主義運動的起源是很複雜的，所以一般社會主義者沒有受馬克思主義的縛束。馬克思式社會主義是社會民主同盟會(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所引進來的，關於這椿事我們即刻就會說明出來，同時費邊會也成立了，他的社會主義，來源很複雜，他從來沒有爲馬克思或信條所眩惑，他成立不久，便將他的會員對於馬克思主義所不能承認的部分，開始辯駁。這樣的辯駁遂將馬克思的威權打破了。於是便有許多社會主義者敢和馬克思挑戰，敢對馬氏指導社會主義思潮的權力大唱異議。幾年之後，獨立勞動黨也成立了，這



一黨所主張的社會主義並不是以何種正宗派做他的理想之標準，現在英國所流行的社會主義，多半是屬於同一性質的。

英國社會主義運動有一種發源地，這是我們已經說明過的。一種發源地就是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信德門 (Mr. H. M. Hyndman) 所組織的民主同盟會。這個會的目的就和他的名稱所指的一樣，他想變成倫敦激烈派的同盟會 (A Federation of London Radical Clubs)，採用激烈的方法去改革社會，例如他所主張的取消貴族院，和土地國有等事都是他的激烈的方法。他這種同盟計畫在事實上是決不能夠實現的。他的重要會員不限定是社會主義者，如摩黑斯，巴格斯 (Belfort Bax)，柏洛士 (Herbert Burrows)，阿衛靈 (Dr. Edward Aveling)，和脫列 (Helen Taylor) 都在會員之列，而脫列是穆勒的義女和文學上的執行遺囑者。信德門於一千八百八十三年將他所著的社會主義歷史上的根基 (Historic Basis of Socialism) 一書刊印出來了，他這一部書將馬克思的見解介紹於應用英語的世界中。民主同盟會不久便公然成爲一個社會主義派，到了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八月，他改名爲社會民主同盟會，

當一千九百另八年的時候，他又改稱社會民主黨。一千八百八十四年一月這個會創辦一種週刊做機關報，名爲正義（Justice），近來這種週刊變爲英國社會黨的機關報了。

馬克思是一千八百八十三年死的，當時社會主義新運動雖正在進行還沒有弄好，而在同一年之內，大約當馬比死去六個月之後，費邊會成立了，於是英國社會主義運動才具一種雛形。

英國這種社會主義運動是由各種智識上的勢力結合而成的，馬克思的勢力不過是這些勢力中的一種罷了。顯理喬治（Henry George）的勢力恐怕要算爲他們內中最強固的。顯理喬治的大著作進步和貧窮（Progress and Poverty）是一千八百八十年在美國出版的，這部書不久便引起英國人的注意。顯理喬治並不宜傳社會主義：他那富於熱忱的黨徒，的確向來就是一班理想的個人主義者，他們深信只要將地租——顯理喬治的近世黨徒又加入土地的資本價值——變爲公衆的所有物，那麼，在一個自由競爭的國家裏面，運用經濟上的勢力，一定可以拯救人民的貧窮和社會上種種別的弊病，這些東西都是現在的國家所不能免的。顯理喬

治和自己許多別的偉人一樣，並非始終是一個信奉主義的狂熱之人：他的意見有時猶豫不定：他的黨徒是社會主義者，同時又是個人主義者：他對於土地的觀念，任憑大家作如何解釋，然他對於一千八百八十年間的思潮所貢獻的大概就是貧窮是一種毛病，這是可以由國家的行動去制止的。當時有一班人對於那個時候所流行的經濟原則，下一種諷罵的批評，這不是一般經濟學者自己所下的批評，這是一班政客和社會改良家的批評。他們以為貧窮是由品格墮落，肆意喝酒，缺乏能力，懶惰偷閒，和不知節儉而起的。他們以為國家對於這些事體除掉應用某幾種平常所習用而有效的方法去糾正外，如果再用別的方法去干涉，也是沒有益處的。國家可以在教堂內提倡道德，設備少許教育，教導一般人民，制定工廠條例去保護婦女和兒童，凡那些品格墮落的人不能夠儲蓄款項，預備年老時的用費，或因疾病及死亡，不能供養他們的家眷，國家須略給以用度，使他們不致於餓死。

倘若那些有產階級能夠平心靜氣；稍微注意於別人的痛苦，那麼，這班政客和社會改良家所倡的哲學，他們是很可以引以自慰的，然顯理喬治在他的進步和貧窮裏面，反對這種哲

學非常激烈，他那轟轟烈烈的言詞，簡直是和炸彈一樣。他說貧窮是直接起於社會分配的不平均，這是一個唯一的緣故。新約全書(The New Testament)可以引用來維持現社會的現狀，祈禱書(Prayer-book)也可以故意錯用來維持現社會的現狀，但是舊約全書(The Old Testament)對於據有土地的規定，和我們現時的制度是完全相反的，他以為據有土地是源於神意。英國有許多人傾向社會主義，後來遂為英國社會主義的開創者，這多半是顯理喬治的力量，不是馬克思的功勞。然他們却不誤認顯理喬治做一個預言家。他們對於顯理氏的意見只將他們認為有價值的部分採擇出來，他們對於馬克思的意見，也是應用同一的方法去擇選的。

在英國社會主義運動中除掉顯理喬治的勢力以外，還有別種勢力。黑德蘭牧師(Rev. Stewart D. Headlam)和別的人發起一種耶穌教社會主義運動，這種運動的範圍是很小的，這就是三十年以前耶穌教社會主義運動的復活，所以他們仍沿用以前的名稱，他們的建設政策是土地改革，不復是協作的生產了。這一派發行一種月刊，名為耶穌教社會主義者(Ch

ristian Socialist) 他是一千八百八十三年出版的；到了一千八百九十一年便停刊了。

此外還有一種智識上的勢力也促進根本的和建設的革命，這種勢力就是實證主義 (Positivism) 當時有一小羣很著名的人物專治這種學問，他們對於工界首領力爭工聯主義爲合法這樁事，幫忙的地方狠不少。凡深信實證主義的人是反對社會主義的，然當時一般喜歡思想進步的青年都研究孔德的著作，因此他們便得到一種社會制度全部改造的觀念。實證主義是當時一種正在得勢的信條，然因社會主義的興起，實證主義忽然受一重大打擊遂不能夠再發展了。

羅斯金 (Ruskin) 對於當時所流行的經濟原則，加以批評，也發生一種影響，有許多人因此便轉而歡迎新觀念，但是他的影響範圍不十分廣大。民主同盟會所傳播的主義也引起許多信徒；但是此外還有一個人倡一種新說，結合許多人，後來他們便組織一個費邊會，這個人的性情是與衆不同的，他的名字叫做德衛孫 (Thomas Davidson)，他是一個蘇格蘭人，住在紐約，他是一個有名的辯論家，和心理學家。當一千八百八十三年秋季，他住

倫敦向許多小團體講演他的學說，他籌出一種計畫，要組織一個社會從事於更優美的生活，他稱這種生活爲「新生活」(Vita Nuova)。當他離開倫敦的時候，以前跟從他那一班人決定繼續這種講演會；他們對於他的烏託邦理想却不復相信了，然還有少數人組織一個新生活社，實行依照他的學說去做，並且發行一種季刊名爲播種之時(Seedtime)；這種報也一連出版好幾年才停刊。當時他們大多數人都是要改良社會，不是要改良他們自己，到了一千八百八十四年一月四日，他們共同組織一個團體，依照卜德穆(Frank Podmore)的提議，稱他們的團體爲費邊會，卜氏後來因替馮文作傳和著精神學四處揚名。費邊會會替自己做一種標語：

有時你當等着，和費邊(Fabius)一樣，當費氏和漢尼拔(Hannibal)戰爭的時候，雖有許多人責備他遷延不進，他却不聽，只一味堅守不動；但是當時機到了，你當和費氏一樣，猛力進攻，不是這樣，你以前因等候所費的時間，都白花了，都是沒有結果的。

這種說法是一種很不好的歷史，但是他頗有注意的價值，因為他將一般青年通常所缺乏的自信力指明出來了。費邊會的會員現在決定當他們開始傳播主義之先，他們將從事預備和研究一切必要的事件。這個會的開創者布德蘭 (Hubert Bland) 及他的夫人「納士俾特 (H. Nesbit) 和關司 (Edward R. Pease) 這幾個人仍然存在，而納士俾特是一個有名的著作家。

但是在最初的時候，還有許多人加入這個團體，這些人在當時不十分著名。第一個加入費邊會的人是蕭伯訥 (Bernard Shaw)，即刻跟着他加入的是衛布 (Edney Webb)，哇拉斯 (Grham Wallas)，阿利衛 (Sidney Oliver)，格拉克 (William Clark)，和貝山特夫人 (Mrs. Annie Besant)，哇拉斯以前是殖民局的書記，現在是農業部祕書格拉克是一個著名的新聞記者和演說家，貝山特夫人在思想自由和馬爾查士運動 (Free Thought and Malthusian Movement) 中，和布拉德拉夫 (Charles Bradlaugh) 共事，他的聲名是很不好的。畢氏那種議論風生的口才却有助於費邊會的發達，然到了一千八百九十年他便捨棄社會主義，去研究通神術 (Theosophy)

當這個時候，馬克思的資本論尚只通行于法德兩國；一般初期的費邊會會員才開始對於資本論作一種有統系的研究，他們對於馬氏的價值定律 (Law of Value) 並不同意，然英國社會民主同盟會人却以為這一種定律的確是社會主義之唯一的基礎。馬克思之革命的方法，是當時認為不可少的，然費邊會會員却不贊成他這種方法，當一千八百八十年以後幾年之間，一班社會主義者以為革命就是在街市中安置作戰的防禦物，而着手實行社會主義就須使用暴力，演出流血的故事。現在社會主義這個名詞還加上許多別的意義，然當時馬克思的英國黨徒遇見人家表示着手實行社會主義可以應用別種方法，不必使用武器，他們便譏笑說這種話的人，其實他們這樣的見解明明是和馬氏的意見相反的。

然大家不要猜想，以為費邊會在當時社會上具有一種勢力。他的會員當時正在訓練他們自己，他們做事的時機還沒有成熟啦。

至於講到社會民主同盟會的情形又迥然不同。這種會的發起人都是一班成年人。信德門近來在他的自傳中曾經說明過，他是一個有財有勢的人，他是一個有力的新聞記者，並



且是一個能言的演說家，他很富於自信力和世界知識。但是一般人民所以重視社會主義運動還是因摩里斯加入這種運動。這個非常的人已經享盡世間的名譽了。他已經使英國家庭技術加大改變了；他的姓名已經成爲一個家常的名詞，凡假裝懂得一點文化的家庭都知道他的姓名。他是一個詩人，他僅亞於狄愛森（Tennyson）；他又是一個富翁；他的交結很廣，他許多朋友都敬重他的純潔的性質，並且承認他的動人的姿態。當他那個時候恐怕沒有一個英國人像他一樣，具有天才之種種美德，而又沒有天才之種種過失。他並不是一個生成的煽動家：他也決不是一個言語流利的演說家；他沒有政治上的才具；論起他的性情，他的確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但是他做事却非常熱心，許多年以來，他的著作，他的賞財，和他的強壯的精力，都專注於這種新運動之中。

還有一層，摩里斯又以許多新觀念附於社會主義之上。他以一個技術家的眼光考察社會，他覺得商業主義缺點很多。自資本主義發生以後，機器便跟着出現，而機器製造的美觀品對於技術家就是一種咒詛。摩氏是一個仰慕中古遺風的人，他很願意現在這個時候再

轉入約翰鮑爾(John Ball)的時代。這椿事自然是不可能的，然他看見一般工人在很不衛生的環境中，做長時間的機器工作，收得很少的工資，他便夢想一種社會革命，並且實行從事於社會革命，這種革命就是將人類做機器的奴隸這椿事掃除；他自己是一個作工不倦的人，他愛工作比較們愛別的東西還更加害利。他自己作工便覺得快樂；然他的工作是美術的工

作，他相信凡工人無論在什麼工作之中都可以，並且應當發表他們的意見，他們做一種工作便能夠得到快樂。他很厭惡機器；有人說現在機器已經漸次流行了，當機器能夠減少工人的勞苦增加公衆的財富，並且特別增加一班財主的財富之時，各項工業將一致歡迎機器，並且應用機器，他對於這種事實極不以爲然。英國社會主義因摩里斯和他的朋友格烈恩(Forster)的緣故，便和小手藝有一種奇異的關係，但是這種關係也沒有什麼多大的好處；他們抱一種偏於感情的手工勞動之理想，因此常有恢復以前人力紡車和人力織布機的趨勢，他們以爲用人力製成的銅鐵器皿在社會上是很有價值的。

社會民主同盟會在信德門，摩里斯，巴格斯，和狹關阿(H. H. Champion)指導之下，

即刻便發生一種極大的影響，狄蘭阿是一個砲隊軍官，他因一千八百八十一年的埃及戰爭（Egyptian War）便離開軍隊了。當時一般人不論是和社會民主同盟會相友善的，或是和他對敵的，都以為他所宣布的主義對於「下等階級」是很關切的，一定會引起他們的同情。當一千八百八十五年選舉的時候，他於漢柏司特德（Hampstead），克靈頓（Kennington），和拿庭海（Nottingham）三處提出三個候選議員，當時大家都信工人階級投他們的選舉票總是以千數計算的。柏倫斯（John Burns）本是一個工程師，此時他已經成爲一個最會作露天演說的人，他在拿庭海得了五百九十八票，而在倫敦有一個社會主義者得二十七票，還有一個得三十二票，於是同盟會的空架子遂露出破綻來了。

一般熱心社會主義的人現在初次得到這種教訓，才漸次知道英國大多數人民是極富於保守性的，至於這是英國人的長處，還是他們的短處，暫時可以不必說；一般政黨中的領袖，不論是屬於保守黨，或是屬於自由黨，或是屬於工黨，要使他們信仰新思想是不很難的，但是如果想把大多數人民的腦筋改變過來使他們採納些新觀念，那就是非常之難的。

許多激烈的工人因為社會民主同盟會有一種政治上的過失，遂和他疏遠了。同盟會受了一種選舉費，而這種費的來源是不十分明白的，但是大家都相信這是保守黨所給與的。

此外社會主義運動因社會民主同盟會內部破裂又受一打擊，他們內部所以破裂是由一種爭端的結果，而爭端的緣因半由對人的關係，半由主義的差異。當一千八百八十五年的初期，摩里斯，巴格斯，和馬克思的女婿阿衛靈共同組織一個社會主義聯盟會（Socialist League），並且創辦一種新聞紙叫做公益報（The Commonwealth），摩里斯有許多著作以前沒有出版，現在才在這種報裏面披露出來。他們這個聯盟會漸次傾於無政府主義，因此便受累不淺；到了一千八百九十年十一月，摩里斯和他脫離關係，這個會的信用遂掃地無存了。

同時有許多主張社會主義的小團體布滿全國。社會主義聯盟會和社會民主同盟會這兩個團體並不互懷敵意，時常爭鬥，這種事實是許多國裏各社會主義的黨派間所不能免的：這兩個團體在各工業區域都有好幾十個支部，他們在倫敦有許多年因爭街市演講之權，時帝和警察互起衝突。到了一千八百八十六年，信德門，狄爾阿，和柏倫斯因在陀發嘉場（Trafalgar Square）

l-gar Square) 作煽亂的演講，引起暴動，都被控告，然他們却被法庭宣告無罪，一起釋放了，這是他們自己所驚訝不置的。大家應當記憶，當時的社會主義——除掉尚不著名的費邊會以外——是明目張膽主張激烈的革命的。

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一班社會主義者又在陀發嘉場開會，當被警察驅散了，柏倫斯因為抵抗警察，遂被監禁。

到了一千八百八十九年，船場卸貨工人同盟罷工之事發生了，這一次罷工中的首領是柏倫斯，門恩，提雷，和狄關阿，此外還有許多社會主義者也實行加入，極力活動。這一次同盟罷工畢竟達到目的，因此工聯主義的歷史上便開一新局面了。自此以後，柏倫斯和社會民主同盟會脫離關係，至一千八百八十九年他當倫敦地方議會的議員，當一千八百九十二年的時候，他代表巴特西 (Battersea) 當選為國會議員，到了一千九百零五年，自由黨組織內閣，他被任命為地方政府部部长。

費邊會這幾年以來正在努力使他得表現於世。他的各首領是倫敦最擅長言語的辯論家

，他現在正造成他所應取的政策。他受了衛布的影響，開始研究社會上的事實。他於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刊布他的第五次論文，名為社會主義者須知 (Facts for Socialists)，這種論文是對於手藝工人在全國收入中所占的分子作一種計算，這是一種最有名的英國社會主義的論文，當這種論文第十一訂正版出世後，銷路仍然是很廣的。這樣徵集各種事實對於資本主義的制度作一種破壞的批評，並沒有什麼新奇。費邊會於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刊布一種論文名為倫敦人須知 (Facts for Londoners)，這種論文對於倫敦各種制度詳細作一種統計的剖解；並且提出改良的方法，這倒是很新奇的。這樁事便指出思想的變遷。社會主義不是一種什麼策略，等到革命之後。資本制度完全破滅了，才將他引入社會中去着手實行。許多別的社會主義者將他們的目的和他們的臨時計畫，分為兩樁事。費邊會會員從來不作這種區別。他們說，革命是應當接續下去的，不應當停止的。革命有一種未來的時期，也有一種過去的時期。都市飲料及煤氣工廠都是公共所有的生產工具；郵政局也是公共所有的生產工具，而在外國，鐵路也是公共所有的生產工具。集產之制久已成立了，現在我們

所要的就是將這種制度擴充起來。國家是一個中央機關，也是一個地方機關：倫敦地方議會將街車路線作爲公共有，却沒有發生什麼革命的變故。

此外還有一樁事是有助於費邊會的。政府對於普通一般國民，特別對於那些工人，是一種不相連繫的機關，他們不懂得政府中的事情，他們除掉選舉以外，也不能支配政府，就是這個時候，也純靠大衆聯合攏來的勢。費邊會會員有許多人在政府中當一等事務官。當時這個會唯一的根據地就在當靈街官署 (A Downing Street Office) 中。政府中一等事務官甚至於次一等的事務官看待政府好像一種纖巧的機器，政府的事務是他們所當管理的。他們草擬各項文書，因此遂操決定全國各附屬機關，各郵政局，或各海關中所應守的政策之權。他們豫備內閣各閣員的演說詞，並且擬出新法令初次的大綱。這些事務官對於政治上的行動，很有許多影響，這是局外人所不知道的。選舉人的選舉票支配一個國家的效力，還不及服務於國家的人腦子裏面所具的觀念，支配一個國家的效力，至於這些人不論是國會的領袖或是永久不更換的文官，他們的效力都是一樣的。政府裏面既有這種情形，那麼

，政府以外的各機關一定也有同樣的情形。一個政黨的政策，在一定限度之內，是由起草他的議案和報告的人決定的。一個人如果比較別人知識更高，他自己知道他所需要的是什麼東西，他一定能夠使別人依照他的意見去做事。一個人要管理一種現成的機器是很容易的，但是他要自己去製造一種機器，那就很難了。費邊會會員到了後來便知道工人階級並無意千萬成羣，闖入社會主義這一條路。他們以為在英國由許多私人集合一個團體去創造一個新政黨這一樁事，是他們的力量所不能及的。他們這種預見後來證明是很對的。現在英國沒有一個社會黨有正式會員五萬人，現今要想在造黨這一方面得到成功，比較從前，更加難了。

費邊會會員後來便抱一種徹底的政策：他們知道他們的理想具有很大的勢力，並且相信他們能夠使一般人民於似覺非覺之間，採納他們的理想。

倫敦人在他們中間占大多數，他們對於構成進步黨(The Progressive Party)的政策，起首就成功了，這一黨於一千八百十九年第一次倫敦地方議會選舉時，便占得優勢，一直到一



千九百零六年他在議會中仍然是占優勢的。倫敦在英國政界中時常偏於保守一方面，如果有一黨能夠盡力替工人階級謀利益，他便將他一黨的黨員屢次選入地方議會。倫敦將各種獨占事業都改歸公有；對於一般傭工給以工聯所規定的工費；並且主張將這種工費數目載在契約裏面；又藉技術教育局（這個機關是一千八百九十三年成立的，第一任局長是衛布，至一千八百九十八年為止，到了一千九百零二年，他又再任局長）之力，制定一種最完善的教育制度。倫敦所做的這些事業，大半是由於費邊會會員在地方議會內外鼓動之力。

到了一千八百八十九年，費邊會開始博得一種舉國皆知的聲名了。會中一班著名的會員前面已經說及過，他們有許多演講錄在同年之內刊印成書，名爲費邊會社會主義論說（*Fabian Essays in Socialism*），書出不久便風行一世了。這部書是將社會主義從英國人的眼光中描寫出來的。這部書省去馬克思主義中那些奇異的成語，這是明明白白主張革命的，並且一班著作者後來都成爲有名的文人。當一千八百九十年的時候，費邊會又組織好些講演隊，想把從前出了倫敦便無人知道的費邊主義擴充到各工業的區域中。他們向一般

激進派，協作社會；和各種願意聽講的羣衆或機關極力演講，鼓吹他們的主義，因此英國各重要城市中都有費邊會的分會了。

費邊分會的會員大部分屬於工人階級，他們却不能應用總會所用的種種方法去維持和發達他們的團體，當一千八百九十三年獨立勞動黨成立的時候，這些分會都消滅了，當這些團體發生之時，本是非常之快的，現在跌倒下去，也差不多是一樣地快了。

獨立勞動黨所根據的理想，在社會主義運動中並不是一種什麼新理想。有許多人對於社會民主黨人所持的狹義的社會主義很不滿意，而狹開阿就是他們內中之一人，狹氏早幾年以前便創辦一種週刊名爲勞動選舉者 (Labour Elector)，但是他這種報也沒有發生什麼多大的影響。

現在英國所需的黨是一個社會主義黨，一方面和費邊會一樣，不爲馬克思的信條所縛束，情願和各工聯攜手並進，完全容納耶蘇教，並且理解政治上的策略；而在他方面又不和費邊會一樣採一種政治上完全獨立的態度。

英國社會主義運動中具有一種新轉機，信用很好，大半是哈德一人之力。哈德是阿協（Ayshire）鑛工的祕書，至一千八百九十二年，他因無黨派關係，代表西南漢亨（South-west Ham）當選爲國會議員。獨立勞動黨是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在布拉德佛（Bradford）會議中組織的，這一黨原來的目的就包含在他的名稱之中，他是注重於勞動一方面，並不是完全趨向社會主義的。但是獨立勞動黨經過這種時期是很短促的：他推倒費邊會在各地方的運動，取而代之，非常迅速，不久他便成爲一個最有勢力的機關，他在約克協（Yorkshire）的勢力尤特別充足，到了後來他的勢力滿布於各工業的區域中。他在倫敦有幾年比較地沒有多大的勢力。

獨立勞動黨所做的大事業，就是，將工聯主義的一班領袖都挪過他自己這一邊來了。英國全國各工聯支部中一班最有能力的青年都加入獨立勞動黨，他們在各處或是當選爲工聯支部的職員，或是當選爲工聯支部的代表，不久他們便成爲工聯本部的職員了。普通一般人民仍然沒有加入這種運動，但是無論在那一個城市或工業區域中，一班嶄然露頭角的人總

立勞働黨的黨員。工聯每年開會，社會主義總在討論之列，到了後來大家便議決贊成社會主義。

哈德於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失去了議員的位置。以後獨立勞働黨雖時常競爭選舉，然他總是不能夠達到目的。

英國在同一時期內還有一種運動，也開始進行。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布拉哲佛 (Robert Blatchford) 和一羣蒲切司特新聞記者在倫敦組織一種格拉林新聞報 (The Clarion)，到了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布氏又刊布一種宣傳主義的書，名為快樂的英格蘭 (Merrie England)，這部書出版之後，共賣去一百萬本。布拉芝佛本是一個手創獨立勞働黨的人，但是格拉林報却獨立於黨派之外，然却有許多俱樂部，和別種半帶社會性質半帶政治性質的團體附着這種報發生起來了。格拉林報對於當時社會上有一種最有價值的貢獻，就是他所具的豪俠的精神。一般工人雖然處境艱難，常受壓迫，格拉林報却以為他們的生活中仍有可樂之處；他這種活潑的精神是很有益處的，因為只有考察社會面面俱到的人，才能夠籌出改造社會

之適當的方法，至於那些狂惑的社會主義者只看見社會中悽慘的方面，因此遂將工人不滿意的事件，和工人希望即刻根本改良的事件，都誤為誇大了。

以後幾年之中，英國社會主義很有進步。獨立勞動黨尙適合於英國工人的要求，所以他愈加得勢，然社會民主同盟會却漸次失了他的位置，不復成爲一個能孚衆望的社會主義的團體了。費邊會以講演和出版事業維持他的活動，到了一千八百九十三年，他在他所發行的兩週評論 (The Fortnight Review) 中發表一種宣言，惹起大多數人的注意，後來這種宣言又重印成一種小冊子，他的內容是指摘自由黨內閣在職之時，不能應工人正當的要求，並且喚醒一般工聯主義者，教他們自己去組織一個工黨。

### 工黨 (The Labour Party)

英國社會主義史中以後重要的事件就是工黨的組織。英國自一千八百七十四年柏特 (Mr. Thomas Burt) 和馬克但非 (Alexander Macdonald) 兩人以工聯會員的資格當選爲國會議員以來，勞動界的直接代表就是英國政治中一種特點，現在工黨的組織，是勞動界直接代表

一種邏輯上的結果。英國國會自一千八百七十四年以後，常有許多議員是工聯主義者，他們的主張或投票都是以自由派自居的。

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工聯議會開會，議決指導屬於己派的國會委員會，和各社會主義黨派通力合作，共同組織一個評議會，以便籌畫種種方法，去增加下屆國會中勞動界議員的名額。這種評議會遂於一千九百年二月在倫敦開會，有許多國會議員與會，柏倫斯也在裏面，此外工聯和三個社會主義派都派遣代表加入會中，此時工聯有會員五十四萬五千三百六十六人，而三個社會主義派共有會員二萬二千八百六十一人。這種會的結果便產生一種勞動代表委員會 (The Labour Representation Committee)，他的目的是在競爭選舉，使國會中有一種勞動團體。當時明白規定將來這種新團體結合攏來是專為勞動界謀利益的，但是他也不和固有的各黨派故意分離。凡這種勞動團體的議員平時可以代表自由黨人，保守黨人，或是社會黨人；但他們對於勞動問題就當共同一致。訥塞馬克但那 (G. Ramsay Mac Donald) 起初是費邊會的會員，後來又是獨立勞動黨的黨員，訥氏向來頗有聲譽，現在他當選為工黨

的祕書，他的爲人精力很強，又很機警，很能幹，工黨起初的成功，就是得他的助力居多。

自勞動代表委員會成立幾月之後，就逢着一千九百年的大選舉之期，工黨原想極力運動舉出十五個國會議員，然結果只有哈德在墨截 (Merthyr) 當選爲國會議員，柏爾 (Richard Ball) 在德俾 (Derby) 當選爲國會議員。但是當以後幾年補缺選舉之時，工黨却得到三次大勝利。莎克列頓 (David Shackleton) 代表蘭卡協 (Lancashire) 的格利截羅 (Githeroe) 當選爲國會議員，絲毫沒有遇着阻力；哥洛克司 (Will Crooks) 因自由黨的援助，在屋爾衛池 (Woolwich) 得到選舉上的大勝利，而漢德孫 (Arthur Henderson) 在都漢 (Durham) 的巴拿德城 (Barbard Castle) 打敗兩個黨派，收得選舉的成效。

社會民主同盟會起初和勞動代表委員會十分親密，到了一千九百另一年八月，他忽然和這個委員會疎遠了，於是他便和社會主義活動的總潮流斷絕關係了。因爲工黨在名義上或黨籍上雖不是一個社會主義派，然獨立勞動黨和費邊會的政治活動差不多完全是藉工黨做機關表現出來的，並且他的政策是一種純粹社會主義的政策，他的大部分重要黨員，無論在國

會中或國會外，都是一班社會主義者。

工黨的黨員增加很速，到了一千九百零三年，他們在紐卡塞（Newcastle）開大會，他們內中原有一派主張組織一個獨立黨，這一次開會，大家經過長期的爭辯之後，主張組織獨立黨那一派得到最後的勝利。於是他們以前在國會中那種勞動團體的計畫便捨棄了，他們遂組織一個新國會黨。工黨一班黨員除掉柏爾以外，對於這一次政策的變更並沒有人反對，然柏氏因此便脫離工黨的關係，仍舊和自由黨聯絡一氣。

當一千九百零六年的時候，勞動代表委員會在他所組織的各選舉區域中有會員九十二萬一千二百八十人，在這一年大選舉之中，他提出五十個候選議員，內中有二十九名當選為國會議員。後來他們在國會中組成一黨叫做工黨，這個黨除掉名稱以外，差不多無論做什麼事情，都是以社會主義為根據的；他在國會中勢力充足，也狠足以使他自已成爲一種重要的要素。哈德當選為國會議長，這樁事足以證明英國國會中有組織的社會主義者雖爲數很少，然社會主義在一般議員的見解上却是很占勢力的。



一班社會主義者此時對於全國人民所遺留的印象是很大的。從前大家都以為他們不過是一小羣謬妄的狂人，決不能夠影響於工人階級，他們雖大聲疾呼，總不能夠損及資本主義的毫末。忽然之間，他們在國會中構成一黨，使大家對於他們的意見不能不加以注意，並且國家大事也直接接受了他們的影響。他們所遺留於人民腦筋中的印象，因兩次補缺選舉的結果，遂愈加顯明了。一千九百零七年七月勞動界候選議員耶洛（Yellow）戰勝自由黨，保守黨和國民黨的候選議員而當選為國會議員，一二個星期之後，一個不著名的青年叫做格烈孫（Victor Grayson）沒有工黨的幫助，不過以獨立勞動黨社會主義候選者的資格，在約克協的科恩流域（Colne Valley），打敗自由黨和保守黨，當選為國會議員。

我們為圖方便起見，特在此處將工黨在國會中的歷史述完，一千九百零八年鑛工同盟會（The Miners' Federation）加入工黨，到了下一年大選舉之期，這個會選出十五個國會議員，他的會員共有五十五萬人，當一千九百十年一月選舉的時候，工黨共選出四十個國會議員，這是因鑛工同盟會加入，所以他的議員名額驟增，然比較去年，他在實際上又失去六個議

席。到了一千九百十年十二月，英國各黨派中只有工黨增加兩個議席，但是後來當幾次補缺選舉之時，他雖竭力競爭，然因情形改變，却失了三個議席。

工黨是由各工聯，各社會主義的黨派，和各地地方機關，如職工公會，或地方工黨等相合而成的。工黨大部分的黨員和基本金都是由工聯供給的，而虛理黨中一切事務，是以社會主義為根據的，這是因一般工聯主義者都是些社會主義者。工黨每年開大會一次，決定黨中所應持的政策，並且選舉行政委員會的會員，這種委員會的名額是作三起分配的，工聯主義者得十一名，社會主義者得三名，而職工公會和地方工黨共得一名。行政委員會決定關於選舉各種事務，管理黨中基金，並且刊布一切文件和出版物。訥塞馬克但那做工黨秘書一直到一千九百十二年為止，繼他的任做秘書的人是漢德孫。行政委員會會長任期只有一年。工黨議員在國會中又組織一個國會黨。國會黨的會長和職員每年選舉一次；當一千九百另六年至一千九百另七年之間，哈德當選為國會黨會長；自一千九百另八年至一千九百另九年，澳德孫當選為國會黨會長；到了一千九百十年，巴恩斯(G. N. Barnes)當選為國會

黨會長；自一千九百十一年以後，訥塞馬克但那擔任國會黨會長之職，一直到現在仍然是他連任。國會黨每星期開會一次，決定他們在國會中所應取的方略，和他們所應提出的法律案及建議案等。

到了一千九百十三年一月，工黨所包含的團體共有一百三十個工聯，計會員一百八十五萬八千一百七十八人，一百四十六個職工公會和地方工黨，兩個社會主義派，計會員三萬一千二百三十七人，一個婦女勞動同盟會（The Women's Labour League），計會員五千人，此外還有一千另七十三個協作者（Co-operators）。工黨除掉每年向每個會員徵收會費一辨士以外，又有職工公會等所納的小宗會費，他的進款合計有三千八百六十二磅，但是他於發賣印刷品和經營別的事業可以得到大宗款項，所以他手中很有一宗巨額的存款。有許多工聯現在為政府禁令所限，不能向工黨納費，如工黨在這新禁令之下，每年經常的進款仍當超過七千五百磅。

工黨沒有有形的基礎，或具體的政策。黨中遇有關於這類事實的提議，總是被大家否

決的，因為工黨中含有社會主義者和工聯主義者，而工聯主義者中間有許多人並不是社會主義者，他們有許多地方雖不反對社會主義的議案，却反對社會主義的程式。但是工黨除掉傾向社會主義以外既沒有採別的政策，他的行動總是帶着社會主義的彩色的。工黨的黨綱，只能夠從他的選舉，他的宣傳主義的印刷品，和他最近出版的一個機關報中揣測出來，這個報叫做國民日報 (Daily Citizen) 是一千九百十二年開辦的，管理這個報館的人共十人，內中九人是由工黨，獨立勞動黨，和工聯平均選舉出來的，因為他們都是報館的股東。凡私人資格的股東對於國民日報的政策沒有支配的權限。

英國的工聯近二三十年來，享有一種特權，就是凡雇主因工人同盟罷工所受的損失，不得向法院起訴，要求他們賠償，然一千九百年的達夫威爾判決案 (Taff Vale Judgment) 將他們這種特權剝奪了，他們非常憤怒，遂竭力共同組織一個工黨。因為這種判決案使工聯的基金悉聽雇主的處分，而在實際上，遂使大規模的同盟罷工過於危險，不能夠見諸實行了。於是英國勞動界遂聯合要求由國會將這種判決案取消，這是工黨黨綱的第一條原則。到了

一千九百零六年，職工紛爭條例(The Trades Disputes Act)在國會通過後，工人在法律上所受的待遇稍爲改正了。此外工黨在立法方面所得到的成功就是一千九百零六年教育條例，規定預備伙食，供養學校兒童，和一千九百零九年的職工部條例(Trade Boards Act)。將合法的最小限度工資的原則，施行於北半球。當一般裁判官在工聯法典(The Trade Union Code of Law)中一種新破綻之前，達夫威爾判決案殆沒有爲法律所廢止。自一千八百七十四年以後，工聯的基金時常用作政治上的事業，但是當一千九百零九年阿司邦恩案(Osborne Case)起後，應用工聯基金於政治事業遂認爲不法，各工聯都爲政府禁令所限，不得贊助工黨。許多工聯雖爲政府禁令所禁止，不能捐款給工黨，然在實際上，工黨從來沒有因缺乏金錢，遂受拘束；而一千九百十三年的工聯條例遂將達夫威爾判決案取消了，工聯向來的自由也恢復了，他以後便可以加意保護一般會員。

英國工黨在政治界中已經遇着一種很困難的情形不容易措手。第一，他不得不極力注意於自身的獨立問題。他的黨員中有許多人，特別那些屬於鑛工同盟會的人，起初是以自

由黨人的資格當選爲國會議員的，後來却被他們同盟會的命令，叫他們改黨，然他們意見是沒有改變的，就是他們的選舉區也是沒有改變的。勞動界一班候選議員幾十年來都是以自由黨人的資格當選爲國會議員的；而在自由黨人中已經有了好些社會主義者，這些人中有幾個人是自由黨最著名的文學上的代表者，例如國會議員孟烈 (Mr. L. G. Chiozza Money) 就居其一。所以工黨須時常竭力去維持他的獨立的地位。還有一層，工黨議員中沒有幾個人是由他們自己一黨的選舉票舉出來的。這一黨大部分代表雙額選舉區而當選的議員，當投票時，總是和自由黨人通力合作的。其餘的工黨議員能夠當選是由於自由黨人沒有和他們競爭，所以他們雖得到工黨的援助，却也受了自由黨的扶持。但是他們又不得不時常去侵占自由黨的議員，因爲他們只在那些曾經被別的黨派所占領的選舉區域內才能夠被選爲國會議員，在工業繁盛的選舉區域內，勞動界的勢力很大，而國會議員的名額大半爲自由黨人所奪去了。

自一千九百零六年至一千九百十年，工黨議員在國會中對於多數派自由黨的左翼，很有

影響，他們於投票時可以自由贊成或反對政府，但是他們卻不能夠操勝負之權。自一千九百十年一月選舉以後，工黨議員在國會中所負的責任比較以前更加重大。倘若他們於投票時反對政府，那麼，占大多數的政府派便成孤立，不能夠作有效力的舉動，而他們須自己審定，或是極力幫助政府，或是反對政府逼出政府的解散國會命令。當阿司邦恩判決案以法律明白取消之時，工黨議員的態度非常明瞭。自此以後，他們態度也是很明瞭的，因為他們要求國會條例和自由黨人是一樣地熱烈，他們於將來選舉時當選一事，得了充分的保證，遂贊助一千九百另九年的預算案，自治案，威爾士分立案，和選舉改良案。還有一層，這些議案都是全國各有力的黨派所極力要求的，如果這些事件一旦過去了，那麼，工黨便沒有機會去實行他們改進社會的大計畫，這種計畫是他們黨網的中堅部分。

但是工黨議員在國會中所持的政策，却陷於極困難的地步。工黨中的極端派，理想派，和向來反對得勢的多數黨之少數派，看見他們在國會中的代表極力擁護現在的政府，自然是不能夠滿意。如果工黨時常和自由黨人攜手，那麼，工黨對於勞動界究竟有什麼益處呢

？ 爲什麼工黨議員在國會中不要求制定關於保護失業工人的法令，或婦女選舉的法令呢？爲什麼他們對於政府的事件不極力投反對票使內閣或是讓步，或是辭職呢？ 蘭司柏烈（R. George Lansbury）在國會中是一個主張贊助政府政策的領袖，他於一千九百十二年十一月辭去議員一職，他的意思是要探視一班選舉人對於婦女選舉問題的態度如何，但是他却大大地失敗了。 然一班傾於政治理想的人，得了這種教訓，仍是不以爲戒的。

#### 近時社會主義史 (Recent Socialist History)

英國自從工黨成立以後，社會主義運動中政治上的活動，是以這一黨爲代表的。現在我們對於別的社會主義黨派的歷史，也須略說幾句。

自一千九百另一年社會民主黨和工黨脫離關係以後，他便和社會主義運動中主要的潮流不相接近了。 社會民主黨後來變成一個理想派，他竭力爲一種理想而戰爭，有時他和各機關及各黨派單獨宣戰。 他在地方議會中也得了幾個議席，但是他在國會選舉中從來沒有得過勝利。 他的黨員中唯一的國會議員就是濁恩（Will Thorne），然濁氏是以工黨候選議員



的資格，代表西都漢亨（West Ham）當選為國會議員的，並不是以社會民主黨黨員的名義當選的。到了一千九百十一年社會民主黨和獨立勞動黨中一班不滿意的分子，及好些無黨籍的社會主義者，互相結合攏來了，他又和布拉哲佛及「格拉林派」（Clarionites）聯絡一氣了。他們這幾派遂於同年九月三十日在薩爾夫德（Salford）開大會，另組一個新黨，叫做「英國社會黨」。但是當信德門和布拉芝佛聯合主張英國須有強壯的海軍，並且附和當時人民防預德人侵略計畫的呼聲之時，有許多新加入的著名的黨徒，都和英國社會黨脫離關係了，就是原來的舊黨員也有和他脫離關係的，如柏洛士的脫去黨籍就是一個顯例。英國社會黨人對於他們領袖的軍事主張並不附和，當一千九百十三年這一黨開會的時候，信德門不肯壓下他自己的意思去徇本黨的成見。當時黨員中一致議決贊成國際社會主義公會反對增加軍備和提倡軍國主義的議決案。他們這一次會議是在費特孫台德（Whitburnide）的布萊克堡（Blackpool）開會的，有八十五個支部的代表與會，共計出席人數有二百五十人。這一年內各支部黨員向本部納費的，共有一萬一千三百十三人，此外欠費不繳的黨員有一萬三

千至一萬四千人。這一黨的黨員資格是以實行納費爲標準的，這是大家應當注意的地方！這一黨的正義週刊仍然是繼續發行，他又創辦一種月刊叫做英國社會主義者 (The British Socialist)。這兩種出版物都是二十世紀印刷局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ess) 承印的，在實際上這個印刷局就是英國社會黨的所有物。

獨立勞動黨所持的政策仍是和以前一樣，沒有什麼實質上的變化。這一黨的各首領也是工黨的首領，而他的政治上的政策也大概是藉工黨發表出來的。他在各地方機關裏面很占勢力，他的黨員中約有一千人服務於地方機關中。這一黨在滿切司特有一個印刷工場，凡黨中印刷品都在此處印行的，如勞動領袖週刊 (Labour Leader)，社會主義評論月刊 (Socialist Review)，無數的小冊子，和一種小版書籍，名爲「社會主義圖書」(The Socialist Library)，都是由這個印刷工場印出來的，至於這些書報的投稿人就有訥塞馬克但那，阿利衛，和司諾頓 (Philip Snowden) 等等，他們的稿子不限定是著作，也有繙譯各國社會主義家著作的譯稿在裏面。勞動界的國會議員有一大部分是獨立勞動黨的黨員。這一黨所發行的

社會主義者年刊 (The Socialist Year Book) 是格列細 (J. Bruce Glasier) 所編輯的，這種年刊搜羅世界社會主義的事實，極其周到。這一黨的會長又是哈德，他所以復行當選是因一千九百十四年正當獨立勞動黨創立的第二十一週年，屆時將有一種成年會 (The Coming of Age Conference)，大家都希望他在這種會中做主席。獨立勞動黨還有好些著名的領袖，如納塞馬克但那現在是工黨的會長，司諾頓是一個最有勢力的演說家，而安德孫 (W. C. Anderson) 曾做會長，至一千九百十三年正三年期滿，凡知道安氏的人，都以為他近來既在社會主義運動中占重要的位置，將來他在國會中一定也會占重要的位置啦。

獨立勞動黨於一千九百十三年開常年大會，共有一百七十六個支部的代表與會，合計人數有七百十三人。凡黨員每月納費一辨士，合計一年中共收一千另八十四磅，照這種入款數目計算起來，至少有黨員二萬一千六百八十六人，比較從前，人數却減少了，但是這種計算是很不正確的，因為這一黨差不多有黨員五萬人內外。獨立勞動黨本部每年用費須二千一百八十磅，他的進款比較此數却少得多啦。黨中因關於國會方面所應進行的事件，特徵

集款項七百七十八磅。

自從獨立勞動黨成立之後，費邊會在英國全國中的各地方機關便漸次消滅了，這是我們已經說過的，但是他的倫敦本部的會員和勢力，却日日增加了。他印出一種費邊會論文，大半是將社會主義應用於特別的問題上，這種論文因為很正確，很透徹，所以極爲世人所贊賞。費邊會自成立以來，每月演講兩次，一直到現在，沒有停止，因此現代大多數政客都明白他對於社會主義和政治的態度。一千九百零六年工黨的成功引起大家對於社會主義的大注意，而獨立勞動黨和費邊會因此會員大增。同時衛爾斯(Mr. H. G. Wells)對於費邊會事務，很覺得有興味，他遂依他自己的理想努力將這個會加以改造。衛氏對於這種事業在實質上沒有成功，但是他具有一種過人的精力和天才，又加以他那種宣傳主義的能幹，遂使一般人對於費邊會的行動大爲注意，因此，新加入的會員，爲數很多。衛爾斯不久對於社會主義又生一種厭惡之心，遂完全捨棄這種運動，幸而他對於社會主義著過好幾部書和許多小冊子，內中有一部書叫做代替舊世界的新世界(New Worlds for Old)，他這部書解釋社

會主義是獨出心裁的，而他的議論又是狼宏富的，這本書在英文中要算是一部最好的社會主義的著作。

當這幾年之間，費邊會有幾個論文家在各方面都享了一種盛名。

阿利衛已經久歷政界，他曾做耶墨加(Jamaica)的統治者，他是聖密查爾和聖喬治的勳爵士(Knight Commander of the St Michael and St. George)，近來他做農業和漁業部(The Board of Agriculture and Fisheries)的祕書。衛布自一千八百九十二年從殖民局退職後，衛布當倫敦地方會議的議員，他的功夫大半是用在他的夫人共同著述上面，他們刊印好些書出來了，如工聯主義史(The 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工業民主主義(Industrial Democracy)，和地方政府史(The History of Local Government)等等，無論在什麼地方，大家都承認他們的著作是很有價值的東西。蕭伯訥已經成爲英國戲劇家中一個最著名的人物，據一般外國人的意見，他是英國現在思想家中一個最出色的人物。當衛布夫人沒有和他的丈夫結婚之時，他叫做撲特女士(Miss Beatrice Potter)，此時他著一部書名爲協作運動(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他遂因此出名，後來他和他的丈夫共同著述多少書出來了。到了一千九百零一年，衛布夫人被任爲貧民待息委員會的會員，任期三年。這種委員會的少數報告書(The Minority report)在實際上就是他和他的丈夫兩人做的，書中將社會主義應用於失業和貧窮諸問題上，這是解釋社會主義籌應用一部最重要的書。這種報告書又爲費邊會和衛布夫人因鼓吹這種政策而組織的國民籌資委員會(The 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Prevention of Destitution)所重印，書出後銷路非常之廣，因爲書中所提議的防止失業的方法，極合道理，這是大家從來沒有看見過的，所以大家都很歡迎他。近來衛布夫人在社會主義運動中實行擔任一種職務。

當過去幾年之間，費邊會又在各處地方組織支部，但是他這種支部的規模，比較別的黨派却小得多啦。然他在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劍橋大學(Cambridge University)和別的大學裏面都有支部，內中有幾個支部成立很久，他們對於養成青年的見解，爲力不少，現在有好幾百個這樣的青年或是服務於公共團體中，或是擔任專門事業，或是在國會中當議員

。這些人近來聯合攏來組成一個大學社會主義同盟會(The University Socialist Federation)。費邊會有會員二千八百零四十人，此外還有五百個地方會員，他們是不屬於倫敦本部的；又有五十個地方支部和大學支部費邊會。現在(一千九百十三年)費邊會在國會中有十二個議員，內中八個議員加入工黨，還有四個議員加入自由黨。這個會不能夠支配他的會員政治上的行動。會中因為各種特別問題故分作好幾組擔任研究；另外有一個考察部(a Research Department)，是和本會會址相分離的，這一部的重要職員組織一個每週評論，名為新政治家(The New Statesman)，這種報和本會雖沒有直接的關係；然他代表並且鼓吹費邊會的主義，狠有成效，有時又作會中公布一切文件的機關。費邊會仍然繼續刊布他那種費邊會論文，無論在什麼地方，大家都認這種論文是很有價值的，他又刊行一種小版費邊會叢書，有時還兼印別的書籍。

近幾年來，費邊會和獨立勞働黨的關係愈加親密了。到了一千九百十年，這兩種機關因為宣傳主義的緣故，共同組織一個常設聯合委員會(A Joint Standing Committee)，這個

會已經實行聯合講演的計畫，並且已經刊布好些共同的出版物。章設聯合委員會已經籌得一種基本金，然這種款項却不是從各支部或會員中捐來的。

### 澳洲 (Australasia)

南半球的社會主義比較英國本國的社會主義還要更進一步。澳大利亞和紐西蘭 (New Zealand) 都是世界民主主義發達最完善的地方。這兩處地方的人民差不多都屬於英國民族，他們腦子裏面都有一種歷代相傳的自治觀念，而又不受陳朽的憲法，相異的種族，和武斷的富人政治 (Plutocracy) 之禍害，北美合衆國因為有這幾樣毛病，所以社會進步，便遇了一種阻力；這兩處地方既具有一種很好的特別情形，所以他們便造成好些政府式的組織。這是各國所羨慕而嫉視的。

澳洲的社會主義具兩種組織。第一，各處政府是一種真正平民的政府，而國家事業和私人事業的區別，並不明瞭。一般人民自己聯合攏來，組成一個政府，因此發達爲一個新國家：無論在什麼時候，如果一個私人自己不能夠舉辦的事業，他自然要藉助于公共所組織



的國家，因為這種國家更容易從歐洲輸入廉價的資本，這是他一個人所做不到的。澳洲各政府除掉近幾年來情形略微不同外，從前做事沒有依照什麼學說，也沒有遵守什麼主義，然他們却已舉辦各種集合的事業，從鐵路起一直到小商業止，如代替生產者輸出牛酪，羊肉，藥草，和兔子等到倫敦出賣，就是一個例。紐西蘭的國有煤礦，南部和西部澳大利亞的探礦機器，以及生命保險，火災保險，公共托辣司 (Public Trustee) 等等都是澳洲所首創的政府事業；內中有幾種事業或是已經為歐洲各國所仿行，或是即刻就會為他們所試辦。

澳洲既沒有貴族政治，富人政治，又沒有什麼政府職務的陳說，所以工人階級遂利用國家權力去保護他們的勞力，這就和各先進國的專業階級——醫生，律師，教員，和僧侶——一樣，許久以前，他們的專業組織就得了國家的承認，保護，和特權。澳洲的勞働法令非常之多，討論和記載這樁事的大部頭書籍不知道有多少，我們現在要想把這種法令詳細敘述出來，簡直是不可能的事體。這種勞働法令中最重要的是：(一)養老銀，這是...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在紐西蘭第一次通過的；(二)最小限度工資部 (Minimum Wages Boards)，這是一千八百九

十六年在維多利亞所組織的；(三)對於勞働界紛爭的強迫仲裁制，紐西蘭和南部澳大利亞都于一千八百九十四年採用此制；(四)工廠條例的詳細法典；(五)教育條例；(六)規定中國人；卡拿卡人 (Kanakas)，和別的非歐洲種族移入的條例——白人的澳大利亞是工黨黨綱中最重要的一條文(七)土地條例，這多半是受了顯理喬治的影響，條例的內容是破壞大產業制，保護定居的農民，處罰擁有土地而不寄住在這種土地上的人，又凡不勞而獲的進款都課以重稅。澳洲各黨對於這種法令都一致通過了。近來勞働界有了組織，就取一種敏捷的步驟，努力前進，但是工黨在最近十年中才居一種重要位置，以前有許多事件在他得勢之先，已經弄好了。澳洲在民主主義的立法方面，也先人一着。一千八百九十三年紐西蘭的婦女首先得到議會選舉權，到了現在澳洲婦女都有選舉權。選舉人註冊是很簡單的，總計澳洲全部人口被登錄而有選舉權的人占百分之五十四分。

就上面的大概情形看起來，我們便知道歐洲一般社會主義者所要即刻實行的計畫，有許多在澳洲已經成爲法律了，關於這樁事的實現，工黨固有幾分力量，然大概還是由一般人民

的志願造成的。我們現在須轉入澳洲社會主義的第二種組織，就是工黨。

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倫敦船塢運貨工人同盟罷工，遂引起澳大利亞工人的同情，到了一千八百九十年澳大利亞船塢運貨工人也舉行大同盟罷工，並且蔓延于各項工業，然罷工的結果完全失敗了。工聯主義既受了一種打擊，於是工人階級遂轉入政治方面去求達他們的目的，他們于同年之中在新南威爾士組織一個工界選舉同盟會 Labour Electoral League。澳大利亞議會是由一百四十一人而成的，當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六月選舉的時候，工界選舉同盟會舉出三十五個議員，一個新組織的黨派得了這種勝利，真是令人驚訝不止。新南威爾士最熱烈的問題就是保護勞働問題，工黨因此遂起分裂，好幾年來這種問題沒有解決，這是因一班得勢的狡猾政客當這種問題正要解決之際，時常任意操縱，百般阻擾的緣故。

澳洲各處各黨的興衰如何，此處也不用詳說。總之，工黨已經漸次發達，大有推倒其餘兩黨之勢，現在澳大利亞的工黨和非工黨在實際上成爲兩種對峙的勢力。〔排工 Antir-Labour〕這個名詞是他們所習用的，他本含有反對主義的意思在裏面，然在事實上他們兩黨

間不同之點不過是一種程度問題罷了。當一千九百零四年的時候，第一次共和工黨政府（Commonwealth Labour Government）成立了：自一千九百零八年至一千九百零九年，第二次共和工黨政府又再出現，到了一千九百十年費協（Hon. A. Fisher）當國務總理，一連三年，至一千九百十三年他于大選中却為最小限度的多數票所敗。現在工黨在上議院中仍然是占大多數。自由黨人在下議院中因議長之決定的投票（Casting Vote）遂占得優勢。我們將澳大利亞的工黨內閣另製一表，列入附錄中。

紐西蘭的進步所取的途徑却和澳洲各處不同。一千八百九十年立夫司（Hon. W. Pember Reeves）等合力組織一個自由勞働黨（A Liberal-Labour Party），當一千八百九十三年時候，有一個曾從蘭卡協來的礦工叫做息當（Richard Seddon）因紐西蘭國務總理巴蘭士（Mr. Ballance）死了，遂繼他的後任做總理，自由勞働黨在息氏指導之下，統治紐西蘭至十三年之久，這一黨在七次大選之中連接到勝利。息當死于一千九百零六年，當一千九百十一年大選的時候，各黨派大概是勢均力敵的，但是內閣却受攻擊，因此一班閣員遂于

一千九百十二年二月全體辭職。近來有人組織一個社會民主黨，這個黨和德國社會民主黨相比較，略有幾分相像，他和工聯主義是很相接近的；紐西蘭將來政治上的組織，似乎有取法于他的大隣邦澳大利亞的趨勢。

澳大利亞尚有一個社會黨，但是他和我們曾經說過的幾個黨派比較起來，實在是不很重要。澳洲社會主義最有趣味的特點就是他那種自然的發展。國家經營工業和國家保護勞動兩樁事所以發生，是由于十九世紀一種優秀的民族移植于一個新國家的結果：而勞動界政治上組織所以起源，是由于勞動界朦朦朧朧知道了他們的權利，於是忽然間發現他們的勢力了。他們既沒有什麼大領袖替他們組織一個黨，或是草擬一種政策；也沒有什麼哲學家替他們指出一條路；各種事件所以發生，都是因為這些事件與環境相合；因為人民由經驗中覺得這些事件是他們所需要的。

## 第十五章 社會主義通論 (A General View of Socialism)

我們在以前十幾章裏面已經將歷史的社會主義中各重要派別的起源和原則略說明了。

聖西門，傅立葉，和湯文的黨徒所作所爲的，是要造出一種現成的和完全的社會主義。路易柏郎和拉塞爾共同主張一種以民主主義的原則爲基礎的社會組織，並且主張由一種民主主義的國家去創辦生產協會。湯文所主張的社會團體，傅立葉所創辦的共產團體，和巴枯甯所提倡的自由區，論他們的體制都顯然是相同的。

我們在社會主義史中看見有兩種對峙的傾向：一種傾向是注重國家方面和中央集權的，一種傾向是以地方團體爲根本上的組織的。這兩種對峙的傾向在初期的法國社會主義中，就是，在聖西門和傅立葉兩派之中，界限是非常顯明的。路易柏郎和拉塞爾所提倡的生產協會要求國家加以保證，並且極力主張這種生產協會應當享有自治之權，應當得自由發展。拉柏爾塔斯的社會主義也是極注重中央集權一方面的。馬克思派雖不能說是極力主張中央集權的政策，然他們在國際工人協會中却和巴枯甯的無政府主義派作猛烈的爭鬥。他們這種爭鬥不過是起于權力與秩序，和個人自由與地方自由關係的舊問題，這種問題是時常出現于社會上的，也是不能夠用一種絕對的原則去解決的。

社會主義的各派別中雖有許多相同之點，然若將他們各種組織不論過去或現在，併爲一談，那就大錯了。這些組織不過是社會主義運動中所經過的局面罷了，至于社會主義運動自身是永久存在的。然社會主義如果已經顯出一種永久存在的證據，他也已經經過許多的變化，在將來的時候，他一定還要經過多少變遷。我們現在的職務是考究社會主義運動的意義，傾向，和價值。

我們所遇着的問題是一種應用歷史來解釋的問題。這不是一種學理上的問題，能夠藉臆舉學說派別，互相比較之力來解決的。

社會主義運動如果已經完成了，告終了，那麼，做歷史的人只須細心將他剖解並且總括起來就成了。但是社會主義運動並沒有完成；他正在進行之際——或者他還在初期之中。所以我們討論社會主義運動這個問題，不獨是當以歷史和人類爲準則，還須特別參攷現在流行的各種勢力——工業的，政治的，社會的，和道德的勢力。

社會主義不是一種抽象的制度，但是一樁運動不止的東西，我們要想對於社會主義作一

種合理的解釋，不能不注意這一點。社會主義並沒有取一種固定的形式，無論是馬克思式或是別種式，社會主義從來沒有與之結合，執固不變，他是以真實爲根據的，他雖鑄造事實，然他必使他自己和這種事實相合。還有一樁最要緊的事是我們所當注意的，社會主義是要代表千百萬受痛苦的人類之熱望，求得一種適當的生活。

我們如果稍微考究歷史上的社會主義，我們便知道社會主義在經濟學中雖是富于新思想，然他都因用之過度，遂傷了他的本來面目。一般人應用社會主義去討論社會問題，大概是過于矯揉造作，過于武斷，並且過于偏執。爲前一般理論家簡直是絲毫不懂社會進化的原則。後來有許多有力的社會主義者以爲革命是社會進步的樞紐，他們對於這一點也過于重視。他們中間有大多數人指摘自由競爭未免太過了一點火。老實說，他們通常的議論就是對於現社會一概抹殺；他們對於將來抱有種種希望，然他們却忘記了將來是由現在演進的。

以前的社會主義常流于偏執的和空虛的正宗派，他要想以俠義的和尙未成熟的學說去解



決一切問題。當歐洲大陸社會主義流入英美兩國之際，這種情形尤特別顯著：歐洲大陸社會主義本發生于一種特別的環境之中，然一班社會主義者輒想英美兩國完全採納大陸式的社會主義。他們沒有認清近世的生活變化是很大的，情形是很複雜的，無論那一派社會主義包羅如何宏富，彈力性如何充足，總是不能夠範圍這種生活的。

還有一層，社會主義的學說，有許多地方不是以社會安甯為不可少的正義為基礎，去改良家庭，教導家庭，他却大有擾亂家庭的傾向。

以前的社會主義，對於別種問題，如資本，租金，和利息等等，也犯了同樣武斷和偏執的弊病，這是顯然無疑的。但是歷史上的社會主義種種過當之處，既非常顯明，那麼，我們對於這一方面，就不必詳說。許多歷史上的制度，初起之時都含有好些不良的分子在裏面，到了後來才將這些不良的分子都排除淨盡了，這是我們所當注意的。社會主義是一種運動，也是經濟思想中一種系統，現在正在發達之中。凡社會主義的學說必須經過一種繼續的爭辯，討論，和批評的時期。社會主義全部運動必須經過種種艱難險阻，才能夠實現

他的理想。

歷來所行的經濟制度總是名不符實的。封建制度不是一種固定的制度，他在歐洲各國中各具有一種特別的形式，而一國之中又時時不同。自由競爭制度從來沒有完全實行於一個社會之中，無論在什麼地方，這種制度總是爲人情風俗，國家及社會的利益，和道德等所限制的。亞丹斯密是一個推闡天賦自由的大家，他却不以自由競爭制度爲一種抽象的和惟一的原則，他主張在私人企業之中，有許多地方須由國家予以援助。我們只能夠說自由競爭制度在世界各先進國中久已成爲一種正式的或通行的制度。我們對於社會主義也是一樣地看待，當某幾種歷史上的情形實現之後，我們只能夠說社會主義是經濟組織和社會組織中一種正式的或通行的制度罷了。

德國一班社會主義者受了普魯士式政府和國家論的影響非常之大。拉伯爾塔斯的思想方法完全是屬於普魯士式，這也不足驚怪，但是馬克思當少年時代在德國所習聞的理論，畢竟大有影響于他一生，這是環境支配人類的一個顯例。馬氏一生大概是以普魯士和黑格爾

爲他的政治上和哲學上的思想標準。瓦格納和狎夫爾兩人的社會主義觀，也是屬於同一的性質，這也是很自然的。他們以爲社會主義就是一種中央集權制度，一切事件，全是由上面的總機關主持的。這種見解和一般習慣于中央專制及軍國主義的人民或者還適宜，他和英國人的觀念完全是相反對的。一種工業的和經濟的制度如果令人覺得處處有普魯士軍隊，警察，和官僚在眼前，那麼，一般吸過自由空氣的人，對於這種制度必不動心的。

但是我們現在還有一個問題比較上面的種種批評還更加重要，這是我們所急當注意的。這個問題就是社會主義對於人類進步所貢獻的實在和永久的東西究竟是什麼？

社會主義對於人類進步所貢獻的東西大概如下：—

第一，社會主義已經使政治經濟學的歷史觀盛行于世了。社會主義的概念基于社會經濟變遷的觀念。一般社會主義者因此自然要去研究經濟組織的起源，發達，衰落，和顛覆。黑格爾和達爾文所發生的影響，已經使一般社會主義者將歷史上經濟學的觀念，併入于一種更廣大和更徹底的進化概念之中，關於這一點我們後來一定會看見的。英國一班社會

主義者都是些促進經濟學研究的主要人物，他們使研究經濟學的人由普通觀察點進而至于歷史的觀察點，再由歷史的觀察點進而至于進化的觀察點。

第二，社會主義已經使政治經濟學的道德觀，範圍大加擴充了。社會主義時常告訴大家，凡社會中一切藝術的和經濟的組織，當附屬於人類安甯幸福之下，凡道德上的原則應當推行于工業活動和商業活動的全部範圍之中。有人反對社會主義以為只注重人性中低等慾望和本能，這一說是很不公道的。如果他們要下一種更合理的批評，他們就應當說社會主義能養成一種大公無我之德，這是人性平常的發達所難達到的。

第三，社會主義已經極力把貧民的主張明白表出于文明世界之前了。人類中一般受痛苦之人的利益，從來是沒有多少人過問的，從來是為大家所極疎忽的，現在這樁事在各進步的國家裏面却已成爲一種最重大和最緊要的問題了，這要算是社會主義的煽動和討論中一種久遠的結果。這種問題對於民主主義的大運動，予以一種實在的基礎和真正的意義，大家如果把這種大運動僅僅看做一種政治上的爭鬥，那就是大錯了。貧民的主張在將來會成爲

一種熱烈的問題，這種問題，和一切政治上的問題相比較，利害關係更大，性質更加嚴重。

第四，社會主義對於現在的社會經濟制度已經下了一種詳細的批評。凡社會中一切痛苦可以說是他都診斷過一番。他惟一可贊議的地方，就是他對於社會痛苦的診斷案總是過於誇大的。然一般頭腦清爽的人將承認社會主義對於現在自由競爭制度所下的批評，因有下列各種情形的反證，所以他內中雖不能說完全不錯，總有一大半是很對的：——

(一) 作工的人無論在那一個社會裏面，總是占最大多數的，然他們所處的地位却和道德觀念是不相容的。他們大半是陷於退化，墮落，和痛苦之中。我們對於大多數人類總想使他們達於一種適當的境遇，然就工人所處的地位而論，便完全和我們的希望是不相符的，因為他們是處於一種不安全的，附屬的，和卑賤的地位。他們對於他們最關切的利益，不能作一種合理的支配；他們的家宅，日食，和老年儲蓄，都沒有一種確實的保護。他們的自由是一種僞自由，因是這種自由底下沒有堅固的經濟基礎。

(二) 現在所盛行的自由競爭制度，大半是一種極紛亂的制度，這不是一種偶然之事，這

是他的性質使然的。這種紛亂的狀況表現出來有兩種大而且毒的形態：一種形態是同盟罷工，這是一種工業的戰爭，大部分人口常因此受種種痛苦和危險，有時全國人民的工業生活和社會生活都因此大起恐慌；還有一種形態是商業上的危機；這種危機所發生的惡影響比較同盟罷工還更加利害，他一旦起來了便和暴風雨一般，蔓延於文明世界的全部，使許多安分營業的商店同遭禍害，並且使千百萬無辜的人民都陷於饑餓和滅亡之境，然他們對於這種危機實不能負絲毫的責任。英國現在商業上的危機雖然不常見，然却又起了一種商業停滯的弊病，而一般有關係的人因商業停滯所受的痛苦，仍然是和從前一樣的。

(三) 浪費是自由競爭制度中一種特點，當工業上和商業上發生大危機之際，這種現象尤其特別顯著。不獨工業中消費的產物是浪費了，就是種種生產力如機器和船舶等，都通通損壞了，而同時却有大多數人，沒有事做以致於餓死。

(四) 現行的自由競爭制度又養成一種混雜的游惰階級，這種階級中有些人是很富的，有些人是很窮的，然他們却都要工人供養他們，所以他們對於工人加上一種負擔。

(五)現行的自由競爭制度又足以使各種工業產出大宗劣等的和不精緻的貨物。無論在那一項工業裏面，廉價總是一個最顯著的特點。

(六)我們在國民生活中的道德標準，無論在那一部分，總是爲一種發達過度的商業的精神和營利的精神所敗壞了。沒有一種階級或一種職業能夠免去這種影響。

(七)因上面種種原因遂生出一種共同的結果，就是，人類境遇的不平等，社會中時常現出一種紛亂的狀況，而工人在自由競爭制度之下所處的地位過於卑賤；這幾樁事是苦惱的永久之原因，也是社會上一種大危險。現在工人的境遇已經增進了；但是這種增進的程度和他們知識上的進步，生活上的需要；及權利觀念的發達，是否相稱，還是一個疑問。民主主義的進步不僅是一樁政治上的事體，我們特再在此處鄭重聲明一下。民主主義的進步是大多數人民中知識上和高尙優美的需要上一種繼續的發達，是勞動界對於他們所要求的權利，認識愈加明白的表徵，是組織能力愈加發達的明證，也是道德和知識的界線愈加擴大的預兆。我們看見一般工人在一方面道德上和智識上都日有進步，而在他方面却處於一種不安

全和卑賤的傭工地位，任人操縱，因此我們在現在的社會安甯中便發見一種大危險，而同時我們又發見社會進步中一種極好的保證。進步是由爭鬥中得來的，而圓滿是由痛苦中得來的，歷來是這樣的，現在還是這樣的。

社會主義極注重於進步一方面，他對於人類已經是盡力不少，這是每個有理性的人所不能夠否認的。社會主義使工人階級從一種麻木無知的狀態中，驚醒起來了，而同時他對於一般在生存競爭中得到勝利的人所持的樂觀主義予以一種打擊。

社會主義對於社會所下的批評是很有價值的，但他的效力大概是屬於消極一方面的。然我們可以說如果把社會主義中所夾帶的唯物論和種種偏於革命的，絕對的，及抽象的分子除去，他對於人類進步一定有一種積極的和實在的貢獻；這一樁事比較什麼批評還要更有價值些。

現今經濟制度的特點就是各項工業是由互相競爭的資本家所經營，而為賺錢過活的傭工所製造的，這樁事在前幾章中已經說得很明白了。將來的工業依社會主義的學說須由自由



聯合攏來的工人，準情酌理，利用一種聯合的資本，共同經營，所得的產物用一種平均分配的制度分給作工的人。凡歷史上一種大運動的真意義不是一種正式的宣言所能夠表明出來，恰當不易的，這是我們曾經說過的。但是我們相信舊制度和新制度的對照，是能夠用一種宣言將他簡單恰當說明出來的。

穆勒關於將來的工業組織，曾發表一種很妥當的宣言，他說：「人類如果繼續進步，那麼，我們所希望最後盛行的生產協會的組織，決不是以資本家為主而一般工人絲毫不能干預的工業組織，將來的生產協會，一定是工人自己以平等為基礎組合攏來的，他們共同擁有資本，共同勞動，他們社會中所有經理人都是他們公舉出來的，這些經理人是可以隨時更動的。」穆勒對於這個問題所具的意見是由研究英法兩國社會主義家的學說得來的，我們可以在此處附帶聲明一下。穆氏的辨別力是很好的，所以他沒有為這些著作家的烏託邦理想所炫惑，他對於德國特別的思想方法不表同情，所以他沒有信從德國學者的抽象論之傾向。因此他的社會主義觀比較別的著多經濟學家的社會主義觀，在實質上更加合理，更加適合於

英國人和普通一班人的心理。

社會主義的真意義表現於社會發展種種主要的潮流之中，大家如果細心考察便知道的。在一方面工業革命的效果已經將生產和分配的方法都集中於極大的團體之中。現在只有大資本才可以經營工業，收到效果。至於以小資本由私人管理去經營工業，這種時期已經過去了。這種用小資本營業之事，在特別的情形之中，或者還可繼續下去，但是我們不能再算他爲一種正式的或通行的工業組織了。在他方面，近世民主主義所代表的大多數人民，可以如法要求他們對於管理他們自己經濟上和社會上的利益，不能夠再被拒絕了。土地及資本已經是和工人互相分離了，現在他們要求這種盛極一時的分離現象應當終止，這種要求是合理的，是正當的。要想這種分離的現象能夠終止，要想大多數人民能夠復享有土地和資本的所有權及管理權，只有藉助於聯合的原則。這就是社會主義的基礎，這是我們現時社會發展中種種經常的和主要的勢力所表現出來的。我們在本書的敘論中曾說明過，社會主義是兩大革命的苗裔，——工業革命，和因近世民主主義而起的社會上及政治上的大變遷。

照這樣講起來，社會主義的意義就是，將來標準的社會組織，將爲一種聯合的或是協作的組織，也應當是一種聯合的或協作的組織。社會主義就是要使自由聯合的工人，去經營工業。大工業發達之後，社會主義的發達一定會跟着出現的；社會主義將準情酌理，依照科學的和有系統的方法，應用工業革命時所發明的機器，去提高大多數人民的生活程度。

這種情形是工業和經濟組織的一種新形式，要實行起來，須由經驗去決定一切進行的方法。我們決不可應用這種新制度，一成不變。我們不能夠勉強促成這種變化，去改造社會。一種變化如果和人類的根本律或社會發展的大潮流是相反的，那麼，世界上沒有一種革命的暴力能夠達到完成這種變化的目的。凡一種變化的實現，第一就靠大多數人民道德上的進步，我們如果想及這一點，那麼，上面一句的意思便愈加顯明了。一個人的性質是不能夠用術法去改正的；只有外界的環境和內部的道德心相合攏來，才能夠將他的性質確實加以改良。所以社會主義所主張的新組織，要有能夠實行的相當證據表現出來，才能夠在社會中占一個位置，除此以外，就是現今自由競爭制度的勢力範圍了。

現在我們可以進而考究社會主義對於進化的原則有什麼關係。

進化的觀念在社會主義的學說史上有很大的影響。自聖西門起，大多數社會主義者都承認人類的經濟發達當分作三種時期——奴隸制，田奴制，和傭工制——他們相信最後這種時期將有一種應用共同資本去共同勞動的時期，做他的替身。社會主義既注重於歷史上繼續的

社會經濟之變遷，那麼，社會發達觀的確可以視為社會主義所必不可少的。

馬克思和拉塞爾兩人是在黑格爾派中淘養出來的，他們自然是將黑氏的社會發達說應用於一切社會問題上面。經濟上的現象就是歷史上的現象，這條原則，是拉塞爾所極注重的，他和一般工人一樣，將這條原則搜入更廣大和更重要的進化觀中，於是歷史的經濟學便變為進化的經濟學了。

後來有許多社會主義者於達爾文的進化論中發見有許多地方可以和他們的社會發達觀互相發明。

但是有許多學者以為達氏的進化論所登出來的議論是極力反對社會主義的。達氏的生

存競爭說和社會主義所想像的利益調和說怎樣能夠相合呢？馬克思派以爲時常出現於歷史上的階級戰爭可以藉一次大革命將他收束，以後永不再現，這不是他們的烏託邦理想嗎？

自由競爭是社會主義者的眼中釘，其實這種競爭不過是生存競爭中一種社會經濟的形態罷了。自由競爭不是社會進步的重要條件嗎？社會主義不是和社會進步不相容嗎？

我們現在遇着一個兩重的問題，就是，社會主義是否承認進化的諸主要原則，又是否承認社會進步的重要條件？

當人類歷史最初各時期中，所謂競爭不過是一種圖存的競爭，在實際上和下等動物的競爭相差不遠；但是當時代向前推移不止，而競爭的範圍便逐漸推廣了。然競爭中主要的動力總是一種自私自利的原則。總之自古至今，初由殺戮弱小的人民一變而爲奴隸人民之制，再由奴隸制而變爲田奴制，復由田奴制而轉入於競爭的自由勞動制（The system of competitive free labour），這樣的變遷不過是將那種自私自利的原則略微矯正一點罷了。世界上有一種生活改善的理想在人事中是很占勢力的，他的影響似乎是一天一天大起來了。

然我們不能夠確實說那些創造奴隸制，田奴制，或自由競爭制的人，都是爲一種理想或倫理上高尚的原動力所鼓動而後這樣去做的。生活改善雖是由於那種自私自利的原則略微矯正的結果，然也是社會必然的進步促成的，我們關於這一點應當認清。

照上面所說的看起來，在最初各時期中，生存競爭不過是一種圖存的競爭，到了後來，生存競爭便變成一種奪取特權或高位的競爭了。在許多歷史上的爭鬥之中，一班得到勝利的人，將政府中種種高尚的事業，戰爭，和行獵等等，都留給自己去，而那些失敗的人就須應用自己的勞力，去預備各種生活品，供給他們的主人和他們自己。生活於一個會社裏面，要求優美的位置，仍然是要繼續競爭的。這是一種特別目的的競爭，這種情形是手工勞動界中所沒有的。

自由競爭制度是生存競爭中一種最新的形態。這種制度不是出於偶然的，是種種在歷史上占重要位置的勢力所生的結果。大家既覺得自由勞動（Free Labour）比較奴隸勞動（Servile Labour）要更加有效，於是自由勞動的時期便到了。田奴制是封建制度的一部分

，而封建制度在極端中央集權的國家之前便衰落下來了。凡在勢力極大的中央政府支配之下的社會中，生存競爭所取的形態是自由競爭制度；這就是在強有力的政府所施行的合法條規之下的工業自由。在社會最初和不定狀況之中，生存競爭時常是依種種直接的和強迫的方法決定的。以前人類殺戮他們的仇敵：到了現在，他們便將他們的仇敵廉價出賣。

自由競爭制度，不用說，已經是一種選擇的方法，他把一班「最適於生存」的人（Fittest）都抬舉起來了，或是做工業上的首領，或是做社會上的領袖。

生存競爭在人類歷史中既已經繼續到現在，那麼，將來一定也是會連接下去的。我們現在惟一無二的問題，就是生存競爭在現今幾乎彌蔓全世界的經濟和政治的情形之中，將具一種什麼形態。

然社會進步不是僅由生存競爭而決定的。社會進步是由於許多原則的調和及互相作用而促成的。社會發達這個大問題含有進步的問題在裏面，我們要研究這個大問題，應當從下面所舉的幾條着眼。這幾條不是和達爾文生存競爭的學說相反的，這是我們所當規定的

前提；他們是補足達氏的學說的，他們是矯正達氏學說中狹義和片面的觀念的。

(一)人類在政治上，社會上，和倫理上的發達史，大概就是把生存競爭竭力納入軌道的一種紀事。社會進步第一就在乎倫理上的原則，能夠逐漸得勢，去支配各種自私，自大，放縱，和暴戾等事，這些事都是生存競爭所引起來的。換一句話來說，社會進步第一就在乎法律，命令，和道德，能夠逐漸得勢去支配那種自私自利的原則過當之處，這種原則就是私人競爭的根據地。我們不能夠說這樁事就盡了人類倫理發達的意義，但這樁事却是倫理發達中一最重要的方面。

所以倫理上的要素，在人類進步中，是一種極關緊要的要素，但他和通常社會及政治進步是共進的。當人類從沒有歷史以前的黑暗時期初出來的時候，我們看見倫理要素所表現出來的形態是最粗的，最單純的，後來他逐漸發達，成爲一種高尚的和複雜的理想，這種理想是由知識進步和同情的範圍擴大所構成的。總之，人類的進步已經是以真，美，善，的實現爲目標，繼續努力，總求達到這種目標，大概每一代總有一代的成績。



我們不是說生存競爭因此就不要了。生存競爭和規正生存競爭這兩樁事，在人類進步中更演成一種時期，而這種時期中的社會和倫理方面比較從前要更高一等。人類的競爭大概比較達爾文所敘述的別種動物的競爭程度要更高一等。有許多人以清爽的腦筋，和健全的精神，竭力求達他們社會上和倫理上的目的，生存競爭在這些人中間是一種知識上的競爭；而這種知識的發達是永遠不會停止的。在這種競爭之中，如果我們所得的結果，遠不及我們所預期的目的，這是因我們的知識和做事的方法雖比從前增進了，然仍是很不完全的緣故。

在動物界中我們所稱的天然的選擇，(Natural selection)到了人類歷史上，就變了形態；化爲一種高尚的理想；他便成爲社會的選擇(Social selection)了。我們也可以稱這種社會選擇爲天擇，不過我們應當注意社會選擇中種種要素的性質所起的大變化罷了。當我們在每一種時期之中，看見道德和知識的發達之時，我們應當特別注意，一般社會主義家所爭的新社會；是由自由聯合的人民而成立的，這些人民一舉一動都是以高尚的倫理，和技術

的目標及理想爲根據的。

然世界上有些人以爲生存競爭就是人類進步中一個惟一的樞紐，這真是太偏狹，太偏執，這真是世間所少有的。他們對於競爭的觀念作這種片面的主張，就是不承認世界倫理上充分的發達。

社會主義是要繼續促進倫理上和社會上的發達，使他日進不已，達於我們曾經說過的進步中一種更高的地步；社會主義是要將社會中種種自然的經濟勢力都納於理性，道德上的原則，和美的理想之中；社會主義是要將人生生活中所應用的技術和機器，以及種種物質的，和經濟的要素，用一種從來沒有用過的方法，去增進人類的幸福；因此社會主義就達到推廣人類倫理上的自由和公理於世界的目的了。自由競爭制度在生存競爭中是一種最新的局面，而社會主義在人類進步所慣取的途徑中，也是矯正自由競爭制度的一種最新的學說。

凡一種合理的社會主義一定可以經過上面所列的幾種試驗，決不要將這幾種試驗的程度減低，或是範圍縮小。

(二)然這種倫理的進步中有一方面是應當特別考慮的。人類倫理上的進步就是社交，合羣，或聯結各原則的發達。這種原則在家庭中最占勢力；如男女的結合，彼此犧牲自己的利益，和母親對於子女的犧牲，都是這種原則的表現。從歷史上講起來，這種合羣的原則已經從一部落發達成種種範圍更廣和內容更複雜的組織——城鎮，國家，和種族——後來他所包含的範圍更大，將把人類全體合成一家了。這就是說，這種合羣的原則最後大有變成實際上的原則之勢，所以倫理上和社會上的普通義務可以範圍人類全體——這種情形距實現之期仍然是很遠的，但是他現在正在進行之中。

在人類發展之中，有兩種要素是極關重要的，就是腦力的發達和合羣原則的發達。這兩種要素的關係是很密切的，而一個人的腦力又和他的體力的發達是平行的，關於這兩點差不多不用我們多說。人類所以獨占優勝，是由於他們的腦力健全和他們能夠因公共目的，隨時合羣，不是由於他們的體力強壯或具有勇敢之氣，因為關於這兩點，別的動物要比他們強得多啦。人類文明全史可以證明腦力的發達和合羣原則的發達這兩種要素的勢力之偉

大；因為我們如果說凡腦力優強和家庭及社會道德發達的團體和種族，總是昌盛的，這句話是一種很顯著的真理。一種合理的社會主義可以說就是聯合人類的智識，爲公共的利益，去制勝天然界的產物，社會主義在這一方面的成功，就在乎使人類沿着進步中曾經試驗過的路綫繼續進行。

合羣的原則在人類發達中占一種特別重要的位置。然我們還看見生存競爭和合羣的原則有密切的關係，並且生存競爭活動的範圍也是很寬的。生存競爭不獨是一種私人間的競爭。他也是一種一部落和他部落的競爭，一城市和他城市的競爭，一國家和他國家的競爭，一種族和他種族的競爭。還有一層，在現今的社會中，生存競爭是一種階級間的競爭。生存競爭的情形是很顯明的，用不着舉例來說明，他在社會上所表現出來的形態是最複雜的，他在世界歷史上所發生的影響是極大的。生存競爭愈加激烈，遂養成人類幾種最好的性質出來了——發明力，組織力，服從紀律，熱心，豪勇，和犧牲。競爭一事在許多方面看起來，本是很可恨的，然他却是人類的一種大訓練。

近世歐洲史是生存競爭之重要的顯例。歐洲有許多國際團體，彼此的關係是很密切的，然彼此都是獨立的，都是互相競爭的，歐洲的進步大半就由於這種事實。這些團體在每一方面活動之時，彼此都增長經驗，彼此都繼續競爭，互相策勵。每一個團體如果看見他的敵手採用各種新改革計畫，他一定要照樣去做，有時便因此衰落甚至於顛覆了。舊世界的中國和日本，新世界的墨西哥各州和祕魯都是彼此孤立的，所以這些國際團體都沒有進步。

歐洲各國國際團體彼此競爭是很激烈的，很艱苦的，他們在這種情形之中要想制勝，那麼，一種適於發達大多數人民的智識，精力，和熱忱，的社會組織，便愈加緊要了。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前途差不多全靠他們如何增進他們組織的利益。因為社會組織的形式如何，也是一種競爭。倘若一個團體採用一種更好的組織，他的對手的各團體必爭相效尤。歐洲各國一經看出教育普及和軍役普及使普魯士在歐洲戰爭中占了一種特別的優勢，他們便極力模仿普魯士，熱心籌辦這兩件事體。

照這樣看起來，合羣的原則在人類文明史上雖發達了，生存競爭仍然是不會消滅的。

生存競爭仍然是繼續不止的，並且他的情形愈加複雜，他的範圍愈加擴大，而參與這種競爭中有組織的人數也愈加增多，他們所用的武器愈加利害，他們所耗的貲財也愈加無數了。

(三)我們如果把生存競爭看做一種人種教育(The Education of the Human Race)，那麼，便是歷史上一種最有趣味的東西。社會進步是一種長時期訓練的結果，而這種訓練時常是最嚴厲的。人類向進步的途徑前進，似乎是要有一種激刺物去催促他們，才不致停止不進。

生存競爭說對於人類教育上發出一道新光。世界各國向來就是彼此互相取法的；而自由競爭制度對於一般和他有關連的人，已經是一種訓練。社會主義如果為大家所正當了解，可以看做人類訓練中一種新局面。因為從現時過渡到社會主義時代這樁事如果是辦得到，也是很困難的，決不像一般人所猜想那樣容易的。這種變化一定是漸進的，預先必須做一番預備功夫，使大多數人民的知識，道德，習慣，和組織，都合於一種更高的社會經濟的生活。工人階級如果都是孤立的私人，那麼，他們就沒有成功的希望。他們要想圖進步

，只有於聯合，謹慎，自治，自制，慎選首領，忠誠，對於有益的事業堅持到底，這幾點身體力行。這幾種德性在他們裏面，因工聯和協作社會的作用，已經有了萌芽了。社會主義發展的進程，足以促進社會經濟教育的進程。

所以社會主義可以說是替一般具有先知卓見的人準備一種經濟的和社會的訓練，他特別替工人階級準備一種經濟的和社會的訓練，因為這些人是他的特別代表者和提倡者。社會主義將以一種新局面和新機會貢獻於工人階級全體之前。但是社會主義也將成爲社會選擇的一種方法；因爲他雖是向大家說法的，然他一定會引動一般最適於生存的，和最有價值的人，使他們去做各種偉大的事業。

社會主義思潮的勢力在各文明國中，大概仍是偏於理論一方面的。至於實行方面，仍是自由競爭制度占優勢，不過這種制度已經有了許多很重要的變化罷了；大家對於舊政治經濟學的信仰之心雖大減，然因他對於現今工作制度，有一種合理的詳細剖解，所以他仍然是

根據很深的。如果有人問我們，究竟有什麼理由，使大家相信社會主義的理想將成爲一種事實，我們只能夠指出種種傾於社會主義的表徵或傾向，不能夠指明他和近世工業發達相稱的一定的結果出來。

然這些傾向是很要的，並且是顯然增進了。下面所列的各條就是這些傾向所取的主要的途徑：——

一、國家本可以看做一種大規模的人類聯合社，所以國家在團體的組織中，必定占活動的大部分。

二、地方自治區是人民因地方事業而組織的團體。

近來國家和地方自治區因爲替公衆謀利益，已經將活動的範圍大大地擴充了，這是人人所知道的，所以我們在這一方面不用多說。但是我們所要說明的地方就是，爲方便起見，我們將國家和地方自治區看做一體，因爲這兩種機關在實際上是互相補助的。在一種組織完善的國民中，國家和地方自治區必不立於於真正反對的地位。據現今的情形看起來，她



方團體如果和中央政府沒有一種相當的關係，那麼，地方生活一定不能夠繁盛；中央政府對於地方自治區要想措施悉當，命令有效，也只有允許地方自治區以一種相當的活動之範圍。國家和地方自治區二者的關係，決不能用一種絕對的規則去相繩的；這種規則必須審時度勢才可以決定的。

國家應當是一種替全體人民謀公共利益的團體，自治區應當是一種替一地方居民謀公共利益的團體，這兩句話在學說中並不是一種新理想；但在實行上這句話却是新的。近二三十年來，在每個社會中構成大多來的人民才引起國家各機關相當的注意。最近八十年來，我們看見英國向來的弊政逐漸推翻了，並且有好幾年國中進步的運動，發達是很快的。但是英國一般重要的政治家對於進步事業似乎不十分願意。英國國內史最近所記載的事體，總是對於人民的種種讓步，然這種讓步並不是那一個大黨的領袖所特別贊成的，不過是為大部分選舉者所要求故不得不遵從罷了。

德意志的政治家是很有常度的，因為他們自擬出國家社會主義的計畫以後，他們便明白

宣布遵守國家社會主義的種種原則。普魯士的舊法律承認供給一般不能謀生的人以生活品，和供給一般沒有事做的人以工作這兩樁事，是國家的義務；德國一般政治家在國家社會主義方面的施設是受了這種法律的鼓勵。普魯士歷來所處的地位，就是要用種種有利的方法，去培養國家的實力，故他對於他的人民，無論那一部分不願棄之不顧。所以畢士馬克在他的國家社會主義裏面，能夠表示幾分理由，襲用普魯士相傳的政策。然畢氏的事業在實際上却是一種新轉機。

國家社會主義中主要的各原則在一千八百八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德皇致國會的公文中明白宣布出來了。德皇宣言除掉妨止社會民主黨過度的舉動，須使用壓制手段外，補救社會的罪惡，就在乎用積極的方法去謀工人的利益。至於他所提議的方法，就是令工人納一種保險費，由國家經理，當工人遇了意外之災，疾病，年老，和不能作工等事，便可以以有恃無恐了。「要找出一種正當的方法來實行國家保護工人之制；本是一種很困難的事業，但這也是以耶蘇教生活為倫理基礎的各社會一種最大的義務」。德皇這種計畫已經實現出來了。

。這樁事情可以看做將來世界趨於於佳境的一個起點。他這種計畫中各樣方法對於工人所發生的助力本極有限，但是這種計畫比較英國貧民律却要好得啦，關於這一點是每個有理性的人所不能夠置疑的，並且近來英國立法已經是用這種計畫模範了。

我們對於德意志的國家社會主義就如上所述，不再往下說了；我們如果要想找出一種民主主義，找出一種真正是屬於人民的政府，由人民管理並且替人民謀幸福的政府，那麼，我們須跑到南半球去考究英國的屬地。這種地方民主主義在理論上，和事實上，已經充分承認國家是一種替全體人民謀幸福的聯合團體。紐西蘭是英國屬地中最後附入之一，他是民主主義的義國家的一個好例。紐西蘭的鐵路，煤礦，和電話都是歸國有的。當一千八百九十四年的時候，紐西蘭銀行 (The Bank of New Zealand) 因金融緊急，幾致停止兌現，因此使國中蒙一種極大的損失，於是紐西蘭政府遂乘機而起，用四百萬金磅去保證他，從此這個銀行便變為一個國家銀行了。紐西蘭政府以利息輕微的金錢，預先借給居民，並且制定一種法律，打破大財產制。國內關於保護勞動的法律已經是十分精密了。這一國又採用強

迫仲裁制，去判決勞動界的紛爭，並且首先通過一種養老金計畫。紐西蘭已經實行婦女選舉制，累進稅法，地方對於酒業的選擇制，公共生命保險制，公共醫療治制，並且又創辦一種公共托辣司，這種機關具有很大的權力；他可以替大家做一切有利益的事體，現在英國取法這種組織已經大著成效了。

三、協作社會或消費公社。——協作這一樁事有許多時候在比較上沒有什麼進步，但是我們如果想及一般貧苦工人要求得資本，經驗，和技術，何等困難，我們對於許多有進步的國家中所要辦的協作事業便將驚訝不止。這種協作社會將生產物以廉價供給大家應用，所有利潤和競爭兩樁事體都完全剷除了，這就是社會主義理想一部分的實現。這種組織最好的地方，就是，他是直接由人民創辦的，又是完全受他們的支配的。

協作之制共有三種。——（一）消費者協作制；（二）生產者協作制，他們所用的資本是公共的，所以這種資本須受大家的支配；（三）獨立生產者協作制，他們通常是一種小規模的生產者，大概是因特別目的而組成的。

英國最流行的協作制是消費者協作制。一千八百四十四年，洛芝得爾工人擬出一種計畫，募集資本，創辦一個商店，所得的利益，除掉付了資本所應得的一定利息外，其餘的都分都歸買物者享有，分配利益是以買物的多少為標準的。按照買物的多少去分配紅利這一椿事，就是他們成功的總訣。到了一千九百十二年，英國共有一千四百零七個消費公社，計會員二百六十四萬零九十一人，超過英國人口五分之一，他們的資本額是三千三百二十五萬三千七百五十七磅，每年營業總數有七千四百八十萬二千四百六十九磅，每年所護的利益有一千一百六十九萬三千九百二十磅。

英國後來所發達的協作制度就是協作躉賣店 (Co-operative Wholesale)，這種躉賣店對於各商店的關係和各商店對於私人的關係是一樣的。這種協作躉賣店是一個極大的營業和製造商社，他是各商店的共有物，他所製造的和備辦的貨物都是各商店所必需的，他所得的利益又按照各商店買貨的多少，分給他們，當作一種紅利。所以躉賣和製造所得的利益，和躉賣及零售所得的利益，除掉支付資本（這種資本也是商店各股東所有的）所應得的法定

利息外，其餘概歸買貨人享有，按照他們買貨額分配紅利，每季一次。故買貨的人所購的貨物，在實際上只費去貨物生產時所需的價格。英格蘭和蘇格蘭各壘賣店共有資本二百二十七萬三千九百一十六磅，而每年營業總數有三千五百七十四萬四千零六十九磅。消費

者協作制和社會主義的原則，完全是相合的，這種私人企業，是社會主義之惟一無二的組織，這是近世社會主義者所極端贊成的。這種事業最近在歐洲大陸也有很大的進步。

第二種協作組織是工人自己經營的一種工廠，他的資本是由工人湊集的，他的內容是很特別的。第一，這種工廠是工業組織中一種極沒有成效的組織：這種生產協作團體能夠長久存在，在營業上能夠成功，也是不可多得的。第二，這種工廠和協作制名實並不相符。在實際上工人所出的資本不過占資本全額中一小部分罷了。其餘的資本通常是由各消費協作公社或各慈善家供給的。第三，這種工廠和社會主義的原則並不相合：他並沒有取消按照資本分配利息之制，他不過在理論上說是把所得的利益分給一般工人，因為他們也是一些小資本家，其實他把所得的利益多半都分給外面的股東了，這就和平常合資公司分配紅

利恰恰是一樣的。

第三種協作組織大概是限於農業方面的，凡在小農業制的國家裏，如德意志丹麥和近來愛爾蘭等處，都盛行這種協作制度。製造牛酪，發售雞蛋，購買肥料和機器，以及供給會員中一般小地主以資本，信用銀行（Credit banks）這一類的協作社會，在各農業國已經有了極大的成效，而英國現在也正在組織這種社會。農業在各工業國中本是一種例外的職業，而這種協作社會也只能夠應用於農業上，在別的職業中便沒有多大的用處，這種協作社會關於替社員所辦理的業務，也採用洛芝得爾分紅制。這樣的協作團體很能夠持久；他們和社會主義的原則並不是相反的，不過他們的組織和現在的社會主義不是十分一致的。

協作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在比利時時常是同時並進的，這是我們曾經說過的。這兩種運動在英國向來沒有十分接觸，直到一千九百十三年，一般協作者和工黨才互相攜手。

一千九百十年國際社會主義公會開會的時候，大家對於消費者協作制，經過一次特別討論之後，極表贊成，這種協作制度在將來社會組織中一定會占一個重要的位置，這是顯然無疑的。

四、近來經濟史上一個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協作運動的繼續進行，自工業革命時起一直到現在這種運動仍然是沒有停止。一般小規模的生產者，因此爲資本家所推倒，而一般小資本家又爲大資本家所推倒了。到了現在，私人的資本家又爲大公司所併吞，因世界產業，規模日見擴大，所從只有那些大公司才能夠供給世界產業所必需的資本，才能夠有一相當的組織；然各大公司既彼此排擠不動，於是他們中間遂發生一種顯著的聯合組織的傾向了。我們考究在這些變遷之中，有一種建設的大計畫，繼續進行，這就是工業發達中自然公例的結果。

協作運動在英國是顯著的；然美國的協作運動，因爲環境特別適宜，遂遠過英國之上。美國的經濟界在一種保護制度之下，沒有受英國工業勢力的影響，現在已經十分發達了。美國是一個自足的國家，他的面積既大，而他的天然產物又極多。美國人不像英國的治人階級一樣，對於政府，社會，文學，和技術等等都很富於興味，他們只專心致志去利用出現



於他們面前的新世界這一樁事上。美國的資本主義很富於精彩，和方略，這是別國的資本主義所不能夠勝過的。但是這一國各項工業上的領袖，覺得自由競爭是一種自殺之道，必致彼此同歸於盡，所以他們以為彼此共同規定生產額，價格，和工資，是很有利益的。因此便有好些「托辣斯」或是資本家的聯合社出現於美國，這種組織在資本主義中發達最遲，所以牠們引起各國科學上的好奇心，都對於牠加以研究。

然托辣斯制度也不僅限於美國。德意志國中也有有一種同樣的組織，名為「加迭爾」(Cartel)，或同種企業家的聯合會，如以德國的面積作比例，那麼。這種「加迭爾」在德國和那種托辣斯在美國是一樣地盛行。這種組織在英國，奧國，和別的国家裏面也都是存在的，不過牠所具的形態不一，而又不十分彰明較著罷了。這種組織可以看做資本主義的自然史中一種必經的階級。

我們對於這種大公司的自然發生，已經約略說明了。我們對於這種公司的性質發達如果加以考究，我們便知道他並不是完全和民主主義相反的。公司中所有經理人至少在他們的原

則是股東選舉的，並且隨時可以由股東撤換的。又公司的股票既是隨便什麼人都可以購買，那麼，一個運貨工人也可以做鐵路公司的股東，他在這種公司中雖是一個僕役，然他對於公司的管理上却可以藉股東的資格發表他的意見。但是按照事實講起來，這種公司是為資本階級所占有，並且完全受他們的支配，這仍是一種資本主義的發達。公司中的經理人通常都是一般大資本案。他們的目的在乎得到紅利。他們待遇一般傭工，也並不講究慈愛和人道等等。

然從他一方面看起來，這種大公司的發達，很足以表示支配經濟運動的實權，現在正脫出於一班資本案之手。現在各大公司大概是由一般有價的職員管理的，他們在公司中有無股本是沒有關係的：那些資本案對於他們投資的公司在實際上並不管事。就大概講起來，一種大公司對於社會的規則，比較無數小企業團體，要更肯遵守些。現在我們看見這種大公司的自然發達，對於一切產業完全歸社會所有，受社會支配這一樁事，已經做了一番預備的工夫，如果共產制度是適當的，那麼，將這種大公司變成公有，一定是很容易的。如果將一條鐵路或一個自來水公司改歸國家或地方支配，他內部一切組織却無須特別改變。老

實說，資本主義已經備預，或是正在預備，一種代替他自身的組織。他所做的預備功夫已經十分週到，因此他遂使他自已成爲一種無用之物了。美國工業近來才發達，一班創設大公司的人多半仍繼續管理他們的公司。然我們却看見他們那種偉大的建設能力已經替社會共產制開了一條路。將來時機一到，他們的產業是很容易變爲公有的。

五、但是現時社會發展中一種最大的勢力，還在乎一般人所極好的一件東西上——近世民主主義。這種民主主義含有好些特性，而這些特性都是歷史上所沒有的。這種民主主義是由學校和廉價的報館中培植出來的；他是由各大工廠，各國家軍隊，民衆的大示威運動，和選舉中大爭鬥等等訓練過一番的。所以這種民主主義狠覺得他自己偉大的勢力，也很能夠應用他這種勢力。他自己也覺得他在社會上和經濟上所處的地位是狠不滿意的。他在文明世界中逐漸成爲一種主要的勢力，然他在經濟上却仍然是和一個仰人鼻息的貧苦傭工一樣。有許多人的目的本在乎經濟改革，然他們却決定從完成政治上的改革入手，這種政治改革是包在民主主義組織裏面的。我們剛才所說的那種不可避免的工業集中運動，和繼續

恢復小生產制，完全是相反的。努力於繼續或恢復小生產制這一椿事，是一種復古的運動；這樣的努力在經濟上是沒有益處的，他的結果一定是會失敗的，經濟上的改革，在乎應用社會主義的原則於大規模的工業上，這是一定不易的。

六、我們因上面所列的種種理由，現在便得到一種結論，就是，自由競爭制度和他所附帶的使大多數人民任人操縱的傭工制，在將來的社會發展中，不是一種適宜的制度。自由競爭制度已經惹起許多大同盟罷工，使人民陷於苦境，到處都是一樣，他們所受的災禍，和在最殘忍的舊式戰爭中所嘗的痛苦，差不多是毫無區別的。自由競爭制度又惹起許多商業上和工業上的大危機，而這種大危機蔓延於文明世界，引起紛亂和破產等事，到了後來，必定又繼之以長期的商業停滯，以致貨物無人過問。照這樣看起來，紛亂，浪費和饑荒等等都是自由競爭制度中所常見的事，同時一般工人在這種制度之下，又任人操縱，不能夠做一種自由的和開化的人民。英國和許多別的國家相比較，對於自由競爭制度的流行，却不十分憂慮，因為他的工業既極占優勢，所以他在競爭中總是得到勝利的，並且他歷來就注意開

開新市場，去解決他的經濟上的難題。但是德國和美國的工業發達近來是很快的，這一構想可以使英國人知道他們現在在工業上所處的地位，不像從前那樣穩固，可以任人攻擊，他們從前加於別人的痛苦，到了將來，他們或處於劣敗的地位，也要親嘗一嘗這種滋味。因此他們便可以知道工商兩業和人類別種活動一樣，都應當受道理或法律的支配。

美國托辣斯制度的發達，不過是自由競爭制度不適宜的一種證據罷了。一般擁護托辣斯的人自以為有根充足的理由，他們說，沒有限制的競爭是狠有妨礙的，因為這種競爭甚至於將一切有關係的人都陷於深坑中，他們以為一班生產者要想使他們生產品得到適當的價值，要想令勞動者受一種相當的報酬，要想使資本獲得一種很優的利息，只有大家連成一氣，共同籌畫生產事宜。但是這種托辣斯制度顯然含有一種狠大的毛病，因為一班組織和管理這種托辣斯的大工業領袖，具有狠大的權力，可以決定他們自己的利益和美國全體人民經濟上的利益；他們如果互相聯合攏來，那麼，有好些重要的消耗品都為他們所壟斷，因此遂構成一種經濟的，社會的，和政治的勢力，而這種勢力對於美國社會難免不發生危險。總

之，我們現在所得結論就是，自由競爭制度對於一般在競爭渦漩中的人是很有妨礙的，甚至於將他們都壓倒了，然現今以資本家的利益爲前提而聯合攏來的制度，對於全體人民也是極危險的。要想逃出這種兩難之境的人就只有一條正路可走。因爲再回到自由競爭那一條路上去，既屬不可能的事，也是大家所不願意的。共同壟斷產業又是和自由不相容的。一般想望自由的人只有一條惟一的道路可走，就是對於產業採用一種社會公有和社會管理的組織。這種教訓似乎就是托辣斯的發達給我們的。

七、社會主義的成功專靠兩種理想的實現，當社會主義見諸實行之際，這兩種理想可以看做他的棟樑。這兩種理想就是：——

(甲)每天標準的工作時間；即刻將每天工作時間通通減至八點鐘，到了後來，作工的時間當更加縮短。這種合度的改革，最好藉輿論之力，督促大家自由履行，不必用法律去規定；但是用法律規定，究竟比藉兇猛的和拙劣的同盟罷工方法，去求這種改革的實現，要好得多啦，

(乙)一種保證適當的生活程度之報酬；換一句話來說，就是一種經常發達的生計。一種合理的生活程度已經由科學計算出來了，不復是一種烏託邦的理想。適當的最小限度的新鮮空氣，食物，衣服，住所，娛樂，和足以陶情養性的妻室兒女，都是一個平常人合理的需要。這就是一種合理的分配制度中道德上和科學上基礎。以前一般舊經濟學家所稱的工資鐵律可以決定工人自由競爭的工資，現在當以基於維持標準生活的報酬，去代替自由競爭的工資。近世科學稱這種原則為日食的主禱文(The Daily Bread of the Lord's Prayer)。

社會主義的學說對於(甲)，(乙)，兩點的成效，就在將人類兩大利益從自由競爭的範圍裏，移於受社會支配的倫理和科學的基礎上。現在政府，地方自治區，協作社會，公司，和私人鋪店所用的人員，每日工作的時間，都近於八點鐘制；而這些團體付給工人的工資，實足以使他們維持一種適宜的和合理的生活程度，所以社會主義的理想已經實現一部分了。無論什麼人，如果是熟習最近六十年的歷史的，都知道(甲)(乙)兩方面已經有了極大的進步。

現今的社會和經濟大運動，我們已經這樣述明了。我們究竟將怎樣解釋這兩種運動呢

？綜計現今社會上主要的傾向；共有兩種：一種傾向是要使在國家，地方自治區，和協作社會裏面的人民去管理產業；還有一種傾向，就是使寄身於托辣斯裏面的資本主義愈加鞏固。在這兩種傾向之中，我們看見都有一種富於建設的和組織能力的計畫，都竭力防止那種自由競爭所生的紛亂。然前者的發生是在乎增進公共的利益，而後者的出現，則由於財富過多的結果。

各種托辣斯的突然興起，實在是不祥的，他對於全世界，的確是一種實物教課。因此可以證明社會主義並不是一種無聊的問題。社會主義是由近來工業上極大的運動迫出來的。凡一般良善的國民，擁護正義和進步的人，以及真心研究社會問題的人，都不可不了解社會主義真正的內容。

講到實行一種合理的社會主義這個問題，我們應當注意他所要做的事業和中世紀所創辦的公所(Guild)是相同的，不過在現今更開化的時代，他這種事業比較從前的公所，範圍愈加



擴大罷了。從前的公所就是工人增進公共利益的機關，當時尚沒有十分強有力的中央政府足以擁護法律，維持秩序，就是現在勞動者和資本家兩者的界限，當時也沒有劃分出來。

這種公所是一種很合理的工業組織，不過他是一種地方機關，只與城市生活發生關係，而他所遭遇的時代，技術一項是很有限制的，並且是很不發達的。社會主義主張在現今機器極發達而工業又大擴充的時代，須有一種和中世紀公所相等的工業組織，不過這種組織，須立於一種以科學為指導而又承認最高尚道德理想的民主主義之下。

## 第十六章 結論 (Conclusion)

社會主義的學說，在多數文明國人腦子裏面，已經留下一種很深的印象，這是一樁比較著的事實。社會主義向來就和流行很久的經濟學說宣戰：他對於現今社會經濟制度採一種抗議的態度；歷來在每個講壇上，各種新聞紙中，我們還可以大膽說，在每次私人集會裏面，就有人討論社會主義，並且頗了解這種主義的性質和目的。這一樁事的結果無論是怎樣的，然總沒有一個有理性的人，對於現在自由競爭的經濟制度，能夠和從前一樣也滿意。

我們對於種種重要的意見和制度能夠搜集攏來，詳細剖解，加以一種客觀的批評，這椿事便足以證明我們是回想這種意見和制度，我們已經是向前進步，將他們遺留在後面了。各國完全相信社會主義學說的人固然是只占少數，然一般人的見解上却顯然受了這種學說的影響。以前正宗派的政治經濟學如果仍然存在世上，那麼，他不過是殘留于那些舊書中和有減無加的少數偏想家的腦子裏面罷了，我們說這句話並不是故意誇張的。一班贊成現行制度的人頗願意我們相信以前講自由競爭的舊政治經濟學已經沒有存在世間，他們這種說法至少也可以證明舊政治經濟學的末日快到了。

社會主義仍然是不十分純粹的，他因過於株守馬克思的學說，所以受害之處頗多；馬克思的學說本是由一種時代造成的，到了現在已經是時過境遷，情形大變了。在早前四十年之間，馬克思的學說正在成形之際，當時唯心論已經衰歇，於是一種尚未成熟的和武斷的唯物論遂乘機而起，大占勢力。當時有一種極流行的空論，以前本是偏於唯心論一方面的，後來毫無一種相當的預備，便以好些不正確的事實為根據，要想插入實在界和唯物界中

生出一種奇異結果！一千八百四十八年的騷擾，是由一種兇猛的革命精神造成的，而這種革命的精神以當時的環境而論，可以說是出乎自然的。李嘉圖在經濟學說中極占勢力，然他對於一種必要的歷史上和哲學上的訓練，是絲毫沒有的。馬克思的見解在這種情形之中，遂形成一種固定的教義，他的見解在當時本是沒有成熟的。馬氏繼續維持並且發揮他這種見解，到了後來，他也沒有實心將他的見解加以縝密的考慮；他亡命於英國，自己住在書室中，極力催促歐洲大陸各社會主義的黨派實行他的計畫。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曾說，無產階級，除掉鎖鏈子以外，再不致失去絲毫別的東西。不幸馬克思和他那一派竟替工界造出好些新的鎖鏈子，就是指他那種固定的唯物論，抽象的集產主義，和極端的革命觀，因此工人階級在解放之中又被縛束了。一班要解放人類的人却造出許多新鎖鏈子，並且造得非常之快，這是很可怪的。有許多人極力預備將這些新鎖鏈子加在工人身上，這就更加可怪了！馬克思一班黨徒在這一方面，的確比馬氏自己還要更進一步。

他們對於婚姻和家庭兩椿事的宣言，使工人階級受害不淺，因為一般治人階級本來就設法使工人享不到權利，現在他們却藉這種宣言爲口實，說他們所作所爲的，都是維持社會安甯之根本上的原則。馬克思派經濟上最顯著的特點，就是抽象的集產主義，然這種主義却

生出兩大疑竇：第一，他們藉革命的行動，將纖巧的和複雜的社會組織體折散之後，是否有能力將他復行結合攏來；第二，他們即或有能力將會經折散的社會組織體結合攏來，這種新結合的組織體是否聽他們的提調，仍舊肯盡他的責任。馬氏努力於抽象的集產主義，遂使他的黨徒不能畫出一種適合於農民地土均分的政策。他們仇視宗教，當他們早年在德國和別的地方從事傳播社會主義的時候，他們直言不諱，因此他們在天主教徒和耶穌新教徒中遇着一種極大的阻力，而他們在天主教徒中所遇的阻力尤甚。

他們原來的事業就在解放工人階級，然他們的傳播方法，有許多地方却生了一種阻力，使他們的事業不能成功；同時他們這種方法又發生妨礙，使社會上的大競爭不能夠和平解決。一種主要的大問題却插入許多枝枝節節和毫無關係的事體在裏面。我們可以指出他們的

運動因爲渾入宗教問題，遂發生多少紛擾，演出好些悲劇。博愛，同抱，互助，及和平，是耶穌教義中最顯著的特點。社會主義如果要想成功，要想有益於世界，他應當將耶穌教這些特點插入他的道德範圍之內。倘若馬克思和他那一派只攻擊我們所稱爲耶穌教會中一班官派代表和教派代表，那麼，他們便沒有出乎情理之外。講博愛，同胞，和互助的宗教，向來就正式成爲政府制度中的一部分，在德意志和別的國家裏面，一般世代相傳，壓制貧民的人，遂藉此去繼續他們無道的行爲。耶穌教教派代表在傳教中，却維持並且鼓勵那些官派代表，和他們聯成一氣，朋比爲好，這些教派代表不獨參預他們壓迫和敗壞一般貧民的舉動，並且對於階級制政府的戰爭，軍國主義，浪費，和乖謬的舉動，無不實行參加。他們所做的事和他們所處的地位是極不相宜的，然他們中間究竟有多少人知道這一點呵？

在人類的思想史上，一種意見還沒有成熟，時常就變成一種武斷的教條，而一種武斷的教條又時常降而爲一種矜誇的學說。凡一種武斷的教條不過是一種驕傲的表現，這驕傲的之氣既不合乎真理，而又無裨於人類。社會主義的發達正犯了這種毛病。一班提倡社會

主義人，須具有先見之明，自制之力，忠實，堅忍，精銳，和熱忱，諸美質，一心一意向着目標進行，才能夠有效，然他們關於這一點總是做不到的。凡一種大主張須有一種高尚優美的人替他盡力，才能夠貫徹。像社會主義這樣的主張，要想實現，須一班擁護他的人能夠自制，能夠犧牲，才能夠將那種歷來誤事的驕傲之氣所呈出來的種種麻木和紛亂的壞現象壓下——希望人性能夠這樣改變，的確不是一樁容易的事情。

社會主義全部運動的目標是在生產工具的公有。這種觀念過於注重那種死的和笨的工  
作工具。他對經濟上的要素看得太重。經濟上的要素固然是極重要的，然社會主義中主要的東西還是一種活的和動的合羣原則，而工人萬不可少的東西就是合羣的能力和習慣。換  
一句話來說，就是社會主義的原動力當在一般人民的心性中發見出來，而這些人必受科學的  
指導，和高尚的倫理觀念的鼓勵，並且必已經具有一種合羣行動所不可少的卓識和能力。

我們雖下了這種批評，然我們却當應注意，社會民主主義仍是在一種幼稚時代。歐洲  
大多數國家中社會主義的黨派，自一千八百七十年以後，已經蓬蓬勃勃起來了。他們須經

過種種艱難困苦，去構成他們的組織，原則，和政策。馬克思一生不屈不撓，盡力於社會主義的主張，他們因此信奉這個偉人，這樁事何等自然呢！他們不依賴別的階級，不肯和別的階級互相遷就，這樁事也何等自然呢！

現在勞働界所處的地位，是以前努力於實在的和建設的事業之結果，我們對於這種事實若不注意，那麼，我們一定不能將我們所述的社會主義運動，精確表現出來。幾年以前，勞働界無論在那一方面都須從頭做起。各社會主義的派挾了他們的黨綱，於思想和組織兩方面，都經過一番奮鬥，受過好些痛苦，這是一樁彰明較著的事。勞働界的民主主義，本來是結構不完全的，訓練很少的，並且是形勢很紛亂的，後來經過工聯的培养，他才適合於共同行動的習慣。這種協作運動不知道含有多少極大的熱忱，高尚的原則，和堅持到底，毫無遺漏的注意力啊！

工界的活動本具有種種不同的組織，現在這些組織將互相結合，成爲一種大運動，關於這一點，已經有了好些最顯著的表徵了。我們已經看見比利時的工聯和協作社會，與社會

黨連成一氣，共同進行。丹麥的勞働界也是這樣的。英國的情形亦復如此。意大利勞働界的活動，有三種最好的組織，就是工聯主義，協作，和友誼會，他們社會主義的目標所鼓勵，已經互相了解，打成一片。就大體講起來，我們可以說現在各國的傾向，是以有組織的勞働界，加入社會主義的運動中。

歷來社會主義者的普通傾向，是不信任並且反對政府中的現行制度，到了現在，他們在實際上大半參預國家和地方自治區一切事務。他們這種行動和別種實際上的行動一樣，一定可以作為一種有益的訓練，因為他們以前的精力大概都耗在沒有結果的反對和無益的批評上面。他們實行參於國家事務因此可以知道，別的黨派對於他們所持的反對論調，或是出於絲毫不了解他們的內容，或是出於正當的疑惑。德國柏白爾常說，社會民主黨人和別的黨派在國會中及國會各委員會中時常交通，遂互相了解，生出一種好感情。但是我們在此處所願意指明出來的主要之點，是各國有組織的和有進步的勞働界，在各方面，如工聯和協作社會等等，愈加為社會主義的目標所鼓舞，在實行方面，大有趨於構成一種組織堅固的



大運動之勢。這種運動將來實行，或達到，集產主義式，竟究至一種什麼程度，此時還不能說定，要看後來怎樣。

現在在各社會主義黨派的黨綱中，或是在他們會議的議決案裏面，沒有一點和一種合理的愛國心，宗教，婚姻，或家庭，是相反的，這種事實是我們所常特別鄭重聲明的。國際工人協會和各社會主義的黨派明白承認他們的事業是解放勞働界，而他們的事業的性質是屬於經濟和政治兩方面的。如果有人將宗教問題及婚姻問題和這種大事業併爲一談，這都是由他們自己私人負責，與黨派沒有關係。這種人沒有權力代表社會主義說話，他們在社會上，除掉自己私人的勢力以外，再沒有別的勢力可言。

我們最好將社會主義的理想，對於現時思想界所生的影響，分項研究：——

一、國家對於勞動界的關係說。——各國大多數政府對於有組織的社會主義的態度，自然是帶着敵視的意思；但是近幾年來，以前國家對於工人和貧苦階級的關係之舊見解，已經大大地改變了。幾年以前，政府所抱的政策和主義，對於大多數人民毫不注意，到了現在

，保護人民却成爲國家所明白承認的義務了。這種變化非常之大，將來要知道他的詳情，必須具有一種很好的歷史知識，因爲社會中一般最活動的青年，對於以前政府拒絕下等階級的要求那種時代，已經漸次忘記了。

二、政治經濟學對於社會主義的關係。——我們會將社會問題的影響，歸於英國舊派的政治經濟學上面。穆勒對於經濟學的見解，起初拘泥於李嘉圖的學說，後來發達到一種合理的社會主義上面，但他這種見解的發達，已經完全超出他的門徒之上，故不能看做英國經濟學發達的代表。我們看見近來各重要的經濟著作承認新潮流的，確實有限，不過他們不和從前一樣，強迫公衆服從他們的見解罷了，所以英國政治經濟學陷於一種最不固定，最不愜意的狀態之中。

德意志在政治經濟學一方面又居首位。世間空論的社會主義，(Socialism of the Chair)並不十分是一種真正的社會主義。然却有好些著名的教授和別的經濟學者都列在這種空論的社會主義的代表之列，他們這些人是承認政治經濟學的歷史和倫理兩方面的，他們當討論

政治經濟學之際，對於勞動問題，予以一種相當的地位，又他們對於應用社會主義去批評現社會和現時通行的政治經濟學，這一椿事，已經有了極重大的讓步。德國近來經濟學者和社會學者中一個最著名的人物是狎夫爾，他不僅是注重歷史方面；他的傑作社會體之構造與生命 (*Bau und Leben des sozialen Körpers*) 是從進化着眼去改造社會的。他在這一部書中自己表明他深信「純潔的社會主義必盛行於將來的時候」，然照他後來的宣言看起來，他的態度頗有可疑之處。但是無論他的態度如何可疑，他對於研究勞動問題，却具有一種很深沈的學力，哲學上的眼光，和贊成貧民主張的同情，關於這一點現在沒有一個經濟學家能夠及他的。近來的大經濟學家沒有一個人和他一樣，受了社會主義學說的影響有如此之深的。

三、耶蘇教會對於社會主義的關係。——如果有人猜想，以為耶蘇教關係倫理上和精神上的教義，與大家所正當了解的社會主義的各原則，真正有什麼互相抵觸之處，那就是大錯特錯了。現在一椿困難的事情就是怎樣能夠將社會上流行的自由競爭制度，和合理的耶蘇

教倫理觀聯合攆來。我們知道在上古文明時代和羅馬得勢時代，生存競爭，非常猛烈，非常殘酷，而耶穌教在當時是堅強反對這種生存競爭的道德上和精神上兩大勢力。一般生存競爭中失敗的人都陷於奴隸和田奴的地位，耶穌教會對於和緩以及剷除奴隸制和田奴制效力之處是很多的。凡正當了解耶穌教生活，和耶穌曆史之精神及傾向的人，就知道耶穌教會也一定竭力反對自由競爭制度中繼續不止的生存競爭，並且對於一般在競爭中不幸失敗而專靠不固定的工資爲生活的人，也一定予以贊助。

耶穌教會中有好些著名的人物已經明白看出自由競爭制度和耶穌教義是不相容的。我們曾經看見摩里斯，和經斯烈措摘滿切司特派 (The Manchester School)，發起一千八百四十八年的耶穌教社會主義運動，並且予協作運動以一種極大的刺激，

德國天主教會參預社會問題是從拉塞爾煽動時代開始的。當一千八百六十三年時候，多靈格 (Döllinger) 主張教會應當加入社會主義運動，而克特列僧正 (Bishop von Kotteler of Mainz) 也即刻表同情於拉塞爾。克特列於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刊佈一種論文，名爲工人

問題與耶蘇教 (Die Arbeiterfrage und das Christenthum)，他在論文中批評滿切司特派<sup>1</sup>的自由主義；他的論調在實質上和拉塞爾的論調是相同的，他又主張由一般教徒供給資本，自由組織生產協會。到了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德國天主教社會主義在實行方面更進一步：他自己創設一個機關，並且起首組織好些工聯，以求達到增進工人地位的目的。這一派社會主義運動的各原則，被孟芬牧師 (Canon Maufong) 於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在梅茲 (Metz) 選舉演說中詳細說過一次，又屬於這一派的著作家也前後將他們的種種原則在他們的機關報中宣佈出來了。

他們一致指摘當時自由主義的各原則，對於自由主義的經濟方面，尤特別攻擊，因為他破壞社會的組織，籍口自由，將工人置諸極不安全和紛亂的競爭之中，以致一般工人都為工資鐵律所犧牲了。他們以為就是舒爾茲代爾池計畫中曾經實行過的自助，也不是拯救工人一個妥當的方法。據他們的意思，拯救工人的總方法，是依天主教的原則，組織工聯，最好組織好些合於近世所需的工人協會 (Trade-guilds)，他們的領袖中有些人主張由國家用強

迫手段去促成這種組織。孟芬對於這樁事的見解是最確定的，現在我們可以把他的意思概括如下：（一）依照法律保護工人，對於工作時間，工資，婦女及兒童的工作事項，和衛生事宜，尤須特別注意；（二）補助工人的生產協會；（三）減輕勞動界所擔負的賦稅；（四）限制由金錢和投機事業所得的利益，

德國耶蘇新教教會的社會主義活動，是從一千八百七十八年起首的。這一派的運動中一種最重要的文學產物，就是托特牧師（Pastor Todt）所著的德國徹底的社會主義和耶蘇教會（Der radikale deutsche Socialismus und die christliche Gesellschaft）一書。托特在他這部著作中，指摘自由主義的經濟學，以為他大背耶蘇教之旨，並且竭力證明自由，平等，和博愛的理想，完全是聖經上所有的，這種理想也是一班社會主義家所要求實現的，因為他們是要剷除私有財產制和工資制（Wage System），使勞動者得享有他的工作的全部產物，並且使勞動界得聯絡一氣。耶蘇新教教會社會主義運動中第一個領袖是司托克（Stöcker）他是一個宮庭牧師，也是排色密替克運動（Anti Semitic agitation）的首領，這種運動所以發

生的原因大概可於經濟方面尋找出來。司托克創辦兩種機關——一種是社會改良中央聯合會，所有會員大概是屬於中等階級而熱心於勞動界的解放的，還有一種是耶蘇教社會工人黨（A. Christian social working men's Party）。社會改良中央聯合會已經有了很大的成效，而在馬丁路得派教士中尤特別得勢。這一派的社會主義運動，受了社會民主黨的大打擊，又爲一千八百七十八年的反對社會主義的法律所縛束，故不得發展。

近幾年來，英國耶蘇教教會的各派已經受了民主主義運動的影響，他們對於社會問題已經是非常關心的。在天主教徒中這種新精神最著名的代表是大僧正蔓雷（Cardinal Manning），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全英國教會在蘭柏慈（Lambeth）開會，特設一個委員會，討論社會主義這個問題，後來這個委員會對於社會主義有一種報告，在當時這也是一樁很重要的事實。英國教會中人於一千八百八十九年組織一個耶蘇教社會聯合會（The Christian Social Union），到現在這個會已經做了好些有益的事體，他的目的是研究「怎樣應用耶蘇教道德上的真理和原則於現時社會的和經濟的難關上。」近來都漢的僧正衛司科特協士（Dr.

Westcott) 於創造和指導這個會出力最多。無論保守黨人，自由黨人，社會主義者，或非社會主義者，只要承認耶穌社會聯合會的宗旨，都可以隨便加入。

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全英國教會在蘭柏慈開會，對於勞動界表示同情，他們這種態度在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和一千九百零八年兩次會議中仍舊是沒有改變的。當一千九百零八年以前，全英國教會開會時，歡迎社會主義的意見，這樁事是很要緊的，然我們若以為這就是歡迎何種確定的集產主義的經濟信條，那便大錯了。英國有許多不信從國教的地方，對於社會主義運動也表示一樣的同情。克里伏德博士 (Dr. Clifford) 和坎柏爾牧師 (Rev. R. J. Campbell) 都是社會主義家。

然英國有組織的耶穌教對於社會主義運動的態度，和歐洲大陸顯有一種不同之點。德意志，意大利，比利時和別處地方耶穌教教會的社會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是互相對峙的，所以不久兩方便變為仇敵了。耶穌教的工聯，對於社會主義者的工聯，特別懷一種敵視的意思，當討論勞動問題時，前者總是不肯和後者通力合作的。老實說，歐洲大陸教會有多



少社會的活動是在乎引誘一般工人背着社會民主主義所籌謀的利益一方面走。幸而英國沒有這種不和睦的精神存在國內。英國國教教會和非國教教會的社會主義，與勞動界的種種勢力，總是聯絡一氣的。凡國教教會徒和非國教教會徒不是這一個社會主義黨的黨員，就是那一個社會主義黨的黨員，國教會有一個教會社會主義同盟會(The Church Socialist League)，內中有好些會員，比較普通一班社會主義者，還更信仰馬克思，還更趨於極端。

社會主義是以自由，正義，同胞，和互助，這幾種大理想為根據的。這種主義可以稱為世界上最大的種族所抱的大理想之苗裔。希伯來人的理想是真誠，正義，和慈悲，後來耶蘇教徒將這種理想的倫理方面擴充，成為博愛，同胞，和互助的理想，而希臘人的理想是真，善，美，這些理想都是社會主義可以採納的，並且應當採納的，這些理想還應當加以羅馬人的法律，秩序，和恆久幾種觀念，不過這幾種觀念的目標和意義向須加以引申。耶蘇教依他的互助的規則，即刻確定在社會組織中，大家都是互相倚賴的，並且確定一種很深遠的社會義務觀，他在哲學和實行兩方面比較法國大革命所時常稱道的自由，平等，和博愛，

還要更進一層。通通這些理想，在人類初次試驗之時，雖時常有被人濫用，以致失信之處，然論他們的本質，的確是極真實的，他們都結晶於社會主義之中，成爲一種有價值的理想大觀了。

這種社會主義的大理想，好像一個很遠而又很光耀的目標，他能夠鼓勵人類努力向着他那一方面進行。我們不能夠將這種目標故意放下來，去就遷大衆，我們應當誠心誠意求達到這種目標所在之地，我們能夠步步前進，就算是很滿意的。我們要想社會主義能夠發生和發達，須有一種很低的和很堅固的基礎，這是萬不可少的。社會主義最小限度的基礎，是一種正大光明的自利之心 (An enlightened self-interest)。社會主義的目的並不在剷除自利的原則 (Self-regarding principle)。這樁事是不可能的，也是逆理的。社會主義只要規正這種自利的原則，把他放在社會指導和管轄之下。如果大多數人民特別在某一國，或在全世界，對於他們真正的需要和利益，有了一種溫和的，合理的，和光明正大的見解，那麼，社會主義就將有一種實現的傾向。當少數特出的人已經盡力或預備，盡力去做豪俠

和犧牲事業的時候，大多數普通人民不須別的東西，只要認清他們真正的利益就成了。社會主義在這種很平常的基礎上，已經做出好些事業了。

我們如果用約翰密爾頓 (John Milton) 所用的詞句，來說明一般開創美洲共和國始祖的英國清淨教徒所懷抱和維持到底的理想，那麼，這種理想就是一種「熱烈的自由」，(Shrenous liberty)。我們知道他們反對司徒亞德朝 (Stuart dynasty) 的專制，和他作長期的爭鬥，他們到何等認真，何等熱心，何等持重，思想何等週到，見識何等遠大。如果美國人和英國人要想將來在反對金錢政治的爭鬥中得到勝利，那麼，他們必須具有他們祖先所具的種種高尚的和勇敢的德性。

我們相信由現在過度到社會主義的時代，必須經過一種長期的社會選擇作用。當社會主義運動開始的時候，社會主義者的種種學說已經經過一番討論和試驗了。各社會主義的黨派在辯論，組織，和實行之中，也經過種種很困難的境過。各工聯和工黨已經受過多少教訓，和痛苦了。

我們要想由現在轉入社會主義時代，只有使人民的知識，品行，和組織，設法改進，達於更高一等的程度。轉入社會主義時代這樁事一朝實現，大多數人民一定可以生活於一種更高尚優美的道德和經濟的環境之中。我們知道人類有兩樁關係最重大的事體，就是工作時間和日食問題，這兩樁事在社會主義之下，將不復爲自由競爭中各種情形所限制了。每個有能力的人爲謀適當的生活起見，必定要做一種相當的事業；但是除此以外，他的時間和才能，都由他自己處置，別人不能干涉。人類在這種善良的環境之中，一定可以得到種種權利和機會，去做改良他們生活的基礎。他們也將有種種相當義務應當履行的。凡性情或習慣不良的人，不肯履行他們應盡的義務，那麼，社會上就將籌一種相當的力法去制裁他們。凡弱小的和失去能力的人，將受社會上相當的指導和幫助。但是所有身體強壯的人，對於各種自然的和合理的事務，一定要擔負責任，這是我們可以相信的。

將來服務社會就是人類發揮他們的爭勝心和向上心的主要場所，而生活改良的競爭可以在一種善良的環境之中，實現出來。我們如果高興，我們可以把這樁事叫做競爭，但是這

種競爭所具的條件，和在現行制度中競爭的條件完全是不相同的。將來的競爭是一種求社會上的榮遇和贊賞的競爭。一切隱瞞，祕密，虛偽；嫉妒，和誹謗等事，是現今所常見的，到了將來，都會消滅的。將來人民的生活必定是一種誠摯的和公然的生活。他們的歷史一定是一種光明正大的歷史，可以供大家的參考和批評，沒有什麼曖昧之處。人民在現行的競爭制度之中，如果得到勝利，那麼，他們所具的品性，和在新制度之下為公眾所贊許的品性必定是完全不相同的，我們決不可把這兩種東西，併為一談，致陷於謬誤之地。人類在現時要想成功，須具一種什麼樣的品性，這是我們大家所知道的。至於人類在合理的社會主義之下，要想為公眾所歡迎，須具一種合於前節所說的各大理想的品性特別須具有合於服務社會的各大理想的品性。

浪費，墮落，邪僻，和暴虐諸點，是現行的制度中所層見疊出的，到了將來，這些東西，都會無形消滅啦。但是這種新時代不僅除去了種種罪惡，並且將建樹好些事業出來。他將使最高尚的人類生活有一種積極的和完全的發達。無論那一種的自然才能，只要和社

會幸福是一致的，都有自由發展的餘地。我們可以相信，大多數人使用他們自然的才能，和社會服務的需要，一定是直接相合的。每人所做的事業是他的性情所最近的，和他的力量所能及的，這樁事自然是有益於社會的。凡精神上的教訓，科學上的發現，文學，藝術，和音樂，都將有一種相當的估價，都將看做一種社會服務，予以報酬。但是一個志在上進的人，如果想把他許多閒暇的時間，完全用於他自己所選擇的專門事業上，而對於他應當替社會服務這一樁事，只做些很平常的工作，他一定也可以這樣去做。他對於這種事件，儘有自由行動之餘地。

我們從近來許多經驗中所得的教訓，和各種集中的傾向之焦點看起來，社會似乎應當以他的利益為前提去管理工業。凡由自由聯合的人民所舉辦的工業，和進步中別種組織及方法，無論是屬於倫理方面，政治方面，或經濟方面，一定是完全一致的。純粹的社會主義可以當作人類進步中任何種同等的及圓滿的組織看待，因為他能夠使人類應用科學的，機械的，和技術的發達中各種要素，而又不背乎各種有力的政治觀念及倫理觀念。

所以純粹的社會主義是一種最適當的組織體。現在證明他可以見諸實行的種種表徵，一天一天增加了。他的組織所取的形式可以按各國歷史情形和國民性格的差異，隨時千變萬化。我們曾看見過，在社會主義的限度之內，每個人都有相當的發展之餘地，無論那一種嗜好及才能，只要不危害別人的安甯幸福，都能夠充分發達；但是伴社會主義而出現的非常的才能，和慷慨的熱忱，將於社會服務之中，更容易找出他們活動的地域，這種理想是各民主主義的國家中大半已經實現過的。

我們於一種合理的社會主義之中，可以看見一條長而且廣之進取的道路，人類可以沿着這條道路用一種和平的，漸進的，而又最安穩，最有希望，最有效驗的方法，去求進步。這種情景最能醫治現今所流行的麻木，輕佻，驕傲，和悲觀諸病；他對於一種革命精神所出

來的，暴躁，憤怒；和別的毛病，是一付最有效力的消毒散。在這種情景之中，社會上各種勢力將直接為社會理想而奮鬥。

社會主義者所抱的理想一定能夠實現，而武力與正義一定能夠互相調和。凡活動於近世歷史上各種真正的勢力，因種種有益的理想之作用，將充

分發達，到了後來，就將和狄愛森所說的一樣；——

各人以公衆的幸福爲幸福。

大家都通力合作異常和睦。

我們豈不能夠和聖西門一樣，希望黃金時代，不在過去而在將來麼？



社會主義史 下卷

二七八

社會主義史下卷終

# 附錄 (Appendices)

## I. 聖西門派的辯護 (Defense of The Saint-Simonists)

法國自一千八百三十年革命以後，有人向下議院指摘聖西門派，說他們主張共產共妻之制。以下各節就是一千八百三十年十月一日鮑薩爾和安芬頓在國會中替他們辯護的演說詞。

「聖西門派對於將來的財產和婦女、的確發表了好些意見，而這些意見是很特別的，就是他們對於宗教，權力，和自由，的見解，也完全是新的，完全是特別的——總之，他們對於現今引起全歐紛亂和暴動各大問題的見解，完全是新的，完全是特別的；但是他們所抱的意見比較普通一般人所猜想的，是極不相同的。

「大家以為共產之制就是將生產工具或生產物品均分於社會中各社員，

「聖西門派排斥這種財產均分的制度，他們以為如果是這樣去做，那麼，比較從前因武

力和戰勝而創造的不均分制，還要釀出更大的暴亂，還要引起更大的罪惡。

「因為他們相信人類的稟賦是天然不齊一的，他們以爲人類這種不齊一的稟賦，就是人類互相聯合的基礎，就是社會安甯不可少的條件。

「他們排斥共產之制，因爲這種制度第一就顯然違背了他們教人的種種道德律，並且妨礙將來各盡所能和各得相當的報酬這一條原則。

「他們是要藉各盡所能和各得相當的報酬這一條原則，去要求將社會上閹閹的種種特權，不分彼此，一律剷除，最後他們要求取消世代相續權，因爲他是一種最大的特權，他現在包括一切特權在裏面，而他的效力就是將社會上種種特權分給偶然能夠繼承的少數人，而使大多數人陷於墮落，愚魯，和痛苦的境界。

「他們要求現在少數人所據特產的勞力，土地，和資本，之工具，應當供各種協會之用，而這些協會須將各種職業分爲適當的等級，使每人在他所做的事業中可以表現他的能力，而他所得的財富就是他服務社會的一種準則，

「聖西門派並不攻擊平常的私產制度，他們只攻擊那種替游惰人民創造特權的私產制度——這就是說，那種倚賴別人的勞力而生活的私產制度；他們只攻擊那種使個人在社會上的景况專靠偶然閱閱爲轉移的私產制度。

「耶蘇教已經將婦女從奴隸苦境中拯救出來了，但是他却把他們置諸一種卑賤的地位，在耶蘇教盛行的歐洲，我們到處看見婦女的宗教權，政治權，和民法上的權利都被剝奪了。

「聖西門派是要救助婦女，使婦女們得達到最終的完全解放，但是他們對於耶蘇教所宣布的婚姻聖律，並不主張取消；反之，他們很願意履行這種聖律，重新承認這種聖律，並且對於這種聖律所許有的婚姻聯合，予以一種保障。

「他們是和耶蘇教一樣，要求一個未婚的男子，和一個未嫁的女子結婚；但是他們的垂教是妻子和丈夫應當平等，並且婦女依上帝所付予他們的特別溫柔的美德，他們對於行使宗教，國家，和家庭，三重職務，應當共同參加，所以在社會上活動的人，從前單是男子，以後將爲男子和婦女兩種人。

「聖西門的宗教，只主張剷除婚姻上一種可恥的買賣行爲，就是一種爲法律所許可的賣淫行爲，這種行爲藉着婚姻的名義，時常使男女間有種種不自然的結合——使富於犧牲的人和自尊自大的人結合，使有智識的人和愚魯的人結合，使少年人和老弱的人結合。

「以上所舉的事實，就是聖西門派對於要求產業分配改革，和婦女在社會上的境遇改革，所具的最普通的意見。」

II. 德國社會主義工黨黨綱 (Programme of the Socialistic Working Men's Party of Germany)

一；勞動是各種財富和文化的泉源，大概通常的工作，只有藉社會之力，才能夠有成，所以一切生產物應當屬於社會，就是，應當屬於社會中全體人民；勞動義務既是普遍的，所以無論什麼人，對於生產物都有一種相等的權利，各人可以按照他合理的需要取得這種生產物。

在現今社會之中，工作所需的各工具是資本階級的專利品；而勞動階級的屈服就由此而

起，他們的屈服就是他們受各種痛苦和做各項奴隸事業的原因。

要解放工人階級，須將工作的工具，改爲社會的公產，並且對於勞動界全體須通盤籌畫，共同支配，凡生產物須以公共的利益爲準則，公平分配。

勞動界的解放是工人階級的事業，其餘的階級不過都是一種反動的團體罷了。

二、德國社會主義工黨基於以上種種原則，決定依各種合法的方法，組織自由的國家，和社會主義的社會，藉剷除傭工制度之力，去打破工資鐵律，使各種掠奪事業，從此告終，並且將社會上和政治上一切不平等的制度，通通廢止。

德國社會主義工黨第一雖是活動於國家範圍之內，然他却很知道勞動運動實具有一種國際的性質，所以他決定履行這種運動所加諸工人身上的各種義務，使世界上一切人類都變成同胞的理想能夠實現。

德國社會主義工黨因爲要預備解決社會問題，所以要求在勞動者的民主主義管理之下，藉國家的幫助，組織許多社會主義的生產協會。工業和農業生產協會既建設於這種基礎之

上，那麼，以後勞動界全體的社會主義的組織，一定可以由此發達起來。

德國社會主義工黨要求以下所列的各條，作為國家的基礎：——

一、凡國民年滿二十歲，在國家及地方團體的選舉及討論會中都有普遍的，平等的，和直接的，選舉權，及投票權，並且採用有責任的祕密投票制。凡選舉或投票日期，須為星期日或休業日。

二、立法事項愧由人民直接行之。凡宣戰及媾和各問題，須取決於人民。

三、凡人民都須服軍役。創辦一種國民軍(A People's Army)去代替常備軍。

四、所有各種例外的法律，都應取消，特別那些限制出版，結社，和集會的法律，以及通常限制思想和詢問自由(Freedom of thought and Inquiry)的法律，都應取消。

五、裁判事宜須由人民管理。裁判機關不得徵費。

六、國家須實行普遍的及平等的教育。教育事業是強迫的。凡在公共的教育機關中，教育事業是不徵費的。國家應當明白宣布宗教是一種私人事業。

**德國社會主義工黨**要求在現社會之中，實行下列各條：

(1.) 人民須有以上各節所要求最大的政治權利和自由。

(2.) 國家和地方自治區須徵一種單獨的遞進所得稅，取消現時一切賦稅，而各種壓迫人民的間接稅尤應剷除。

(3.) 人民須有無限制的結社自由。

(4.) 須按照社會的需要，規定一種經常的工作時間。星期日勞動應當禁止。

(5.) 兒童勞動和各種有礙衛生及道德的婦女勞動，都應當禁止。

(6.) 須制定關於保護工人的生命和健康的種種法律。工人任所須加意管理，使之適合於衛生。凡礦山，工廠，鋪店，和家庭工業，都應由工人舉出職員若干，實行監督。須制定一種有效力的雇主負責條例。

(7.) 須制定一種監獄勞動的章程。

(8.) 凡工的基金應當完全受工人的支配。



### III 費邊會的基礎 (Basis of the Fabian Society)

費邊會是由一班社會主義者組織的。

所以這個會的目的是在改造社會，而他的方法就在解放私人及階級所據有的土地和工業的資本，將這些土地和資本交給社會，以便增進公共的利益。要是這樣，然後一國所有各種自然的和既得的利益，才能夠公平分配於全體人民。

費邊會因此對於私人擁有土地，藉土地而徵收租金，以及利用土地的肥沃和地居衝要而獲取大利等事，主張一律取消，並且實行從事於這種取消運動。

還有一層，他要將社會所能夠管理的工業資本，歸社會支配。因為在過去時代，生產工具既是一種專利品，於是工業上的種種發明，以及歸入資本的贏餘進款，大概都飽了物主階級的私囊，而一般工人現在只能夠依附這種階級，謀一點生活。

以上所舉的計畫如果能夠實行，那麼，所有租金和利息等等不須有償（然社會如果認為適當時，對於喪失租金和利息的人仍可予以救助），都將作為勞動的報酬；現在那種游惰階

級倚賴別人的勞力而生活，到了將來，他們一定是會消滅的；於是因經濟界種種勢力之自然的作用，實際上的機會均等可以維持，而個人的自由也不致和現行制度中一樣，處處受限制。

費邊會因為要達到這些目的，所以注重傳播社會主義者的意見，使社會上和政治上因此而起變化，而男女得同為平等的國民。他想要引起這種變化，所以竭力傳播關於個人和社會間在經濟，倫理，和政治方面的種種學說。

費邊會現在所做的事業大概如下：——

- (1.) 開會討論和社會主義有關係的各種問題。
- (2.) 調查關於經濟方面各種問題，並且徵集事實，去解釋這種問題。
- (3.) 刊佈關於社會問題的報告和社會主義的辯論。
- (4.) 在別的社會和俱樂部中，提倡社會主義者演講會和雄辯會。
- (5.) 選派代表，加入各種討論社會問題的公會。

IV. 總同盟罷工表 (List of General Strikes)

耶蘇紀元前四百九十四年，意大利羅馬市民舉行同盟罷工，大眾向聖山 (Soared mount) 前進，他們的結果，完全得到勝利。一班工團主義者以爲這種第一次見於歷史上的總同盟罷工得到勝利，便是一個好兆頭。

一千八百七十四年七月，西班牙阿利康特 (Alicante) 一萬工人舉行同盟罷工，他們的目的在改造社會，但他們却被政府壓服了。

一千八百八十六年五月，北美合衆國二十六萬工人舉行同盟罷工，他們的目的要求實行每日八點鐘作工制。芝加哥因此發生暴動，他們沒有收得效果，而他們的首領却被殺戮。

一千八百九十三年，比利時工人同盟罷工，屢次暴動，和警察衝突，因此有多少人被殺。他們的要求普通選舉，他們從政府所得的讓步，雖因複數投票制減去多少價值，然總算是成功了。比國國會因此以一百十九票對十四票的大多數票通過一種改革案。

一千八百九十七年，比利時工人因要求選舉權而同盟罷工，他們的結果完全失敗了。

一千八百零二年二月，西班牙巴塞洛拿（Barcelona）工人舉行同盟罷工，他們爲社會主義者所反對，一星期之後，便爲政府軍隊所壓服了。

一千九百零二年四月，比利時三十五萬工人同盟罷工，他們的目的是要求改良選舉制，而他們的結果又失敗了。

一千九百零二年，瑞士尼李洼工人因表同情於被逐的街車工人，舉行總同盟罷工三天，後因街車工人的要求，遂即終止罷工。街車工人同盟罷工經過兩星期之久，他們畢竟沒有達到伸雪的目的。

一千九百零二年瑞典全國工人舉行總同盟罷工，不過他們不能夠到處都一致努力。他們的目的是在實行普通選舉，他們因國會對於他們投了同意票遂終止罷工，然他們只有一部分的成功。

一千九百零三年一月，荷蘭阿姆斯特丹船塢船人和鐵路全體工人同盟罷工，他們的結果完全勝利了。

一千九百另三年四月，荷蘭工人因反對處罰鐵路工人同盟罷工的法律案，舉行同盟罷工，他們的結果完全失敗了。

一千九百另三年十月，西班牙俾爾波(Bilbao)九萬工人同盟罷工。他們是反對以貨物代工值的制度，首由礦工發難，後來由別的工人繼起，他們完全得到勝利。

一千九百另四年四月，匈牙利鐵路工人忽然停工。匈政府召集別的賦閒的工人代替他們，遂將罷工風潮壓平了。

一千九百另四年九月，意大利一百個城市的工人因反對使用軍隊干涉勞動界所起的騷擾，舉行同盟罷工，到了罷工的第四天，他們便達到目的了。

一千九百另五年，挪威和瑞典分離，當時有瑞典使用武力抵抗之說，於是兩國工聯主義者聲言將舉行總同盟罷工，但是這樁事沒有實現。

一千九百另五年十月，俄羅斯工人舉行全國大罷工，首由鐵路工人發難，各業工人都先後響應。他們的目的是要求立憲，他們的結果，完全勝利了。

一千九百零六年十二月，俄羅斯工人當莫斯科叛亂時，同盟罷工；他們的罷工期限自十二月二十日起至三十一日止，他們中間只有一部分人從事於罷工活動，後來毫無結果。

一千九百零六年五月，法國勞動總會因要求每天八點鐘工作制，發起同盟罷工，他們只得到一部分的勝利。

一千九百零九年西班牙卡達洛尼亞(Catalonia)工人因為反對政府召集後備兵赴米里特陳地。(Melita Campaign)舉行同盟罷工。在實際上這種罷工變成一種叛亂，旋被軍隊壓服了。息羅斐列(Senor Ferrer)因被證明和這一次亂事有關係，遂為政府所殺。

一千九百零九年七月，瑞典工人因要求增進勞動界的地位，發起同盟罷工，他們的籌畫非常週到。在一星期之內，瑞典工人中有百分之八十七分加入同盟罷工；在繼續七個星期之內，罷工的工人占百分之五十分以上。他們的罷工風潮繼續至十四星期之久。

一千九百零九年九月，法蘭西巴黎郵政和電線工人因要求改良工人待遇問題，舉行同盟罷工。罷工風潮經過一星期之久，工人方面得到勝利。

一千九百十年三月，美國費拉得爾費（Philadelphia）街車工人在二月間因要求增加工資和改良待遇，舉行同盟罷工；他們於三月四日投票，通過總同盟罷工；到了二十七日他們終止罷工，承認街車公司的條件。

一千九百十年十月，法國巴黎鐵路夫役和建築工人同盟罷工。他們的重要首領都爲工部總長密列蘭所逮捕。政府召集鐵路工人去服軍役，而罷工風潮遂完全壓服了。

一千九百十二年一月，美國馬薩克舌慈（Massachusetts）的拉列司（Lawrence）製棉工人因要求減少工作時間而維持原有的工資，舉行同盟罷工。他們得到工團主義者（屬於世界工業工人會）的援助，並且使用暴力，後來收得一種很圓滿的結果。

一千九百十二年一月，澳大利亞布律司柏恩（Brisbane）四十五個工聯的工人因幫助街車工人要求享有佩工聯標章之權，同盟罷工，他們自一月三十一日起罷工至三月六日止，畢竟沒有達到目的，然法庭却允許了他們的要求。

一千九百十三年八月，西班牙巴塞洛列和別處工人同盟罷工，而巴塞洛列工人得達到目

的。

一千九百十三年八月意大利米蘭(Milan)工人同盟罷工。

V. 澳大利亞工黨內閣一覽表(至一千九百十三年八月止)(Labour Party Administrations in Australia to August 1913)

澳大利亞共和國自一千九百零四年四月起至八月止，內閣總理是瓦特孫 (Hon. G. C. Watson)；自一千九百零八年十一月起至一千九百零九年六月止，內閣總理是費協；自一千九百十年五月起至一千九百十三年六月止，內閣總理仍是費協。

新南威爾士自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至一千九百十三年，內閣總理是哥文(Hon. G. S. P. M. Gowen)；

維多利亞(Victoria)的政黨從來沒有組織過內閣，但一千九百年工黨有兩人加入內閣。饋司蘭德(Queensland)自一千九百零三年七月起，至一千九百零七年十一月止，內閣是由工黨和別的黨派混合組成的；自一千九百零八年二月，至一千九百十三年，仍是一種混合。



內閣。然氣慈頓 (Hon. G. Kidston) 是工黨的會員，他曾於一千九百零六年一月和一千九百零八年二月兩次做內閣總理。

南澳大利亞 (South Australia) 自一千九百零五年七月至一千九百零六年六月，內閣總理是布萊司 (Hon. T. Price)；自一千九百零六年六月，至一千九百零七年二月，內閣總理是衛蘭 (Hon. G. Verran)。

西澳大利亞 (West Australia) 自一千九百零四年八月至一千九百零五年十月，內閣總理是大格利池 (Daglish)；自一千九百零五年十月至一千九百零七年三月，內閣總理是司卡登 (Hon. G. Scadden)。

塔司曼尼亞 (Tasmania) 沒有工黨內閣。

Idealism 理想,唯心論

Iglesais 易格列色

El sindacalismo 工團主義

Independent Labour Party 獨立勞動黨

Indiana 印地那

Individualism 個人主義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I. W. W.) 世界工業工

人會

Inquisition 異教徒審問處

Integralist 集合派

Intellectuals 智力派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國際工人協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國協公會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Bureau 國際社會主義局

Iron Law of wages 工賃鐵律

Italy 意大利

J

Jagstzow 耶格左

Jahrbücher 年鑑

Jamaica 耶墨加

Janet, paul, 耶納

Japan 日本

Jarrow 耶洛

Jaurès, J, 柔來

Jena 耶那

Jerusalem, 耶路撒冷

Jews 猶太人

Jlasgow 格拉斯哥

John Ball 約翰鮑爾

John milton 約翰密爾頓

Joint Standing Committee 常設聯合委員會

Joseph 喬塞夫

## K

Kant 康德

- Karakazoff 凱拉科左夫
- Karpoff 卡頗夫
- Katazama 片山潛
- Kautsky 考茨基
- Kelso 開爾索
- Kennington 克靈頓
- Kent 肯德
- Ketteler 克特列
- Kief 肯夫
- Kingsley, C., 經斯烈
- Kirk yetholm 闊克葉左
- Knights of Labour 勞働黨
- Knight Commander of the most Distinguished order of  
St. Michael and St. George 聖密查爾和聖喬治的  
勳爵士
- Kommunale Praxis 市府的實習
- Kotoku 幸德秋水
- Kropotkin 克魯泡特金

# L

Labour Electoral League 工界選舉同盟會

Labour Leader 勞働領袖週刊

Labour notes 勞力證券

Labour Party 工黨

Labour Representation Committee 勞働代表委員會

Labour Socialist Federation 勞働社會主義同盟會

Labriola, A., 拉不律阿拉

Lafargue 拉法格

Laissez-faire 放任

Lambeth 蘭柏慈

Lancashire 蘭卡協

Lansbury, George, 蘭司柏烈

Lassalle, F. 拉塞爾

Lassari 拉薩律

Laussame 盧薩

- Laveleye 拉威列
- L' avenir socialiste des Syndicats 工團社會主義的將來
- Lavroff 拉甫諾夫
- League of the Just 公正者同盟會
- Left center 左中黨
- L' Egalit'e 平等
- Leipsic 來比錫
- Leone, E., 利昂
- Leroux, Pierre 列羅
- Lessing 雷生
- Lett 列特
- Lettonia 列托尼亞
- Leveller 過激的共和黨人
- Liberalism 自由主義
- Liberal-labour Party 自由勞動黨
- Liberal Party 自由黨
- Liebknrecht 里布奈西
- Lithunians 利曲利安人
- Liverpool 利物浦

Locke 洛克

Logic 邏輯

London County Council 倫敦縣議事會

Longmans 浪曼司書局

Lopukhin 洛撲金

Lorraine 洛林

Louis Blanc 路易柏郎

Louis XVIII 路易十八

Ludlow 盧德洛

Luxembourg 盧森堡

## M

Maomahor 馬克馬韓

Madrid 馬得里地

Mainz 梅慈

Maison du Peuple 民衆住所

Malthus 馬爾查士

Manchester theory of State 滿切司特派國家說

- Mann, Tom, 門恩
- Manning, Cardinal, 曼寧
- Marseilles 馬塞伊
- Marx, Karl, 馬克思
- Materialism 唯物論
- Maurice, F. D., 馬利士
- Mazzini 馬志尼
- Mehring 墨爾林
- Merric England 快樂的英格蘭
- Merthyr 墨截
- Meyendorf 梅因道夫
- Meyer 麥耶
- Mezentseff 梅岑才夫
- Milan 米蘭
- Militarism 軍國主義
- Mill, G. S., 穆勒
- Millerand, M., 密列蘭
- Milwaukee 密爾瓦給
- Miners' Federation 礦工同盟會



Mir 密爾

McC Donald, alexander, 馬克但那

Moleschott 莫列各德

Money, L. G. Chizza, 孟烈

M. nteeau-les-mines 蒙索

Montgomeryshire 蒙果墨列協

More, Thomos, 穆爾

Morris, William, 摩里斯

Most, 穆司特

Moufang 孟芬

Münster 閔斯特

Mravieff 莫拉衛夫

Nantes 南特

Napoleon III. 拿破崙第三

Napples 納普爾

National Committee for prevention of destination 國民

防貧委員會

National Federation of Syndicates 全國工團聯合會

National Labour Federation 全國勞動聯合會

Nesbit, E., 納士俾特

Newcastle 紐卡塞

New Harmony 紐哈謨烈

New Lanark 紐拉拿克

New Rhenish 新萊因報

News from Nowhere 理想國的消息

New town 紐塘

New Worlds for old 代替舊世界的新世界

New zealand 紐西蘭

Nicholas 尼古拉

Nieuw nhuis 紐溫蓄斯

Nihilism 虛無主義

Nile 尼羅河

Nobiling 拿俾零

Northumbrian 奧坦不林

Nottingham 拿庭海

Norway 挪威

Nuremberg 努倫堡

## O

Odessa 阿德色

Oliver, Sia Sidney 阿利衛

Open Letter 公開書信

Orbiston 阿畢士頓

Osborne case 阿司邦恩案

Osnaburgh 阿司拿堡

Owen, Robert 渦文

## P

Pantheism 萬有神教

Partie Vorstand 執行委員會

Party of Possibilists 能行派

Patand, Emile, 泊都

Pease 關司

Pelloutier 白洛提爾

- Perovskaia 白洛夫司克
- Persia 波斯
- Petty 彼得
- Phalange 共產團體
- Phidias 腓地
- Philadelphia 費拉得爾費
- Philippe 腓力普
- Philosophie de la misere 貧困的哲學
- Phoenicia 菲尼婭亞
- Pierson 關亞孫
- Plats 柏拉圖
- Plehve 不列夫
- Podmore, Frank, 卜德穆
- Pomerania 波摩蘭尼亞
- Poor Law 貧民律
- Portugal 葡萄牙
- Posibilists 能行派
- Positiv.sm 實證主義
- Potenkin 波頓金

Potter 撲特

Pouget, E., 撲格

Pragne 布拉哥

Primer of Socialism 社會主義初步

Productive association 生產協會

Progress and poverty 進步和貧窮

Progressist Party 進步黨

Proletariat 無產階級

Proudhon 蒲魯東

Prussia 普魯士

Prynes 布利恩

## R

Racowitza 烏拉可維察

Ralahine 烈拉希

Ramsay moc Donald 訥塞馬克但那

Raphael 賴斐爾

Riclus 烈可侶

Reeves, W. P., 立夫司

R'formateurs modernes 近世改革家

Reformist 改進派

Revisionism 修進派

Reybaud 雷伯

Ricardo 李嘉圖

Rigi 利吉

Rimmon 利蒙

Rochdale 洛芝得爾

Rodbertus 拉伯爾塔斯

Roller 羅列爾

Ronsdorf 浪道夫

Roosevelt, Theodare, 羅斯福

Roscher 羅協

Roseberry 羅斯柏列

Rousseau 盧梭

Royal Committee on Labour 皇室勞動委員會

Rubicon 魯比孔河

Ruße 儒格

Ruskin 羅斯金

Russia 俄羅斯

## S

Sabatage 怠工

Sacerdotalism 牧師教派

Saint-Simon 聖西門

Salford 薩爾夫德

Salonika 薩洛尼克

Sassoulitsch 薩索里池

Savay 色維

Schäffle 狎夫爾

Saxony 薩克遜

Schelling 碩零

Schiller 石樂

Schulze-Delitzsch 舒爾慈代爾池

Schweitzer 石衛次

Secularism 現世主義

- Seddon 息當
- Seedtime 播種之時
- Seine 色訥
- Senor Ferrer 息羅斐列
- Sergins 塞齊司
- Servia 塞爾維亞
- Seyille 塞維爾
- Shackleton 莎克列頓
- Shakespear 莎士比亞
- Sheffield 協費得
- Silesia 細列細亞
- Simon 西門
- Snowden 司諾頓
- Social Democray 社會民主主義
- 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 社會民主同盟會
- Socialism 社會主義
- Socialist Labour 社會主義工黨
- Socialist League 社會主義者聯盟
- Socialist Library 社會主義者圖書館



Socialist Review 社會主義者評論

Socialist Year Book 社會主義者年報

Social myth 社會神話

Solid Centre Party 中央穩健派

Solingen 索林根

Solovieff 梭洛威夫

Sorel 索列

South-West Ham 西南漢亨

Sozialdemokrat 社會民主報

Spain 西班牙

Spargo 斯巴哥

Stamford 斯坦佛得

Stanton 斯坦頓

State Socialism 國家社會主義

Stauning 司托甯

Stead 司提德

Stephanovitz 斯蒂芬諾斐

Stepniak 斯特布尼克

Stöcker 司托克

Stolypin 司托里濱

Strike 同盟罷工

Stuart 司徒亞德朝

Stuttgart 司徒嘉德

Surplus value 贏餘價值

Sweden 瑞典

Switzerland 瑞士

Sydicalism 工團主義

System of acquired rights 既得權制度

## T

Taff Vale Judgment 達夫威爾判決案

Taylor 脫列

Telto 特爾托

Tennyson 狄愛森

Thaler 達列

The alliance Cabinet-makers' union 細工木匠同盟會

The History of Socialism 社會主義史

The Poor man's Guardian 貧民的保護者

Thomas, Emile, 陶慕斯

Thorne 濁恩

Tillet 提雷

Tolt 托特

Töleke 托爾克

Tolstoy 托爾斯泰

Torshok 托學克

Tory 保守黨

Trade benefits 職工利益

Trade Disputes act 職工紛爭條例

Trades council 職工公會

Trade unions 工聯

Trafalgar square 陀發嘉場

Trepoff 居列波夫

Treves 特列夫

Tripoli 居列撲里

Trust 托辣斯

Tsardom 俄國皇室

Tübingen 曲賓根

Turati 曲列笛

Turgenief 脫格尼夫

Turkey 土耳其

Twer 推爾

Tytherley 提特烈

## U

Underground Russia 地底的俄羅斯

United Socialist Council 聯合社會主義者議會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北美合衆國

Universal German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全德工人

聯合會

Unpaid labour 無償勞力

Utopian Socialism 烏託邦社會主義

## V

Vaillant 威蘭

Vandervelde, M., 汪德威爾德

Victoria 維多利亞

Viviani 威衛尼

Von Scheel 汪協爾

Vollmar, G. Von, 威爾馬

Vooruit 沃羅特

Vorwärts 進步報

Voltair 福祿特爾

## W

Wages Board for Sweated labour 勞力工賃部

Wages-fund theory 工賃基金論

Wagner, Adolf 瓦格納

Waldeck-Rousseau 瓦爾德盧梭

Wales 威爾士

Wallachien 哇拉生

Wallas 哇拉斯

- Waterloo 滑鐵爐
- Warsaw 瓦薩
- Webb, Sidney, 衛布
- Wells, H. G., 衛爾斯
- Wermelskirchen 維爾墨司克滑
- Wentworth 溫特渥斯
- Westcott 衛司科特
- Westphalen 威斯特華倫
- Whig 民黨
- Whitsuntide 費特孫台德
- Wigtownshire 衛格塘協
- William I. 威廉一世
- Wilshire 威爾協
- Wintermärchen 冬話
- Witte 威特
- Wolf 哇爾夫
- Women's labour League 婦女勞動同盟會
- Women's Socialist Conference 婦女社會主義評議會
- Wooler 吳列

Woolwich 屋爾衛池

Workmen's club 工人俱樂部

## Y

Yeast 耶斯特

Yorkshire 約克協

## Z

Zemstvos 截司德瓦

Zurich 齊利池

## VI

### Selected Bibliography of Socialism

It is impossible within the available space to give a complete bibliography of Socialism' even of English books, all that can be said of the following list is that it includes the more important books on the subject.

I have not included in my list any foreign books (with one exception), nor have I attempted to catalogue the numerous works dealing with the history of early Socialism to which reference is mad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book.

#### I. Historical and Descriptive Works.

Bliss (W. D. P.). Handbook of Socialism. 1895. Sonnenschein. 3s. 6d.

Cullen (Alex.). Adventures in Socialism: New Lanark Establishment and Orbiston Community. 1910. Black. 7s. 6d. net.



- Dawson (William Harbutt). German Socialism and Ferdinand Lassalle: a Biographical History of German Socialistic movements during this Century. 1891. Sonnenschein. 2s. 6d.
- Grahame (Stewart). Where Socialism failed: An actual Experiment. 1912. Murray. 6d. net. (a Paraguay Community.).
- Hillquit (Morris). History of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1903. Funk. 6s.
- Hinds (W. A.). American Communities and Co-operative Colonies. 1908. Kerr, Chicago. \$1.50.
- Hughan (Jessie Wallace). American Socialism of the Present Day. 1912. Lane. 5s. net
- Humphrey (A. W.) a History of Labour Representation (in England). 1912. Constable. 2s. 6d.
- Hunter (Robert) Socialist at Work (in Europe). 1908. Macmillan. 6s. 6d. net.
- Le Rossignol (James Edward), and Stewart (William Downie). State Socialism in New Zealand. 1910.

- Crowell, New York, 5s. net.
- Nitti (F. S.). Catholic Socialism. 1895. Sonnenschein.  
1os. 6d.
- Noel (Conrad). Socialism in Church History. 1910. F.  
Palmer. 5s. net.
- Orth (Samuel P.).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in Europe.  
1913. William and Norgate. 6s. net.
- Pleiffer (Edouard). La Societe Fabienne et le Mouve-  
ment Socialiste anglais contemporain. 1911. Giard  
and Briere. Paris. o. p.
- Rae (John). Contemporary Socialism. 1908. Sonnenschein.  
5s. net.
- Russell (Bertrand).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1896.  
P. S. King. 3s. 6d.
- St. Ledger (A). Australian Socialism: an Historical  
Sketch of its Origin and Developments. 1909. Ma-  
cmillan. 4s. 6d. net.
- Spence (William Guthrie). Australia's Awakening. The  
Worker Trustees. Sydney and Melbourne. 1909.

(History of the Labour Party).

Tugan-Baranowsky (in.). *Modern Socialism in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1912. Macmillan, New York.  
8s. 6d. net.

Webb (Sidney). *Socialism in England*. 1893. Sonnenschein. 2s. 6d.

II. *Socialism, Propagandist And Explanatory*

Box Ernest Belfort) *Essays in Socialism, New and Old*.  
1906. Grant Rickards. 5s. net and 6d. net.

Bernstein (Edward). *Evolutionary Socialism: a Criticism and affirmation*. Trans. by Edith C. Harvey.  
1909. I. L. P. 1s. net.

Blatchford. (Robert). *Britain for the British*. 1902,  
Clarion. 2s. 6d. and 3d.

*Merrie England*. Clarion. 3d.

Boyle (James). *What is Socialism? an Exposition and a Criticism,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movement in America and England*, 1912. Shakespeare Press New York. 7s. 6d. net.

- Brooks (John Graham). The Social Unrest: Studies in Labour and Socialist movements, 1903. Macmillan, New York. 6s. net.
- Carpenter (E.). England's Ideal. 1901. Sonnenchein. 2s. 6d. and 1s.
- Ely (R. T.). Socialism and Social Reform, 1895. Sonnenchein. 6s.
- Ensor (R. C. K.). Modern Socialism, as set forth by Socialists in their Speeches, Writings, and Programs. 1907. Harper. 1s. net.
- Fabian Society. Fabian Essays in Socialism. 1890. Fabian Society. 1s. 6d. net and 6d. net.
- Hardie (J. Keir). From Serfdom to Socialism. 1907. Allen. 1s. net.
- Henderson (Fred). The case for Socialism, 1911. Jarr-old 2s. 6d. net.
- Hillquit (Morris). Soci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1909. Macmillan, New York. 2s. net.
- Hyndman (H. M.). Economics of Socialism. 1896. Tw-

entieth Century Press, 3d.

Historical Basis of Socialism in England, 1883.

O. P.

Kautsky (Karl). The Social Revolution, 1907. Twentieth Century Press, 6d.

Kelly (Edmond). Twentieth Century Socialism socialist what it is not; How it may come, 1910. Longmans, 7s. 6d. net. (American.)

Kirkup (T.). An Inquiry into Socialism, Revised, 1908. Longmans, 4s. 6d. net.

a primer of Socialism, 1908. Black, 1s. net.

London (Jack). War of the Classes, 1905. Heinemann, 3s. 6d. net.

Macdonald (J. Ramsay). Labour and the Empire, 1908. Allen, 1s. net.

Socialism, 1907. Jack, 1s. net.

Socialism and Government, 1909. I. L. P. 2s. net.

The Socialist movement, 1911. Williams and Norgate, 1s. net.

- Marx (Karl). Capital, 1888. Sonnenchein, 10s. 6d.
- Marx and Engels (F.).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Edited by F. Engels in 1888. W. Reeves, 2d.
- Menger (A.). The Right to the Whole Produce of Labour, 1899. Macmillan, 6s. net.
- Money (L. G. Chiozza). Riches and Poverty, 1905. Methuen, 5s. and 1s. net.
- Moris (William). Signs of Change, 1903. Longmans, 4s. 6d.
- Morris (W.), and Bax (E. Belfort). Socialism: its Growth and Outcome, 1897. Sonnenchein, 3s. 6d.
- Shaw (G. Bernard). The Commonsense of Municipal Trading, 1908. Fifield, 1s. net and 6d. net.  
Socialism and Superior Brains, 1910. Fabian Society, and Fifield, 1s. net and 6d. net.
- Skelton (O. D.). Socialism: a Critical Analysis, 1911. Constable, 6s. net.
- Snowden (Philip). Socialism and Syndicalism, 1913. Collins, 1s. net.

- The Socialist's Budget. 1907. Allen. 1s. net.
- Sombart (W.). Socialism and the Socialist movement. 1909. Dent. 3s. 6d. net.
- Spargo (John). Applied Socialism: a Study of the Application of Socialistic Principles to the State. 1912. Melrose. 6s. net. (American).
- Socialism: a Summary and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ist Principles. 1912. Macmillan, New York. 2s. net.
- Stoddart (Jane). The New Socialism. 1909. Hodder. 5s. net.
- Veblen (Thorstein).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an Economic Study in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1899. Macmillan, New York. 8s. 6d. net.
- Wells (H. G.). New Worlds for old. 1903. Constable. 6s. and 1s. net.
- Woodworth (Arthur V.). Christian Socialism in England. 1903. Sonnenschein. 2s. 6d.

### III. Biographies.

- Bebel (August). My Life. 1912. Unwin. 7s. 6d. net.
- George. Henry, Life of, by Henry George, Jr. 1900. W. Reeves. 7s. 6d.
- Hyndman (Henry mayers). The Record of an adventurous Life. 1911. Macmillan. 15s. 6d.
- Further Reminiscences. 1912. Macmillan. 15s. net.
- Kropotkin (Pierre). Memoirs of a Revolutionist. 1899. Smith, Elder, 6s.
- Lassalle Ferdinand, by G. Brandes. 1911. Heinemann. 6s. net.
- Lassalle as a Social Reformer, by Edward Bernstein. 1893. Sonnenschein. 2s. 6d.
- Marx, Karl, his Life and Work. by John Spargo. 1910. I. L. P. 84. 6d. net.
- Morris, William, Life of. by J. W. Mac Kail. 1899. Longmans. 10s. net.
- Owen, Robert, a Biography, by Frank Podmore, 1906. O. P.
- Shaw, Bernard, his Life and Works: a Critical Biog-



phy, by Archibald Henderson of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Hurst and Blackett. 1911 21s. net.

Tolstoy, L. N., the Life of, by Aylmer Maude. Vol. I. First Fifty Years. 1908. Vol. II. Later years. 1910. Constable. 10s. 6d. each.

#### IV. Anarchism

- Eltzbacher (Paul). Anarchism. Trans. by T. S. Byington, 1908. Fifield. 6s. 6d. net.
- Kropotkin (Prince). The Conquest of Bread 1906. Chapman. 10s. 6d. net.
- Latouche (Peter). Anarchy: an Authentic Exposition of the methods of Anarchists and the aims of Anarchism. 1908. Everett. 6s.
- Vizitelly (Ernest A.). The Anarchists: their Faith and their Record: including Sidelights on the Royal and other Personages who have been assassinated. 1912. Lane. 10s. 6d. net.
- Zenker (E. V.). Anarchism: a Criticism and History of the Anarchist Theory, 1898. Methuen. 7s. 6d.

## V. Syndicalism

- Brooks (John Graham). American Syndicalism: the I.  
W. W. 1913. Macmillan, New York. 5s. 6d. net.
- Clay (Sir Arthur). Syndicalism and Labour. 1911. Mu-  
rray 5s. net and 1s. net.
- Esley, G. A. Revolutionary Syndicalism: an Exposition and  
a Criticism. 1913. P. S. King. 7s. 6d. net.
- Levine (Lewis). The Labour Movement in France: a  
Study of Revolutionary Syndicalism. 1912. P. S.  
King. 6s. net.
- Lewis (Arthur D.). Syndicalism and the General strike.  
1912. Unwin. 7s. 6d. net.
- Macdonald (J. Ramsay). Syndicalism: a Critical Exami-  
nation. 1912. Constable. 1s. net.
- Pataud (Emile). and Pouget (Enoë). Syndicalism and  
the Co-operative Commonwealth. Trans. by C. and F.  
Charles. Foreword by Tom Mann Preface by Peter  
Kropotkin. 1913. New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Co.,  
Oxford. 3s. 6d. and 2s. 6d. net.

## VI Utopias

- Bellamy (Edward). Equality. 1897. Heinemann, 6d. Looking Backward, 1890. W. Reeves, 1s.
- Blatchford (R.). The Sorcery Shop. 1909. Clarion, 1s. 6d. and 6d.
- Hertzka (T.). Freeland. 1891. Chatts. O. P.
- Kelly (Edmond). The Women who Vowed. 1908. Unwin, 6s.
- Morris (William). News from Nowhere. 1896. Longmans. 1s. 6d.
- Sinclair (Upton). The Industrial Republic: a Study of America Ten Years hence. 1907. Heinemann, 6s.
- Wells (H. G.). A Modern Utopia. 1909. Nelson. 1s. net.

## VII Anti-Socialist Works

- Barker (J. Ellis). British Socialism: an Examination of its Doctrine, Policy, Aims, and Practical proposals. 1908. Smith, Elder, 10s. 6d. net.
- Belloc (Hilaire). The Servile State. 1912. Foulis, 1s. net.
- Cooper (Sir William Earnshaw). Socialism and its Pe-

- rils; a Critical Survey of its Policy showing the  
 Fallacies and Impracticabilities of its Doctrines.  
 1908. Nash, 2s. 6d. net.
- Daniel (Charles). Instead of Socialism, and Papers on  
 two Democratic Delusions. 1913. Daniel, 1s. net.
- Dawbarn (C. J. C.). Liberty and Progress: a Defence and  
 Exposition of Individualism, 1909. Longmans. 9s.
- Flint (Robert). Socialism, 1908. Pitman. 6s.
- Forster (H. O. Arnold). English Socialism of To-day:  
 its Teaching and Aims examined. 1908. Smith, Elder.  
 2s. 6d. net.
- Guyot (Yves). The Tyranny of Socialism, 1894. Sonnen-  
 chein. O. P.
- Headley (F. W.). Darwinism and Socialism, 1909. Met-  
 huen. 5s. net.
- Hirsch (Max). Democracy versus Socialism: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Socialism as a Remedy for Social  
 Injustice and an Exposition of Single Tax Doctrine.  
 1901. Macmillan, 10s. net.

- Le Bon (Gustave). The Psychology of Socialism. 1899.  
Unwin. 0. T.
- Le Rossignol (James Edward). Orthodox Socialism: a  
Criticism. 1907. Crowell, New York. \$1 net.
- Leroy-Beaulieu (Pierre). Collectivism: a Study of some  
of the Leading Social questions of the Day. 1908.  
Murray. 10s. 6d. net.
- London, Municipal Society. The Case against Socialism:  
a Handbook for Speakers and Candidates, with  
Preface by A. J. Balfour. 1908. Allen, 1s. net.
- Maokay (T.), and others. a Plea for Liberty. 1892.  
Murray. 2s.
- Mallock (W. H.).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Socialism.  
1908. Murray. 1s. net.
- Samuelson (Bernard). Socialism Rejected, 1913. Smith,  
Elder. 7s. 6d. net.
- Simonson (Gustave). a Plain Examiner of Socialism.  
1900. Sonnenchein. 2s. 6d.
- Tunzelmann (G.W.de). The Superstition called Socialism.

Allen. 5s. net.

Wilson (W. Lawler). The Menace of Socialism. 1909.

Richards. 6s. net.

#### VIII. Some Books by Leading Socialists.

Bax (E. Balfort). Peasant's War in Germany, 1899.

Sonnenchein. 6s.

Macdonald (G. Ramsay). The Awakening of India, 1911.

Hodder. 1s. net.

Oliver (Sir Sydney). White Capital and Coloured La-

bour. 1906. I. L. P. 1s. 6d. net and 1s. net.

Pease (Edward R.). The Case for municipal Drink Trade.

1904. P. S. King. 2s. 6d. net and 1s. net.

Shaw (G. Bernard). The Quintessence of Ibsenism, 1891.

2nd ed., 1913. Constable. 3s. 6d. net.

Plays: Pleasant and unpleasant. 2 vols. (1898) 1901.

Constable. 6s. each.

Three Plays for Puritans. 1901. Constable 6s.

Man and Superman, 1903. Constable. 6s.

Joh Bull's other Island and Major Barbara, 1907.

Constable. 6s.

The Doctor's Dilemma; Getting Married, and the Showing up of Blanco Posnet. 1911. Constable. 6s.

Wallas (Graham). Human Nature in politics. 1908. Constable. 6s.

Life of Francis Place. 1908. Longmans. 2s. 6d. net.

Webb (Sydney). Grants in Aids: a Criticism and a Proposal. 1911. Longmans. 5s. net.

Webb (Sidney and Beatrice). English Poor Law Policy. 1910. Longmans. 7s. 6d. net.

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 1910. Longmans. 7s. 6d. net.

Industrial Democracy. 1901. Longmans. 12s. net.

Problems of Modern Industry. 1898. Longmans. 5s. net.

The State and the Doctor. 1910. Longmans. 6s. net.

Wells (H. G.). Anticipations of the Reaction of mech-

anical and Scientific Progress upon Human Life  
and Thought. 1902. Chapman, 3s. 6d.

The Future in America. 1906. Chapman and Hall,  
10s. 6d. net.

Mankind in the Making 1904. Chapman 3s. 6d.

IX. Socialist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since 1889.

British Socialist, monthly, 1912. London. 3d.

Brotherhood, weekly, 1887-1892. London. 1d.

Monthly, 1892-1905. London. 3d.

Quarterly, 1905- London, 3d.

Christian Socialist, Monthly, 1883-1891. London 1d.

Monthly, 1909. London. 1d.

Church Socialist Quarterly, 1906. Lond. 6d.

Clarion, weekly, 1891. London. 1d.

Commonweal, weekly, 1885-1892. London. 1d.

Commonwealth, monthly, 1896. London. 3d.

Daily Citizen, 1912. London and Manchester  $\frac{1}{2}$ d.

Fabian News, monthly, 1891. London. 1d.

Forward, weekly, 1904. Glasgow. 1d.



- Fraternity, monthly, 1893-1897. London. 1d.
- Freedom (Anarchist), monthly, 1885-1903. London
- Industrial Syndicalist, monthly, 1910-1913. London. 1d.
- Justice, weekly, 1884. London. 1d.
- Labour Elector, weekly, 1888-1893. London. 1d.
- Labour Leader, weekly, 1891. London. 1d.
- New Age, weekly, 1907. London. 1d.
- New Statesman, weekly, 1913. London. 6d.
- Practical Socialist, monthly, 1899-1907. London.
- Progress, monthly, 1886-1897. London. 6d.
- Scout, monthly, 1895-1896. London. 1d.
- Seed-Time, monthly, 1889-1898. London.
- Social Democrat? monthly, 1897-1912. London. 3d. See  
 British Socialist.
- S. D. P. News, monthly, 1910-1911. London. 4d.
- Socialist, monthly, 1905. Edinburgh. 1d.
- Socialist, monthly, July to December, 1886. London.
- Socialist, weekly, 1888-1889. London. 4d.
- Socialist Record, monthly, 1914-1915. London. 4d.

Quarterly, 1913. London 1d.

Socialist Review, monthly, 1908-1913. London. 6s.

Quarterly 1913. London 6d.

Socialist Standard monthly, 1904. London. 1d.

Socialist Year-Book: edited by J. Bruce Glasier, annual.

National Labour Press 6d.

To-day, monthly, 1884-1889. London. 3d. Continued as

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Nos. 1-3 only, 1889.

University Socialist, Quarterly, 1913. Oxford. 6d.

Young Socialist, monthly, 1901. Glasgow. 1d.

Two dates follow publications which have ceased.

#### X. Pamphlets and Small Books.

Published by the Fabian Society, 3 Clement's Inn, Stra

nd, London, W. C. :—

Fabian Tracts. Nos. 1-173, 1884. about eighty  
in Print.

Price usually 1d. or 2d. Complete set in print at  
any time, 4s 6d. net.

Fabian Socialist Series, Nos. 1-9, 1908. All in

print, 1s. each; cloth, 6d. paper. This series is also published by A. C. Fifield, 13 Clifford's Inn, W. C. Published for the I. L. P., St. Bride's House, Salisbury Square, W. C., by the National Labour Press, 30 Blackfriars' Street, Manchester:—

The Socialist Library, vols. I-IX., and extra vol. I. cloth, 1s. 6d. net, paper, 1s.

Numerous pamphlets, usually 1d.

Published for the British Socialist Party, 21a Maiden Lane, Charing Cross, W. C., by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ess, 27 Clerkenwell Green, London, S. W. :—

Numerous pamphlets, mostly at 1d.

The Labour Party, 28 Victoria Street, London, S. W. :—

Occasionally politically tracts, Reports of speeches, etc.

The Clarion Company, 44 Workshop Street, E. C., have published a large number of pamphlets.

Catalogues can be obtained from the publishers or the Societies named.

